

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十

# 古音說略

陸志韋著

哈佛燕京學社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

定價國幣拾元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20

---

THE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BY  
LUH CHIH WEI

---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EIPING OFFICE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1947

# 古音說略

陸志章

獻於我妻

脣齒相依廿二年幾從磨折識貞堅  
叱嗟縲絏堪余任薪米經營賴子賢  
蹀躞權門歸愴惻逢迎緹使出珍鮮  
何當重覩清明日白首扶將作地仙

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初稿寫訖。時

居成府槐樹街，以乞賣爲生。寇

偵間數日一至。

## 序

余束髮受詩，但知有平水韻。聞有廣韻，集韻而未之見。稍長則識顧江戴段之名，而其論韻之書未嘗讀也。其後肆力於西學，由生理心理以知言語學之大要，由語言而旁涉音理，初亦無志於古音。

二十七年之夏，困處燕郊。自知爾後數年，不復能作實地研究。我生有涯，又不敢爲都亭之哭。鎮日無聊，輒取古人音書拉雜讀之，亦在似解非解之間。後治高本漢學，始恍然大悟於清人之拙於工具。而高氏之書又復支離割裂。因思新舊之間不無溝通之法。乃別尋蹊徑，創爲‘證廣韻五十一聲類’一文。嗣後三年間，於簿書授課之暇，視此爲游藝，蓋不啻懋堂先生在富順時也。

去年五月，余出獄。偶免於死，而書籍蕩然。舊稿有存有不存。生活無計，則賴有賢妻之奔訴，舊友之輸將。余惟排除煩慮，專治音學。一年餘而此書脫稿。語云，塞翁失馬。若不罹此鞠囚，恐假我十年，不能竟事也。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書中脫略殘缺在在可見，而未敢文飾，惟識者匡補之耳。

三十二年十月序

三十六年春四稿付印

聶崇岐 筱珊, 閻簡弼 君屏 助校

# 目次

## 序

卷首 切韻 的音值 ..... 1

## 說文 音跟詩音

第一章 關於考訂上古音的常識 ..... 69

第二章 中古陰聲字在上古音有不收 -b, -d,  
-g 的麼? ..... 87

第三章 之部 蒸部的上古元音 ..... 110

第四章 東陽耕各部的元音 ..... 120

第五章 收 -k 各部的元音 ..... 131

第六章 收 -g 各部的元音 ..... 146

第七章 收 -n 各部的元音 ..... 168

第八章 收 -t 各部的元音 ..... 177

第九章 收 -d 各部的元音 ..... 180

第十章 陰入聲的通轉; 並論 泰夬廢祭 ..... 188

第十一章 收 -m, 收 -p 各部的元音 ..... 202

第十二章 再論古收聲 ..... 207

第十三章 說文廣韻中間聲母轉變的大勢 ..... 246

第十四章 上古聲母的幾個特殊問題 ..... 270

第十五章 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發音基礎  
的變動 ..... 314

## 卷首

### 切韻的音值

切韻這部書所代表的語音是漢語聲韻史上的一個樞紐。這聲韻系統上面承接所謂周秦音，下面引起許多現代方言。從來研究古音的，像顧炎武，雖然藐視‘今音’，也不得不先在‘唐韻’上下一番工夫，然後推訂他們所謂詩經，易經的‘本音’。近來高本漢用西洋語言學的方法來整理古音，也始終脫不了這個範圍。然而切韻的切上字有51類之多，切下字差不多有300類。要把每一類標訂出一個合乎史實的聲音符號來，可不是容易能做成的事。高本漢的工作，不論成功與否，他的辛苦經營最值得我們傾佩。大致說來，他所創造的系統可算是成功的了。

高氏訂音的方法不外乎先從現代方言跟隋唐的外國譯音來推定切韻所代表的語音。然後再從切韻上推他所謂‘成國語’。從現存的材料推考切韻，實際不像高氏所設想的那樣直接了當。第一，現存的切韻都是些殘卷，並且是唐朝增訂過的。我們的工作表面上雖說是為切韻訂音，實在還是研究廣韻。切韻殘卷很可以利用。例如真諄系開合不分韻，這一點高氏並非沒有理會，可是他最後出版的傑作 *Grammata Serica* (以下簡稱GS)<sup>1</sup>還是把真韻系分了開合，再加上一個合口的諄韻系，那就不免固執成見了。至於廣韻本身的體系，高氏也好像沒

1.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2, Stockholm, 1940.



有弄清楚。像三等韻(例如支)跟四等韻(例如齊)的不同切上字,支脂等韻系的三四等開合重出,都是漢語的歷史上最重要的關鍵。這一類的問題高氏都忽略過去了。高氏並沒有小心的研究過廣韻,就連所用的廣韻反切好像都是從康熙字典轉鈔下來的。

第二,我們得明了高氏所以沒有唸懂廣韻,其中有一個很淺近的理由。從現代方言推求切韻的音值,中間相隔一千多年,歷史上留下一個大窟窿。可以用來填補這個空隙的材料有兩種。頭一種是高麗譯音跟日本的吳音,漢音。第二種是神珙,守溫之後,像韻鏡,通志七音略之類的等韻學說。高氏過於注重別國譯音而把等韻源流完全忽略了。連韻鏡,七音略那樣重要的著作他竟然沒有充分應用,反而借重偽指掌圖跟非牛非馬的等韻切音指南。總而言之,高氏對於唐宋人的音韻研究未免看得太輕了。

高氏還有第三個缺點,就是一口咬定切韻代表陸法言時代的官話,並且還是長安的方言。切韻序說得清清楚楚,那部書是匯通南北古今的,而且不是陸法言一個人的意見。所用的反切是從六朝的韻書鈔錄下來的。他們的來歷跟經典釋文也差不多。高氏最近的著作頗有參考經典釋文之處,難道不知道釋文不代表任何一種方言的麼?陸法言的原意,在乎調和當時的各種重要方言。就好比初期的注音字母包含幾個濁音,免得江浙人說閑話。隋唐的任何方言恐怕都不需要300類的切下字來代表。陸氏並沒有打破六朝韻書的規模。王仁昉韻的韻目注明六朝某書的某韻跟某韻相同,某韻跟某韻雜亂;陸法言把那些韻一律分開。其中有些細微的分別在隋

初的方言裡恐怕已經不常遇見。上面所提到的支脂等韻系裡三四等的分別也許就是一個例子。切韻所代表的韻類的界限實在不妨說比第六七世紀還來得古舊些。切韻代表六朝的漢語的整個局面，不代表任何一個方言。

因為這些緣故，高氏所訂的切韻聲韻表不得不有所更正。現在我們要討論秦漢以前的古音。不先把高氏的‘中古音’修正一下，未免以誤傳誤。然而中古音跟上古音的關係不單是一方面的，專門回溯的。爲切韻訂音，有些模稜兩可之處，非借重上古音來審訂不可。單憑方言跟等韻不能完全了解切韻。所以高氏近來也有借用上古音的時候。例如耕韻系的元音就是這樣規定的。應當借重之處斷不限於零碎的一二點。從上古音跟今音兩方面來推訂中古音，庶幾乎有點把握。<sup>1</sup>

下文先序述切韻的51切上字類的音值，然後再論切下字類。關於切上字，我已經寫過兩篇論文：(1)‘證廣韻五十一聲類’，(燕京學報第二十五期，頁1—58，廿八年六月)，(2)‘試擬切韻聲母之音值，並論唐代長安語之聲母’，(同第二十八期，頁41—56，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文先節錄那兩篇論文的內容，又補充一點說明。

爲節省篇幅起見，不得不假定讀者對於高氏學已經知道個大概。好在他的 *Étude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Stockholm, Gotembourg, 1915-1926, 以下簡稱E) 在中國並不難得。最近趙李羅三家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 商務, 廿九年), 比原文更爲完整，

1. 本書不得已，先討論切韻音，然後再討論上古音。所以在討論切韻的部分，凡是提到上古音之處，才唸好像都沒有論據，憑空而來。讀者不妨把那些地方暫且略過，等到讀完全書之後，再回來考慮一下。

## 切韻切上字的音值

我的訂音至少有兩點在原則上就跟高氏不能調和。

1. 高氏的音有所謂‘喻化’jodicization一節，我以爲史無足徵，並且不近情理。說詳‘三四等與所謂喻化’，（燕京學報第二十六期，頁143-173，二十八年十二月）。等韻的所謂四等字在切韻有兩個來源。第一是從齊先蕭青添五個韻系來的（一共十八韻）。他們的切上字跟一二等韻同類。第二是從支脂等三四等合韻裡來的，切上字跟一二等韻不能聯繫。（幽麻韻系的四等字屬於這第二類。）第二類的切上字可以叫做甲類，第一類的叫做乙類。據高氏的見解，在這個系統裡面，甲類代表‘喻化’聲母，乙類代表不‘喻化’的。例如廣韻‘羈居宜切’的音是kjǐ-，‘雞古奚切’是ki-。ki-跟ka-用同一類切上字做代表，kjǐ-用另一類。魏朝的孫炎，隋朝的陸法言真的會把k跟kj當做不同的音素麼？真的會覺得ka跟ki同類而kjǐ跟ki不同類麼？我才讀E就不敢置信。

以音理而論，現代漢語確有‘喻化’的現象。一個方言的ki在另一個方言變成kjǐ。ki跟kjǐ在同一方言能成不同的音素麼？現代方言裡好像不會遇見這樣的分別，然而古漢語很可以有的。可是音韻學上的問題並不是這個。爲便利起見，我們不妨把ǐ改寫成r，讓他們變成兩種很能分辨的介音。再按高本漢的說法，k+r一定得‘喻化’，k+i一定不‘喻化’。那末kr就是kj<sub>r</sub>。再把等韻的四等寫成下面的格式：

一等 ka 二等 ka 三等 kr 四等 ki

試問一等的k跟二等的k，真是全沒有分別的麼？要是有分別的，他們的分別會比三等的kj跟四等的k更小麼？要分得清楚呢，像辯字五音法管一等的k叫‘喉聲’，二等的k叫‘牙聲’，

(神珙圖已然如此)。要不分呢，三十六母把一二三四等的 k 全歸入見母。然而憑高氏的解釋，六朝人會把 ka, ka, ki 歸爲一類，ki 另爲一類，這可不近情了。

甲類聲母跟乙類聲母的分別從前人沒有弄清楚過，無怪高氏。例如精清從心邪，從前人以爲只是五母，‘一四等’同用。其實精清從心，每一母可以分爲弘細二母。‘作倉昨蘇’屬於乙類，在韻書通常見於一二等韻跟齊先等十八韻。‘子七疾息徐’屬於甲類，通常在韻書的三四等韻。‘子’等在高書作 tsi 等，可是他們跟 tsa 等並不同切上字，反而跟高氏的 pj, lj, kj 等在同韻發現。邪跟喻四號稱‘四等母’，可是並不見於所謂純四等韻齊先等。

反過來說，在支脂等三四等韻裡面，同一聲母之下，同是開口或是合口，同一類切上字，可是這樣的字在等韻有時作三等，有時作四等。例如：

紙韻開口 ‘倚居綺切’三等 ‘枳居昏切’四等

寘韻合口 ‘賜譌僞切’三等 ‘闕規恚切’四等

高氏說：‘此中固然有少數字，在韻表裡，從三等變成四等，就是說，丟掉了 j。這是切韻以後的演變，因爲切韻對於 j 是絕對嚴格的分別出來的’。(譯本頁 471，小註，原本頁 625)。這話憑空捏造。這樣的字也並非‘少數’。這三等跟四等如何分別，另是一個問題。所要說的，切韻系統裡本有相當於後來等韻的所謂四等字，就是高本漢所謂聲母不‘喻化’而後面聯上介音 i 的。可是這一類的字跟三等字同用切上字。那末，跟三等字不同切上字的齊先等韻斷不能同樣解釋了。高氏的純四等不‘喻化’說可見得更是文不對題了。

其他對於高說的批評，我已經在上引文詳細說過。我的見解是這樣的：齊先等十八個‘四等韻’在古音是沒有介音的，在切韻系統也不代表介音。跟他們相配的是支仙等三四等合韻。秦漢以後，那些韻的主元音因為受了介音‘i’的影響漸漸的窄化，甚至於跟齊先等韻相同。因為摹倣作用，齊先等‘四等韻’裡也發現了介音‘i’了。以後這兩類韻就無從分別，也許介音的性質跟後面所聯的主元音仍然可以按着聲母脣齒喉牙的不同，而音色上不全然一致，甚至於ti-n的主元音可以比tci-n更窄，所以早期的等韻還可以分三等跟四等。這可另是一個問題了，並且等韻的列圍也不是非得這樣解釋不可的。

摹倣作用的發生可遲可早。說到最遲的，齊韻系在現代廣州話還是開口 ai，合口 uai，沒有介音。廣州話的系統好像是現代方言之中最合符切韻系統的。最早的，例如高麗譯音，(根據隋唐的東北方言的)，早已把齊韻系譯成 ie。高說的證據似乎只有高麗音把‘四等韻’的喉牙字譯成有介音的，可是三等的喉牙字有時反而沒有介音。高麗音是經過屢次改訂了的。這證據殊可懷疑。<sup>1</sup> 在大多數的方言裡，這摹倣作用起於唐朝。慧

1. 這十八個韻在切韻韻目的次序很可以注意。按理，

齊，蕭，添(帖)，先(屑)，青(錫)，‘四等’應當配

支，宵，鹽(葉)，仙(薛)，清(昔) ‘三等’。

在切韻緊接着的，蕭聯宵，添聯鹽，(帖聯葉)，先聯仙，(屑聯仙)，青聯清，(錫聯昔)。可是齊不聯支。‘支脂……齊佳皆’的次序好像亂了。據現代廣州音：

<u>蕭</u> ‘ <u>驕</u> ’	kiu	<u>宵</u> ‘ <u>驕</u> ’	kiu
<u>添</u> ‘ <u>兼</u> ’	kim	<u>鹽</u> ‘ <u>檢</u> ’	kim
<u>帖</u> ‘ <u>頰</u> ’	kip	<u>葉</u> ‘ <u>饋</u> ’	kip
<u>先</u> ‘ <u>堅</u> ’	kin	<u>仙</u> ‘ <u>賢</u> ’	kin

琳一切經音義所載的反切，最明顯的跟廣韻不同的，在乎齊先等韻的切上字。到了集韻，甲乙兩類切上字的分別已經混亂。其時‘四等韻’早已不跟一二等韻同類，切上字大多數是新造的了。無疑的已經表示一個介音‘i’。

2. 切韻的濁塞裂音，(等韻屬於並奉定澄從牀禪孃等母)，高氏以為全都是氣音。下文全作不送氣音。我的理由詳載在*The Voiced Initial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哈佛燕京社英文單行本第七種，二十九年)。中古濁音在有的現代方言全不送氣，例如吳語。在有的方言全作送氣，只有少數例外，例如客家語。有的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例如官話跟廣州話。以官話而論，從光緒初年的記錄一直上推到邵雍的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十一世紀)，都是平氣送氣，仄聲不送氣，只有八思巴音叫人懷疑。這些話待我另文詳細申說。憑這樣的證據，我看不出來高氏何以能肯定

屑‘結’	ki <sub>t</sub>	蟹‘牙’	ki <sub>t</sub>
責‘經’	ki <sub>ŋ</sub>	清‘野’	ki <sub>ŋ</sub>
錫‘擊’	ki <sub>k</sub>	昔(‘益’)	i <sub>k</sub>
<hr/>			
支‘羅’	kei		
脂‘飢’	kei		
<hr/>			
齊‘雞’	kai		
佳‘佳’	kai		
皆‘皆’	kai		

這似乎表示陸法言時代的某種方言裡已經發現同類的畸形現象了。那末‘四等韻’好像已經具有介音 i，而齊韻系是例外。這證據也是可疑的。

切韻序裡說，‘先仙……俱論是切’，可見在陸書以前，這兩個韻系的反切都可以互用。方言的先已經發現介音了。

切韻的濁音是氣音。

馬伯樂<sup>1</sup>首先發現佛經的譯音在唐朝經過一次大改革。在舊譯呢，梵文的氣濁音好像無從翻譯，可是不送氣的濁音很單簡的譯成切韻的濁音。例如智廣悉曇字記（大正藏五四冊頁1188），

d 陀大可反輕音      dh 陀重音音近陀可反

漢魏六朝譯音全都用這個系統。可是密宗的譯音，到了不空金剛之後，都用切韻的濁音譯梵文的氣濁音，另用鼻音字來譯不送氣的濁音。例如不空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大正藏十八冊頁338），

d 娜                      dh 馱去

馬伯樂以為在當時的長安音，‘馱’唸成 d，‘娜’是 nd。他的話大致是可以承認的<sup>2</sup>。可是長安語濁氣音發現的時期斷不能像馬氏說的那麼肯定。例如遠在不空金剛之前，就是唐朝初年，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正藏十九冊頁349以下，年份好像在633 A. D.），早已應用馬氏所謂不空系統了。跟佛陀波利同時的，杜行顛（679），地婆訶羅（683），義淨（710），善無畏（717），<sup>3</sup>同是翻譯陀羅尼，還是用的舊系統。那時候離開陸法言只有幾十年了。

陸法言的音包含‘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切韻的濁音也許

1. H. Maspe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1920) xx, 23-41.
2. 從日本漢音推想，切韻的 b, d, g 等在唐長安語已經像變成 p', t, k' 等陽調，例同現代客家話，並不是 b, d, g'。這話我不敢全然肯定，下文暫從馬伯樂擬。
3. 大正藏十九冊頁353以下，355以下，361以下，372以下。據慧琳所記，這幾個日期應當是佛 679，杜同，地 682，義 710，善 722。不空譯764。音義卷三十五，大正藏五十四冊頁544。

在某種方言唸成氣音，在別種方言不作氣音，那是可能的。切韻只有一套濁音，沒有兩套，可見在當時的任何方言只能有一套濁音，全是送氣的或是全不送氣的。佛經的譯音可以證明這一點。那末，在大多數的方言裡，在六朝，在六朝以前，濁音該是送氣的麼？這是很容易斷定的。

一則隋唐以前，凡是譯經，不論南朝，北朝，全都用切韻的濁音來譯梵文的不送氣濁音，困難都在梵文的氣濁音。二則據廣韻的一字重讀，例如 k, k' 跟濁音 G<sup>1</sup>, kG 重讀的字遠多於 k'G 重讀或是 kk' 重讀。其他的各組聲母也差不多全是這樣的。三則形聲字每一個‘聲’裡面，得聲字跟聲首的聲母不同的居多。其中清跟濁，送氣跟不送氣的關係，情形正跟廣韻的一字重讀一樣<sup>2</sup>。從此看來，切韻的濁音符號斷不能作 b', d', g'。最多只能說在第七世紀的初年，或是在那時期以前，我們不能肯定在漢語的少數方言裡決不能有氣濁音。譯經全用同一個系統。再比較跟漢語同族系的現代語，我以為肯定古漢語的濁音全作不送氣的，不至於有大錯。至少切韻的濁音必得用 b, d, g 來代表，斷不能用 b', d', g'。<sup>3</sup>

## 壹 喉牙音

影見溪羣疑曉匣喻<sup>三</sup>，(喻<sup>四</sup>不屬此類)。切上字的代表字是‘烏，

1. 用大寫 G 代表，免得肯定這濁音是 g 還是 g'。
2. 詳上引 *The Voiced Initials* 文。餘詳後文。
3. 從切韻的 b, d, g 出發，來說明現代方言的來歷，照樣的可以言之成理，不必像高氏的肯定 b', d', g'。我的解釋並且比高說更為簡便，更為合理。這事跟中古音無關，暫且不提，參上引文頁 28 以下。



於古居苦去渠五魚呼許胡子，凡 13 類，（‘以’類除外）。<sup>1</sup>

影	見	溪	羣	疑	曉	匣	喻 <sub>三</sub>	（喻 <sub>四</sub> ）
（烏於）	（古居）	（苦去）	（○渠）	（五魚）	（呼許）	（胡子）		（以）
-	k	k'	g	ŋ	x	ɣ		(j)

喉牙音的性質跟着介音 i 或是 r 而改變，說詳王靜如‘論開合口’，（燕京學報第二十九期，頁 43—92，民三十年六月，下文再說這兩種齶介音的分別）。詳細的說，開口字的喉牙音應當作：

	烏	古	苦		五	呼	胡
一等	- <sup>w</sup>	k <sup>w</sup>	k <sup>w'</sup>		ŋ <sup>w</sup>	x <sup>w</sup>	ɣ <sup>w</sup>
‘四等’	-	k	k'		ŋ	x	ɣ
	於	居	去	渠	魚	許	子
在介音 r 之前	- <sup>w</sup>	k <sup>w</sup>	k <sup>w'</sup>	g <sup>w</sup>	ŋ <sup>w</sup>	x <sup>w</sup>	ɣ <sup>w</sup>
在介音 i 之前	-	k	k'	g	ŋ	x	

‘古’等在一等韻近乎 q 等。在現代方言真有作 q 的。神珙圖跟辯字五音法好像都把一等作 q，二等作 k。爲構擬古音起見，切韻的喉牙音可以簡單的作 -，k，k'，g，ŋ，x，ɣ。我們只須記住‘居’類的六朝音近乎齶音，譯經可以當梵文‘c’。‘子’可以跟齶音的‘時’類，‘以’類都當作梵文的‘j’，說詳下。

‘匣子’類隔，國人所公認。切韻系統裡，ɣ 一定是極明顯的磨擦音，不同今日吳音。喻<sub>四</sub>（‘以’）也是一個真正的輔音，不是無聲之聲，（說詳下）。<sup>2</sup> 喻<sub>三</sub>喻<sub>四</sub>既然都是輔音，跟影母就不衝突；所以影母的音符也不必從馬伯樂高本漢訂爲喉塞的？。方

1. 詳前引‘五十一聲類’文。

2. 敦煌發現的藏譯千字文，漢字金剛經，阿彌陀經都把‘子’類譯成‘h’或是‘h’，‘以’類譯成‘j’。兩類都是磨擦音。‘子’是牙音，‘以’是齶音，在唐末方言，這分別還是很顯明的，雖然等韻只立一母。

言的影母有時候也許真有帶 $\text{ʔ}$ 的，然而不必列為中古音的音符。

## 貳 ‘齒音’

照穿牀審禪三等又喻<sub>四</sub>。切上字的代表字是‘之昌食式時以。’

照<sub>三</sub>(之) 穿<sub>三</sub>(昌) 禪(時) 審<sub>三</sub>(式) 牀<sub>三</sub>(食) 喻<sub>四</sub>(以)

$\text{tʃ}$        $\text{tʃ}^h$        $\text{dʒ}$        $\text{ʃ}$        $\text{ʒ}$        $\text{j}$

喻<sub>四</sub>作齶部半元音性的磨擦音，說詳前引‘五十一聲類’一文。在某種方言裡，喻<sub>三</sub>和喻<sub>四</sub>可以替代。譯梵音‘ $\text{j}$ ’的時候也可以這樣替代，(用喻<sub>四</sub>的時候比喻<sub>三</sub>為多)，所以番僧只立一母。唐朝以後，再沒有‘匣喻類隔’的現象。喻<sub>三</sub>比見<sub>三</sub>等齶化得較早，變為跟喻<sub>四</sub>同音。匣另是一個音。這就不是切韻、廣韻所表示的情形了。

諸聲系統裡，喻<sub>三</sub>和喻<sub>四</sub>也時常通轉，也不像在廣韻的界限分明。那是因為有的喻<sub>四</sub>字在古音屬喉牙類，還沒有齶化。這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d > \text{dʒ} > \text{ʒ} > \text{j}$$

$$g > (\text{ɣ}) > \text{j}$$

切韻系統裡， $\text{dʒ}$ ,  $\text{ʒ}$ ,  $\text{j}$  三個音素並存。古音 $\text{ʒ} > \text{j}$ 的時候， $\text{dʒ} > \text{ʒ}$ 起而代之。按廣韻的反切，唐朝的方言一定有 $\text{dʒ}$ 跟 $\text{ʒ}$ 分不清楚的。兩個都是 $\text{dʒ}$ ，或都是 $\text{ʒ}$ 。

上表最可以懷疑之處就是牀<sub>三</sub>跟禪地位顛倒。我寧可反對等韻，理由如下：

(1) 凡是兩個切上字類不能在廣韻同一個韻母上發

現的，不外乎兩個理由。因為所代表的音素勢相衝突，不能加在同一個韻母的上面；否則必定是兩個音素相差不遠，語音裡可以混而為一，不能並列小韻。‘食’‘于’二類在廣韻同等不相逢。只在職韻裡有‘食乘力切’跟‘域兩逼切。’‘食’開，‘域’合，實在還是不同韻母。‘食’不能跟‘于’衝突，所以必定是相像得太過分了。‘于’既然是切韻的磨擦音  $\gamma$ ，‘食’就應當是  $z$ ，不是  $dz$  了。

(2) 據諧聲通轉跟廣韻一字重讀的關係，喻四近乎牀三而跟禪反而疏遠一點。牀三通心邪而禪幾乎全不通心邪。可見漢魏以來，各種方言之中，凡是牀三跟禪可以分別的，大概都把牀三當做純磨擦音。

(3) 牀三類的字甚至於可以當梵音的‘s’，例如阿述達 (Aśokadatta)，實義難陀 (Śikṣananda)。

等韻牀三跟禪的地位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在現代方言裡找到一點理由，不妨姑妄言之。東南方言裡這兩母無從分別。官話區域裡，中古的牀三跟禪的入聲字，今音也不能分別，然而平上去聲的合口字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且把高氏 E，頁 407 跟 413 的表 (譯本頁 297, 303) 節錄在下面。

	禪	牀 <sub>三</sub>		禪	牀 <sub>三</sub>
蘭州	t', f	f	歸化	ts', s	ts'
平涼	t', ʃ	ʃ	大同	tʃ', ʃ	tʃ'
涇州	ts', s	s	興縣	ts', s	ts'
西安	pf', f	f	太原	ts', s	ts'
三橋鎮	ts', s	s	太谷	ts', f	ts'
三水	ts', s	s	文水	ts', s	ts'

平陽	ts', f	ts'
鳳台	ts', s	ts'
北京	tɕ', ɕ	tɕ'
開封	tɕ', ɕ	tɕ'
懷慶	tɕ', ɕ	tɕ'
固始	ts', s	ts'
漢口	ts', ɕ, s	ts'
四川	tɕ', ɕ	tɕ'
南京	tɕ', ɕ	tɕ'
揚州	ts', s	ts'

中古牀≡禪二母平上去聲的合口字在今日的

陝甘話 牀≡作磨擦 禪作磨擦跟破裂磨擦,

其他官話 牀≡作破裂磨擦 禪作磨擦跟破裂磨擦.

沒有一個例外。切韻系統裡的‘食’‘時’二類相當於現在陝甘語的牀≡跟禪，而等韻的牀≡跟禪，他們的地位合符後起的中原音。我猜想在切韻時代陝甘語比較的通行；大河南北都是這樣。後來東北語盛行。宋圖的牀≡跟禪也許代表他們在當時汴梁官話的地位。其中變化，跟安史之亂有點蛛絲馬跡。總而言之，這裡是中古音的一種怪現象。

(早期等韻的牀≡好像也是一個純磨擦音。在某種方言裡，他的地位並且不跟照穿三等成一列，反而跟照穿二等成一列。按守溫殘卷‘兩字同一韻憑切定端的’例，‘神羅’二字都是‘食鄰反’而跟‘側初士’爲類。‘側初士’是帶破裂的，‘食’是純磨擦的。)

### 叁 所謂‘捲舌音’跟‘舌上音’，‘舌頭音’

照穿牀審二等又知徹澄，端透定。切上字的代表字是‘側

初士所陟丑直都他徒’。

照<sub>二</sub> 穿<sub>二</sub> 牀<sub>二</sub> 審<sub>二</sub> 知 徹 澄 端 透 定  
 (側) (初) (士) (所) (陟) (丑) (直) (都) (他) (徒)

時說作 tʂ tʂ' dʂ' ʂ t(t) t'(t') d'(d') t t' d'

改 作 tʃ tʃ' dʒ ʃ t t' d t t' d

番僧造字母，目的在乎匯通漢語跟梵音。假若中土的穿<sub>三</sub>是 tʂ' 而穿<sub>二</sub>是 tʂ'，那末跟梵音的 'c' 跟 'kʂ' 差不多是同樣的分別，何以會把中國的 tʂ' 跟 tʂ' 同稱為穿母呢？

今說所以把照<sub>二</sub>穿<sub>二</sub>牀<sub>二</sub>審<sub>二</sub>二等當作捲舌音，不外乎兩種理由。

(1) 據高說，切韻的照<sub>二</sub>照<sub>三</sub>在現代官話同作捲舌音，因而想起照<sub>二</sub>在中古就是捲舌的 tʂ 而照<sub>三</sub>是 tʂ > tʂ。現代方言絕對沒有這樣的分別。(凡是照<sub>二</sub>照<sub>三</sub>作不同音素的，有的一作 tʂ 而一作 tʂ，有的一作 tʂ 而一作 tʂ，絕沒有一作 tʂ 而一作 tʂ 的。) 試問照<sub>二</sub>在今音的作捲舌，何以不是跟照<sub>三</sub>一樣，同是後起官話的影響呢？照<sub>二</sub>等發現在切韻的三等韻裡，下面聯上介音(高作 i)。假若是捲舌音，正不知如何唸法。

(2) 說，梵音漢譯，自漢魏以來就用穿<sub>二</sub>當 'kʂ'，審<sub>二</sub>當 'ʂ' 而照<sub>三</sub>當 'c'，所以照<sub>二</sub>系跟照<sub>三</sub>系自古就有捲舌跟齶音的分別。據我粗淺的統計，穿<sub>二</sub>當 'kʂ'，照<sub>三</sub>當 'c'，確有其事。至於 'ʂ' 跟 's' 的譯音呢，'ʂ' 大概作審<sub>二</sub>然而也有作審<sub>三</sub>的，界限不很嚴密。譯 's'，更是不分審<sub>二</sub>審<sub>三</sub>，斷不能證明切韻的 '式' 是 ʂ 而 '所' 是 ʂ。這樣用譯音來考證六朝的漢語，不可不特別的小心。中國要是沒有捲舌音，一遇到梵音的 'kʂ' 跟 'ʂ'，勢不能不用最相近似的音來替代。

我看照<sub>二</sub>穿<sub>二</sub>牀<sub>二</sub>審<sub>二</sub>二等作捲舌音，理由並不充足。至於知<sub>二</sub>徹<sub>二</sub>澄<sub>二</sub>

高氏本就訂爲前齶破裂音  $t, t', d'$ ，近來國人才有把他們改成捲舌的  $\underset{2}{t}, \underset{2}{t'}, \underset{2}{d'}$  的，跟照<sub>二</sub>等相配。爲整齊起見，這未始不是一種便利。所以修改的理由，別的不用提，惟獨用譯經來考證好像是近情的，然而大有疑問。(1)譯音用‘吒’等字當‘ $t'$ ’等，法顯以後大都如是。知徹澄三母之下儘多通用的字，譯者何以必用‘吒咤’等怪字呢？並且又造了些‘咻喙’等口旁字，那就叫人不能不詫異了。

(2)譯音也有不用‘吒’等當‘ $t'$ ’等的。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 (大正藏四六八，第14冊，頁493)，就用‘輕多輕他……’。可見第六世紀的初年(518)漢語不像有相當的捲舌音。

(3)最不可了解的，譯經何以有時用來母字(1)來代‘ $t'$ ’，‘ $d'$ ’？例如

究羅瞋摩羅	Kuṣāśalmali	首羅	Cūḍa
僧伽梨	Samghaṭi	迦樓羅	Garuḍa
舍勒	Śaṭaka	陀毘羅	Draviḍa
俱俱羅	Kukkuṭa	吠瑠璃耶	Vaiḍūrya
周利槃陀迦	Cūḍapanthaka	拘鄰(居輪)	Kauṇḍinya

說來來母字的時候，舌頭抵上齒或是齒齦之間，用來摹擬梵音捲舌之勢。譯者反而以爲破裂的部分不很重要。當時漢語不能有捲舌的知徹澄。

除了跟梵音對譯的問題之外，知作  $t$  的假設又跟這一組音在方言的沿革絕對相衝突。自從錢大昕之後，大家都知道古音端知並不類隔。那末上古的‘知’類( $t$ )字直接變成像現在閩音的  $ti$ ，或是甘肅音的  $tuei$  之類，那是可能的。然而跟切韻系統最相接近的廣州話的  $tɕi$ ，官話的  $tɕl$ ，有什麼來歷呢？中古

的破裂音怎麼會帶上磨擦音呢？顯而易見的，知先得齶化成  $tʃ$ ，然後  $tʃ > tʃ̥$ 。試想上古的  $t$  假若先變中古的  $t$ ，然後  $> tʃ$ ，然後再回到捲舌的  $tʃ̥$ ，何等的累贅。官話的  $tʃ̥$  能不能直接從  $t$  變來的呢？那又絕對不可能。古官話把支脂之韻系的照開口字歸入支思韻。他的音值已經近乎今音的  $tʃ̥l$ ，惟獨知開口永遠不捲舌化。直到西儒耳目資，五方元音，照跟知都分別得十分清楚。那時候的知又清清楚楚的是  $tʃi$ ，不是  $tʃ̥i$ ，更不是  $ʃi$ 。知的捲舌化至多只能有三百年的歷史。（這幾句話當然有人要反對的。他們以為中原音韻的照是  $tʃi$ ，到明朝漸漸的變為  $tʃ̥l$ 。他們以為中原的知是  $tʃ̥i$ 。就是說中古的  $t$  到了元朝忽然變為  $tʃ̥i$ 。然後變為  $tʃ̥l$ ，跟照相混合。我不知道(1)這  $tʃ̥$  從何處得來，(2)漢語何以能有  $tʃ̥i$  或是  $tʃ̥i$  那樣的怪音，從六朝到清朝維持了一千多年，(3)現放着日本吳音，漢音，高麗音，廣州音，客家音的‘知’作  $tʃi$ ，竟不想加於解釋。）

我用統計法來分析廣韻的聲類，關於‘陟’‘側’等類，至少已經證實知等跟照等是同一個地位所發的音。知等要是捲舌音呢，照等大概也是。要不然，知徹澄跟照穿牀審等全都不是捲舌音。

據我改訂的音符，知徹澄是  $t, t', d$ ，跟高氏相同，只是澄不送氣。這是到了漢朝以後才發生的  $t, t', d$  的齶化音。照穿牀審等是  $tʃ, tʃ', dʒ, ʃ$ ，像英文 church, judge 的  $ch, j$ 。因為帶有噉口勢，所以跟齶音的  $tʃ, dʒ$  等很容易成為不同的音素。又一方面因為同是齶音，所以可以同稱為照等母。那  $tʃ$  等的發音地位是在前齶，還是在中齶，單為構擬古音起見，不必過分肯定。也許比英文的音較後一點。據守溫殘卷，精等是‘齒頭’，‘照’等是‘正齒’。所謂‘齒頭’，說的是舌尖抵上齒或是下齒。所謂‘正

齒’，舌前面變成較平的平面，而破裂磨擦起於舌面，那就是現今所謂舌面前音或是前齶音。

把中古的照<sub>二</sub>等作為噤口的 tʃ 等，間接的又輕輕易易解決了幾個疑難的問題，是從前人所無從對付的。(1)例如陽韻系的照<sub>穿</sub>二等字，按反切跟等韻明明是開口的。為什麼現代方言有的把他們唸成合口的呢？(這合口音並且是漸漸而來的。例如西儒耳目資‘莊’作‘oam’。)這豈不是跟捲舌音絕對不相容的麼？(2)臻韻系為什麼祇有照<sub>二</sub>等而上聲竟會歸入殷韻系呢？(3)照<sub>二</sub>等的反切何以老是開合雜亂，有點像唇音呢？簡單的說，這些現象都因為照<sub>二</sub>等噤口的緣故。

(諸聲系統裡，照<sub>二</sub>跟照<sub>三</sub>很少通轉，照<sub>二</sub>跟精，照<sub>三</sub>跟端很相通轉。照<sub>二</sub>本出於精 ts>tʃ，照<sub>三</sub>本出於端 t>tʃ。 精跟端在諸聲本是不很通轉的，所以切韻的照<sub>二</sub>照<sub>三</sub>也不通轉。下文論上古音的時候，可以再提出這個問題來。)

### 肆 ‘齒頭音’

精清從心邪。切上字的代表字是‘作子倉七昨疾蘇息徐’

	<u>精</u>	<u>清</u>	<u>從</u>	<u>心</u>	<u>邪</u>
一等跟 ‘四等’	(作) ts	(倉) tsʰ	(昨) dz	(蘇) s	
介音 i 之前	(子) ts(i)	(七) tsʰ(i)	(疾) dz(i)	(息) s(i)	(徐) z(i)

精等五母的切上字分為九類，說詳前引‘五十一聲類’文。邪是等韻的純四等母，反而不見於純‘四等’韻。‘蘇息’二類的切上字不相聯繫。帶破裂的 ts, tsʰ, dz, 每一個音的切上字也可以分為‘甲’‘乙’二類，只是有點混亂。‘甲類’屬於等韻的四



等，‘乙類’屬於一二等跟齊先等所謂‘四等’韻。這九類切上字只能訂爲五個音素。

### 伍 唇 音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切上字的代表字是‘博普蒲莫方芳符武。’

博	普	蒲	莫
p	p'	b	m
方	芳	符	武
p(i)	p'(i)	b(i)	m(i)

更詳細的說，開口字的唇音應當作：

	博	普	蒲	莫
一等	p <sup>w</sup>	p <sup>w'</sup>	b <sup>w</sup>	m <sup>w</sup>
‘四等’	p	p'	b	m
	方	芳	符	武
介音 i 之前	p <sup>w</sup>	p <sup>w'</sup>	b <sup>w</sup>	m <sup>w</sup>
介音 i 之前	p	p'	b	m

等韻的非敷奉微這裡全不適用。切韻‘博’跟‘方’的界限不同等韻的幫跟非。‘方’等在三等合口字前面的，今音有的變爲輕唇，有的還是不變。事不關切韻，且待後說，切韻沒有輕唇音非敷奉微。然而陸法言匯集六朝反切而編成切韻，這部書的唇音能代表當時的語音麼？

對於這個問題各家的意見不同。有的人根據別國譯音，以爲隋末唐初的語音裡已經有 f 等音。這不能無疑。以譯經而論，梵音 v 舊譯作‘和，惹，唎，婆’等等。切韻之後才作‘縛，嚩’。用‘縛’字譯 v，好像從玄奘爲始，（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大正藏一二〇，第

五册,頁302)。玄奘譯經一概沿用魏晉舊音,何以改用‘縛’字呢?初唐注音,‘縛’字作‘房可反’或是‘房下反。’‘房’是  $b^w$ ,  $bv$ , 還是  $v$  呢? 安然 悉曇藏引宗叡和上, (大正藏二七〇二,第八四册,頁415), ‘縛’作‘上齒唇呼’,那顯然是摹擬一個  $v$  或是  $bv$ , 然而說的是梵音的音勢,還是漢語已經發生這樣的音呢? 唐末‘歸三十字’還只列非敷並明四母,守溫殘卷作不芳並明。敢說在三十六母成立之前,漢語史上沒有輕唇音的確實證據,(就是等韻的非敷牽微也許還可以是  $pf$ ,  $[pf']$ ,  $bv$ ,  $m$ )。玄奘讀‘縛’字大概是  $bv$ 。

一到輕唇音發生之後,  $p > f$ ,  $p' > f'$ 。等韻非敷並列,不過圖一個音表的整齊。並且宋朝的等韻原是一種‘小學’的工具,並不記載當時的方言。讀古書的人不可不知道非跟敷的來歷不同。把  $f$  跟  $f'$  肯定為兩個不同的音素,未免無理取鬧。唐寫本韻書裡,‘方’跟‘芳’的界限已經不很嚴謹,許是因為  $p$  跟  $p'$  都變了  $pf$ 。一到大徐的說文音, 非敷完全雜亂,斷不像有兩個不同的  $f$  的樣子。

## 陸 來 母

切上字 (盧) (力)

l l(i)

## 柒 泥 孃 日

切上字 (奴) (女) (而)

n n(i) nʒ

今說孃日古出於泥,大致可信。  $nʒ$  的發現一定是很早的。現代吳語也是日  $\left\langle \begin{smallmatrix} n \\ z \end{smallmatrix} \right\rangle$ 。切韻以前早已有  $nʒ$ ,  $nʒ$  之類的音,都從上古音的  $nd$  演變,說詳下文。中古方言的‘而’類的發音也

許跟切韻的其他齶音不同，例如  $n_3$  或如  $nd_3$ 。上古音  $nd$  在各方言演變的程度有點不同。守溫殘卷用知徹澄日對端透定泥。同是一個方言裡，‘食’也跟‘側’同屬。至於切韻的‘而’類，那明明是跟‘之昌’同類的齶音。

### 切韻聲母表

烏於 - (- <sup>w</sup> ) 博方 $p(p^w)$ 都	t	陟 t	古居 $k(k^w)$
普芳 $p'(p'^w)$ 他	t'	丑 t'	苦去 $k'(k'^w)$
蒲符 $b(b^w)$ 徒	d	直 d	渠 $g(g^w)$
莫武 $m(m^w)$ 奴女	n		五魚 $\eta(\eta^w)$
盧力	l		
作子	ts	側 tʃ	之 tʃ
倉七	ts'	初 tʃ'	昌 tʃ'
昨疾	dʒ	士 dʒ	時 dʒ
蘇息	s	所 ʃ	式 ʃ
徐	z		呼許 $x(x^w)$
			食 z
			胡于 $\gamma(\gamma^w)$
			以 j
			而 $n_3z$

### 切韻切下字的音值

整理切下字遠不及切上字那麼容易。元音的音色最會改變。發音的基礎 (the basis of articulation) 稍微有一點移動，一個方言的元音系統竟會整個的變相。其他因為特殊的關係，時常發現局部的變化，那更不用說了。現存的音韻材料雖然

還有(1)韻書的反切,(2)高麗,日本等等譯音,(3)等韻的歸轉,歸攝,跟(4)現代方言,然而有好些地方,切韻所代表的元音是什麼音色,甚至於是 o 還是 u,是 ε 還是 a,都難分辨。

下文所說的不得不詳盡一點。可是一鍋涼水從頭煮起,未免勞而無功。好在高本漢所創立的規模一部分是可以遵守的,還不如從他的 E 跟 GS 說起。凡是我跟他同意之處不必重說一次。凡是不同意的,要是別人已經詳細討論過了的,那也不必細說了。下文只申說自己的意見。當然高氏所以錯誤的理由不得不指出來,免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 壹 等韻材料的應用

高氏的議論老是從現代方言(不論吳楚閩粵),一直跳到高麗日本的譯音。所引用的等韻材料都是些偽司馬以後不合符切韻的東西,竟會把唐宋兩朝的等韻學說完全忽略了。所以他的擬音有的是音韻史所不能容許的。當然,像韻鏡跟通志七音略的組織條例連中國人都沒有詳細討論過。例如支脂等韻系裡的三等字跟四等字何以分排在不同的‘轉’,最不容易明了。王靜如‘論開合口’(參上頁十)已經把這條路探出一個頭緒來。下文再把這探險的工作推進一步,越走越跟高氏的路徑不同。<sup>1</sup>

## 貳 關於‘等’的觀念

高氏以爲四等是按着主元音的弘細分的。這跟清朝音韻

1. 付印以後,才讀到六同別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油印)所載的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周法高‘廣韻重紐的研究’,(1944)。跟王說部分相同。

學的見解大致相同，大致也是不錯的。最後他也明了一等字跟獨立二等韻（例如蟹佳刪山）裡的二等字在中古音沒有介音 i，三四等韻裡的附屬二等字（知照二等）本是有齶介音的。其餘三四等字也都有介音。

這樣說來，後期等韻的十六攝裡只有下面的幾攝有獨立二等韻系。

<u>咸</u> 收 -m	二等 <u>銜咸</u>	一等 <u>談覃</u>
<u>山</u> 收 -n	二等 <u>山刪</u>	一等 <u>寒</u> ( <u>桓</u> )
<u>梗</u> 收 -ŋ	二等 <u>庚耕</u>	(一等 <u>唐</u> 在 <u>宕攝</u> )
<u>果</u> ( <u>假</u> )收元音	二等 <u>麻</u>	一等 <u>歌</u> ( <u>戈</u> )
<u>蟹</u> 收元音	二等 <u>佳皆夬</u>	一等 <u>泰咍</u> ( <u>灰</u> )
<u>効</u> 收元音	二等 <u>肴</u>	一等 <u>豪</u>

---

江收 -ŋ            二等江

高氏按方言的痕跡，把前面六個攝的一等的主元音訂為‘深 a’，‘二等訂為淺 a’，三四等訂為較窄的前元音。江的元音訂為 o。這些都是牢不可破的定論。

至於等韻的所謂四等，在切韻分為兩類，那是高氏所沒有見到的。上文已經把齊先蕭青添等十八個韻另歸一類。這一類的所謂四等字在切韻原沒有介音 i。其餘三四等韻系統裡的四等字在切韻系統裡本已具有介音。這些四等字跟三等字的分別待下文再說。

### 叁 開合口的符號

一等韻的合口符號，高氏在灰魂桓戈泰作 u，在唐登作 w。

GS仍E之舊。他在寫E的時候，該已經知道切韻殘卷的寒桓合韻，歌戈合韻，然而還是按着廣韻擬音。所以說一等韻開合分韻的有強合口，合韻的只有弱合口。然而泰依然是例外；我不知其所以然，大概是因為據現代方言不能不作強u。開合分韻與否，早期的韻書各有各的見解。單論一等韻吧，切韻不分寒桓，也不分歌戈，如上說。李季節音譜不分哈灰。痕韻系並非沒有入聲，寄在合口沒韻之內。高氏也未免太拘執了。

二三四等的合口，高氏一概作w，惟獨文韻系作u，而真韻系的w跟諄韻系的u居然並駕齊驅。那都是陋點。切韻並不分真諄。（就說廣韻吧，諄韻系也並非沒有開口字。兩個合口可以強作分別，兩個開口怎麼辦呢？）呂靜韻集‘隱與吻同’，想來欣跟文也並不分韻。

u跟w既然沒有音素的分別，又不能確切的表出歷史上真實的語音，二者之中不免要刪去一個。我主張一概作w，因為在二三四等韻斷不能用u。高氏的上古音表也是把合口的音符一概寫作w。

按事實說，漢語一等韻的合口也許要比三等韻為強。三等合口的強弱也不全然一致。所以不論一三等，在六朝開合不分韻的，在切韻有的分開了。在切韻不分的，到了唐朝分開了。韻書甚至於有仙跟宣分韻的。‘該死十三元’在唐以後永遠弄不清楚了，可是韻書沒有把這個韻系分為開合的。為切韻訂音，這些元音的演變不必詳細辨別。

齊先等純四等韻開合的體例最值得注意。其中蕭添二韻系因為受了收聲的分化作用，非但沒有合口，並且不具唇音。齊先青三系表面上像是有合口的，可是只限於喉牙音。唇音全作開口。所以王靜如把純四等的合口當做‘假合口’。‘堅古

賢切’是‘ken’，‘涓古玄切’是‘k<sup>w</sup>en’。這w並不是合口的符號，不過用來表示輔音的噉口勢。在一等韻跟純三等韻裡，k跟k<sup>w</sup>不能作為不同的音素，因為ka跟k<sub>r</sub>非得讀成k<sup>w</sup>a, k<sup>w</sup><sub>r</sub>不可。純四等韻的k跟k<sup>w</sup>可是非得詳細註明，一個是開口的，一個是‘假合口’的。其實這一段話並不關乎開合。所謂‘假合口’是聲母的噉口勢而已。

重出二等韻皆刪咸耕跟佳山銜庚之間也發現有‘真假合口’的分別。待下面再討論。

#### 肆 齶介音的‘長短’

高氏原先把三四等的介音分為三種，i, j, i。<sup>1</sup> i是單為齊先等純四等韻設立的，我們把他取消了。至於i跟j的分別，我根本不明白他主張的是什麼。自從寫了E之後，他發現ki跟kji在音符上沒有分別，因為在i之前，聲母非得‘噉化’，所以ki就是kji。把j當做獨立的齶介音呢，他又覺得不妥當。那末j只可以放棄了。然而在GS依然是<sup>2</sup>

支	jiě	jwiě
脂	ji	jwi
之	ji	(同脂)
微	jěi	jwěi

這些符號我壓根兒唸不懂，也許因為我音理粗淺，實在弄糊塗了。要把這些j改成i吧，那末‘脂’tʃri根本不像話。總而言之，除了這幾個韻系之外，高氏聲明j是非得取消不可的。

1. i原本作j，這裡從譯本。

2. E的譯本的韻類表保存了好些j，那不是高氏的本意。

我們放棄了*i*，只是說在純四等韻不必擬*i*，並不肯定中古音沒有齶介音*i*。切韻本有兩個齶介音，一個近乎高氏的*i*，又一個是*i*，是高氏所沒有發現的，也不在純四等韻裡。支脂祭真仙宵侵鹽八個韻系裡有一種特別的現象。在喉牙聲母之下，同是開口，或是同是合口，還可以分三等跟四等。（這些四等字就是高氏榜指定原是三等，後來變為四等的）。韻鏡跟七音略把這些三等字跟四等字完全分開。例如仙韻系四等開合在第二十一，二十二轉，三等開合在第二十三，二十四轉。等韻的列圍跟六朝的反切差不多可以完全互相參證。現在把王靜如的解釋簡略的說一說（上引文）。所說的，要是跟原文不能全然符合，由我負責。

這八個韻系裡，<sup>1</sup>不單是喉牙音開合三四等重出。其中支脂真仙宵又有重出的唇音。例如

支	‘卑’開四	‘跛’合三
脂	‘敝’開四	‘邳’合三
真	‘賓’開四	‘彬’開三
仙	‘徧’開四	‘變’合三
宵	‘飄’四	‘鑣’三

侵鹽二系沒有唇音字，因為受了收聲 *-m* 的異化，不必討論。按切韻的系統，凡是同等開合，唇音字必不開合重出，只有一等哈灰跟上面的五個韻系是例外。哈跟灰在切韻並非開合，下文再說。這五個三四等韻系何以是例外呢？

王靜如從四方面證明這重出的唇音之中，一類是開口，又

1. 王氏以為祭不屬於此類。



一類近乎合口。第一，在形聲字的關係上，這兩類字向不同的方向通轉。第二，在日本的古事記，萬葉集等書，那第一類字用來翻譯日本的開口音；第二類相當於日本的近乎合口的音。第三，在北方古官話的八思巴音，以及後來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方言裡，那第一類字是沒有u音的，第二類有u。第四，這分別還保存在現代的汕頭，客家，福州方言。所以假定一類是p，又一類是p+w。

然而唇音要是真的是這樣的一開一合的，何以在現代方言，大多數會完全變成開口的呢？何以五音集韻的分開合不跟反切一致，並且時常會把兩類的代表字都注成開口呢？何以切韻的唇音字反切上老是開合不定，又像開口，又像合口呢？最合理的解釋只有說那合口並不是真的合口。開口是p等，合口實在是p<sup>w</sup>等。p<sup>w</sup>是假合口，代表噁口的唇音。他的氣音應當作p<sup>w'</sup>，不能作p<sup>'w</sup>或是p<sup>'w</sup>。

聯帶着，可以推想p跟p<sup>v</sup>後面的介音斷不能是同一音色的。p後面的介音是清楚的i。p<sup>w</sup>後面的介音不容易確定音色。上文假擬作r，反正在i來得寬而靠後。作r只是爲便利起見，也許是i跟ə中間的音，也許更弘更後。下文凡是遇到r號都得這樣了解他。

把同樣的研究推廣到三四等合韻裡的重出喉牙音字上，又可以證明見三等開口是k<sup>w</sup>r，四等開口是ki。據日本譯音，支脂系的見四等相當於開口，見三等相當於近乎合口的音，正像p跟p<sup>w</sup>。高麗譯音，對於仙鹽系的重出喉牙音，凡是等韻作四等的大都保留i音，作三等的失去i，這是高本漢所全沒有留意到的。再看諸聲系統裡，牙音k類的通轉時常逸出發音部

位,在同一‘聲’之下,有k又有tʃ,或是有k又有t。k通tʃ的,見四等居多。k通t的,見三等居多。k的通tʃ好像是漢語很普通的齶化現象。<sup>1</sup> k的通t在現代漢語很難於了解,可是在印歐語,脣化喉牙音(labio-velar)通舌音是常有的事。王靜如於是乎假設k三等是脣化牙音。那樣的牙音應當作k<sup>w</sup>,k<sup>w'</sup>等,可以通t, t'等。後面的介音應當是ɪ,而見四等應當聯上i。

以上我先說明k三等開口跟四等開口的分別。至於合口字是否同樣的分脣化跟不脣化,王<sub>氏</sub>的論文證據不充足,然而很可以從開口推想而定。現代的東南方言裡,這些三等合口字跟四等合口字有時唸成不同的音。例如王<sub>文</sub>所舉的福州音:

支合三‘詭’	k'ui	合四‘規’	kie
脂合三‘龜’	kui	合四‘癸’	ki, kui
仙合三‘捲’	kuoŋ	合四‘絹’	kioŋ
真合三‘窘’	k'uŋ	合四‘均’	kiŋ

四等字不但保存i,並且會把合口音跟主元音吞沒了。這是三等字所沒有的現象。所以切韻的支脂祭真仙宵侵鹽八系的喉牙音可以推想是

三等開	三等合	四等開	四等合
k <sup>w</sup> ɪ	k <sup>w</sup> ɪw	ki	kiw

換句話說,這些三四等合韻裡的喉牙脣字,除了i之外,又加上k<sup>w</sup>ɪ, k<sup>w</sup>ɪw, p<sup>w</sup>ɪ。所加的相當於微,廢,文,殷,元,庚,嚴,凡

1. 諸聲的證據我不能全然贊同。切韻的k跟tʃ在說文同聲發現的,那tʃ大都並不<k,反而<t。說另詳。

等純三等韻。切韻時代的方言未必全都保存這種細微的分別。三四開合的格局雖然顯而易見，實際上廣韻跟韻鏡很少在同一聲母之下並列四個小韻的例子，像支韻‘犧許羈切’開三，‘訛香支切’開四，‘摩許爲切’合三，‘陞許規切’合四。

按照上面的推測，三四等合韻裡的喉牙唇三等字的介音作ɿ，四等的作i，其他各聲母之下，應當聯上ɿ還是i呢？憑切下字的聯繫，照穿牀審禪日喻精清從心邪實在是跟喉牙唇四等同類的，應當聯上i。喻當然屬於三等類，惟獨等韻所謂匣屬於四等類。照知等母可以稱爲‘二等’。按照上文頁13以下的擬音，他們應當聯上ɿ才合適。憑切下字的聯繫，他們確是跟喉牙唇三等同類的。廣韻的照等字開合口亂雜，很像唇音三等；知等也有點亂雜。來母字在五音集韻差不多全屬三等。他在切韻屬於知照之類，不屬於照之類，（詳‘證廣韻五十一聲類’文第二表）。他後面的介音也作ɿ。<sup>1</sup>這樣說來，等韻所謂三等母有的在切韻聯ɿ，有的聯i。等韻的列圖不能完全代表切韻。高本漢音跟我的系統的對較是這樣的：

高	kjɿ	pjɿ	ti	tjɿ	ljɿ	tsi	tʃjɿ	tʃjɿ
改	ki, kɿ	pi, pɿ	—	ɿ	lɿ	tsi	tʃɿ	tʃi

把這個道理推廣一點，除了支脂等三四等合韻跟微廢等純三等韻之外，其他東鍾之魚虞麻陽庚清蒸尤幽十二個三等韻系的介音（以及一等韻裡，純四等韻裡，附帶的那些有介音的字）也得按着聲母而分ɿ跟i。照等跟精等也一概聯i，知照，

1. 八思巴音，金尼閣音，這ɿ後面的ɿ有時竟會變成‘e’。

來<sup>1</sup>等一概聯 i。只有喉牙唇音字有時候得用 i, 有時候用 ɿ, 得按這些韻系在整個古音系統的來歷注音。按五音集韻, 除了清昔系跟幽系作四等, 其餘全作三等, 不一定可取。這待後面細細的分說。下文的韻類表上把這些韻系的介音在東<sub>三</sub>, 鍾, 虞, 陽, 庚<sub>三</sub>, 尤簡單的寫成 i, 在之, 魚, 麻<sub>三</sub>, 清, 蒸, 幽寫成 i, 只是爲便利起見, 只因爲他們的喉牙字作 ɿ 式或是 i 式。

## 伍 分攝訂音

上面先說明了幾個基本原理, 現在可以試擬廣韻每一個韻母, 每一類切下字的音值。爲討論簡便起見, 也像高氏採用切韻指南的十六攝, 把廣韻的 206 韻分爲十多組, 逐一說明, 可是不能全按他的次序。每一個韻母代表一組切下字, 其中在廣韻發現次數最多的, 可以當做那韻母的名稱, 例如唐韻系一等開口平聲可以叫做‘郎’, 因爲‘郎’字用得最多。

### (一) 蟹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等	哈海代	來亥代	qi	ɿi
	灰脂隊	回罪對	uqi	wɿi
	泰開	蓋	ai	ai
	泰合	外	uai	wai
二等	皆駭怪開	皆駭拜	qi	ɿi
	皆    怪合	懷    怪	wqi	wɿi

1. 清麻韻系的來母字在五音集韻作四等, 跟這一系的喉牙唇音同等, 只可以作 li-。

	佳蟹卦開	佳蟹懈	ai	æi
	佳蟹卦合	媯夥卦	wai	wæi
	夬開	精	ai	ai (ei)
	夬合	夬	wai	wai (wei)
純三等	廢開	肺	——(脫)	rei
	廢合	廢	iwei	rwei
三四等	祭開	例	iei	rei
	祭合	衛	iwei	rwei
	祭開	制	——	iei
	祭合	芮	——	iwei
三等	哈海 開		——(脫)	iɔi
純‘四等’	齊霽霽開	奚禮計	iei	ei
	齊 霽合	搯 惠	iwei	wæi

合口符號一律改成 w, 上面已經說明過了。以下各攝做此。

1. 說哈灰在切韻系統並非開合。切韻同等開合, 唇音字不重出。切下字亂雜是有的, 然而合起來, p, p', b, m 總只有四個小韻。惟有哈跟灰是例外。高氏音, 哈 pɑi, 灰 puɑi; 假若我們不忘記一等唇輔音總是噤口的, 就是 p<sup>w</sup>, 這樣的開合相配可以懷疑了。哈系在上古音的來歷上是這樣的: əd, əg > əi > ɔi (將來會說明)。灰 wəd, wəg > wəi > wɔi(?)。敦煌本王仁昫韻上聲賄韻下注‘李與海同, 夏侯爲疑, 呂別, 今依呂。’去聲隊韻下注做此。六朝韻書裡這兩系可分可不分, 可是那時候的主元音還不一定是ɑ類。南北朝的民歌, 例如華山畿, 讀曲歌, 莫愁樂, 黃淡思歌, 都還是之哈合韻。那時候哈系的主元音還是ə。那末灰更不能變爲ɑ類了。切韻的編造得兼顧各種

方言；方言很可以有哈  $\text{ɥi}$  跟 灰  $\text{wəi}$  的分別。據現代方音，哈 的中古元音一定得作  $\alpha$  類。灰 的現代方音可以是  $\text{wəi} > \text{wɔi} > \text{wai}$  ( $\text{wai}$ )；也可以是  $\text{wəi} > \text{wəi}, \text{ui}$ 。所以我們的擬音大致不違反陸法言的原意。陸氏原書我們沒有見到，可是切 已經哈 灰 分韻，並且唇音重出。

2. 說哈 (灰) 跟泰, 皆 跟佳 的分別。這是叫高氏最爲難的問題。他把哈 皆 擬成短音  $\text{a}, \text{ə}$ ; 泰 佳 作長音  $\text{a}, \text{a}$ 。這話不近情。漢語把音的高低升降當做音素 (phonaeme)。<sup>1</sup> 他能同時用主元音音量的長短當做很廣泛的音素麼？例如皆 系  $\text{ai}$  有平上去聲，佳 系  $\text{ai}$  也有平上去聲，這樣的方言能持久的麼，能全國普遍的麼？這好像又忘記了說話是一般的社會傳達意思的工具了。中國現代方言絕沒有這種現象。同族語之中，例如暹羅語的  $\text{am}$  跟  $\text{am}$ ，偶然是有的，可是在暹羅語裡，這樣的音綴五調 (聲) 不具備。高氏所猜想的長音跟短音都半是三聲或是四聲具備的。(下文再詳)。

現在再批評高說的憑據。總括起來，他的憑據有兩種。(1) 一則高麗譯音對於泰 哈 二系，現在的寫法雖然都可以翻成西文的 'ä'，這 'ä' 可是從兩個不同的兩折音變出來的，一個是 'ai'，一個是 'äi'。泰 韻的字多作 'ai'，哈 韻系的多作 'äi'。佳 跟 皆 的分別也是這樣的，佳 的來源多作 'ai'，皆 的多作 'äi'。我所不能了解的，高氏何以知道高麗語的中古主元音，雖然現在西洋人把他們寫作 'a' 跟 'ä'，他們果然是兩個完全同音色而只是不同長短的音呢？更何以得肯定所譯的中國音也非作一長一短不可呢！未免有點食古不化罷？

1. 同一音綴 (syllable)，調不同，意義就可以不同。

(2) 二則高氏用現代吳語的上海,寧波,永嘉三種方言來考證。哈跟泰的今音有同有不同。我把高氏所記的音稍微改正一下,列成一張表。

		泰 開	哈
永嘉	喉牙	ɛ	ɛ
	舌齒	a	ɛ
滬鄞	喉牙	e	e
	舌齒	ɛ	e

這三個方言的特點都在乎泰的舌齒音,何以比哈的變得更弘呢? 高氏說這就因為泰的中古元音是‘長而強’的(‘longue et forte’)。那末,哈的音想來是短而弱的了。然而ɑ真的會這樣窄化的麼? 據高氏的擬音,合韻的中古音作ɑp。請看合韻字在這三種方言變成什麼:

‘哈’	上海	keʔ	永嘉	kœ(ʔ)
‘答’		taʔ		ta(ʔ)

所謂短音照樣有喉牙跟舌齒的分別。可見問題不在乎‘長短’,而在乎喉牙音何以比舌齒音更為窄化了。在喉牙音呢,不論泰哈,都很窄化。在舌齒音呢,哈比泰更為窄化。據我看來,這分別很容易解釋。一等字的喉牙音是脣化的,作  $k^w$  等,會叫主元音不弘亮,叫  $ɑ$  音窄化: (在永嘉話,圓脣的  $k$  竟會叫元音變成  $œ$ )。正像泰的脣音字在上海話也跟喉牙音字同樣的窄化,例如‘貝’  $p^w(ɑ)i > pe$ 。那末,哈的中古音一定比泰更合乎脣勢,所以不論喉牙舌齒都要窄化。顯而易見的,這裡有兩個不同的  $ɑ$ 。一個是  $ɑ$ ,又一個不妨叫做  $ɔ$ 。泰是  $ai$ ,哈是  $ɔi$ 。這並非長短的分別,音色上很不相同。這樣訂音,能把高麗譯音跟

現代方言全都梳理清楚了。<sup>1</sup>

現在可以進一層討論高氏何以佳作 ai, 皆作 ai。上面已經批評過他所謂高麗音的證據。此外他又提到現代方言的證據。他說,在現代官話,佳韻系字有時失去收聲 i, 例如‘佳北平作 tɕia, (本書作 tɕia), 而皆韻系絕對沒有這種現象。這顯示佳在中古漢語具有很強的主元音, 而皆較弱。因此他把這兩個音訂成 a 跟 ə。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麼? 我們非得冒‘長短音’的險不可麼? 我們在一等韻用 a 跟 ɔ 代替 a 跟 ə, 覺得對於事實比高氏解釋得更圓滿。在二等韻, 我們主張沿用一等韻之例, 把 a 跟 ə 改成 a 跟 e。 (這 e 指定是中元音, 不是高氏系統裡的混同中後元音)。事實依然可以說明, 並且免去了‘長短音’的麻煩, 又跟一等韻的擬音聯絡了起來。

然而上面的表上我們並沒有把佳擬作 ai, 反而作更窄的 æi, 爲什麼呢? 這是因爲上古音跟現代方言中間三千多年沿革的關係, 現在不便細說。(粗淺的理由可以稍說一說。佳是上古收 -g 的字。他的元音要是作 a 呢, 就必得像羸的 ag 的 -g, 非失去不可。然而佳的今音呢, i 可有可無, 在唐朝已然如此, 不必提官話。在上古音的整個系統裡, æ 後面的 -g 是可以失去又可以變 -i 的。高氏所舉的事實反而幫助我們訂正了佳韻系的元音。)

(現在再回看佳皆兩系在諧聲上的關係。佳轉支又轉齊, 皆轉之又轉哈。皆的合口又轉微的合口。讀者待讀完了全書之後, 再推想這樣的聯繫, 用 a 跟 ə 來解

1. 高雷譯本頁 41 的元音圖上, a 跟 ɔ 佔同一地位, 好像只有脣化不脣化的分別。這對於了解高氏有點不自然。高氏的 ‘a’ 跟 ‘ɑ’ 都近乎 ɔ, 所以都叫做‘深 a’。本文的 a 位在 A 跟 ɔ 的中間, 是極弘的中後元音。ɔ 是後元音, 是脣化的。



釋合適呢，還是用 a 跟 e 呢？據高氏的擬音，佳 'ěg>ai'，皆 'ǎd, eg, ed>ǎi'，簡直是生吞活剝。）

佳的合口作  $w_{\text{ai}}$ ，不作  $w_{\text{æi}}$ ，表明這系只有假合口，合口字限於喉牙音。下文討論刪跟山分別的時候，再略加說明。

3. 說去聲夬韻的地位。這個韻的主元音是 a 類還是 e 類，無從決定。高氏肯定他是佳的一類，可是沒說出理由來。韻鏡，七音略把他寄在第十三，十四轉皆系之下，不寄在第十五，十六轉佳系之下。唐寫本韻書裡夬的反切不但跟怪（皆的去聲）亂雜，並且能借用代韻字。（王二‘夬丑菜反’，喝於菜反。）這韻的合口音也不只限於喉牙唇，不只有假合口。這都指示夬應當是  $ei$ ， $w_{\text{ei}}$ ，跟怪韻相同。

然而這  $ei$  音有別方面的困難。諧聲系統的夬非得作  $ad$ ， $w_{\text{ad}}$  不可，（且待後說）。上古音的  $ad$ ， $w_{\text{ad}}$  好像也沒有理由變為切韻的  $ei$ ， $w_{\text{ei}}$ ，（也待後說）。表上只得把夬寫成  $ai(ei)$ ， $w_{\text{ai}}(w_{\text{ei}})$ 。合口作  $w_{\text{ai}}$ ，不過摹倣其他 a 類二等韻的音符，實際夬韻的合口不只有喉牙音。

這樣說來，夬要是不等於怪，就得等於卦，何以獨立呢？原來切韻的系統是匯合南北古今的。不論歸在怪，或是卦，總有人讀起來不合適。所以跟蕭顏諸位公決，把夬韻字單獨的提出來，另成一類，讀者不妨把他們讀成怪，或是卦。切韻的分韻有好幾處好像都是這樣斟酌方言的。參下文論臻，嚴各系。夬何以只有去聲，待下文分解。

4. 廢祭的音符其實仍高氏之舊。主元音作 e 跟 ε，理由詳原書跟後來的修改。這兩個音很符合諧聲系統，等韻的列圖也不違反近代方言的演變。他們何以只有去聲，不配平上聲

也得待下文說明。高氏的  $\check{i}$  現在改作  $r$ 。祭分開合三四等，這局面已經說明過了。

5. 何以另立一個三等韻類作  $i\check{r}oi$ ? 廣韻有‘嚮昌來切’，‘怡夷在切’，‘臙，腓與改切’。又有‘莖昌結切’，這字見於切三，王二，王二，也許切韻原本已經有了。這些字在五音集韻作一等，不成音切。韻鏡還是把‘嚮’類字排在三等的地位。這應當是  $t\check{c}'i\check{r}oi$ ,  $j\check{r}oi$ 。他們的來歷不明，憑諸聲好像應當在豪韻，止韻，語韻，然而在某種方言變入哈韻系呢，音理上並非不可能，且待後說。<sup>1</sup>

6. 純四等的主元音照上文的規定改爲  $ei$ 。唇化喉牙音是假合口，作  $w_{ei}$ 。<sup>2</sup>

## (二) 咸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 等	覃感勸合	含感紺合	$am, ap$	$\text{ʷ}om, \text{ʷ}op$
	談敢闕盍	甘敢濫盍	$am, ap$	$am, ap$
二 等	咸謙陷洽	咸減陷洽	$am, ap$	$em, ep$
	銜檻鑑狎	銜檻鑑甲	$am, ap$	$ap, ap$
純三等	嚴儼釅業	嚴广欠業	$\check{i}em, \check{i}ep$	$rem, rep$
	凡范梵乏	凡犯夙法	$iwem, iwep$	$rwem, rwep(?)$

1. 廣韻又有‘疴如亥切’，王二在‘奴亥反’下。

2. 廣韻‘移成替切’，‘嚮人兮切’，好像自成一系。這兩個小韻早已見於切三。五代刊本又在韻末附有‘祇巨兮反’，‘誤人兮反’（跟‘嚮’重出）。魏了翁所見唐韻把移另分成一韻。我們很可以在韻表上另擬一個  $iei$  音，正像上面哈系的  $i\check{r}oi$ 。所以不另列的緣故，因為在切韻時代，有的方言裡，整個齊韻系已經滿可以全讀成  $iei$  的，其勢不宜乎在切韻韻表上並列  $ei$  跟  $iei$ 。

三四等	鹽琰豔葉	廉檢驗輒	iem, iep	iem, iep
		(廉 <sup>1</sup> 琰豔涉)	——	iem, iep
純‘四等’	添忝禡帖	兼忝念協	iem, iep	em, ep

這一攝的體例完全相當於上文的蟹攝，主元音是 a 類。高氏把談擬作長 a，覃作短 a，因為在現代吳語，

永嘉	喉牙	談	æ	覃	æ
	舌齒		a		æ
滬鄞	喉牙		e		e
	舌齒		ɛ		e

表裡的音跟泰哈十分相像。我們把元音改成 a 跟 ɔ，解釋又是方便得多，(參上蟹攝)。

至於二等重出韻呢，銜何以作 am，而咸作 em，高氏毫無理由。他說，‘這個結論現在可以同樣的應用在咸攝’(E 635, 譯 480)，可是銜爲什麼是長的，咸爲什麼是短的呢？然而他這一跳居然跳對了方向。我們正可以把銜改作 am，咸改作 em。一則據諧聲，談轉銜勝於轉咸。反過來說，覃轉咸而幾乎全不轉銜，合轉洽而不轉狎。狎只有點轉盍葉。(下文再詳)。憑這一點證據，可以造成下面的格式：

泰 ai	談盍 am, ap	哈 oi	覃合 om, op
佳 ai	銜狎 am, ap	貨 ei	咸洽 em, ep

二則這樣的四組排列竟能全然合符韻鏡，七音略的歸轉。銜這裡作 am，不跟着佳作 æm，因爲一等 a 配二等 a 是等韻的

1. 這個四等韻母借用三等切下字。以後凡遇見三等跟四等切下字混亂的時候，都在代表字上加( )號。上文已經說過，在陸法言的時代，有的方言裡，三等跟四等的分別已然不清楚了。造反切的時候已經不容易分辨了。其他因爲別的理由借用切下字的，也加( )號。

正則，下文其他各個 a 類攝都得遵守這個原則，然而佳，從上古音一直到現代方言，他的演變清清楚楚的指出一個 æ。

這一攝受了收聲的異化，把合口音 w 丟掉了。那末嚴凡業乏何以能獨立成爲開合呢？這 iem, iwem 的音是我們跟着高氏依據整個攝的型式，又跟蟹攝比較，勉強訂下來的。我個人對於這一對音符毫不敢有所決定。不如先問這三等韻系的主元音是什麼音色的。這個問題也許能給我們一點指示。試看嚴儼釅業四個韻在韻書上的來歷。陸法言的原本上，上去聲沒有儼釅韻。廣韻的釅韻字包含在蔣斧本唐韻的梵韻裡。入聲的業乏唐朝怕也有合韻的本子。（因爲唐韻的乏韻一定是從另一種本子鈔錄下來的。編者的原本上也許業乏本是一韻。他鈔了乏韻之後，再從原本的業（乏）韻刪去幾個小韻。）這兩系的分合自來就成爲問題。可是切韻明明把平聲嚴凡分開。陸法言時代的某種方言裡，平聲凡跟嚴的主元音也許是不同吧？

嚴韻系根本不是一個獨立的韻系。上聲儼韻的字六朝好像全在琰韻裡。王仁昫韻從琰分出來一些喉牙三等字，另立一個韻系。後來變本加厲，像王三一的修改本子挪動得更多一點，以至鹽韻系只留下四等字，鹽三等跟嚴混而爲一。也許這就不符音理了，所以廣韻的儼韻的內容大致還是像王二，不像王三。鹽系的切韻音是 iem, iem。嚴系應當是 iem 跟 iem 中間的音，然而究竟是什麼音色呢？何以只有他能保存合口呢？收 -n 的韻何以沒有這中間音呢？同型式的廢韻跟元韻系何以開合同韻，唯獨嚴跟凡，業跟乏不能同韻呢？何以梵韻的‘居欠切’，‘去劔切’明明是開口切呢？

我個人的猜想，以爲嚴跟凡並非開合。凡是開口 k<sup>w</sup>iem,

$p^wrem$ , 鹽系是  $rem$ ,  $rem$ 。嚴系的音在某種方言近乎  $rem$ , 在別的方言近乎  $rem$ 。陸法言的書綜合‘南北是非, 古今通塞’。在方言甲也許鹽嚴同音, 業業同音, 在方言乙也許嚴凡同音, 業乏同音。他不得已分列三個韻, 也是可能的。上去聲沒有這個需要, 就不列儼韻<sup>1</sup>。我們當然不難在  $e$  跟  $\epsilon$  之間另立一個音符來代表嚴業, 只怕又是紙上談兵了。

這種見解我也不敢固執, 因為切韻的體系還不能十分明了。反過來說, 七音略第三十二轉談銜嚴鹽作‘重中重’, 第三十三轉凡作‘輕中輕’, 好像唐宋的音學家已經把嚴凡當作開合。此外高氏又舉了一點方言的證據。例如凡韻的‘凡’字, 乏韻的‘法’字在現代方言竟有作輕唇合口的。這證據並不充足, (因為唇音合口字在中古音是否真的合口, 極可懷疑, 待下文再詳),<sup>2</sup> 然而也不可忽略。所以暫且保留高氏的擬音, 只是還得問: (1) 何以  $rem(p)$  能配  $rwem(p)$  而別的  $-m$ ,  $-p$  韻沒有合口呢? (2)  $rem(p)$  跟  $rwem(p)$  何以不能同韻呢?

- |                 |      |           |            |           |        |
|-----------------|------|-----------|------------|-----------|--------|
| 1. 廣韻 24 鹽(添同用) | 25 添 | 26 咸(銜同用) | 27 銜       | 28 嚴(凡同用) | 29 凡 平 |
| 20 葉(帖同用)       | 30 帖 | 31 洽(狎同用) | 32 狎       | 33 業(乏同用) | 34 乏 入 |
| 50 琰(添嚴同用)      | 51 添 | 52 儼      | 53 賺(檻范同用) | 54 檻      | 55 范 上 |
| 55 鹽(栳韻同用)      | 56 栳 | 57 儼      | 58 陷(鑑梵同用) | 59 鑑      | 60 梵 去 |

戴震以為平入聲跟上去聲的次序顛倒是因為‘韻窄’而改併。他把上聲的次序校正過來, 作 50, 51, 53, 54, 52, 55; 去聲作 55, 56, 58, 59, 57, 60。‘韻窄’的話沒有證據。廣韻的次序顛倒, 未始不根據音理。

2. 興縣, 文水, 福州, 廈門, 汕頭 (E 556, 譯 418)。下文把三等合口唇音擬作  $p^w r-$  等, 不作  $p^w r w$  等。例如汕頭‘凡’  $b^w rem > 'huam'$ , ‘反’  $p^w ren > 'huan'$ 。中古唇音字無所謂開合。高說自是一偏之見。

## (三) 山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等 寒旱翰曷	干旱肝割	an, at	ɔn (an), ɔt (at)
(桓緩換末)	官管貫括	uan, uat	wɔn (wan), wɔt (wat)
二等 刪潛諫黠開	姦(赧)晏黠	an, at	en, et
刪潛諫黠合	還板患滑	wan, wat	wen, wet
山產禡鐺開	閑限莧鐺	an, at	an, at,
山產禡鐺合	頑(縮)幻刮	wan, wat	wan, wat
純三等 元阮願月開	言偃建竭	ien, iet	ren, ret
元阮願月合	袁阮願月	iwen, iwet	rwen, rwet
三四等 仙獮線薛開	延輦扇(列)	ien, iet	ren, ret
仙獮線薛合	員(免)戀劣	iwen, iwet	rwen, rwet
仙獮線薛開	連善戰列	——	ien, iet
仙獮線薛合	緣兗絹悅	——	iwen, iwet
純‘四等’ 先銑霰屑開	前典甸結	ien, iet	en, et
先銑霰屑合	玄泫縣決	iwen, iwet	wen, wet

這一攝的型式又是跟蟹攝完然相同的。主元音是 a 類，也是現代方言清清楚楚的指出來的。

我們所訂的音只在二等韻跟高氏不符合，簡直是倒過來了，a 改 e, a 改 a。其餘的修改都根據一般的原則。刪黠何以必得作 en, et，而山鐺反而作 an, at 呢？高氏原先並沒有解釋，只是在討論蟹攝之後，推想到‘這個結論現在可以同樣的應用在咸攝，(所以也可以用在完全同型式的山攝)，……否則無從解

釋。<sup>1</sup> 就此一跳，肯定山作 a，刪作 a。後來他採取了 A. Dragunov<sup>2</sup> 的發現，就是在諧聲系統裡，山韻系跟痕韻系 (ən) 可以同‘聲’。跟 ən 諧的，an 當然比 an 更爲合適。這可上了當了。查遍諧聲，詩韻，山系跟痕系通轉的只有在‘良聲’，絕對沒有別的‘聲’是這樣的。我們研究古音最怕這樣的玩弄法寶。這‘良聲’字在上古方言的特別性我們不明了。從一般的諧聲的關係看來，寒 (桓) 轉刪而不很轉山。(然而可惜寒本身的音色還成問題)。山比刪更近乎眞先。刪合口轉元而山不轉元。這情形斷不是‘山短刪長’所能說明的，還不如說‘刪短山長’倒有點近情。諧聲通轉的詳細情形只可以待下文詳說。

我們所提的反證算不得十分堅實，並且入聲黠跟鑷的諧聲不跟平上去全然一致。然而假定刪作 en，山作 an，在別方面有沒有困難呢？

韻鏡，七音略明明把 a 類的二等韻分爲兩組

甲	<u>佳</u>	<u>銜狎</u>	<u>山鑷</u>	<u>庚陌</u>
乙	<u>皆</u>	<u>咸洽</u>	<u>刪黠</u>	<u>耕麥</u>

山跟佳銜同類，一定得作 an；刪跟皆咸同類，得作 en。高說無疑的是錯了的。

把兩個元音擬定了，然後可以再參考這兩系在切韻 (廣韻) 的組織。刪韻系開合具足。山韻系的格式大像純四等的先韻系。所謂‘合口’只見於喉牙聲母，其餘的都是因爲知，照等母開合混亂，或是唐朝韻書屢入的小韻。山的合口可以推想是‘假合口’，所以表上山鑷作<sup>w</sup>an, <sup>w</sup>at, 刪黠作 wen, wet。這分

1. 譯本 480 沒說得這樣肯定。

2. ‘Contribu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通報 1929, 1-16.

別王靜如 (前引文) 已經討論過了, 可是這裡所用的符號跟他的正是倒一個過兒。a 韻系跟純四等的  $\epsilon$  韻系同類, 可以有脣化喉牙音。v 韻系可以富於合口。

(根據這個原則, 上文已經把同類的二等佳韻系的‘合口’擬爲  ${}^w\text{æi}$ , 下文把庚的合口擬爲  ${}^w\text{aŋ}$ 。我對於這推擬不敢十分自信。衡跟感兩方面都沒有合口, 不必討論。佳皆庚耕好像都只有喉牙合口。除了喉牙之外, 皆耕韻系還有幾個合口小韻, 都不見於切三, 是可疑的。)

刪的元音既然訂爲 v, 那末在韻鏡, 七音略同轉 (第二十三) 的一等寒應當作  $\text{ɔn}$ , 正像同轉的哈皆作  $\text{ɔi}$ ,  $\text{ei}$ , 同轉的覃咸作  $\text{ɔm}$ ,  $\text{em}$ 。高音寒作  $\text{an}$ , 好像是長音。實際他在 E 把秦談加上長號而寒沒有加, 想來是短的了, (譯文沒有注意這一點)。可是在 GS 呢, 哈覃有短號而寒沒有, 看來又像是作長音的。高氏也許因爲 a 類一等韻寒豪歌唐既然不像哈覃的具有重出韻, 就不必肯定是長是短, 擬音不必太累贅, 然而音理上總有點欠周到。

寒的元音的音色最不容易訂。據現代吳語

		秦開	哈	談覃	寒
<u>永嘉</u>	喉牙	$\epsilon$	$\epsilon$	$\text{æ } \text{æ}$	$\text{æ } (\text{u}\text{æ})$
	舌齒	a	$\epsilon$	a $\text{æ}$	a
<u>滬鄞</u>	喉牙	e	e	e e	$\text{æ}$
	舌齒	$\epsilon$	e	$\epsilon$ e	$\epsilon$

據舌齒音看來, 寒應當是秦談的一類; 按我們的音符, 應當是  $\text{an}$ 。(喉牙音所以圓脣化, 因爲前面有脣化的  $\text{k}^w$ , 後面有  $-\text{n}$ 。永嘉音的談覃好像先從  $-\text{m} > -\text{n}$ , 然後失去收聲; 上海, 寧波  $-\text{m}$  沒有先變  $-\text{n}$ 。)

另外有種史實好像是跟現代吳語的現象絕對相反的, 就是



寒的元音在諧聲系統裡一定跟歌相同。因為在諧聲，切韻收-n的字時常跟開音綴(open syllable, 陰聲)相通。例如‘難那干切，奴案切’，‘難諾何切’；‘果古火切’‘裸古玩切’。歌(戈)韻系不少這樣的例子。其中

‘ <u>旱</u> 單奕崙般番果難卵(從 <u>段玉裁</u> )’	<u>歌</u> 轉 <u>寒</u>
‘ <u>膚</u> ’	轉 <u>寒</u> 又轉 <u>元</u>
‘ <u>夔</u> ’	轉 <u>眞</u> 爲 <u>疑</u>

參詩韻

小雅桑扈三章叶‘翰憲難那’。

隰桑一章叶‘阿難何’。

大雅崧高七章叶‘番暉翰憲’。

不論我們採取何種解釋，寒歌二韻系的古收聲總不能一樣，然而歌好像一定得通寒。他們的元音一定完全相同。歌的來歷，因為種種理由，不得不訂爲  $a_d > a > \text{ɔ}$ ，(下文再詳)。寒的收聲-n不會教元音更不圓脣化的，參上文吳語的演變就知道了。從此看來，寒的中古音又得作  $\text{ɔn}$ 。早期等韻正指定是這個音。

也許在切韻時代方言性是很大的。北方作  $\text{ɔn}$ ，吳語作  $\text{an}$ ，那是滿可能的。李涪罵切韻是吳語。寒桓的不分韻就是一個理由吧？唐朝的北方話裡，很可能的，桓已經從  $\text{wɔn} > \text{wɔn}$ ，不像吳語的寒  $\text{an}$ ，桓  $\text{wan}$ 。我們的表上作  $\text{ɔn} (\text{an})$ ， $\text{wɔn} (\text{wan})$ ，表示在等韻跟方言之間不敢偏重。

#### (四) 宕攝 梗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	等	唐蕩宕鐸開	郎朗浪各	$\text{aŋ, ak}$	$\text{ɔŋ, ɔk}$
		唐蕩宕鐸合	光晃曠郭	$\text{waŋ, wak}$	$\text{woŋ, wok}$

三 等	陽養漾藥開	良兩亮略	iaŋ, iak	raŋ, rak
	陽養漾藥合	方往放縛	iwaŋ, iwak	rwaŋ, rwak
二 等	耕耿諍麥開	耕幸迸革	æŋ, æk	eŋ, ek
	耕 麥合	宏 獲	wæŋ, wæk	wæŋ, wæk
	庚梗映陌開	庚梗孟格	eŋ ek	aŋ, ak
	庚梗映陌合	橫礦橫擢	wæŋ, wæk	<sup>w</sup> aŋ, <sup>w</sup> ak
純三等'	庚梗映陌開	京影敬戟	iɛŋ, iɛk	ræŋ, ræk
	庚梗映陌合	兵永病(戟)	iweŋ, —	rweŋ, ?
三四等	昔合	(役)	—	rwek
	清靜勁昔開	茲郢正益	iɛŋ, iɛk	iɛŋ, iɛk
	清靜 昔合	營頃 役	iweŋ, iwek	iweŋ, iwek
純'四等'	青迥徑錫開	經挺定歷	iɛŋ, iɛk	eŋ, ek
	青迥 錫合	局迥 闕	iweŋ, iwek	<sup>w</sup> eŋ, <sup>w</sup> ek

這兩個 -ŋ 攝合起來，相當於收 -m 的咸攝，收 -n 的山攝，可是我們得留意二種大分別。(甲) -ŋ 攝沒有相當於純三等的嚴 rem，元 ren。另外多出來一個陽韻系。這韻系的主元音高作 a，我們改作 α。他的特點是(1)七音具足，不像純三等的只有喉牙唇。(2)他的重唇字後來變為輕唇，不像前元音的三等重唇一例保存為重唇。(3)開合具備，不像後元音的三等韻的開合不兼。這一系從來就是頂‘蘑菇’的東西。韻鏡，七音略把唐跟陽歸在一轉，庚耕清青歸在一轉，庚轉不配一等。這好像把唐當做兩轉的共同一等韻，唐的元音近乎陽，不近乎庚耕。唐陽關係的接近遠勝於收 -m 的覃跟咸，談跟銜，或是收 -n 的寒跟刪。

(乙)這一攝把像嚴元的純三等韻歸併在庚韻系裡了。庚

系三等只有喉牙唇，(跟可疑的穿審二等切)，可是他跟嚴元系又絕不是同類的。他的重唇字在現代方言不變輕唇，相當於祭韻，鹽系跟仙系的三等字。祭鹽仙的喉牙字有三等又有四等。庚有了三等，那些四等喉牙字上哪兒去了呢？挪到清系裡去了。清系的喉牙字只有四等，絕沒有三等，(也沒有照穿牀審二等切)。然而庚三陌三又並不跟清昔同韻，反而跟庚二陌二同韻。現在可以分論各等。

1. 庚的元音高氏沒有指定是長是短，上文已經說過了。現代方言之中，在廣州作 o，福州作 ou，吳語作 ɔ，中古音好像是 ɒ。官話方言裡，這元音大概作 a(Δ) 的居多。把收聲 -ŋ 失去了之後，就近乎 ɒ。

以上古音而論，庚跟東冬鍾江絕對不通轉，跟庚二等反而是同類。然而東周以後，韻文裡庚跟東叶，鏗跟屋叶，顯然元音已經向後移動了。到了唐朝，像王二竟然把陽唐列在鍾江之後，不聯庚耕。唐鏗最宜乎作 ɒŋ, ɒk, wɒŋ, wok。官話音的 a(Δ) 是後起的。

2. 庚耕二等的擬音，我們又把高音倒了一個過。高氏對於這兩個音很費了一點周折。他說據現代方言看來，這兩個韻系的中古元音也是 a 類，可是不能跟蟹咸山攝的二等韻的元音相同。因為庚耕假若作 aŋ，就得是宕攝(唐)的二等韻。他們的元音也不能作 ə，那是顯而易見的。高氏就說，‘那明明是 ə 跟 a 中間的一個元音，就是 e，(英語 but)。(E 671, 譯 512。他不明了庚耕本可以是唐的二等。等韻的分轉，後來的分攝，全因為有三等陽韻系在作怪，陽的主元音下文再說。) 庚跟耕也該有長短的分別，可是 E 的韻表上兩系都作 (eŋ, ek)。直到詩經研究，(BMFEA 第四冊, 1932,

156-8), 才把耕系分寫作 æŋ, 因為他不像庚三等的跟陽唐押韻, 反而跟清青押韻。入聲麥又跟登系的德(ə)押韻。

然而我不明白 æk 何以會跟 ək 押韻。我可以再補充一點諧聲的證據。耕系的合口跟登系的合口很相通轉。跟 ə 相諧的元音應當是中元音。耕何以不能像皆的作 e 呢? 詩韻(段氏第一部), 德不單轉麥, 並且轉皆, 正是我的猜想的佐證。皆收 -g 相當於麥收 -k。可見耕麥是 eŋ, ek。

庚當然可以作 aŋ。(上古音庚 aŋ, 陽 iɑŋ, 唐 aŋ 成一部。耕 eŋ 跟清 ieiŋ > ieiŋ 又是一部。這一部同時可以通登 əŋ, 也是情理之常)。在等韻庚三不配唐, 因為唐跟陽關係較為密切。再看庚耕跟三四等的聯繫, 韻鏡, 七音略都是:

皆 ei 威 em 刪 en 耕 eŋ  
佳 æi 銜 am 山 an 庚 aŋ

兩類界限分明, 絕不猶豫。

3. 庚三等的主元音改作 æ, 不跟庚三等的 a 相同。這是無可奈何的。切韻的庚三庚三同韻。可是高氏在 E 也把二三等擬成全然不同的主元音。後來改庚陌二等爲 eŋ, ek, 然後依樣葫蘆, 把庚陌三等寫成 ĩeiŋ, ĩek。三等作 e 顯然是不成的。廢 rei, 元 ren 的唇音字現在都變輕唇而庚的三等唇音絕對不變。

庚三系跟清系的小韻, (要是把喉牙三四等分開了說), 毫不重複。<sup>1</sup>

1. 陌韻在韻末有‘穉穉’二字, ‘穉穉切’, 切三沒有。這小韻可以作 b<sup>w</sup>ræk, 正像‘平’作 b<sup>w</sup>ræŋ。清韻系的唇音作開口 ieiŋ, iek, 可是在入聲昔‘辟必益切’開四跟‘碧彼役切’合三重出。這也是三四等合韻的格式, 正像薛韻‘驚并列切’ p<sup>w</sup>iet 重‘箭方別切’ p<sup>w</sup>iet。然而我總覺得 b<sup>w</sup>ræk 跟 p<sup>w</sup>iek 的分別不大近情。也許‘穉’錯了地位, 應當是昔韻的合三字。

所以上文說庚<sub>三</sub>跟清合起來，等於三四等合韻的仙系。在某種方言裡，庚<sub>三</sub>就是清系的喉牙三等。清是四等韻，喉牙音作ki；庚<sub>三</sub>作k<sup>w</sup>r。夏侯該韻略兩系相同。陸法言根據另一種方言，把他們分開了。照<sub>二</sub>等因為聲母唇化，所以歸入像純三等韻式的庚<sub>三</sub>。為整齊起見，庚<sub>三</sub>的中古音應當作ræŋ，入聲作rɛk，相當於仙薛三等。為尊重切韻起見，可以作raŋ, rak，相當於庚陌二等的aŋ, ak。然而這a音也未必合適。就現代方言庚<sub>三</sub>跟清青的密切關係來說，庚<sub>三</sub>的主元音在切韻不像是這麼弘的，並且他的介音又是r，不是i。又一方面，據諧聲庚<sub>三</sub>不通庚<sub>二</sub>，陌<sub>三</sub>也幾乎全不通陌<sub>二</sub>，絕不像麻<sub>二</sub>跟麻<sub>三</sub>。所以在上古音，庚<sub>二</sub>三等也不像同作a音。詩韻的庚<sub>三</sub>分為兩支，一支叶入耕部，一支叶入陽部；好像有ræŋ跟raŋ的分別。這兩支在切韻既然合而為一，只得全作ræŋ，不能全作raŋ。

那末，切韻的庚<sub>二</sub>庚<sub>三</sub>同韻又不容易了解了。切韻的庚<sub>二</sub>也許竟是æŋ，也並非不可能。佳二等我們就根據上古音的來歷作æi。æŋ的困難至少有二點。一則上古音的庚<sub>二</sub>一定是跟唐相近的，至少得作aŋ，這a為什麼會變æ呢？二則在現代吳語土音，這元音變為a(或是A)。總之，庚<sub>三</sub>非得作ræŋ不可，庚<sub>二</sub>好像是切韻的æŋ，然而跟上古音不很聯續，也不能全然符合現代方言。所以我們寧可訂為aŋ。

4. 陽藥的主元音從a改作ɑ。理由得待下文詳說。陽假若仍然作raŋ，應當跟改訂的庚aŋ同韻了。然而所以改ɑ的理由，並不因為跟庚在主元音上相衝突。像上文說，我們可以把庚改成æŋ，就沒有衝突了。

## (五) 効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 等 豪皓號	刁皓到	au	ɔu
二 等 肴巧效	交巧教	au	eu
三四等 宵小笑	嬌小召	ĩɛn	ĩɛu
	遙沼笑	—	ieu
純‘四等’ 蕭篠嘯	聊了弔	ieu	eu

這個 a 攝最簡單。豪系在現代方言作 ɔ, ɔ, o, u。官話的 au(AU)是後起的。中古音作 ɔu。其餘二三四等照表格填補，跟今音也能符合。

## (六) 果假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 等 歌哿箇	何可箇	a	ɔ
	(戈果過)	uo	wɔ
二 等 麻馬禡開	加下駕	a	a
	麻馬禡合	wa	w <sup>h</sup> a
三 等 麻馬禡開	遮者夜	ĩa	ia
三 等 (戈)	[伽]	—	ĩa(ĩwa?)
三 等 (戈)	[靴]	—	ĩwɔ

高音的‘a’不管是長是短，他的音色根本就是 ɔ。這音不違反今音，六朝以來，中國人就用歌韻系對譯梵文字母。那時候作‘上聲呼’，很像現在暹羅人讀字母的聲音，正是 ɔ 音。

二等開口麻系在唐朝就是很近乎佳系的，元音作 a，不能作

e。他的合口照例寫作<sup>w</sup>a。實際上除了喉牙合口，只有零零碎碎的幾個知照二等字。

麻系的三等字只見於精清從心斜照≡穿≡牀≡審≡禪日喻<sup>四</sup>十二母之下，絕沒有喉牙音。此外平聲有一個‘爹羌人呼父也，陟加切’，上聲有一個‘也蕃姓，彌也切’。這些事實都教我們不得不把高氏的i改作i。

此外一等韻平聲歌(戈)韻裡也附上好幾個外國音。‘伽’字在切≡作‘無反語，噓之平聲’。‘噓’是藥韻開口字，上文假定是rak，那末平聲是ra。廣韻把他分入合口的戈韻，錯了。廣韻又加上‘迦佉’(k, k')二小韻，‘迦佉伽’是五音集韻的開三。<sup>1</sup>這韻母高氏沒有發現。其實是梵音。

切三在歌韻又有‘靴’字，‘無反語’。這字憑諧聲是合口的。廣韻在這韻母又加上幾個小韻，都是等韻的合三。表上列一個iwo。這是胡音，是今音çye的來歷。高音也脫漏了。

以上把八個a類攝蟹咸山梗宕效果假全都說明了。下文再討論別的攝。

### (七) 止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三四等 支紙寘開	宜綺(義)	jiě	rei
支紙寘合	爲委僞	jwiě	rwei
支紙寘開	支氏義	—	iei
支紙寘合	(爲)弭(僞)	—	iwei

1. 又加‘脛醋伽切’(ts’), 五音作‘合一’。

三四等	脂旨至開	夷几利	ji	rěi(>ɿ)
	脂旨至合	追鄙位	jwi	rwěi
	脂旨至開	脂姊至	—	iěi(>i)
	脂旨至合	佳癸醉	—	iwěi
三等	之止志	之里吏	ji(同脂)	i(ě)i(>i)
純三等	微尾未開	希豈旣	jěi	rəi
	微尾未合	非鬼貴	jwěi	rwəi

這一攝沒有一二等韻。支脂之微四個韻系，在六朝以前應當是同型式的。(1)他們全都收 -i, (這 -i 是上古音 -d, -g 變出來的)。(2)他們都有齶介音 i 或是 ɿ。(3)主元音位在合口 w 之後。擬音的主要問題在乎主元音的音色，其次是齶介音的性質。我們不能從現代方言推擬那四個中古主元音。隋唐的外國譯音也不能給我們多少指示。所以我們不能不借重上古音。最好先研究他們在諧聲，詩韻所配的是什麼入聲韻，從此可以推求主元音的性質。據我所知道的，他們在失去收聲 -d, -g 以前，

<u>支</u> 配	<u>陌</u> <u>昔</u>	中古音上文作 ræk, iək
<u>脂</u> 配	<u>質</u>	(中古音下文作 rět, iět)
<u>之</u> 配	<u>職</u>	(下文作爲 iək)
<u>微</u> 配	<u>迄</u>	(下文作爲 rət)

跟高氏 GS 頁 41-2 相比較，在陰入聲的相配上，我們大致同意。那末他的中古音就發生不少問題了。

1. 先論支韻系。他在 GS 所擬的音，改譯成國際音標，應當是

支 jiě<ia. iar, iar, iěɟ



jwiě < wia, iwar, iwar, iwěg

所配的入聲是

陌	≡	iək < iək	} 合口從略
昔	≡	iək < iək, iək	

且不論上古音的支有沒有收 -a 的一派，或是收 -r 的兩派。從音的轉變上看來，我不明白中古的 j- 有什麼來歷。要是從聲母的‘喻化’來的，根本不能寫在韻母頭上。並且下面聯上他的長 i，不知如何唸法。上古的 iěg 會 > jiě，也不知道那 g 何以會失去。

唐朝人做律詩大致得遵照廣韻‘同用’，‘獨用’的界限。支跟脂之同用。假若支是 iě，脂之是 i，這樣的叶韻太豈有此理了。據我看來，支在上古音配陌≡昔，他的中古音是很容易推想的。

<u>陌</u>	≡	ræk > ræk	(r wæk > r wæk)
<u>昔</u>	≡	iæk > iæk	i wæk > i wæk
<u>支</u>	≡	ræg > (r ei) > r ei	r wæg > (r wei) > r wei
<u>支</u>	≡	iæg > (i ei) > i ei	i wæg > (i wei) > i wei

(理由下文再詳)

據六朝韻書，有的脂之同用，有的脂微同用，惟有支永遠獨立。那時候的支還是 r ei, i ei 而脂之微的主元音近乎中元音。

上古音跟中古音轉變之間，在某種方言裡，ræg > ræ, iæg > iæ, 再變為現代方言的 iě。高氏所以會把支擬成 jiě，單因為發現方言的 -ě。他沒說明 -g 何以會失去，可是支的上古主元音假若是 æ 呢，後面的 -g 滿可以失去，(參上論條)。切韻的支，唐詩‘支脂之同用’的支可不是這個音。從上古音一脈相傳的是三折音 r ei, i ei。

2. 微的主元音非得改成  $\text{ə}$  不可。高音微  $\text{jěi}$ ,  $\text{jwěi}$ , 配迄物  $\text{iət}$ ,  $\text{iwət}$ , 很不相當。微得含有  $\text{e}$  音的理由, 據高氏說, 因為日本吳音譯微的合口爲  $\text{e}$ , 而支脂之全都作  $\text{i}$ 。現代方言裡, 像永嘉人讀‘幾’爲  $\text{ke}$ 。此其一。閩語微系的開口音可以唸成  $\text{ui}$ 。高氏以爲  $\text{ěi} > \text{əi} > \text{ui}$ 。此其二。他至少忘記了一件事。微的切韻音要真是  $\text{jěi}$ ,  $\text{jwěi}$  的話, 好像他的脣音應當跟三四等合韻支脂之類一樣, 在今音不變輕脣, 實際是沒有不變的。微應當跟相配的入聲迄物同是中元音之類。他的喉牙音是脣化的。  $\text{k}^w\text{rəi} >$  閩語的  $\text{kui}$ , 最容易不過。永嘉語的‘幾’  $\text{ke}$  何嘗不可以是  $\text{rəi} > \text{e}$ , 是單元音化的現象呢? 像他說的,  $\text{i}:\text{ě}:\text{i} > \text{e}$ , 何嘗是更合適呢? 至於日本吳音在這一點上更不宜乎隨便引證。麻開合, 灰皆開合, 佳開合, 祭合, 甚至廢合, 凡是喉牙音之後的元音日本吳音都譯成  $\text{e}$ , 而齊(高氏的  $\text{iei}$ ) 反而作  $\text{ai}$ 。

總而言之, 純三等韻廢殷(文)元嚴(凡)各系, 他們的主元音高氏都訂爲中元音( $\text{ə}$ ,  $\text{e}$ ), 惟獨微作前元音, 大可以不必。不如改  $\text{rəi}$ ,  $\text{iwəi}$ , 音理上毫無困難。

3. 論脂之的分別。高氏把脂之的開口都擬成  $\text{ji}$ , 脂的合口跟着作  $\text{jwi}$ , 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憑現代方言, 脂跟之無從分別。然而在切韻時代, 這兩個韻系的元音何以必得作單元音式的  $\text{i}$ , 不作三折音式(例同微  $\text{jěi}$ ), 他沒有說明。上文說, 從上古音的來歷上着想, 脂之微應當是同型式的。現代方言的脂開口當然作  $\text{i}$  的居多, 可是切韻音要是也作  $\text{i}$ , 不免有困難。例如廣州音的‘肌’  $\text{kei}$ , ‘地’  $\text{tei}$ , ‘比’  $\text{pei}$ , 就無從解釋。脂的合口更不宜乎全然作  $\text{jwi}$ 。現代方言有好些地方表示脂合口的中古音大概是三折音式的。官話音多作  $\text{uei}$ , (去聲字近

乎 ui，實際是 uei)，廣州 音甚至作 uai。古宮話在幾百年前還是作 uei 的。這很普遍的 e 音 (或是 a 音) 不至於是‘寄生’的，或是受了支微韻 的同化的。然而在切韻 時代的某種方言裡，脂 儘可以是 r, rwi, i, iwi。

之 沒有合口。他的開口在現代方言跟脂 開口完全相同，也不全作 i (l, ʃ) 音。不但如此，唐朝 之 跟脂 支 同用。脂 支 既然是三折音，之 也未必是單純的 i。總而言之，切韻 的三折音 iei, iæi 之類滿可以變為今音的單元音，可是切韻 的 i, wi，除非有特殊理由，不能分裂成今音的 ei, uei 之類。

這樣說來，不但之 跟脂 難於分辨，又跟上文所訂的支 音，微 音，都不免太相類似。據我看來，(1) 微 是古音 ræd > 切韻 ræi。(2) 支 是古音 iæd, ræd, iæg, ræg > 六朝 iei, rei > 切韻 iei, rei。在同一時期，主元音的弘細隨方言而變；唐 方言也許還可以作 iei, rei，(有的方言作 iě, rě)。(3) 脂 是 [古音 iēd rēd, iēg, rē > g] 六朝 iēi, rēi > 切韻 iēi, rēi [> 今音 i]，而合口音始終作三折式。支 脂 兩系，在某種方言也許早就混合。要是有分別呢，似乎不在乎元音的前後弘細。也許脂 的整個音綴的重心點移向從古收聲 d, g 變來的收聲 i。(4) 之 的元音更不容易推測。我們單知道他在諧聲詩韻 是 iæg (參下文蒸)。在六朝 方言，主元音還好像是 ə，(跟賄 押韻)。 iæg > iəi。同時，微 是 ræd > ræi。可是失去收聲之後，這兩系從來不同韻。唐朝 之 跟支 脂 同用，而微 獨用。可見之 的主元音已經向前移動。從此可以推想他的介音是 i，不是像微 的 r。也從諧聲詩韻，我們知道脂 的主元音在很古的時候，已經是 ě，(不能像高 氏的作 ə，參下上古音)。好像脂 的窄化，前元音化，永遠趕在之 的前面。表上用不得已的辦法，把之 寫成 i(ě)i (> i)，脂

寫成  $i\ddot{e}i(>ɪ)$ ,  $ɪw\ddot{e}i$ ;  $i\ddot{e}i(>i)$ ,  $iw\ddot{e}i$ 。 ( $>i$ ) 表示在切韻時代的方言裡已經可以單元音化。 ( $\ddot{e}$ ) 表示從  $\theta$  變來的弱元音。這都是畫鬼符，讀者原諒罷。<sup>1</sup>

### (八) 臻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 等 痕很恨(沒)	痕很恨(沒)	$\text{ən}$ , — (脫)	$\text{ən}$ , $\text{ət}$
魂混恩沒	昆本困沒	$\text{uən}$ , $\text{uət}$	$\text{wən}$ , $\text{wət}$
三四等 真軫震質	巾(忍)(刃)乙	$i\ddot{e}n$ , $i\ddot{e}t$	$i\ddot{e}n$ , $i\ddot{e}t$

1. 我曾經爲這件事細查過六朝的韻文，也得不到任何結果。沈約用韻最講究。他的詩裡，微絕對的獨用。支脂有時同用，支之有一次同用，脂之也只有一次同用。四系好像完全分開。然而他的時代遠在陸法言之前。跟切韻時代最相近的大家是庾信。他的詩脂之同用，支微同用，可是兩方面幾乎全不通轉。這也很合乎情理。從上古音的來歷上看來，這四系的主元音在切韻的地位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脂之 所以像王一的韻目上說，夏侯該音略‘旨與止爲疑’，是可以明了的，可是王二的韻目記載着‘脂，邑夏與微韻大亂’，就很可懷疑了。

其他六朝人的用韻有極明顯的特點而音理上不能解釋的。陶潛(在切韻之前約200年)詩的之獨用，支脂微同用。上古音的之( $i\ddot{e}g$ )跟微( $i\ddot{e}d$ )在失去收聲之後，應當是極相近的音，然而魏晉以後的韻文絕不表現他們是同類的。支脂之同用是唐朝的格局。這爲什麼呢？

唐人用韻也有個性的分別。例如李白的微很少跟支脂之同用。支近乎之而跟脂較遠。杜甫的微時常跟支脂之同用。脂之最接近而支較爲獨立。這些小分別倒並不教人在擬音上爲難。

我因爲六朝之的獨用，有時候懷疑我所擬的這一組切韻音，甚至於跟他們相當的上古音，有什麼用處。六朝的之的收聲大致已經失去，所以斷不能全用收聲來解釋。也許之的整個音綴的格式(例如三折音的各部分的長短，比較的重量)，都跟支脂微不同。

(諄準稔術)	(倫)殞	律	iuěn, iwěn; iuět	rwěn, rwět	
眞軫震質	鄰忍刃質		—— ——	iěn, iět	
(諄準稔術)	倫尹閏聿		—— ——	iwěn, iwět	
臻	櫛	臻	瑟	iěn, iět (同眞)	rěn, rět
純三等	殷隱焮迄	斤謹靳迄		iən, iět	rən, rət
	文吻問物	云粉問勿		iuən, iuət	rwən, rwət

這一攝的主元音跟止攝相同，可是簡單得多了。高氏把痕魂殷文的主元音擬成 $\text{ə}$ ，據現代方言毫無問題。問題反而在我們放棄了強合口 $\text{u}$ 跟弱合口 $\text{w}$ 的分別之後，切韻的痕系跟魂系何以分別呢？還有一層是高音跟我們修改的音的共同的弱點。一等作 $\text{ən}$ ，純三等作 $\text{rən}$ ，何以不像東一等跟東三等的同韻呢？

上文已經提到呂靜韻集的不分殷系跟文系，切韻本身也把沒的開口寄在合口。我以為上表的擬音可以合符切韻時代的大多數方言。假若有的方言 $\text{wən} > \text{un}$ ， $\text{wət} > \text{ut}$ ，憑陸法言從分不從合的辦法，痕系跟魂系得分列了。假若 $\text{rwən} > \text{run}$ ， $\text{rwət} > \text{rut}$ ，殷系文系就不能合韻了。再假若 $\text{wən} > \text{wən}$ ，可是 $\text{rwən} > \text{run}$ ，魂系跟文系也得分開了。甚至於 $\text{rən} > \text{rn}$ ， $\text{ən} > \text{ən}$ 也是可能的。方言的分別不必一定像

方言甲  $\text{ən, ət wən, wət rən, rət rwən, rwət}$

方言乙  $\text{ən, ət un, ut rn, rt run, rut}$

切韻匯集‘南北’‘古今’音，只須 $\text{un}$ ， $\text{rn}$ ， $\text{run}$ 是當時相當普遍的音，儘管發現在不同的區域裡，四系就滿可以分列。

高氏原先(E)以為殷系跟眞系只是介音 $\text{j}$ 跟 $\text{i}$ 不同，主元音都作 $\text{ə}$ 。後來在詩經研究才發現眞是較前的音，大部分因為

齶介音的影響 (i-umlaut)  $i\text{ə} > i\check{e}$ 。這主張我們將來再批評，可是真的主元音作  $\check{e}$  是對的，至少跟上古音，現代方言，都不相衝突。(詩韻，諧聲，眞通仙。他的主元音至少在一部分字得作比  $\theta$  更前的音。在上古音已經是  $\check{e}$ 。) 上文已經提到切韻不分眞系跟諄系。其餘這兩系的修改都按照三四等合韻的普通原則，不須討論。

惟有臻櫛何以獨立他沒有說明。這一系只有照二等母，就是他所謂‘捲舌音’。他寫作  $t\check{s}i\check{e}n$ 。要我寫，我得大膽的寫作  $t\check{s}\check{e}n$ ，或是  $t\check{s}\text{ə}n$ ，免得有  $t\check{s}i$  那樣的累贅的音。然而  $\check{e}n$  還是得跟  $i\check{e}n$  同韻， $t\check{s}\text{ə}n$  還是得跟  $k\text{ə}n$  同韻。我們所擬的輔音根本不作  $t\check{s}$ ，只作  $t\check{f}$ 。他所忽略的一點，就是臻櫛何以獨立，我們倒多少有點明白了。這一系沒有上去聲，可是廣韻在殷系 ( $r\text{ə}n$ ) 的上聲隱韻裡忽然發現‘籛仄謹切’ ( $t\check{f}r\text{ə}n$ )，‘訛初謹切’ ( $t\check{f}'i\text{ə}n$ )。我的猜想是這樣的：臻櫛韻的字在某種方言讀成  $t\check{f}r\text{ə}n$ ， $t\check{f}r\text{ət}$  等，屬於殷韻系，在別的方言讀成  $t\check{f}r\check{e}n$ ， $t\check{f}r\check{e}t$ ，屬於眞韻系。那末，陸法言不能不把他們另列一系了。

### (九) 深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三四等 侵寢沁緝	金錦禁立	$i\check{ə}m, i\check{ə}p$	$r\check{e}m, r\check{e}p$
侵寢沁緝	林作鳩入	——	$i\check{e}m, i\check{e}p$

據 E，眞原作  $i\text{ə}n$ ，後來改作  $i\check{e}n$ ，這是應當的。侵在 E 也作  $i\text{ə}m$ ，後來可沒有改，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侵跟眞在現代方言完全相並行，或是完全相同。他們的格式都是七音具足，三四等重出，唇音在今音不變輕唇。

侵系的四等喉牙字在切韻時代已經絕無僅有。在廣韻只

有‘音於金切’重‘情抱淫切’，‘揖伊入切’重‘邑於汲切’，在五音集韻分注四等跟三等。切韻音大體作 iēm。

## (十) 曾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 等	登等澄德開	登等鄧則	əŋ, ək	əŋ, ək
	登 德合	肱 或	wəŋ, wək	wəŋ, wək
三 等	蒸拯證職開	陵拯證力	ǐəŋ, ǐək	ǐəŋ, ǐək
	職合	逼 一	iwək	iwək

蒸系相當於侵系跟眞系。把主元音改作 ě，不但 -m, -n, -ŋ 一律，並且當時就教人明了切韻何以登蒸分韻。他跟侵眞的分別在乎喉牙音的三四等不重出，他不是所謂‘三四等合韻’。他的介音作 i，因為據上古音看來，蒸之兩部的蒸之職跟東<sub>三</sub>尤屋<sub>三</sub>的分別似乎只在乎這介音 i 跟 r 上面，將來再詳說。因為這窄介音 i，所以主元音 ə 很早就變為 ě 了。<sup>1</sup> 蒸職跟清昔是同型式的。他的唇音字在今音也不變輕唇。

以上說明主元音作 ə, e 的四個攝。下文論後元音的流遇通江。

1. 公羊經宣八何休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這話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而’的音在東漢還像古音(主元音 ə)，可是‘乃’已經變成 nɔi。這解釋在時代上不合。六朝民歌的喻系字還能叶之系字，所以不能作‘而’ə 跟‘乃’ɔ。‘乃’ nəg > nəi > nɔi 是一定的次序。我們知道東漢的 əg 不像是失去收聲了的。那末，我們只得採取另一種解釋。在何休的時候，‘乃’ nəg > nəŋ 是‘內而深’的；‘而’ ndiəg > ndziĕg 是‘外而淺’的。我敢斷定 iə > iĕ 發現得很早。六朝詩的登蒸通叶遠不如我們預想的那麼常見。也因為登 əŋ > əŋ，蒸 iəŋ > iĕŋ 的緣故。

## (十一) 流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等	侯厚候	侯后候	ǎu	əu
三等	尤有宥	鳩九救	ĩəu	ɪəu
四等	幽黝幼	幽黝幼	iǎu (ĩǎu?)	iəu

據史料跟現代方言，一等韻的主元音是 u。在大多數方言裡，這 u 之前還有一個元音，高氏斷為中古的 ə。因為不是主元音，他寫成 ǎ。這兩點我跟高氏同意，只是 ǎ 號免寫了。

尤韻系因為同一理由作 ɪəu。從上古音的來歷上看來，這 ə 不敢斷為‘寄生音’，很可能的是上古的主元音變出來的（說另詳）。切韻的尤系擬成 ɪəu，毫無問題，主元音也許是 ə。一等侯系的 ə 可確是後起的‘寄生音’。發生的時代無從確定。在某種方言竟可以在切韻之後。侯跟尤的所以不能同韻我想就為這個緣故。

據 E，尤跟幽的分別在乎介音一作 i，一作 ī。GS 都作 iǎu，顯然因為他忽然發現幽韻系的切上字屬於廣韻的甲類，就是跟尤相同的，跟齊先等純四等韻的切上字屬於廣韻乙類的不同。齊先既然作 i，幽不得不作 ī 了，於是乎跟尤混而為一。幽系在等韻全作四等。高氏最重視高麗譯音，竟然沒有留意到‘九’（尤）是 ku，‘糾’（幽）是 kiū。幽的音最宜乎作 iəu，主元音是 ɛ，不像尤的主元音是 ə，因為四等介音 i 的同化。

## (十二) 遇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等	模姥暮	胡古故	uo	wo (u)



三等 魚語御	魚呂據	ïwo	io
虞虞遇	俱庚遇	ïu	rwo (ru)

模系的作uo我不敢全然贊同。現代方言差不多全作u，作o的是例外。高說是根據日本漢音，高麗音，跟安南音的。這三種譯音都把模譯成o，可是日本漢音把影母字譯成uo，所以整個韻系全得作uo。三國譯音其實是這樣的：

	<u>高麗</u>	<u>日漢</u>	<u>安南</u>	<u>日吳</u>	<u>高</u> 作
<u>東</u>	oŋ	oŋ	oŋ	uŋ	uŋ
<u>影</u> 母	oŋ	uoŋ	oŋ	uŋ	
<u>冬</u>	oŋ	oŋ	oŋ	uŋ	uoŋ
<u>影</u> 母	oŋ	uoŋ	oŋ	uŋ	
<u>模</u>	o	o	o	u	uo
<u>影</u> 母	o	uo	o	u	

這樣看來，模假若可以作uo，東何以不跟冬同樣的作uoŋ呢？那是因為別的理由。可見模的譯成uo也非得有別的理由不可。並且日本吳音，遠在高麗音跟漢音之前，早已把模譯成u了，正合乎現代的大多數方言。切韻的模假若是u，三國譯音豈不是照樣的譯成o麼？

高氏可惜沒有研究韻鏡。這書的模正是wo。韻鏡第十一轉開（七音略‘重中重’），魚韻系獨立。這是開口韻，高氏誤作合口。第十二轉開合（七音略‘輕中輕’），模一等配虞三等。這一轉的主元音不能作u，因為主元音u在早期等韻作開口。（參第一轉東屬作‘重中重’）。那末模只可以是wo，正合乎三國譯音。

然而日本吳音的確作u。六朝譯經，對於梵音的o跟u，有點不可捉摸。譯o的時候，用虞韻字為多，其次是模，再其次是

侯。譯 u 的情形更爲混亂，大致模虞尤三系混着用，模跟尤次數相彷彿。我沒有詳細考查過，可是覺得其中有方言的分別，並且時代也有先後。總而言之，這情形不能教人肯定切韻模的主元音必得作 o。也許北方作 wo，而吳音遠在陸法言之前早已作 u 罷。韻表上只可以寫作 wo(u)。

魚系一定是切韻的開口韻，不單有早期等韻可以證明。在諧聲系統裡，他差不多全是開口，有沒有合口極可疑。他的介音我們改成 i，因爲這三等韻系跟上文所擬的之幽蒸麻同一型式。〔上古音的魚跟虞（當時的開口）所以能分別，就在乎這介音的弘細上，將來再說。〕有了這 i，所以佛經譯 o 寧可用虞，不能用魚。

虞作 iu 我又不能全然贊成。他的音又好像是根據別國譯音的。

	高麗音	漢音	吳音	安南音
候 ǎu	u	o	u	ou
模 uo	o	o	u	o
魚 iwo	ə, o	o, io	o, io	i, ə
虞 iu	u, iu	u	u, iu, o	u, o

虞的主元音作 u，並非沒有根據。日本吳音在喉牙字作 o，安南音在照三等作 o，可以說是聲母唇化之故，證明這韻系的介音是 r，不是 i。然而佛經的音何以時常用虞對譯梵音的 o 呢？七音略的‘輕中輕’，（韻鏡至少也作‘開合’），指出一個跟模同轉的合口音，至少在某種方言一定如此。

此外我又可以提出一種很特別的現象來，是從沒有經人留意過的。東屋尤的唇音字在今音變爲輕唇，可是只有破裂音如此，m 並不變。例如‘瞽目謀’在任何方言都作 m。東

屋的主元音是 u, (見下), 尤的主元音在今音也是 u。u 跟 m 同化, 把介音 ɿ 吞滅了。然而虞韻系的‘無武務’等字並不這樣。在唐朝末年的安南音已然作 vu。現代方言裡, 惟有廣州音偶然作重唇, 其餘沒有不作輕唇的。可見虞系的主元音在切韻決不是單純的一個 u。

所以我們的虞得做模的格式作 iwo (iu), 表明方言作 iu 是可能的, 廣州話的祖語就是這樣的。較為普遍的音是 iwo。韻鏡的所謂‘開合’也許就因為方言的開合不同。切韻的模虞不同韻也許就因為模作 u 的方言裡, 虞未必作 iu。反過來說, 虞作 iwo 的方言裡, 模未必作 wo。

### (十三) 通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一等 東 董 送 屋	紅 孔 貢 木	uŋ, uk	uŋ, uk
冬 (腫) 宋 沃	冬 (鍾) 宋 沃	uoŋ, uok	woŋ, wok
三等 東 送 屋	弓 仲 六	iŋ, iuk	iŋ, iuk
鍾 腫 用 燭	容 隴 用 玉	iwoŋ, iwok	iwoŋ, iwok

這一攝的主元音在東屋三等作 u, 鍾燭作 o, 是高氏按高麗音, 日本漢音跟現代的永嘉話擬的。例如

	高麗音	漢音	永嘉
<u>東</u> <sub>三</sub>	uŋ	iu, u	iŋ, uŋ
<u>屋</u> <sub>三</sub>	uk, iuk	uku, iku	iu (?)
<u>鍾</u>	oŋ, ioŋ	io, o	io
<u>燭</u>	ok, iok	oku, ioku	io (?)

韻鏡鍾系作合口, 東<sub>三</sub>系作開口, 可以證明鍾燭作 wo 式。

東一等系跟冬系在方言不顯任何分別。東<sub>一</sub>跟東<sub>三</sub>既然是同韻的，他的音應當是 uŋ。屋<sub>一</sub>是 uk。又一方面，冬沃跟鍾燭在等韻同轉。廣韻在鍾韻注着：‘陸以恭嶽縱等入冬韻非也’。（用唐寫本來校對，‘縱’字應當是‘樅’字之誤）。可見在法言原書，這兩系混亂。唐寫本跟五代刊本都從陸例，只有廣韻是獨創一格的。然而在切韻這兩系何以只是亂雜而不同韻呢？我猜想在某種方言，這兩系的主元音不能全然相同。韻鏡在冬鍾轉注明是開合，正像模虞轉，（不像東轉，魚轉單註‘開’）。這好像是說冬鍾在某種方言是開口韻，在別種方言是合口韻。並且冬作合口的方言裡，鍾未必也作合口。那合口音，顯而易見的可以作冬沃 wɔŋ, wɔk, 鍾燭 ɪwɔŋ, ɪwɔk。那開口音的主元音不容易擬。也許在某種方言裡，東冬鍾的主元音可以完全相同，全作 u。分韻的緣故是因為冬鍾在別的方言作合口。然而這猜想不大近情。姑不論廣韻的東獨用，冬鍾同用，不像是同一主元音，東冬在後來的各種韻書裡老是分列的。所以冬鍾的方言開口音得有另一個主元音，那好像是 uŋ, ɪuŋ。這 u 音並不違反上古音的來歷，且待後說。這樣我們就能了解切韻何以東冬分系，冬跟鍾也分系，並且冬跟鍾何以會混亂。

以上只是猜測的話。陸書歸入冬系的那些鍾系字在聲母上沒有一定的條例。李舟一派的音學家竟敢說他是‘誤也’。我們的音表上單作合口 wɔŋ, wɔk; ɪwɔŋ, ɪwɔk; 不記那想像的開口音。

#### (十四) 江攝

	韻母	高音	改作
二等	江講絳覺	江項絳角	ɔŋ, (wɔŋ), ɔk, (wɔk) ɔŋ, ɔk

高氏的江開合兼收，因為這系的照三等字在今音變為合口。他的照三等作  $tʂ$ 。我們已經改成  $tʃ$ 。那末，合口的來歷很可以用輔音的撮口勢來說明，(參下說陽)。他的  $w$  我們免去了。元音作  $o$ ，從今音一望而知。

## 陸 脣音的輕重

根據上文所討論的，讓我們先略略的說明三等脣音在今音何以變為輕脣，何以保存為重脣。脣音變輕，遠在切韻時代之後才發現的，(參上頁19)。然而這道理要是說不清楚呢，我們也不會弄清楚三等韻的主元音是什麼，介音是  $i$  或是  $r$ 。輕脣音實在是研究三等韻的關鍵。像上面所說的：

甲，三四等合韻 <u>支</u> <u>脂</u> <u>祭</u>	主元音 $i \longleftrightarrow \text{æ}$
<u>真</u> (諱) <u>仙</u> <u>宵</u> <u>侵</u> <u>鹽</u> <u>庚</u> <u>清</u>	三等撮脣今音重，介音 $r$
(三等 <u>麻</u> <u>蒸</u> <u>幽</u> 可以附在這一類)	四等平脣今音重，介音 $i$
乙，純三等韻 <u>微</u> <u>廢</u> <u>般</u> (文)	主元音 $\text{ə}, \text{e}$
<u>元</u> <u>嚴</u> (凡)	三等撮脣今音輕，介音 $r$
丙，三等不分開合 <u>東</u> <u>鍾</u>	主元音 $u, (\text{ə}u), \text{o}$
<u>虞</u> <u>尤</u>	三等撮脣今音輕，介音 $r$

其餘之魚，哈三等，戈三等沒有脣音。陽暫且不列。

據現在通行的解釋，重脣所以變為輕脣的理由，不外乎(一)三等韻具有介  $i$ ，(二)後面有合口音  $w$ 。這顯然不能說明三四等合韻裡的脣音字，不論‘開合’，不論五音集韻作三等或是四

等,全都不變輕唇。<sup>1</sup> 所以得補充一個條件。(三)主元音非得是中元音或是後元音不可。

合口不是充分的(sufficient)條件,是不是必需的(necessary)條件呢? 據我們所知道的,凡是唇音變輕的地方,一定有中後元音,也一定有所謂‘合口’。單有‘合口’的地方,唇音不一定變輕。合口的條件豈不是疊牀架屋,等於廢話了麼? 這句話是單憑韻書上開合口的分配說的。音理上是否必得有合口才變輕唇呢? 例如  $\text{ə}$ ,  $\text{ɛ}$ ,  $\text{a}$ ,  $\text{o}$  之前,假若沒有  $\text{w}$ ,唇音會不會變輕的呢? 單說  $\text{ə}$  跟  $\text{a}$  罷,因為這兩個音不妨說是在問題的界綫上。假若音符的格式不寫  $\text{p}^{\text{w}}\text{r}\text{w}\text{ə}-$ ,  $\text{p}^{\text{w}}\text{r}\text{w}\text{a}-$ , 單寫  $\text{p}^{\text{w}}\text{r}\text{ə}-$ ,  $\text{p}^{\text{w}}\text{r}\text{a}-$ , 成不成? 換句話說,單有‘假合口’,沒有真正的合口,成不成? 三等字的合口原是高氏所謂弱合口。那  $\text{w}$  是一個軟齶的(velar)元音,跟發  $\text{ə}$  音的地位差得並不很遠。我的主張以為單作‘假合口’已經夠了。

那末,合口並不是唇音變輕的條件。條件只有兩個:(1)喉唇音之後有介音  $\text{r}$ , (2)後面的主元音是中後元音。其實我們一看中古韻書的組織,再比較現代方言,早可以猜想到這麼一回事。一則同等的唇音開合不兼,為什麼不兼呢? 二則最奇怪的,唇音字的反切,凡是切下字本身不是唇音的,他的開合不一定。假若開口是  $\text{pr}-$ , 合口是  $\text{prw}-$ , 切下字會混亂麼? 所謂‘合口’唇音,大概是  $\text{p}^{\text{w}}\text{r}-$  了。所以三四等合韻裡的重出唇音字,例如真系的,‘賓必鄰切’是  $\text{pi}\text{ɛ}\text{n} > \text{pin}$ , ‘彬府巾切’是  $\text{p}^{\text{w}}\text{r}\text{ɛ}\text{n} > \text{pin}$ ; 純三等韻裡的唇音字,例如文系的,‘分府文切’是

1. 高本漢好像得說上面甲類韻裡的唇音字在中古音全作開口,並且分三四等儘是無稽之談。

$p^w\text{ɛn} > \text{fɛn}$ 。

最後可以討論陽韻系了。這一系的特殊性已見上論宕攝(頁43)。他的主元音呢,現在大家都跟着高氏作a,跟麻三等相同。高氏爲避免陽跟庚(ay)的衝突起見,就把庚耕改成別的音,他可是忘了麻的不變輕唇。陽作爲a,於是乎他的輕唇音的來歷就永遠不能解釋了。其實據唐朝以前的史料看來,陽並不是a。上古音陽跟唐最爲接近。唐ay > ɔŋ,好像在東周西漢之間已然如此,這待後說。從此以後,陽的主元音老是介乎唐庚之間。切韻歌韻末一字‘伽’註明‘無反語,曠之平聲’。這平聲字不屬於歌,也不屬於麻,反而用入聲藥來比況。這明明把藥的主元音規定在歌麻之間。這明明指定一個a。再從韻目的次第來說,切韻雖然把陽唐列在庚耕之前,王-就列在鍾江之後。再說現代方言,陽作前元音的只發現在極少數的幾個方言。其餘像北平的a(A)也不常見。常見的是中後元音,甚至於有的作o。

我們把陽藥改成iaŋ, iak, iwaŋ, iwak,不單可以說明現代方言的來歷。此外還有一件事是從前人所不能解釋的,就是這一系的tʃ, tʃ', ɕ, ʃ字在官語方言從開口變成合口,例如‘霜’ʃi-ŋ變成ɕuɔŋ,跟江韻的‘雙’ʃɔŋ > ɕuɔŋ相同。這也顯出陽的主元音必定比a來得靠後,那就是a。

### 柒 破裂收聲的性質

古韻文去入聲通叶,那時候的去聲字收 -b, -d, -g。 -b 音很

早就失去。兩漢之後，-k字不再叶去聲，-g也失去了。只有-t字有時還可以叶去聲，直到六朝末年爲止。

去入聲既不通叶，同時又沒有譯語的證據，那入聲字的收聲究竟是什麼音值，就無從考據了；不知道是清楚的-p, -t, -k呢，還是像現代粵語的塞而不裂音 (implosives) -p, -t, -k<sup>o</sup>。

諧聲系統裡，-p, -t, -k時常跟-m, -n, -ŋ通轉。那-p, -t, -k在古方言好像作-p, -t, -k<sup>o</sup>。塞而不裂的音加上鼻息就是-m, -n, -ŋ。這解釋要是近理的，那末破裂收聲的弱化越到後來，越是普遍。也許到了六朝，入聲字都已經作-p, -t, -k式。這假設不跟現代方言相衝突，因爲我們無法肯定那塞而不裂的音必得在最近幾個世紀才發現的。切≡‘噓之平聲’可以列入歌韻，也許藥韻的-k已然作-k，近乎開音綴 (open syllable) 的歌了。

證據並不充分。下面的中古韻表上，仍然寫上普通的-p, -t, -k，只是要聲明我們並沒有憑據說切韻的破裂收聲一定是這樣清楚的音。隋唐的別國譯音，在這一點上，是不足爲憑的。將來在討論上古音跟中古音的轉變的時候，有時不得不引用到-p>-p等公式。



## 切韻的韻母表(按廣韻的次序)

	(一)		哈	ɳi	
東	屋	uŋ, uk		iɳi	
		ruŋ, ruk	祭	ɾei	iwei
冬	沃	woŋ, wok		iei	iwei
鍾	燭	rwoŋ, rwok	泰	ai	wai
	(二)		夬	ai(ɛi)	wai(wei)
江	覺	ɔŋ, ɔk	廢	ɾei	rwai
	(三)		(六)		
支		rei	眞(諄)質(術)	iĕn, iĕt	rwĕn, rwĕt
		rwei		iĕn, iĕt	iwĕn, iwĕt
		iei	臻	iĕn, iĕt	iwĕn, iwĕt
脂		rĕi(>ɾ)	櫛	iĕn, iĕt	iwĕn, iwĕt
		rwei	般文迄物	iĕn, iĕt	iwĕn, iwĕt
		iĕi(>i)	痕魂沒	ən, ət	wən, wət
之		i(ĕ)i(>i)			
微		ɾei			
		rwei	(七)		
	(四)		元	ɾen, ɾet	iwən, iwət
魚		io	寒(桓)曷(末)	ɳn (an)	wɳn(wan)
虞		(ɾu)		ɳt (at)	wɳt(wat)
模		(u)	刪	ɳn, ɳt	wɳn, wɳt
	(五)		黠	ɳn, ɳt	wɳn, wɳt
齊		ɛi	山	an, at	wan, wat
佳		wɛi	先	ɳn, ɳt	wɳn, wɳt
皆		wæi	仙	ɾɛn, ɾɛt	rwɛn, rwɛt
灰		wɛi		iɛn, iɛt	iwɛn, iwɛt

	(八)				ieŋ, iɛk	iweŋ, iwɛk
蕭	eu		青	錫	ɛŋ, ɛk	<sup>w</sup> ɛŋ, <sup>w</sup> ɛk
宵	ɪeu		(十三)			
	ieu		蒸	職	iəŋ, iɛk	iwɛk
肴	eu		登	德	əŋ, ək	wəŋ, wək
豪	ou		(十四)			
	(九)		尤		ɪəu	
歌(戈)	ɔ	wɔ	侯		əu	
	ɪɑ	(ɪwɑ?)	幽		iəu	
		ɪwɔ	(十五)			
	(十)		侵	緝	ɪɛm, ɪɛp	
麻	a	<sup>w</sup> a			iɛm, iɛp	
	ia		覃	合	ɔm, ɔp	
	(十一)		談	盍	am, ap	
陽	藥	ɪaŋ, ɪak	ɪwəŋ, ɪwək	鹽	葉	ɪɛm, ɪɛp
唐	鐸	ɔŋ, ɔk	wɔŋ, wɔk			iɛm, iɛp
	(十二)		添	帖	ɛm, ɛp	
庚	陌	aŋ, ak	<sup>w</sup> aŋ, <sup>w</sup> ak	咸	洽	ɛm, ɛp
		ɪəŋ, ɪɛk	ɪwəŋ, ɪwək(?)	銜	狎	am, ap
耕	麥	ɛŋ, ɛk	wɛŋ, wək	嚴(凡)業(乏)	ɪɛm, ɪɛp	ɪwɛm(?)
清	昔		ɪwɛk			ɪwɛp(?)



## 說文音跟詩音

### 第一章 關於考訂上古音的常識

#### 1. 古人爲什麼研究古音。

我們生在二十世紀，儘力的要想知道三四千年以前所造的漢字在二三千年以前怎麼唸法的，爲什麼呢？從前人的研究古音呢，目的在乎能讀古書，怕得把聖經賢傳的字音唸錯了，會失去聖教的原意。顧炎武音學五書序：‘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至宋周顛，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炎武潛心有年，……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反之淳古者。’

顧氏畢生研究的成績就是把陳第的六部重訂爲十部。我們按着十部的界限來讀古書，例如詩經，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一翻詩本音就明白了。關雎二章‘寤寐思服’的‘服’字他注‘古蒲北切……後人誤入一屋韻’。葛覃三章‘歸甯父母’的‘母’字注‘古音滿以反……惟螻蛄二章與雨韻，又易繫辭傳……與度懼故韻，要當以滿以反爲正’。全書的‘本音’例解全都是這樣的。換句話說，詩經的‘服’字崑山人應當唸成boʔ，‘母’字

唸成 mi, 才叫做符合古音。古音真正是什麼, 何以會‘誤入’某某韻, 那是無從知道的。古音的研究, 不論分爲六部以至二十二部, 成績不過如是。對於讀經有什麼幫助呢?

這個問題, 到了段玉裁才有清楚的回答。六書音韻表一有‘古假借必同部說’。戴震序說, ‘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 抑又多通其古義。許叔重之論假借曰, 本無其字, 依聲託事。夫六經字多假借, 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 訓詁音聲相爲表裡。訓詁明, 六經可以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 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經, 吾懼焉’。段氏主張‘假借必取諸同部, 故如眞文之與蒸侵, 寒刪之與覃談, 支佳之與之哈, 斷無有彼此互相假借者。’這結論要是嚴格的可以成立的, 對於讀經的啓發當然很大。不同部的字不能楞說是假借。可惜應用起來不但十分困難, 並且會發生好些繞圈的永遠得不到結果的通辭。不妨隨便舉一個例子: ‘以’字能不能借作‘與’字呢?

詩召南江有汜一章 ‘之子歸, 不我以,’

二章 ‘之子歸, 不我與,’

儀禮鄉射禮 ‘各以其耦進,’

書金縢 ‘天大雷雨以風,’

禮檀弓 ‘吾未嘗以就公室,’

這一類的‘以’字從前訓詁家作‘與’字講, 就是假借的例子。據段氏的表, ‘目聲’在第一部, ‘與聲’在第五部, 差得很遠, 諸聲跟詩韻都證明‘以’跟‘與’不能同部。段氏可以斷定訓‘以’爲‘與’是不合適的。反過來說, 要問段氏上面的那些‘以’字應當怎樣解釋才成呢? 恐怕他還是得說跟‘與’差不多罷。他的工作似乎只是爲‘假借’兩個字重定一個界說。‘以’跟‘與’有不同

的語根，在某種格局之下意義可以相彷彿<sup>1</sup>，可是不能作為‘假借’。

按他的主張，出部的字不能假借，同部的字可以隨便假借麼？上古同部而今音顯然不相同的字，例如之韻跟哈韻，當然可以假借，然而今音為什麼不同呢？究竟在先秦文字兩個字的聲音得相差到何種程度才不能假借呢？

音學對於訓詁的任務也許至此為止。用古人的方法不能達到古人的目標。把目光轉換個方向，另用一點新的方法，然後再回來估計音韻對於訓詁的價值，也許更會把古書唸得明白一點。

## 2. 現代的學者為什麼研究古音。

所謂轉換方向，就是現代人不再因為讀古書然後整理古音。我們要研究漢語的歷史，要知道周秦時代的中國人說話用什麼語音。

這件事看來像是很渺茫的，其實並不難做到。我們還是能利用不註音的漢字。知道了漢字的古讀，就能猜想古漢語的語音。因為中國人讀書的聲音差不多就是他說話的聲音，除非是像尼姑唸心經似的。這樣的情形周秦時代也許沒有。就是有了，我們還是可以利用諧聲跟韻文的材料來考訂周秦的語音，因為尼姑唸‘般若波羅密多’，所發的音還是現代的漢音，並不摹倣二千年前的梵音。換句話說，古時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簡直可以不必理會。再比如現在人讀書跟說話，所用的音雖然不免兩樣；可是所謂讀音，他的來歷也跟語音相差無幾。

1. ‘與’是‘伴隨’，‘以’是‘帶着’。

北京人帶一點‘古音’，江浙人帶一點杜撰的官話音，如是而已。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現代方言推求二千幾百年以前的語音，那條路是走得通的。那末，要知道孔夫子怎樣唸詩，也是可能的了。所以一研究古代的語音，結果反而能教我們像古人唸古書的那樣唸古書。這是從前的音學家所做不到的。

古音家的抱負非常的大。他的工作相當的輕而易舉。第一是分部，第二是說明假借。他把一個字的土音唸成另一字土音，(例如‘毋’，崑山人從m<sup>o</sup>改唸‘滿以切’mi)，就說那是孔聖人的音。跟這不同的，不論漢魏隋唐，全都是錯了的；古音不許有轉變。從語言學的方面入手，問題就繁重得多了。例如‘服，古蒲北切’，那是不可能的。‘蒲北’切‘蘿菔’的‘菔’，不切‘衣服’的‘服’。今音不同的字，古音是斷不能完全相同的。古方音有的可以‘菔服’同音，然而這兩個字的今音斷不能從同一個方言流傳下來。反過來說，古音不同的字今音變為相同的，那倒是常有的。我們不能把今音抹殺，更不能採取‘唐韻正’，‘漢音正’那樣復古的態度。我們要明了古音怎樣會變成今音。這樣的音韻學才有歷史的價值。不單如此，漢字既然是不注音的，我們要是不從今音出發，絕不能知道古音。

### 3. 語音學跟古音學的關係。

現代人的長處在乎能用 a b c d 等符號來代表我們所推想的古音。從前戴震好像有過這個志願，然而全然缺乏工具。章炳麟也嘗試過一次，可惜徘徊乎新舊之間，沒有得到結果。像錢大昕等一代大儒，一談到字母，他們的理論實在可怕。實際的工作，近二十年來才有點眉目。我們應當欽佩高本漢的

詩經研究 (BMFEA 第四冊, 1932),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MFEA 第五冊, 1934), 跟GS。最後的一部著作是詳細注音的‘諧聲譜’。

除了學習音符之外,我們當然得知道一點西洋音韻學的原理。那倒不在乎所謂比較印歐語學的一套結論,也不在乎歐洲某種方言的詳細的歷史。最重要的,在乎能了解語音的變化自有他生理的,物理的基礎。說話是動物的一種行爲,同時也是生理的現象。喉頭髮音,整個口腔是一架活動的共鳴器。口腔一移動,會教所有的輔音跟元音受到普遍的影響。凡是論到上古音跟中古音的沿革,假若所設想的條件根本跟口腔的自然活動不相符合,那樣的學理就沒有討論的價值。

至於西洋某種語言的‘定律’,例如最著名的Grimm公式之類,未始不可以供參考。然而我們不可忘了漢語是漢語,是漢台語系的一支。‘能近取譬’,最爲重要。最好是用漢語來解釋漢語,用語言的生理學來參證。單是東拉西扯的引用些外國語的例子,斷不能教人明了漢語的歷史。

語音學的毛病往往在乎過分偏窄,單講一個a,一個o的如何變化,有多少種變化,而忘了語言是怎麼一回事。語言不單是動物行爲的現象,又一方面是社會的工具。說話爲的是傳達意見,教人能懂,比懂手勢,懂臉色還懂得清楚。人面部的表情,教人能辨別的種類很有限。手勢的種類要多一點。語音的符號更多,然而也有限制。例如一個o音,窄一點,弘一點,前一點,後一點,長一點,短一點,不知會變出多少種現象來。語音學的儀器上更可以畫出無數的圖畫來。然而任何一種方言裡用不着那麼多o。太多了,人就不能懂。所謂一個音素,不是一個單純的物理的現象。習慣教人認定很少數的幾



個音是有符號性質的，能‘代表意義’的，其餘的‘小德出入可也’。一個方言之中，o跟ü假若不代表意義的分別，就不妨隨便的發音。不單如此，說了o，人家還只當是ü呢！

這樣說來，我們構擬古音，切不可犯太巧妙的毛病。例如高氏的切韻音，原先有長短不同的三種介音i, i, j。我讀了他的書，第一倒不問歷史上有沒有那麼一回事，先就疑惑陸法言的說話要真是這樣講究的，顏之推怎麼會聽得懂？用同樣的懷疑態度來檢討他的上古音表，(GS頁41-44)，在在覺得累贅。收-g, -k的字的後元音就多至七種，‘u, ü, ô, ô, o, ô, ô’。前面的介音又有長有短，更是教情形混亂。這樣的擬音還不能說他全沒顧到說話的能懂不能懂。要不然，他正不必用到長o短o的符號，儘管盲目的寫上七種不同音色的元音好了。我還是懷疑漢語的歷史上可以有一種方言會把這七種元音當做不同的音素的。我不敢否定這現象的可能，只要歷史上有憑有據。否則我們得問還有別的更容易更簡單的解釋沒有。高氏把所用的材料，就是形聲字跟先秦韻文，認清楚了沒有？

因此不能不想到擬音方法上的流弊。這個方法，先從今音推求中古音，然後從中古音猜測上古音。譬如兩個字今音相同，可是在切韻屬於全不相同的韻系，那末一個今音在中古音得有兩個不同的來源，例如‘公’跟‘弓’今音都唸成kuŋ之類。切韻一個歸東一等，一個歸東三等。於是乎再參考些別的材料，爲切韻的東-東訂了兩個不同的音，uŋ跟ruŋ。這一段手續是交代得清楚的，因為韻書跟等韻的材料跟唐朝的別國譯音現擺在那裡。再往上一步，研究上古音，就沒有那樣的證據了。所憑的只有諧聲跟韻文。（這裏且不必提到假借，因為假借對於古音實

在沒有多大的貢獻。清朝人所整理出來的古音若干部更是間接的材料。) 按照諧聲, 押韻, 切韻的東-東。要是每一個又跟三四個別的韻系在上古音相通轉, 那末兩個中古音就得變成六個, 八個上古音了麼? 幸虧切韻跟詩經, 說文的中間更沒有另一種可以劃時代的史料; 要不然, 兩個中古音變成好幾個次古音, 每一個次古音又變成好幾個上古音, 還成何體統呢? 其實漢音跟唐音之間未始沒有可以停頓接換的地方。例如魏晉的韻文, ‘焦氏’易林都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音韻。先在這上面繞一個彎, 恐怕永遠繞不到周秦音的領域裡去了。

就不繞那個彎, 單憑現在所應用的語言學的工具, 從切韻一直衝到詩經, 高氏所開列的古音表, 雖然已經繁得可怕, 實際還不是澈底細密的報告。有許多通轉之處還是忽略了。有許多可擬的音還是遺漏了的。例如諧聲屋跟別的韻通轉, 毫無疑問的, 至少有像下面的次數:

跟 <u>尤</u> ( <u>幽</u> <u>侯</u> )	29次
<u>蕭</u> ( <u>豪</u> <u>肴</u> )	15次
<u>屋</u> - ( <u>燭</u> <u>沃</u> )	22次
<u>錫</u>	7次
<u>職</u> <u>德</u>	9次
<u>脂</u> <u>之</u>	4次

高氏把屋等的上古音訂作 ‘iük, iök’。尤, 蕭跟屋的主元音他訂爲 u 或是 o, 跟屋的 ü, ô 相差不遠。錫的上古音高氏作 o, ô; 且不論 ‘iok, iök > iek’ 的沿革可能不可能, 錫跟屋的通轉也勉強可以對付了。職德脂之的上古主元音高氏作 ‘ə’, 跟屋 ‘iük’ 的通轉未免太牽強了。不論諧聲押韻, 都不免是高氏

所謂‘惡劣的’例子。實際屋≡‘iük’轉德‘øk’遠勝於轉燭(高氏的‘iuk’)。ü轉ø反而勝過轉u,有這道理麼?

屋≡在諧聲系統的地位還算是很簡單的。要按現在擬音的方法,把每一韻系跟別的韻系的關係在諧聲押韻兩方面都顧得周全,怕再加上好些長短弘細前後不同的元音,也不會濟事。高氏的系統裡已經承認了不少的‘惡劣的’諧聲押韻,因為無從再增加元音了,只可以勉強湊合了。就這樣因陋就簡,所用的符號的數目已經不像是任何一種漢語的方言所能容納的。我覺得研究上古音只可以應用很少數的原則,寫下極簡單的符號。做不成的時候,再想補充的解釋。同時再檢討所用的方法。

#### 4. 各個音的轉變應當是互相關聯的,不能自相矛盾。

高氏的符號太多。然而最大的困難還不在乎此。假若周朝的漢語真有那麼些不同的元音,一個一個可以獨立的按照高氏所擬的公式而演變為中古音,古音跟切韻就聯絡起來了。然而把所擬的音綜合起來,整個的‘成周國語’能變成七世紀的‘長安語’麼?例如‘ük>äk’,算是可以的,‘ok>uok’也算是可以的。合起來,‘ük>äk’的時候,‘ok’能>‘uok’麼?再放大一點,像高氏:

<u>屋</u>	‘uk>uk’	上古音跟中古音的中間,至少 <u>屋</u> ≡跟 <u>燭</u> 的主元音倒了一個弘細的次序。那得要 <u>燭</u> 的主元音兩折化,‘iu>iwo’, <u>沃</u> 的元音也兩折化,‘ô,o>uo’。然而 <u>屋</u> 的‘u,ü,ô’何以不兩折化呢?歷史上有這現象
	‘iük>iuk’	
	‘iök>iuk’	
<u>沃</u>	‘ôk>uok’	
	‘ok>uok’	
<u>燭</u>	‘iuk>iwok’	

沒有，暫且不問，我問的是什麼音理。口腔怎樣的移動才能教這四個韻系顯出這古怪的情形來呢？

再放大一點，像下文會提到的，高氏主張上古音的  $\text{ə}$  有時變成切韻的  $\text{v}$ 。一個中部較窄的元音變成一個後部較寬的元音，那是何等重大的變化，然而後元音的‘ $\hat{o}$ ,  $\text{o} > \text{uo}$ ’, ‘ $\hat{i}$ u >  $\text{iwo}$ ’, 並且‘ $\text{io} > \text{ie}$ ’, 這幾件事能同時並進的麼？還是在不同的時期產生的呢？所以我覺得高氏的音表不單是累贅，也不免是七零八亂的。

##### 5. 韻文跟形聲字都不是單純的材料。

音符的繁複，甚至於自相矛盾，至少有一部分因為錯認了所根據的材料。諧聲跟古韻文，要真的是代表一時一地的方言的，那末凡是兩個韻系在中古音隔斷而在上古音通轉的，都得因為上古音的相近而中古音反而不相近。於是乎得把切韻的兩個韻系聯絡起來，想一點彌縫的法子。澈底的說，照中國的老方法把古音分部，越是想得周到，所分的部數應當越分越少。反過來說，用音符來代表古音的通轉呢，符號會越弄越多。這都因為認錯了史料。

把韻文跟形聲字當做‘成周國語’的結晶，這錯誤並不起於高本漢。顧炎武音學五書序說：‘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這話沒有說得教人明白。一千幾百年之間語音改變了沒有，當然不能憑漢字來推測。也許他主張春秋以前，凡是漢語蔓延的地方，說話沒有方言的分別罷。

音論中，‘古詩中間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然特百之一二耳’。他也並不主張方言的完全統一。周秦諸子以及方言，說文提到方言之處正不知多少。方言所保存的那些雜碎的記錄，有的確乎代表同語根的方言變體，例如‘虔儼，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台，胎，陶，鞠養也。晉衛燕魏曰台，……秦或曰陶，汝潁梁宋之間曰胎……’。這一類的記錄極多。說文本身也時常提到方言，只是關乎聲韻轉變的例子不多而已。再往上，在戰國的時候，各國所寫的字尚且不能一致，何況說話。不單如此，就連三百五篇之中也不免有方言的色彩。例如切韻的-m字跟-n字押韻，除雅頌外，只見於秦風。<sup>1</sup>可惜現存的史料不夠應用，不能詳細的分析。戴震聲韻考三（渭南嚴氏本頁七）‘列國之音即各爲正音’，才指出研究古音的真實問題。

詩經用當時的民歌跟廟堂詩做背景，可是一研究文法的組織，章句的格式，用韻的嚴整，我敢說其中沒有一章是真正的白話詩，（理由不必在這裡申說）。相傳當時的輶軒使者把所採集的民歌潤色整理過了，然後再陳報給公家。顧氏所謂‘其音未嘗有異’，也許是指着那一套官話程式說的，那就是高氏的‘成周國語’罷。詩經的押韻，要真是按照一種模範國語改編過了的，那倒容易研究了。其實那一套傳說並不可靠。那些韻腳還是各種方言遺留下來的。單爲分部之用，加上一些‘本音’，‘合韻’的條件，未始不能整理出一個勉強的格局來。要把一個一個字的實

1. 還有邶風的‘風’字叶-m，性質相類。

在的語音注出來，就不容易了。例如‘風’字，段氏六書音韻表在第七部，‘詩綠衣，晨風，何人斯，蒸民，谷風，桑柔六見’都跟收-m字押韻。高氏就跟着把他的古音訂爲‘b’iwam’。‘音’字呢，燕燕，凱風，雄雉，子衿，匪風，白駒，鼓鐘，思齊，皇矣，生民，卷阿，泂水，沒有一處不叶-m，惟獨秦風小戎叶-ŋ，段氏以‘合韻’了之，就好比聲明這是一個問題。高氏作‘iəm’，把問題放走了，秦風爲什麼叶-ŋ呢？再像‘芘聲’字，詩經叶-ŋ一次，叶-m二次，應當從哪一方面呢？於是乎高氏不得不改從反切，作-m。然而‘風’字爲什麼不也從反切，作-ŋ呢？

再說到諧聲，問題更是複雜。從來的解釋未免把倉頡看得太笨。隨便舉一個例子：‘工古紅切’，（高氏‘kung’），‘珣，工聲，居棟切’，（‘k’iung’）。然而‘居棟切’自有‘卅’字。‘珣’字何以不從‘卅’得聲呢？何以得從一個沒有介音而又不同聲調的‘工’字呢？聲母的通轉更是不可思議。例如見溪羣不論清濁，送氣與否，好像都可以隨便濫用。高氏把齶化音的來歷，濁音的轉變等等問題說得過分的清楚而巧妙。至於k跟k’可以隨便通用，他竟一字不提。難道古人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麼？要不然，‘工，古紅切’，‘空，苦紅切’，‘紅，戶工切’也許是從不同的方言遺留下來的音。無論信從哪一方面，我們把‘工，空，紅’的古聲母擬成k-，k’-，g-，只是盲從切韻。整個諧聲系統裡，清音跟濁音的界限，氣音跟非氣音的界限，雖然不能說絕對沒有，可是要說‘工’的上古音在某方言一定作k，‘空’一定作k’，那就沒有把握。

我並且以爲形聲字的雜亂不單因爲方言的分別，方言的混合一定得互相借字。然而同一個方言裡，形聲字創造的時

候，得聲字跟建首的字，聲韻就未必完全相同。這種可能性從前人沒有說到過，不妨猜擬一下。原來形聲跟假借本是相輔的原則。‘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例如爲‘象艸過中，枝莖漸益大’造了個‘之’字。在某種方言裡，‘適也’，‘到也’的意思也用‘之’的音來代表，於是乎就借‘之’字來代表一到全然不同的意思。‘之’字原來的意思到了漢朝反而失去了。許說‘有所之也’，那是望文生義，是漢朝經師的習氣。一個字從一個意義借來代表另一個意義，那兩個意義之間不必有任何繫聯。這是‘假借’最窄義的定義。可是許慎的用法已經有點放大了。他用‘令長’爲例。‘令瑞信也’，借爲‘令聞令望’的‘令’，廣韻訓‘善也’。‘瑞信’跟‘善’並沒有意義上的關係，不必像訓詁家強詞奪理的把他們聯絡起來。這是假借的本意。可是‘令’字又作平聲讀，廣韻訓‘使也’。許慎的時候，也許不這樣讀，然而‘盧令令’的‘令’應當是古音的平聲。可見假借不必同聲調了。‘長久遠也……高遠意也’，平聲。假借爲廣韻‘多也’，去聲。又借爲廣韻‘大也’，上聲，並且變爲知母字。‘久’，‘高’，跟‘大’，‘多’，意義上好像可以貫通，那不是假借所必需的。總而言之，一個象形指事的字可以代表兩種以上全然不同的意義，在最早期的文字裡時常發現。這樣的借字只能應用到某種程度爲止。過此以往，就得用形聲字來補充。

識字原先是宗教式的技術，是‘巫’‘祝’等人的專門知識，普通人不肯嘗試。造字更是了不得的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象形指事式的文字在開始的時候爲數不多，他們的字音也很少有重複的。就看遺留下來單形古文罷，（形聲字不算），像‘工’跟‘公’那樣聲音全然相同的‘文’可說是絕無僅有的。那時候，

同聲假借勢所必然。一個‘文’兼有兩個意義，正像一位菩薩兼有兩種功德。

因此我倒想起形聲字所以產生的另一種理由來了。加上一個義訓的偏旁，目的不必一定在乎避免義意的混亂。也許根本就因為要遷就聲音的不同。例如‘訃’（‘gung’）的所以從‘工’（‘kung’）得聲，因為在那個方言裡沒有作‘gung’音的‘文’，要假借也無從假借。於是乎加上‘言’的偏旁，表示這裡的‘工’是異樣的‘工’，不能依舊唸作‘kung’。‘訃’的音只可以口授，單知道像‘工’而不是‘工’。

造字的人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各的胡思亂想。凡是喉牙音都像可以隨便通轉。收聲-g不單可以通-k，有時候可以通-y。介音的有沒有可以不理會。元音也只須大致相像。反正有那義訓的偏旁存在，教人辨別聲音。正像後來的人見了‘訃’字直接的唸作‘yog’或是‘xug’，不會再作k音，（也不必聯想到這是‘工’聲字）。

當然形聲字不全是這樣造成的。後來文字變成一般上等社會通用的工具了。字越造越多，隨便的得聲究竟不很方便。後起的形聲字有些一定是專為辨別意義而創造的。‘工’跟‘珥’都是‘古紅切’。那時候窄義的假借也已經不通行了。

我的推測當然有點渺茫，然而不至於違反民族學跟宗教史的一般情形。要是甲骨文裡的形聲字多是些聲韻亂雜的，而後起的金文或是小篆的形聲字較為整齊，那末我的猜想一部分証實了。現在我沒有這樣的證據。反正問題是提出來了。不知道有這問題而任意的‘工’作‘kung’，‘訃’作‘gung’，‘珥’作‘kiung’，方法上不能容許。承認了有這困難，那倒不妨憑切韻



的反切把上古音也註上清濁的分別，或是加進一個介音。並且也不必再懷疑古人的常識。諧聲的系統是寬泛的，可不是‘惡劣的’。

我並不主張上古音從此不能再研究了，只可以刻板的按着中古音略略的修改了。把先秦韻文跟一部說文整體的分析一下，我們會發現在紛亂之中還能看出好些條理來。例如  $\text{ə} > \text{ɔ}$ ,  $\text{g} > \text{ɣ}$ ，是不是事實，依舊可以討論。這些大綱節目待下文敘說。

現在回到方言的分別。我覺得方言的假借，牠對於諧聲系統的影響並不很大，不像上文所說的諧聲假借相輔而行的道理那麼嚴重。什麼叫做方言的假借呢？我可以先舉一個可笑的例子。‘加’字上海人讀  $\text{ka}$ ，北京人讀  $\text{tɕia}(\text{A})$ 。‘咖啡’上海人叫  $\text{k'afi}$ ，北京人就有兩個唸法。規規矩矩的說  $\text{tɕiafei}$ ，俏皮一點的叫  $\text{k'afei}$ 。北京的  $\text{k'a}$  音是方言的假借。商周時代各種方言互相借字，免不了是有的。各國所造的字不同的很多。孟子才說‘今天下書同文’。到了統一的時代，小篆跟隸書才變成官書。所以金文裡有好些字現在無從認識。很晚出的古本穆天子傳還不免有好些怪字。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方言原先只有‘工’字，假定讀若‘kung’罷，可是沒有‘虹’字。‘虹’的意思不單沒有代表的文字，並且聲的代表也可以是很特別的，跟‘kung’，‘gung’之類很不相像，例如可以叫做‘蝦蟆’。後來從另一個方言借來‘虹’字。在這第二個方言裡‘虹’讀若‘gung’，借字的人也就跟着唸‘gung’。那末，兩個聲母在同一個方言裡混合起來了；‘g’好像是從‘k’得聲了。

可惜這樣的方言假借對於古音的研究沒有多大幫助。我們不知道古方言的系統的分別，就不能指出哪些字，哪些音

是借用的。並且這種假借不但要古無其字，還得古無其音。所以得借‘虹’字而同時借‘gung’音，必得是那個方言裡既沒有‘虹’的形體，又不用像‘gung’之類的聲音來表示‘虹’的意思。我不過要指出形聲字的雜亂一部分可以歸咎於古方言的假借，可是不知道是哪一部分。

諧聲不是一個統一而純粹的音韻系統。從‘工’得聲的字原先就不全讀若‘kung’，也不全讀若任何一個音。韻文也得這樣看法。一個方言裡東冬可以押韻，另一個方言就不然。研究古音的人只可以先就諧聲韻文的材料訂下一個粗枝大葉的規模，然後再細細琢磨那些枝節的問題，像要斷定一個中古韻系在上古音能不能分析為兩個，三個之類。有些零星的通轉只可以暫且存而不論。有些大變動，例如  $a \rightarrow v, -d > i$  之類，得要先認定了，然後再看跟這些公式不符的例子能不能用補充的條件來解釋。誰敢說一部詩經，一部說文，他全都唸懂了的，或是說那‘成周國語’他把他完全重擬了的。越是反證，越不得留意。最不可以把自己的糊塗推諉給造字，押韻的人。

我們的工作是從切韻的反切上推周朝以前的音。切韻的系統已經不代表任何一種純粹方言了。例如300多個韻類，不必是當時哪一個方言所能兼收並蓄的。像上文說的，切韻的反切大部分沿襲六朝的舊音，也就是經典釋文所載的那些音讀。六朝的音讀承繼漢朝的讀若，讀為，直音。可是揚雄，許愷，鄭玄，劉熙，沒有不採用方言的，後來高誘，郭璞等人也是如此。一個音從方言甲借給方言乙，借的時候也許並沒有變音值，可是這個音後來的沿革在甲乙兩方言很可以不同。於是乎漢人有兩個讀音，六朝也就有兩個反切，好像上古原先就是

兩個音。那末我們從切韻的韻類推擬出好幾百個上古韻來，雖然都可以寫成 A>B 的公式，其實所得到的決不是一種方言，乃是比切韻更爲亂雜的各方言的集合音。

至於輔音的構擬上，我們更不容易言之成理。高本漢的手續不是失之過繁，就是失之過簡。例如‘工聲’之下發現切韻的 k, k', g (高氏 g'), x, γ, n, 六母。要是像中國人原先假定同‘聲’字古必同音，這六個聲母的來歷非得要逐一說明不可。要不然，像我們假定其中有方言的假借，那末周朝以前本可以在同‘聲’之下發現那六個音。在原始漢語，他們也許同出一原，同是一個輔音的分化，可是現在無從研究了。這樣的主張也未免趨於極端，就好比說古音就是切韻的譯音。高氏呢，以爲 k, k', g', x 在同聲之下發現好像是不成問題的，惟有 γ 他以爲原先是個 g。然而下文我們會說明在古濁音的流變，複輔音的分化上，他的話沒有一句不教人懷疑。所以我說他繁簡兩不得當。我們的主張不像他的嚴格。第一，我們承認 k, k', g 在同‘聲’發現呢，因爲方言的假借，或是在同一個方言裡形聲字本可以這樣的‘得聲’。我們跟高氏同樣的以不了了之，然而理論上不得不先說明其所以然。至於 k, k', g 破裂音跟 x, γ 摩擦音在同‘聲’發現，我們覺得不是同類的問題。‘工聲’之下會產生‘宓女江切’，更得解釋。其中也許又得借重方言的假借，那就不能像高氏的應用單純的公式，待下文詳說罷。

#### 6. 哪些字是形聲字？

審訂古音好比在說文跟切韻之間造一座橋。切韻的反切是否正確，說文裡哪樣的字才算形聲字，都得有個規定的方

法。關於第一方面，我們用廣韻做韻的代表。廣韻的研究大致已經有點眉目。他的反切雖然不少可疑之處，我們至少已經知道怎樣加以選擇。反而是說文的形聲字看來好像沒有什麼問題，然而選擇材料的時候時常有點疑難。有些帶有偏旁的字，就形體跟音韻看來，多應當作形聲字，而大徐的本子並沒有這樣注明。例如‘給，社，崇，皇’以下一共有二百左右。這些字之中，有的在小徐的本子上確已指明是形聲，有的可以從後來人的引用說文證明是形聲。姚文田說文聲系已經改正了好些，然而大多數還是根據個人的意見，隨意歸併。其實我們就不用那二百字，對於初步研究毫無損害，所以寧缺毋濫。等到研究出結果來了，重訂‘諧聲譜’的時候，才能斷定小徐有沒有可以補充大徐之處。

還有好些字好像本不應當作形聲，可是大小徐的本子都作得聲。或是本子上作某聲而憑音理應當是另一個聲。大小徐早已表示懷疑，可是懷疑反而有錯了的。例如‘瘞’字下大徐說‘瘞非聲，未詳’，‘揣’字下小徐說應當從‘瑞’省之類，都是莫須有的批評。反正我們不先研究出一個古音的系統來，單是懷疑許氏，或是懷疑人家的懷疑，都是單憑成見。這一類的疑問並不妨礙我們的初步工作。例如‘虜’字，大徐本作‘虜聲’，段注引戴侗六書故引唐本作‘虜省聲’。我們暫且可以把‘虜’字攔在一邊，等到把收-n的喉牙音字的通轉大體弄明白了，然後再引證戴氏，批評徐本。我們的最終目的當然得回到‘諧聲譜’。那時候再提出這一類的疑問來，並不嫌遲。

至於許慎自己的態度本來是極嚴謹的。他絕不望文生義，隨便注上‘聲’字。稍有疑惑之點，就得聲明‘一曰X聲’或曰X

聲。有時候不必作省聲的，因為‘古文不省’，所以又得注明小篆是省聲。凡是引證古籍之處，在當時也許已經包羅萬象了。當然‘千慮一失’未始沒有。例如‘參’作‘參聲’，‘長’從‘倒亡’而又是‘亡聲’之類。用近來新發現或是新整理的古文來校對說文，可以懷疑的地方不在少數。絕對可以證明許氏是錯了的地方恐怕不多吧。

## 第二章 中古陰聲字在上古音有不

## 收 -b, -d, -g 的麼?

切韻的陰聲跟入聲 -p, -t, -k, 陽聲 -m, -n, -ŋ 相對待。在中古音他們是開音綴 (open syllables)。在上古音大多數可以配入聲, 那就應當是 -b, -d, -g 了。古音二十二部的收聲, 憑切韻來推斷, 好像是:

侵收	-m	葉收	-p(-b)	歌	不配入聲,
談	同	緝	同		上古音可疑。
元	-n	至	配入聲 -t, 收 -d, -t。	段氏	以爲歌
文	同	祭	同	支	同入, 可是
眞	同	之	配入聲 -k, 收 -g, -k		沒有說明理
東	-ŋ	幽	同		由。
中	同	宵	同		
陽	同	侯	同		
耕	同	魚	同		
蒸	同	支	配入聲 -t, 收 -d, -t		
		又	-k, 收 -g, -k		
		脂	同		

自從孔廣森江有誥, 王念孫修改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之後, 這二十二部用收聲分界, 差不多是中國人所公認的了。然而上古音跟中古音的中間, 有好些收聲旁轉或是對轉的問題, 例如 -m 可以轉 -ŋ, 也可以轉 -p。在切韻固然 -m 配 -p, -n 配 -t,

-ŋ 配 -k。我們暫時不必假定周朝也必定是 -b, -p 配 -m 等等。從周初到漢末,收聲的變化也許有我們所意想不到的。目前且討論上古音有沒有開音綴。所以本章跟下面聯着的幾章的 -m, -n, -ŋ; -p, -t, -k; -b, -d, -g 只是單憑切韻的 -m, -n, -ŋ; -p, -t, -k 隨便寫的。後面還有專門討論上古收聲的文章。

據上表,上古有沒有開音綴的收聲的問題應當集中在歌部,段氏第十七部。這一部的內容,段表跟後人的著作只有細微的出入,大致是相同的。

近來高本漢的GS忽然開創了一個新局面。他以爲上古音就有好些開音綴,並切有收 -r 的字。

第一部 'â, a, ia, ia'	相當於 <u>歌</u> 的一部分
第二部 'ã, iã, o, io'	相當於 <u>魚</u> 的一部分
第三部 'u, iu'	相當於 <u>侯</u> 的一部分
(第六部 r	相當於 <u>歌脂</u> 的一部分)
(第十一部 r	相當於 <u>脂</u> 的一部分)

收 -r 的兩部暫且不論,因爲他的主張本來也是無可奈何,並不根據漢語的史實。開音綴的三部,除了第一部跟中國的歌部相同之外,o部跟u部是新造的。古人錯了麼?

中國的諧聲表都根據先秦韻文,又參考形聲字的通轉。證據十分充實,然而從段氏以來好像沒有人把他們詳細的說明過,所以不得不用說文跟先秦韻文的材料重新把他們整理一下。所得的結果要是跟古人的見解完全相同的,那末高氏的新說可以不攻自破。最後才可以研究歌部字在上古音的地位。

古人的證據太多了。一翻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特別是關於假借的部分,就好比走進了一所沒有排列過的博物院。

其實要知道說文某聲在上古音有什麼收聲，是極容易的事。證據只須適可而止。下文所採取的步驟是簡捷的，也許是偷懶取巧的。

1. 某聲的建首字（以下簡稱‘聲首’）假若在廣韻是入聲，這一聲在上古音收 -p, -t, -k, 或是兼收 -b, -d, -g。

2. 某聲的聲首假若在切韻是陰聲，可是同聲之下清清楚楚的發現入聲字的，他在上古音收 -b, -d, -g, 兼 -p, -t, -k。

3. 陰聲的聲首下面不發現入聲字的，只要從他得聲的字跟上面 1-2 兩類字在詩經通叶，這一聲的上古音也只好假定收 -b, -d, -g。楚辭跟其他先秦韻文可以供參攷。（這條件有點危險，詳下文）。

4. 諧聲不通入聲又不跟上面 1-3 類押韻的各聲，可以用補充的方法來規定他們的收聲。（1）說文的‘讀若’最爲重要。例如‘忍讀若穎’，‘忍’字跟‘冢聲’大概是同一個收聲。其中不一定可靠的，因爲漢方言收聲的消失，寧缺毋濫。（2）再不然，說文所收羅的古文，‘籀文’，跟小篆的別體也可以應用。例如‘𠂔’ = ‘𠂔’，‘麀’ = ‘麀’，說文並且注明‘或從幽聲’。可惜這樣的例子，許慎明說是‘某聲’的，爲數不多。其他的不可隨便引證，然而危險性並不大。

5. 最後才可以用到假借。‘假借’的材料，像三傳異文，三家詩異文之類，很有益於音韻的研究。其他像漢朝的雙聲疊韻，不論是釋名廣雅的想入非非，或是漢賦的濃妝厚抹，都跟音韻學沒有多大關係。按讀書的方法，必得先知道了音韻，才能指定哪些字是雙聲疊韻的，斷不能憑那樣的材料來反證古音。關於收聲的問題，除非旁證確鑿，並且可以互相參證，萬



不可單憑劉熙或是漢朝任何經師的訓釋，司馬相如或是漢朝任何文人的押韻。

以上就是我所謂取巧的方法。下面的表不錄陽聲十部，因為跟本問題無關。只錄段氏 1-5 部，15-17 部，也略去入聲的聲首，或是聲首一字重讀而其中一個音作入聲的。顯而易見的，那樣的聲首在上古收 -p, -t, -k; -b, -d, -g。其餘的，就連獨字（沒有從他得聲的）也都列出。說文所不收的字暫缺。讀者可以參考朱氏的附錄。下文每表第四項下開列的證據大部分採自朱氏。要是沒有他的書，憑我的能力斷乎造不成這幾張表。說文讀若有的只能代表東漢的讀音或是方言的異讀，可是在收聲方面，下文所選的引證是確實可靠的。<sup>1</sup>

#### 段第一部，朱頤韻

##### 1. 諧聲通入聲

目台泉怠治矣能 意 亥 里狸 乃 戒 而 異冀(?) 翼  
又有尤 圖(=囿) 之 蚩寺時 疑(不從止)

##### 2. 其他詩韻叶入聲或叶上 1

茲絲 右(當從又) 丘 己忌 子 來歎(?) 某 采 耳弭(?)  
蒲 思(不從囟) 才 棧在 喜 其欺 宰 母每 史吏 臣 久  
止徒(?) 負 龜 臺 已 阨 士仕(當從士)

附獨字 佩郵牛友(當從又) 婦裘晦(當從每)

##### 3. 其他先秦韻文叶入聲或叶上 1-2

灰 再 司 嗇 𠄎 苗

附獨字 態(當從能) 醫 辭

1. 憑經典釋文，下表的聲首，有幾個可以從 2 類改歸 1 類，這是小枝節，在研究上沒有多大關係。

## 4. 又其他

丌聲 ‘丌’說文‘讀若箕’。‘丌’說文‘讀與記同’。

𠂔(由)𠂔聲 ‘𠂔’說文‘杜林以爲麒麟字’。左宣十二

‘楚人葦之𠂔’，說文引作‘𠂔’。

葦聲同。

𠂔聲 ‘𠂔’借作‘𠂔’，作‘𠂔’；‘𠂔’借作‘𠂔’等等。

附獨字 ‘𠂔’借作‘𠂔’。

‘𠂔’說文‘讀若嫉’。

‘𠂔’借作‘食’。

以上全收 -k, -g。

## 段第二部, 朱小韻

## 1. 諧聲通入聲

毛 勞 高 嵩 敲 交 肴 季 弔 交 羈 莖 堯(當從莖) 喬  
 巨 小 肖 削 稍 捎 夭 芙 淡 刀 召 沼 昭 照(羔) 到

## 2. 其他詩韻叶入聲或叶上 1

梟 寮 僚 少(不從ノ) 𠂔 票 廩 敖 教(當從季) [兆] 𠂔(當從  
 兆) 苗 要 巢 号 號

附獨字 盜 笑

## 3. 其他先秦韻文叶入聲或叶上 1-2

附獨字 表(或當從毛)

## 4. 又其他

梟聲 ‘梟’借作‘梟’，作‘撓’。‘𠂔’借作‘𠂔’。

顛聲 ‘顛’借作‘𠂔’，作‘𠂔’。

𠂔聲 詩子衿三章‘𠂔兮達兮’，毛作‘挑’。‘𠂔’說文

‘讀若滔’。‘波’借作‘韜’。

犀駝聲 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大傳作‘兆’。

焱聲 ‘飄’小篆=‘颯’。

附獨字 ‘受’說文‘讀若詩標有梅’。

‘料’說文‘讀若遼’。

‘晶’說文‘讀若皎’。

‘翟’說文‘讀若到’。

‘鼂’說文‘讀若朝’。

‘景’見上。

以上全收 -k, -g。 以下是收聲無可考的：

嚙聲 ‘悞嫻’或是疊韻字。 古樂府又作‘悞懷’(收 -j,

從 -g 轉)。

附獨字 ‘衰’(或即‘衰’)。 ‘屨’(或即‘瀾’)。

‘敕’(不從‘衆’)。 ‘了’。 ‘玄’。 ‘杏’。 ‘宵’。 ‘杲’。 ‘覲’。

### 段第三部, 朱孚韻

#### 1. 諧聲通入聲

九尻 矛教務替婆柔 州 [由] 勺包(當從勺) 甸囊 焦  
(或當從雉省) 樵 舟受朝 攸條脩儵 筮 奧 𠂔𠂔(當從𠂔)  
冒(當從𠂔) 𠂔𠂔𠂔筮壽 丑狃 又蚤 就

#### 2. 其他詩韻叶入聲或叶上 1

求 流 休 憇 憂 汙 囚 曹 鷄 秋 愁 𠂔 蓼 膠 漻 卯 質  
𠂔 留 劉 周 孚 會 臭 安 嫂 𠂔 𠂔 戊 守 𠂔 幽 會  
猶 秀 莠 𠂔 收 句 詢 詢 好 手 雉 讎 道 𠂔 采 係 保 白  
咎 晷 早 芥 孝 鳥

附獨字 牢報老牡晉(百頁)阜棗韭埽馗(遼)褻(采聲  
爲疑)

3. 其他先秦韻文叶入聲或叶 1-2

皋

附獨字 獸牖

4. 又其他

幼聲 ‘黝’說文‘讀若幽’。‘窈窕’，‘黝儻’等等疊韻。

殷聲 ‘餽’說文‘讀若甸’。(釋名釋宮室‘廡，甸也’)。

牟聲 左昭十二‘王孫牟’，杜預世族譜作‘髦’。‘翰母’，月令注作‘毋無’。

塵聲 ‘塵’小篆又作‘廛’，說文‘或從幽聲’。

肘聲 ‘紂’借作‘受’，‘疔’借作‘瘳’。

鹵鹵鹵聲 ‘鹵’說文‘讀若調’。‘鹵’，‘醜’並‘讀若攸’。

‘鹵’‘讀若酉’。

麋聲 ‘麋’說文‘讀若柔’。

彘聲 ‘彘’說文‘讀若遠’。‘頽’借作‘煩’。

附獨字 ‘本’說文‘讀若滔’。

‘脂’說文‘讀若柔’。

‘𠂔’小篆 = ‘𠂔’。

‘蠹’小篆 = ‘𧈧’。

‘艸’經傳作‘草’。

‘𧈧’經傳作‘畜’。

‘討’‘討羽’即‘詔羽’。

‘菟’借作‘叟聲’字，(不當在第十五部)。

以上全收 -k, -g。 以下是收聲可疑的:

𡗗聲 𡗗聲

附獨字 ‘爪’ 說文 ‘爪𡗗也’。或借作‘搔’。

‘帚’。‘帚，埽’或一聲之轉。

‘臭’或即‘皋’。

‘盞’或借作‘周’。

‘鬮’ 說文 無音。

段第四部，朱韻

1. 諧聲通入聲

婁數 壹討 (當從壹) 芻 取聚 後、主 蕘 具 隄 斲

2. 其他詩韻叶入聲或叶上1

朱 禺 區 俟 需 俞 后 與 奏 豆 扁 口 付 府

几 爰 投 (當從爰)

附獨字 走 ‘𡗗’ 斗厚 (𡗗)

3. 其他先秦韻文叶入聲或叶上1-2

寇

附獨字 晝

4. 又其他

須聲 ‘𡗗’ 小篆 = ‘𡗗’，說文 ‘或從芻聲’ 易 歸妹 六三

‘歸妹以須’，陸績 本作‘媼’。

兜聲 ‘𡗗’ 或作‘𡗗頭’，‘兜𡗗’或作‘頭曼’。

附獨字 ‘鬥’ 經傳作‘鬪’。

‘𡗗’ 說文 ‘讀若樹’。

以上全收 -k, -g。 以下是收聲可疑的：

𡗗聲 (不從丙)

## 乳聲

附獨字 戍 𠄎(反𠄎)

## 段第五部, 朱豫韻

## 1. 諧聲通入聲

父布甫浦專博溥薄 亞惡 古辜苦固胡酷 𠄎 𠄎  
瞿𠄎(或當從𠄎) 庶度席 乍 者(不從旅)奢諸箸屠豬

## 2. 其他詩韻叶入聲或叶上 1

且祖盧租沮菹 亏𦉳華(當從𦉳)夸𦉳零汚 瓜狐孤 下  
五吾 𠄎豈 烏於 女予 旅呂 夫牙邪 巴肥 与與  
昇羽 午如 段𦉳家 吳虞 居御 厶去 雨戶 屨所  
𦉳盧盧虜𦉳盧盧盧 武虎 奴乎 𦉳土 無舞 馬禹  
魚𦉳魯(?) 舍余 巨[𦉳][渠][矩] 疋疏胥 鼓

附獨字 車素壺圖𦉳鼠夏寡圍𦉳

## 3. 其他先秦韻文叶入聲或叶上 1-2

而賈 步

附獨字 俎蠱普

## 4. 又其他

𦉳聲 ‘𦉳’說文‘讀若庚’。

𦉳聲 ‘𦉳’經傳作‘粗’。

附獨字 ‘𦉳’說文‘讀若瑕’。

‘卸’說文‘讀若汝南人書寫之寫’。

‘𦉳’說文‘讀若簪’。借作‘蠱’。

‘𦉳’說文‘讀若虜’。

‘𦉳’小篆 = ‘𦉳’。

‘毋’借作‘莫’‘模’‘牟’。

‘尻’經傳作‘居’。

‘虞’小篆 = ‘龠’。

‘及’說文引詩卷耳二章‘我及酌彼金罍’，  
借作‘姑’。又借作‘沽’。

以上全收 -k, -g。 以下是收聲可疑的：

巫聲

互聲 ‘互’或借作‘牙’。

附獨字 ‘初’‘庫’‘頰’‘籒’(說文無音) ‘兔’，詩兔置一，  
二，三章‘兔置’，‘武夫’或是句中韻。

段第十五部，朱履韻，秦韻

1. 諧聲通入聲

妻 兌(不從台) 皆 气氣 彗 尉 缺[缺] 利 利黎 自 追  
帥 歸(?) 无 既 恧 愛 內 芮 納 帶 俯 敵 會 聿 肄 示 柰  
黠(?) 二 次(?) 咨 資 恣 式 貳 字 盛 世 貫 薑 佳 崔 唯 淮  
推 維 魁 介 叟 大 丰 切 契[戀] 害 癸 闕 矢 雉 彘 疾 医  
毆 吳 祭 察 最 鬪 鬪 比 望 毗 卉 華 賞 已(配從此) 崇  
馱 夬 抉 龜

2. 其他詩韻叶入聲或叶上 1.

厶 私 几 尾 犀 隸 衣 依 犀(從辛) 疋 四 未 味 斃 微  
豈 眉 委(從禾?) 美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稚] 季 貴 幾 夷 [希] 毀 毀 火 惠 采 [鬪] 崇 薑 雷  
氏 泝 豐 水 由 對 襄(不從眾) 口 韋 圍 威 臯 尔 爾 璽  
胃 頰 頰 又 艾 綏(從妥?) 匕 尼(不從匕) 泥 旨(不從匕) 耆

米麋伊厂弟?系曳至衛西戾寔鷺牽(從朱說)

附獨字 飛驪枚師罪回洄死兕履吠位退外棄敗拜

3. 其他先秦韻文叶入聲或叶上1-2

貝衰肥筮启啟致

附獨字 妃器閉裔摯蓋(當從盍)替(或從古文自省)

4. 及其他

滫聲 ‘滫’‘希’古同字。‘滫’借作‘綈’。

耒聲 ‘穎’說文‘讀又若春秋陳夏鼯之鼯’。

[𣪠]聲 左昭九‘屠蔽’，禮檀弓作‘杜蕢’。

互彝聲 ‘互’說文‘讀若鬪’。

希聲 ‘希’說文‘讀若弟’。

(‘鼯’姚文田據說文‘豕’字說解改‘鼯豕’。汗簡作‘鼯’。)

彘聲 ‘彘’說文‘讀若慮’。

附獨字 ‘夕’說文‘讀若滫’。

‘盥’說文‘讀若戾’。

‘壘’說文‘讀若摯’。

‘仁’說文‘讀與僂同’。

‘害’小篆 = ‘轄’。

‘彪’小篆 = ‘魑’，說文‘或從未聲’。又作  
‘彘’，‘尾省聲’。

‘砵’小篆 = ‘瀉’。

‘𠂔’經傳作‘滄’。

‘夔’經傳作‘歸’，作‘隗’，作‘魏’。

‘籀’借作‘肄’。

以上全收 -t, -d。其中有兼收 -g 的，理由待詳。 以下是收聲



可疑的：

自聲 ‘卽’ 說文 ‘讀若奚’。然 ‘韻’ 說文 ‘讀若反目相睽’。

[方言之別]

繼聲

繼聲

豕類聲 (‘忍’ 說文 ‘讀若穎’，‘刀聲’誤)。

脊叡聲 通 -n, 當收 -d, 說詳下。

附獨字 ‘贅’, ‘禾’, ‘轡’, ‘效’, ‘肫’, ‘虫’, ‘肩’, ‘林’ (說文無音)。

‘雀’ 說文 ‘讀若睢’。

‘贊’ 說文 ‘讀若迴’。(今音收 -n)。

‘卜’ 說文 ‘讀與稽同’。

‘鬲’ 說文 ‘讀若歛’。

‘開’ ‘微子啓’ 又作 ‘微子開’。

‘女’ 詩南山一章, ‘雄狐綏綏’, 玉篇引作 ‘女’。

‘計’ 借作 ‘機’。

‘磊’ 借作 ‘礧礧’ 等字。

‘昏’ 說文 ‘讀若蕘’ 爲疑。

‘孛’ 廣韻 ‘本魚毀切’。

(以上所舉讀若, 假借很可懷疑, 因爲古脂部的平上聲字在漢朝已經失去收聲, 說另詳。)

### 段氏第十六部, 朱解韻

1. 諧聲通入聲, -t, -k 亂雜。

支 是 知 髻 (當從知) 卑 策 痺 圭 窒 志 鞋 兒 麗 麗

只俱解辰脈賈東帝雷適策責刺

2. 其他詩韻叶入聲或叶上1.

𪔐(從脚) 斯(不從其) 𪔐氏 𪔐虎(從十五部轉)。

3. 其他先秦韻文叶入聲或叶上1-2

規 危

以上全收 -t, -d, 轉 -k, -g。收聲可疑的,

𪔐 𪔐(當從𪔐) 聲

兮 聲

附獨字 ‘厄’‘醢’‘企’‘半’‘乖’‘𪔐’(讀若乖)‘𪔐’(讀若乖)‘豸’(或借爲‘解’)‘𪔐’(或從‘豸’)。

總結上面的七張表,我們可以確實斷定上古音除了歌部還沒有分析之外,其他的各部裡找不到像中古音的陰聲字。有一些獨字跟幾個範圍極小的聲首不能直接證明收 -b, -d, -g, 可是爲了這些零星的字分列出幾個韻部來,萬萬不可。古人的分部大純小疵,而高氏的作收‘u’,收‘o’,收‘ü’,毫無憑據。他的短處好像是抱定了一種成見,然後在各聲之下硬刪去好些入聲字;或是割裂說文,把一聲分爲二三聲;或是把形聲字硬當做會意字。這是中國學者所斷不敢嘗試的。讀者只須把他書裡(GS)這三部的諧聲譜詳細檢查一次,就會明了他先入爲主的毛病。武斷的例子隨處可以發現。

結果反而把自己的理論弄得支離割裂。不妨舉一個離奇的例子。他把切韻的模系分成二系:一用‘故’字當代表,‘o, wo’,一用‘路’字當代表,‘âg, wâg’。他以為‘故’類不通入聲。然而‘故’從‘古’,‘古聲’之下有‘涸’字,大徐‘讀若狐貉之貉’,小徐‘讀若狐貉之貉’。其實‘故’<‘古’=‘各’>‘貉’。高氏詩經研究(頁

132) 以爲‘涸’從‘固’，從‘水’，(solid water!)，把入聲字硬改做會意字。其餘他的‘故’類字通入聲的，像‘者聲’，‘尊聲’等等，高氏都加上些怪誕的論調，或是全不理會。這一類的字在詩經也有叶入聲的。高氏只舉了兩個例子，就是小戎一章，‘驅鼻’叶‘續轂玉曲’，角弓六章‘附獸’叶‘木屬’。高氏說，這幾個‘-u’字在周朝的某種方言裡可以唸成‘u<sup>w</sup>，u<sup>w9</sup>’，像他們瑞典語的 blud > 方言 blu > blug。可是此風斷不可長。‘驅’要是作‘k’iu > k’iu<sup>w9</sup>’，在那種古方言裡，所有的‘故’類字何以不能都作 -<sup>w9</sup> 或是像瑞典的 -g 呢？那末‘故’類跟‘路’類的收聲就無從分別了。不單如此，他的‘路’類字按理應當跟入聲押韻，(他的‘âg’叶‘âk’，‘iak’等等)，可是他也發現這是例外(頁139)，反是叶他的‘uo，iwo’的居多。於是乎又造出一段怪論來。他說一個‘路’字周朝就有方言的分別。諧聲的‘路’字是‘glâg’詩韻的是‘glâg’，切韻的‘luo’從詩韻而不從諧聲。[反過來說，像‘怕’字，他以爲諧聲應當作‘p’og’，詩韻作‘p’og’。切韻的‘p’α’又是從諧聲而不從詩韻。]一切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涸’根本是‘固聲’ < ‘古聲’，不是 solid water。‘故’類跟‘路’類根本都收 -g。模韻系不論有幾個來源，都收 -g。

最後可以論到段氏第十七部，就是歌部，朱氏的隨韻。只有這一部在上古音有作開音綴的可能。這一部的特色就是聲首沒有入聲，也竟然沒有孳生入聲字，除了可疑的‘綏倉各切’，‘鏗昨木切’。可是我們也得看這一部究竟包含多少個‘聲’。例如朱氏把‘麗聲’歸入，‘麗聲’字就有入聲。這一部大致不跟入聲押韻，可是這又得看分部的界綫。像朱氏把‘也聲’字割裂，移‘地’等字入解韻(段第十六部)，當然更不會有跟入聲押

韻的例子了。

這一部在詩韻互叶的‘聲’有下面這些：

它 義 羲 七 化 沙 𠂔 𠂔 過 加 枷 吹 炊 哥 爲 皮  
 (爲省聲?) 多 侈 移 宜 奇 旂 𠂔 左 (當從𠂔) [佐][差] 陸 隋 髒  
 墻 𠂔 可 何 苛 阿 差 離 離 麻 靡 我 也 施 罷 禾 委?  
 那 (再聲?)

附獨字 瓦 罍 羅

再用其他的先秦韻文來補充，又通

坐 羸 羸

下面的幾個聲也可以證明跟上面的同類：

𠂔 聲 ‘𠂔’說文‘讀若過’。‘𠂔’小篆=‘𠂔’ ‘𠂔’=‘𠂔’，  
 ‘𠂔’=‘𠂔’。

果 聲 ‘𠂔’說文‘讀若𠂔’。‘果’借作‘過’。(‘𠂔’收-n，從-d  
 轉，說詳下。)

貨 聲 左成十二‘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

朶 聲 易頤初九‘觀我朶頤’，京本作‘𠂔’，‘𠂔’字轉陰  
 聲入歌。

叢 垂 聲 ‘埴’說文‘讀若朶’。

厄 聲 說文‘賈侍中說以爲厄，果也’。(?)

附獨字 ‘𠂔’說文‘讀若𠂔’。

‘戈’釋名釋兵‘戈過也’。(?)

‘𠂔’說文‘讀若易旅瑣瑣’。

‘𠂔’易說卦‘艮……爲果𠂔’，京本作‘墮’。

‘科’釋名釋典藝‘科，課也’。(?)

‘臥’釋名釋姿容‘臥，化也’。(?)

‘霽’(‘羈’)又作‘羈’,作‘鞮’。廣雅釋詁三‘羈,  
寄也。’(?)

無從考証的:

又聲

附獨字 ‘蒙’ (或當從‘多’)

可見這第十七部是有系統的互相通轉的一組字。他們的收聲是同類的。舊說不配入聲,也許是收元音的了,那也只有a音之類可用。高氏正作a。然而大可以懷疑。

1. 先秦韻文裡,這一部可以跟上面已經斷定收-d的字相叶。下面把六經,楚辭,老子,莊子,荀子的例子全都錄下。其餘可疑的先秦韻文不錄。

<u>詩玄鳥</u>	<u>祁河宜何</u>	<u>莊山木</u>	<u>營蛇化爲</u>
<u>易家人彖</u>	<u>義謂(?)</u>	<u>則陽</u>	(知)知化爲圍爲過
<u>書仲虺之誥</u>	<u>懷離</u>	<u>九歌東君</u>	<u>雷蛇懷歸</u>
<u>荀成相</u>	<u>過施義禍罷私施移</u>	<u>遠遊</u>	<u>妃歌夷蛇飛徊</u>
<u>老能爲</u>	<u>離(兒)疵爲疵(知)</u>	<u>九辯</u>	<u>偕毀弛</u>
<u>反朴</u>	<u>雌谿谿離(兒)</u>	( <u>高唐賦</u> )	<u>螭諧哀悽歎</u>

這一類的例子在老莊屈宋的方言裡特多。周朝的歌部字至少在某種方言一定收-d。要不然,脂部,祭部字在那種方言裡已經失去了-d。後面的一種猜想斷不可能。

2. 老莊的方言裡,好像第十七部可以同時跟-d又跟-g押韻。上面所舉的例子裡,‘兒’‘知’在諸聲收-d轉-g。在同一個方言裡,另外又找到幾個叶-g的例子。

莊在宥      知離      離騷      藥纒(?)

<u>九歌</u> 少司命	離知	<u>九歌</u> 大司命	虧爲
<u>九辯</u>	瑕加	<u>天問</u>	加虧
( <u>大招</u>	佳規施卑移)	<u>九章</u> 抽思	儀虧
( <u>舞賦</u>	華波羅)	<u>莊山木</u>	離挫儀虧
<u>離騷</u>	離虧		(‘虧’ < ‘虧’ < ‘虜’, 應當是收 -g 的, 然而 <u>周音</u> 收 -d)。

其他周朝的韻文裡, 歌部字叶 -g 的例子實在不少, 有的直接叶 -k。

-k	<u>詩</u> 斯干九章	地楊瓦儀議罹(?)
	<u>易</u> 漸上九	陸儀(?)
	大過象	過弱(?)
	<u>韓非</u> 揚權	地賜賜益
-g	<u>詩</u> 桑柔十六	(寇)可冒歌(?)
	<u>易</u> 觀象	下化(?)
	說卦	義卦(?)
	<u>荀成</u> 相	禍徙施
	又	施罷戲爲(‘戲’ < ‘虛’ < ‘虜’, <u>周音</u> 收 -g, -d 不定。)
	<u>韓非</u> 揚權	地解
	又	虧靡(‘虧’字參上文。)
	又	離知
	<u>外儲</u> 右上	知隨

這些例子也許有出於漢人僞造的。漢朝 -d, -g 收聲有的已經失去。假若歌部從古就是開音綴, 就很可以跟從 -d, -g 變出來的開音綴互叶了。其中大部分可一定是先秦文字。周朝

的某種方言裡，歌部可以通 -k -g，也毫無疑問。歌爲什麼能叶 -k -g，待下文再討論。這裡所要證明的，段氏的第十七部字不像是上古的開音綴。

3. 上古音有一種特殊的通轉，-m, -n, -ŋ 時常通切韻的陰聲，特別是 -n 通脂微支歌。現在先說歌部（歌支麻韻系）跟 -n 在諧聲，詩韻相通叶的情形。

詩韻	竹竿三	左瑳攤
	東門之粉二	差原麻娑
	隰桑一	阿難何
	桑扈三	翰憲難那（‘那’又作‘讎’）
	瓠葉二	垣獻
	公劉二	原籛宣歎嘯原
	板一	板瘳然遠管竄遠諫
	崧高七	番單翰憲

其他先秦韻文不錄。

諧聲歌支麻三個韻系通 -n 的，見於下列各聲。-n 通陰聲的例子大多數是通歌部的。

單 丸 鮮 崑 鷄(雞) 凶 前 雋 畎 箇 般  
 番 晉 粵 干 虞 尹 參 果 羸 示 兌  
 卉 賁 (卑)(馬)(是)(只)

高氏忘了 -m, -ŋ 也可以通陰聲，所以特別的把 -n 通陰聲的問題提出來，(WFC 頁19以下)。他反對林語堂（語言論叢頁28以下）‘鼻化’之說，就是把上古音的收聲 -n 有時候唸成法文的 -n。林氏確是自相矛盾的。高氏把跟 -n 通轉的陰聲擬成收 -r。因爲藏文有 -r, -l, -s。三者之中他以爲 r- 最合符漢語的情形。-l

跟-s最容易>-r,擬了一個-r,可以概括一切了。才唸了他的書,我就覺得這樣的解決有點不近情。再一查他立論的根據,更發現這-r是不可能的。

何以是不近情呢?一則因為跟漢語最相接近的暹羅語裡,不久以前還有一個-r收聲,然而在今音並不失去,反而變了-n。跟高氏所推想的語音變化全然不合。二則陰聲通-n的例子不單見於諧聲,韻文裡也時常發現,西歐語儘有-n跟-r並存的。有哪一國的詩用-r叶-n的呢?格律嚴密的詩不用說,就連民歌裡我也沒有遇見過這種現象。-r跟-n在語音上儘管相像,可是各民族並不以為他們太相像。

論到歷史的證據,更是可疑。他引伯希和說(通報廿六,1929,頁141),漢朝的鮮卑,師比,犀毗,犀比,私鉞也許就是唐朝的室韋,那末鮮卑=Serbi。很巧的波斯的'ser'漢朝譯為'師(獅)'。然而這種論斷在高氏又是自相矛盾的。跟'師','犀','私'(𠂔聲)押韻的各聲在高氏的GS都作收-r,好像能自圓其說,可惜(a)詩太田三章叶'姜祁私穉穉惠利',高書'惠聲','利聲'收-d,也許以為轉了韻了。(b)這類的各聲之下,'姜佳比癸次利'等又直接通-t。(c)諧聲還有陰聲跟-n,-t同在一聲之下通轉的例子。這樣,'師犀私'的上古收聲一方面不單近乎-d,並且近乎-t,又一方面近乎-n。更有一方面,他在漢朝近乎外國語的-r。他本身斷不能是-r,至少-r斷不能跟破裂而也許又帶送氣的-t相通轉。用'師'譯'ser'出於漢朝。假若那時候漢語沒有-r,勢必用最近乎-r的音來替代。這個音在漢語的歷史上並不難找到<sup>1</sup>。

1. 按'飛'切韻p<sup>w</sup>'rəi在藏文收-r。上古音假若是有-r的,在諧聲韻文早已跟-d,-t混雜了。我看不出高氏怎樣把-r跟-d分為兩部。我以為像'飛'字儘管在藏文是-r,在古漢語不是-r而近乎-r。



我們萬不可忘了陰聲通鼻收(-m, -n, -ŋ)是諧聲跟韻文的普通現象,通-n不過是最多見的例子而已。要解釋-n通陰聲,其勢不能不同時解釋-m, -ŋ通陰聲。我們一查考整個漢語的收聲沿革,跟整個諧聲系統,可以對於-n通陰聲的現象重創一個理論。正像近代漢語入聲字的-p, -t, -k>-p, -t, -k,上古音-b, -d, -g在某種方言裡跟早就可以變爲-<sub>b</sub>, -<sub>d</sub>, -<sub>g</sub>(=-p, -t, -k)。諧聲-d通-t, -d>-<sub>d</sub>通-n。-<sub>d</sub>跟-n最爲相像。口腔的地位完全相同。-<sub>d</sub>加上鼻息就是-n。-r跟-n相差得反而比較的遠。-<sub>d</sub>是漢朝最近乎外國-r的一個音。(所以‘師比’比‘鮮卑’譯得好)。同理, -b>-<sub>b</sub>可以通-m, -g>-<sub>g</sub>可以通-ŋ,且待下文再說。

我的推測還有沒說盡之處。至少還有幾種現象不能不顧到。(1)上古音的-d有的明明變爲切韻的-i。其中轉變的情形是像-d>-<sub>d</sub>>-i的麼?或是-d的>-<sub>d</sub>跟>-i是分道揚鑣的呢?(2)聯帶着,我們又得問-<sub>d</sub>通-n的例子何以最常發現在歌支韻系呢?(3)-n通陰聲的例子何以比-m, -ŋ多了好幾倍呢?這些問題都得在下文詳細的討論。

高氏的難問題我們反而借用來證明上古音的歌部不收陰聲。歌部的-d>-<sub>d</sub>發現得相當的早,所以不直接通入聲,就連跟-d或是-d>-g通轉的例子也不算多。在老莊屈宋的方言裡,這-<sub>d</sub>到了周末還沒有失去。到了漢朝,歌部字才變爲開音綴,其時脂部字在方言還有收-<sub>d</sub>的, (例如‘師’)。<sup>1</sup>

上古漢語沒有開音綴的結論有的人一定以爲怪誕不經。

1. 下文不妨跳過不唸,將來再唸。

世上哪裡會有這樣的語言呢？姑不論說話，隨意翻一句古書來唸，例如‘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讀成‘-ŋ, -g, -n, -g, -g, -g, -g, -g’，何等的齜牙。我們錯認了材料吧？有幾種現象很可以教人懷疑。

1. 呂氏春秋重言篇（卷八，四部叢刊本頁五），‘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少頃，東郭牙至，……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君喏而不啞，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sup>1</sup> 這‘喏而不啞’的音好像是張着口說的，沒有收聲。然而這並不是證據。也許‘喏’是-ag，是‘莒’的音，‘啞’是-og，是‘邾’的音，跟收聲無關。

2. 更可以教人懷疑的，魚部有好些感嘆詞跟象聲字，按情理好像不應當有收聲。大雅跟頌的‘於乎’擬爲a-xa，當然比ag-xag近情得多。褻裳，‘狂童之狂也且’，好像應當作tsia，不能是-g。諸如此類，不在少數。象聲字也可以隨便舉一兩個例子，‘烏’又叫做‘雅’，‘牙聲’字。烏鴉的叫呼好像得作ŋa，不能作ŋag或是gag。生民三章，‘烏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訃，厥聲載路’。小兒啼哭聲顯然是kwa，不能是kwag。那末，‘去訃路’也可以作開音綴麼？上文已經提到的‘喏’字也是‘去聲’字，未始不可以作k'iaɓ>k'ia。 說文‘于聲’字不通入聲，在詩韻也不叶入聲。只有‘路’字，上古音好像不能作kla，最多只可以作kla<sub>g</sub>。

這些現象我們不可以看得過分嚴重。我們斷不能從詩韻諸聲割出一部分來，把他們跟入聲割裂，絕對證明他們是上

1. ‘啞’字或是‘啞’字之譌。管子小言篇作‘口開而不啞’。

古的開音綴。我們的結論儘管是不近情的，然而這樣的材料只可以教人得到這樣的結論。擬音的結果必得遵照擬音的方法。不論古人今人，直到現在只發明了這一種方法，此外沒有比較語言學的現象可以供參考的。

我以爲我們只有一條出路。塞而不裂的 implosive  $-b, -d, -g$  在三千年以前早已可以發生。不論諧聲，押韻，假若  $a_p, a_t, a_k$  可以通  $a_p(-b), a_t(-d), a_k(-g)$ ，而  $a_p, a_t, a_k$  可以通  $a$ ，那末上古的開音綴不能憑普通擬音的手續來發現了。諧聲既然可以把方言混合，同一聲之下，儘可以包含  $a_k, a_k, a_0$ （就是一種方言的  $-k$  通  $-k$  加上另一種方言的  $a_k$  通  $a$ ）。 $a_k, a_k, a$  在同一首詩押韻也許不會有。其實詩經的韻脚也無需乎教人假定  $k$  同時叶  $-k$  又叶開音綴。例如上文所舉生民三章只是開音綴的‘去瓜訃’叶  $kla_g$ ，其中並沒有  $-g, -k$ 。遵大路一章叶‘路祛惡故’，‘路’作  $kla_g$ ，‘惡’作  $a_k$ ，‘故’作  $ka_g$ 。‘祛’不能不作  $k'ia_g$ ，那末再回去把生民三章的‘去’字也改作  $k'ia_g$ ，不作  $k'ia$ 。我希望有人也像我似的把詩韻跟諧聲這樣的推比一次，（可是萬萬不可像高本漢的割裂諧聲，或是胡亂的造作  $u, o$  等元音）。他的歸宿一定是跟我一樣的，就是不知何所適從。他斷不會分辨哪些字是開音綴，哪些字是  $-b, -d, -g$ ，哪些是  $-b, -d, -g_0$ 。

譬如我們假定‘嗚呼’的上古音是  $axa$ ，不是  $agxa_g$ 。‘烏聲’字在北風三章叶‘狐烏車邪且’。這五個字也都是開音綴麼？‘狐，瓜聲’。‘瓜聲’字在信南山四章‘瓜’叶‘祛’，在生民三章‘瓜’叶‘路’。在左僖十五傳‘狐弧’叶‘姑逋’，左哀十七傳‘瓜’叶‘辜’。‘古聲’，‘各聲’，‘甫聲’通入聲，應當全是  $-g, -k$ 。有的也許是方言的  $-g$ ，麼？那末，這裡的‘瓜聲’字也許也是  $-g$ ，不必是  $-g_0$ 。然

而北風三章的‘狐’字有什麼收聲呢？也是-g麼？‘烏’是什麼呢？‘鳴’是什麼呢？

同是‘且’字在有客並且叶入聲。‘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妾有且，敦琢其旅’。明明是韻文，各家都以爲‘客’字不入韻。‘且’-g叶‘客’-k，那末北風的‘狐烏車邪且’作-g已經是勉強的了。

無論從哪一聲起頭，結果都是繞圈兒。魚部字之外更沒有把握。看來問題不在乎說文的某聲某聲有什麼收聲，反而在乎古韻文的某字某字有什麼收聲。就事論事，就材料下結論，上古的收聲好像只有-p, -t, -k, -b, -d, -g(或是-b, -d, -g); -m, -n, -ŋ。心裏不妨存一疑問<sup>1</sup>，上古語是有開音綴的，可是不知道哪些字是的。因爲韻文的體例滿可以用-b, -d, -g叶開音綴。諧聲在同一聲之下，因爲方言的借假，滿可以有開音綴，跟-b, -d, - , 跟-b, -d, -g, 跟-p, -t, -k。將來的比較漢藏語學上也許會有路可通。

1. 我們假定諧聲跟古韻文不會把-p, -t, -k; -b, -d, -g直接叶開音綴。要是不這樣假定，古收聲更是無法研究。其實連這假定都可以不符事實。問題又得待比較語言學來解決。現在萬不可以像高氏的無中生有，寧可遵守中國古音學分部的界限。

## 第三章 之部蒸部的上古元音

隨便的一翻段氏的詩韻第一部跟第六部，當時會發現切韻有幾個韻系時常通叶。

<u>哈灰</u>	ni, wəi	<u>之</u>	i(ě)i	<u>尤</u>	rəu
<u>德</u>	ək, wək	<u>職</u>	iək, iwək	<u>屋</u> ≡	ruk
<u>登</u>	əŋ, wəŋ	<u>蒸</u>	iəŋ	<u>東</u> ≡	ruŋ

職蒸的中古音高氏作 iək, iwək, iəŋ, 我改成 iək, iwək, iəŋ。他們的上古音顯然可以作 iək, iwək, iəŋ。哈灰也顯然是相當於 ək, əŋ 的 əg 音。之是相當於 iək, iəŋ 的 iəg 音。(參李方桂‘切韻 á 的來源’,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三卷一份, 民二十, 頁 22-27; 高本漢 ‘Tibetan and Chinese’, 通報 1931, 頁 63 以下, 詩經研究 頁 125 以下)。把上表翻成上古音, 變為:

<u>哈灰</u>	əg, wəg	<u>之</u>	iəg	<u>尤</u>	—
<u>德</u>	ək, wək	<u>職</u>	iək, iwək	<u>屋</u> ≡	—
<u>登</u>	əŋ, wəŋ	<u>蒸</u>	iəŋ	<u>東</u> ≡	—

尤屋≡東≡ 的上古音成爲問題。清朝的古音家原先像不留意這問題的重要。段表第一部只列之哈職德, 不列尤屋, 第六部有蒸登而沒有東≡。江有誥把尤屋的三分之一歸入之部, 大體已經校正過來了, 然而蒸部還不列東≡。最近才有人認清這問題的真實性。李方桂 (‘Ancient Chinese ung, uk, uong, uok, etc. in Archaic Chinese’,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三卷三份, 民廿二, 頁 334-6, ‘Archaic Chinese iwəŋg, iwək and iwəg’, 同五卷一份, 民廿四, 頁 65-74) 以爲這裡的尤屋≡東≡ 在上古音就是之職蒸的合口, 把他們擬成 iwəg, iwək, iwəŋg。高本漢不贊成這種解釋, (詩研 頁

125-6)。他說，職自有合口字，並且那些合口字跟同部的屋字都作喉牙唇音，然而上古音斷不能有兩套喉牙合口。他以為這尤應當作  $i\ddot{u}g > i\ddot{a}u$ ，屋  $i\ddot{u}k > i\ddot{u}k$ ，東  $i\ddot{u}ŋ > i\ddot{u}ŋ$ 。主元音作  $\ddot{u}$ ，因為他把幽侯中東各部的主元音擬成  $u$ ，所以之蒸部的主元音不能不變一點花樣。然而這  $\ddot{u}$  又是跟  $u$  不通叶的，例如尤  $i\ddot{u}g$  不叶侯  $ug$ ，諸聲也不相通。所以他又得申明這‘ $\ddot{u}$ ’的唸法實際跟  $u$  不同。因為受了介音的同化， $i\ddot{u}g$  的‘ $\ddot{u}$ ’變成像英文‘value’的‘ $u$ ’，介乎  $u$  跟  $\theta$  之間。（其他不屬於之部的尤屋，不屬於蒸部的東，下文再談罷。）

尤‘ $i\ddot{u}g$ ’不跟侯‘ $ug$ ’通轉，反而跟之‘ $i\theta g$ ’通轉，無論怎樣彌縫，反正是說不通的。李氏早已見到這一點。又一方面，詩韻有幾個尤跟皆麥通叶的例子，高氏如何對付呢？

七月六	穆麥	高氏音 $i\ddot{u}k, wek$
采薇五	翼服戒棘	$i\theta k, i\ddot{u}k, \epsilon g, i\theta k$
采芑二	翼爽服革	$i\theta k, i\ddot{u}k, {}^1 i\ddot{u}k, \epsilon k$
泮水五	德服讖	$\theta k, i\ddot{u}k, wek$

這還成體統麼？

這兩種見解之中，我承認李說較為近理。那末之部，蒸部真的有兩套喉牙合口麼？據詩韻，之部的尤屋，蒸部的東字數實在不少。

尤 尤(詵)謀丘裘(倅)久(坎玖)又(右友有侑圍)郵  
牛富否(絰秭)負舊婦龜 (‘否秭龜’又入脂) 共 87 次  
屋 服輻(福菑甸)牧伏 (‘甸’又入德) 共 38 次

1. ‘爽’字高氏從經典釋文作  $x\ddot{i}\theta k$ 。

(又‘穆’發現二次,其中關宮一章或不必入韻。)

東≡ 弓夢雄(馮?)

共 11 次

以上全是切韻的喉牙唇音,只有‘穆’字是例外。這情形教人想到切韻的純三等韻,像微廢之類的合口。前文我曾經說過,切韻的一個三四等合韻好像是一個純三等韻跟一個七音具足的三等韻加起來的。這裡正好應用這個理論。三四等合韻裡的四等字具有窄介音 i, 三等字具有較弘的介音 ɪ。介音 i 跟 ɪ 的分別是從上古音沿傳下來的。之蒸職的介音從古以來就是 i。尤屋≡東≡的介音從古以來就是 ɪ。i-umlaut 教主元音 ə>ë。之職蒸很早就跟哈德登(ə)不同主元音。到了切韻,這些字(古 -g, -k, -ŋ)變成跟脂質真(古 -d, -t, -n),緝侵(古 -p, -m)同型式了。反過來說,尤屋東的 ɪ 並不能產生這樣的變化。這些字變成切韻的後元音字。

這樣一說,之職正可以有兩套喉牙合口。第一部的尤屋≡的上古音是 ɪwəg, ɪwək, 第六部的東≡是 ɪwəŋ。李氏因為高氏的反駁,把所擬的音改成 ‘i wǎg, i wǎk, i wǎng’,也大可以不必。ə 跟 ë 作為不同的音素,在漢語的歷史上反而是太玄妙了。

這修正的擬音,表面上像不能避免一種困難。尤的上古音要真是 ɪwəg 的話,那收聲 -g 何以不跟開口的之同樣的在切韻>i 呢? 要明了這個道理,得把研究的範圍放大一點。尤屋≡東≡的上古主元音不只是作 ə 的,又可以跟後元音通轉。

這一前一後的兩支最好同時提出來互相比較,然後可以明了尤屋≡東≡在上古音的實在地位,同時也可以解釋他們在之部,蒸部的,收聲何以不變為 i。尤屋≡東≡在諧聲的關係最好列成一張表。先把那些形聲字按切韻的韻類分為若干類,然後

計算某類從某類得聲一共有多少次。例如‘北聲’字的廣韻切：

北博墨 (德)  
 背補妹 (灰)  
 蒲昧 (灰)  
 邶蒲昧 (灰)  
 槩兵媚 (脂<sub>三</sub>合口)

‘北’聲首是德類；下面產生灰<sub>2</sub>次，(‘背’字兩切只是聲母不同，在韻類的統計上只算一次)，脂<sub>三</sub>合口一次。<sup>1</sup> 所有的尤屋<sub>三</sub>東<sub>三</sub>字都可以這樣的按諧聲排比，計算得聲次數。這些字大部分包含在之蒸兩部，所以最好把這兩部的諧聲表全都開列出來，同時就可以看出來這兩部旁轉到什麼部。表裡的數目字代表某某兩個

1. 這計算次數的方法不能不說得詳細一點。因為我們不單在尤屋<sub>三</sub>東<sub>三</sub>上應用這研究的方法，其他各部都得採用他，不如在這裡統統說清楚了。

說文的一千多聲，每一個聲可以造成像上面的表。計算次數的手續採取最嚴格的。(1)說文不收的字，就是見於詩韻的，也不算在裡面。(2)明明是形聲字，可是大徐本不作得聲的不算。(用藤花樹本。在得聲的問題上，這書跟日本岩崎氏的北宋本沒有分別。)(3)聲首字在廣韻重讀，而兩個音的韻類不同的，例如‘富聲’的‘富’‘芳逼切’又‘房六切’，一概不收。這‘富’字的兩個切都作入聲。然而重讀的音在廣韻分爲陰聲，陽聲，入聲的，這樣的聲首還是可以用作研究的資料。造表的時候，分爲陰聲生陰聲，陽聲生陽聲，入聲生入聲，只是陰入聲也不合起來作爲相互得聲。例如‘伏’字‘房六切’又‘扶富切’；‘紉’字‘房六切’又‘平秘切’，只作屋<sub>三</sub>生屋<sub>三</sub>一次，尤生脂<sub>三</sub>合口一次。(陽聲的聲首 -m, -n, -ŋ 重讀的，作 -m 生 -m, -n 生 -n, -ŋ 生 -ŋ. 入聲聲首 -p, -t, -k 重讀的也是這樣。這樣的入聲聲首之下，所生的陰聲字應當從 -b, 從 -d, 從 -g, 只須用韻文來校對，可以一望而知。)(4)不論聲首重讀，或是得聲字重讀，那兩個切下字只要是同韻類的，只作得聲一次，不講究聲母的分別，或是平上去聲的分別，或是聲母跟聲調都有分別，因爲所研究的問題只是元聲的音色。例如上面‘背補妹切’又‘蒲昧切’雖然聲母不同，只算從‘北’得聲一次。‘徑匹尤切’又‘芳婦切’，雖然聲調不同，只算從‘丕’得聲一次。下文凡是提到說文諧聲相逢的次數，都含有這樣的限制。

有些得聲可疑的字暫時都採用了。下文的那些表只代表諧聲的初步分析。可疑之處待將來編訂諧聲譜的時候從長計較。



韻系互相得聲加起來的次數。例如之生哈 17次，哈生之 9次，作 26次，平上去聲合併。

之部的諸聲表<sup>1</sup>(附皆麥)

	哈	德開	皆開	麥開	之	職開	尤	屋 <sub>三</sub>	灰	德合	皆合	麥合	職合
哈	50	6	9	1	26	1	2		2				
德開		11	1	1	2	15		2					
皆開			3		7	1							
麥開				14									
之					155	22		3	1				
職開						45							
尤							204	26	6		2		
屋 <sub>三</sub>								74		5			2
灰									9	3			
德合										2		3	8
麥合												3	

1. 編造諸聲表的時候，因為反切開合混亂，所以上古音的開合分類有時候不免發生問題。反切的開合亂雜不外乎兩種原因。第一因為唇音不容易分開合，第二因為切上字在中古音收 -u，或是相近的音，所以切下字誤用開口字，以至合口切誤成開口切。這樣的困難在之蒸兩部倒是沒有大關係，可是手續上不妨先把一般的情形先說明一下。下文所舉的各部的諸聲表上，凡是因為切上字的中古音收 u 而開合亂雜的，沒有校正，所以表上有些開合互諧的例子。至於唇音的開合亂雜，很容易按着一個‘聲’在大體上作開口或是合口，把混亂的反切校正過來。例如‘方聲’，‘方府良切’開口，可是‘方聲’大體上是合口的，‘府良切’也得作合口。‘明聲’的‘明武兵切’作合口，下面‘萌莫耕切’，‘齒武庚切’都是開口。不論這一聲在上古音作開口或是合口，我們做統計的時候，只可以把‘耕’切，‘庚’切跟着‘兵’切作合口。這樣一來，唇音的各聲，哪些歸開口，哪些歸合口，有好些不按反切。諸聲表上，[aŋ] 跟 [wæŋ] 的數目字，[æŋ] 跟 [wæŋ] 的數目字等等，實際上不能嚴格的分別。好在我們所研究的問題是切韻各韻類的主元音在上古音作什麼，並不是開合口的界綫。諸聲開合不通轉是最明顯的現象。開合的混亂是反切造成的。至於上古唇音的性質，是開是合，可以待下文討論聲母的時候再研究他。

尤 <sub>豪</sub> 27	尤 <sub>屋</sub> - 1	屋 <sub>三</sub> 豪 8
肴 6	燭 4	霄 <sub>四</sub> 1
宵 <sub>三</sub> 1	覺 2	蕭 8
宵 <sub>四</sub> 15	鐸 1	侯 2
蕭 16	錫 6	幽 1
侯 19		屋 <sub>一</sub> 14
幽 9		燭 2
虞 29		沃 6
		錫 7

蒸部的諧聲表<sup>1</sup> (附耕)

	登 開	耕 開	蒸	東 <sub>三</sub>	登 合	耕 合
登開	23	6	10			
耕開		9				
蒸			21	1		
東 <sub>三</sub>				29	2	1
登合					5	5

東<sub>三</sub>東<sub>一</sub> 3  
江 1  
冬 10

之部表上, 尤絕對不通之 iæg, 反是通灰 wæg。尤有唇音字, 之沒有。尤之的通轉在喉牙音字。屋<sub>三</sub>最通德合。顯然的, 尤屋<sub>三</sub>的上古音像李氏的擬作 iwæg, iwək 比高氏的 iüg, iük 合適。

尤屋<sub>三</sub>一方面屬於之部, 又一方面通豪, 通虞, 通屋<sub>一</sub>, 轉入古人所謂宵部, 幽部, 侯部。這些部的主元音暫且不必規定, 反正是在ə音的後面的。

東<sub>三</sub>除了屬於蒸部, 跟冬的關係最密切。這就是孔廣森所

1. 見上頁。

謂中部的領域。其實東<sub>三</sub>系在蒸部只是自相通轉，其餘都在中部。不單是諸聲如此，詩韻也只有‘弓夢雄’三個字屬於蒸部。

綜合起來，我們知道尤屋東<sub>三</sub>跟後元音的關係大，跟之蒸部的關係小。他們的主元音不單是ə，並且更近乎後元音的ixg, ixk, ixŋ。這些音在切韻變爲iəu, ruk, ruŋ。因此我們可以推想到一個結論。之部的iwəg, iwək, 蒸部的iwəŋ很早就跟後元音的ixg, ixk, ixŋ合而爲一。合一之後才失去收聲-g。尤iwəg>ixg>iəu，可是之iəg>i(ǝ)i。同樣的，屋iwək>ruk，可是職iwək>wək。

我們不可忘了尤韻系的兩個來源。一個是ə，又一個近乎後元音x(u, o之類) 高氏以爲之部的尤原就是一個u；他跟之的ə只是‘合韻’而已。我們所謂後元音的尤，高氏作iōg。他所以把之部的尤擬成u，據他說是因爲在西藏語也作u，例如‘九’（藏音d-gu，切韻iěu，見詩研頁129）。那知道這‘九’字並不是之部字。段表第三部頭一個字就是‘九’。那是幽部字，就是上文所謂後元音的，當然可以相當於藏語的u。高氏也太不經意了。像諸聲‘九’>‘軌’（脂<sub>三</sub>合口），那才是‘合韻’，‘轉音’。

聯帶着我們又可以說明尤通脂的例子。廣韻一字重讀，像‘否緝龜’等字，歸尤又歸脂。諸聲尤直接生脂合口的至少有12例，高氏（詩研，頁43）也舉了半數。其中10個通脂三等合口。諸聲開合不通轉，那差不多是天經地義。就這一點看來，尤一定是合口，他的介音等於脂三等的i，不是脂四等的i。高氏不知道脂三等跟脂四等的分別。之部的脂他擬成iwəg，跟他的尤iüŋ同部。我們既然把尤改成iwəg，那合口的脂斷不能同是這個音。李方桂以爲尤跟脂只是古方言的混合，那也是無

可奈何的說法。這問題暫且保留着，下文再說。

現在可以把之蒸二部從上古音變為中古音的格式重述一次：

哈	əg>ɒi	之	iəg>i(ə̃)i		
灰	wəg>wəi			尤	rwəg>rəu
德	ək>ək	職	iək>iěk		
	wək>wək		iwək>iwěk	屋	rwək>ruk
登	əŋ>əŋ	蒸	iəŋ>iěŋ		
	wəŋ>wəŋ			東	rwəŋ>ruŋ

其中元音的變化，最可注意的，是哈 əg>ɒi。高本漢，李方桂都已經指出這變化的重要。不如再說得詳細一點。

哈韻系字‘來萊臺才熏在哉載怠能采宰海’在段氏第一部，詩韻叶之職德。除了從‘母’得聲的‘海’字之外，全不是喉牙唇字。上古音作 əg 是毫無問題的。əg>ɒi。

灰韻系字在段氏詩韻第一部的，有‘媒佩錡梅悔癘膺誨背’，全都是喉牙唇音。切韻登職德的合口字也全都是喉牙唇音。這些灰韻系字顯然是哈的合口，wəg>wəi，(方言>wɒi)<sup>1</sup>。

1. 按格式填寫，之蒸兩部應當有：

哈	əg	尤	(rəg)	之	iəg	括弧裡的音找不到了。
灰	wəg		rwəg		(iwəg)	rwəg, rwək, rwəŋ 只有喉牙唇音。wəg 只有平聲，也只有喉牙唇音。wək 只有‘或聲’字，喉牙音，跟屋
德	ək	屋	(rək)	職	iək	只有‘或聲’字，喉牙音，跟屋
	wək		rwək		iwək	rwək 在諧聲通轉。iwək
登	əŋ	東	(rəŋ)	蒸	iəŋ	也只有‘或聲’字跟可疑的
	wəŋ		rwəŋ		(iwəŋ)	‘血聲’字，都是喉牙音。wəŋ 又只有喉牙音，跟東

諧聲的通轉跟詩韻完全一致。陔一方面通之，又一方面通德。灰一方面通德的合口，又一方面喉牙唇字通尤韻系。尤是之的喉牙唇合口。

陔灰的上古音還有收 -d 的一部分，得待下文再詳。現在可以預先說明的，那些 -d 字的變音也是 əd > əi > ɳi, wəd > wəi, (方言 wɳi)

可見 ə > ɳ 只能在某種條件之下發生。第一，前面不能有介音 i 或是 r，所以之 iəg, 尤 rwəg 的 ə 並不變為 ɳ。第二，ə 後面的收聲只可以是 -g, -d, 不能是 -k, -t。 (下文再說明 -ət, wət 何以不變 -əi, wɳi)。表面上看來，這第二個條件是關乎收聲的清濁的。高本漢就這樣主張。他以為中古入聲字跟陰聲字在上古音具有全然相同的形式，只是收聲一清一濁。所以他又主張 əg 的變為 ɳi 必得 -g 先 > -i, 然後 ə > ɳ, 否則 ək 何以不變 ɳk 呢？換句話說，əi 才變 ɳi, ə 本身不能變 ɳ。我對於古入聲字的見解跟他根本不同。 (下文還得專論入聲)。əg > ɳi 而 ək > ək, 因為 ə 的性質根本不同，並不因為收聲的清濁。然而我也主張 -g > -i 確實發現在 ə > ɳ 之前。ɳg 是不能變 ɳi 的。

ə 何以變 ɳ, 何以得受這兩種限制，下文會逐步說明。這一

【按】教人懷疑這裡所遇見的真是一套開口音跟一套合口音。也許上古音的格式根本是另一種面目，並不像中古音。那介音 i 的音色尤其不敢說得太肯定。

下文更會發現之蒸兩部字，至少有一部分是原始漢語的 -b, -p, -m 變出來的，到了周秦時代才變成像上表的格式。讀聲韻文的材料不夠應用，空想也沒有益處。所得留意的，我們構擬上古音的時候，多少有盲從中古音之處，正像中古音必得摹倣近代方言。無意之中會上了圈套。整個上古音的系統都免不了這很嚴重的缺點。

個音的沿革關乎整個發音系統的改變。因為這現象的值得注意，不如及早提出來。要了解他，必得把全部上古音弄清楚了才有希望。

第四章 中東陽耕各部的元音<sup>1</sup>

據上文，登的上古元音是 $\text{ə}$ ，跟切韻音相同。蒸是 $\text{iəŋ} > \text{iěŋ}$ 。蒸部的東作 $\text{rwəŋ}$ ，後來變爲 $\text{rxŋ} > \text{ruŋ}$ ，那 $\text{x}$ 音介乎 $\text{u}$ 跟 $\text{ə}$ 之間。其他收 $-\text{ŋ}$ 各部的上古音，還得推考。

澈底的說，要規定上古音跟中古音的關係，必得遵守兩個條件。第一，這關係是整個上古音系跟整個中古音系的關係，不單是單獨的某個上古元音跟某個切韻音的關係。第二，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要是沒有改訂音值的必要，我們得假定上古音就是中古音。第一個條件不妨叫做系統的條件。違反的他呢，毛病就是支離割裂，所擬的音自相矛盾。雖然一件一樁都好像言之成理，集合起來就沒有道理。這就是前文(頁76)所謂缺乏常識。第二個條件最重要不過。擬音的手續是追溯的，並不是順流而下的，原原本本的敘說事實。沒有變音的證據而隨便的肯定說一切人類生活的現象在幾千年之中必得有所改變，都是方法上的廢話。不同語系的史實更不可以互相比擬。

所以登蒸東的上古音必須跟其他收 $-\text{ŋ}$ 的韻系互相參證才能成立。在整個 $-\text{ŋ}$ 系統裡，登系的音要是沒有改變的痕跡，他的上古音就應當從今音。收 $-\text{ŋ}$ 的上古音又得跟其他的音系相參証，特別是入聲 $-\text{ʔ}$ 系，然後能把上古音的大系統建立起來。先論 $-\text{ŋ}$ 系。

自從孔廣森，江有誥修改段氏六書音均表之後，切韻收 $-\text{ŋ}$

1. 這章單論元音；假定古收聲是 $-\text{ŋ}$ 。

的韻系分爲五部。據江氏：

耕十三	耕清青又庚之半	中十六	冬又東之半
陽十四	陽唐又庚之半	蒸十七	蒸登
東十五	鍾江又東之半		

(王念孫東第一, 蒸第二, 陽第五, 耕第六, 不承認有中部)。

江表在蒸部不列東，跟他的在之部列尤屋自相矛盾。蒸部的東，論字數雖然不多，然而決不跟中部的東相同。

前人立論，大部分依據先秦韻文。我不如先從諧聲說起，可以互相校對。諧聲通轉的例子很繁，又不得不立一張總表。(在下頁)。造表的條件見上(頁113)。

1. 表上開合不通轉。惟其如此，所以諧聲東合口不通蒸開口，(表上東通蒸一次，‘夂筆陵切’ > ‘馮房戎切’，唇音的沿革開合不定，說詳後)。東通登耕合口的例子見於‘宏聲’，‘營聲’。詩韻東歸蒸部的字恰巧也是‘夢雄(馮)’。還有一個‘弓’字。‘弓聲’在諧聲自諧。東實在有歸蒸部的一小部分，江表脫略。

2. 按諧聲的通轉，切韻收-ŋ的韻系在上古音大致可以分爲四部。

東-鍾江東冬	以前叫做 <u>東</u> 部, <u>中</u> 部
蒸登東	蒸
庚陽唐	陽
耕清青	耕

表上東通東-三次只見於‘衆聲’，也許是偶然的。此外東除了諧蒸部之外，只通冬。更可以注意的，東跟鍾在切韻都是具有介音r的，可是諧聲不通。然而冬通東-鍾。總而言之，東部之內，東-鍾江跟東-冬若即若離，也許可以分爲東中兩部。





現在可以按這個分界綫來規訂各部的元音。(1)第一個問題就是蒸部跟東部的關係。據前章：

<u>蒸部</u>	<u>登</u>	əŋ, wəŋ	
	<u>蒸</u>	iəŋ	
	<u>東</u> <sub>三</sub>	ɪwəŋ	
~~~~~			
轉 <u>中部</u>	<u>東</u> <sub>三</sub>	ɪxŋ	x音較ə爲後。
	<u>冬</u>	xŋ	

其中疑難之點在乎 xŋ > wəŋ (方言 uŋ?), ɪxŋ > iuŋ。諧聲東-鍾江同部。東-跟鍾最爲接近,他們的主元音也許完全相同。到了切韻,從 xŋ, ɪxŋ 變出來的冬東<sub>三</sub>音夾在東-跟鍾之間:東-東<sub>三</sub>變爲同韻而冬跟鍾竟可以像切韻的雜亂。

高氏音	變成 <u>切韻</u>	
<u>東</u> - uŋ		uŋ
<u>東</u> <sub>三</sub> iŋ	iŋ	iŋ
	iōŋ	iŋ
<u>冬</u> ôŋ	ôŋ	uoŋ
<u>鍾</u> iuŋ		iwoŋ
<u>江</u> ũŋ		ɔŋ
	ôŋ	ɔŋ

江韻系有一個‘降’字,跟東<sub>三</sub>押韻,高氏作 ôŋ 叶 iōŋ。我又得照樣的問:江 ũŋ 可以變成較弘的 ɔŋ, 冬 ôŋ 何以不變 ɔŋ, 反而兩折化,變成 uoŋ 呢? 東<sub>三</sub> iōŋ 尙且會變成很窄的 iuŋ, 原來的鍾 iuŋ 何以反而三折化,變成更弘的 iwoŋ 呢? 就算 冬 ôŋ 跟鍾 iuŋ 因

爲是長音而分裂(break), 東≡ iòŋ 也是長音,何以不分裂呢? 詩韻的東≡ iüŋ 不叶鍾 iuŋ, 江 üŋ, 反而叶 əŋ, iəŋ, 李方桂早已指出是怪事。(上文把這東≡ 改作 iwəŋ。不屬於東部,不必再討論了)。這樣的擬音是亂七八糟的。

我覺得東冬鍾的關係一定有比這個更直捷了當的。上古音的東-東≡冬鍾江的主元音要是同類的後元音,(元音圖上可以排在同一直綫上的),無論如何,不會變成中古音的型式。東≡跟冬屢雜在東-跟鍾之間,好像地質上發現一條裂紋,經過了一次地震似的。

也許我們對於高氏的 $\delta$ 根本沒有了解。他的 $\delta$ (不管長 $\delta$ 短 $\delta$ )也許不是純粹的後元音。現在且不提‘降’字,(高氏 $\delta$ ŋ),因爲這長短音的分別教人在難題上加上難題。上文主張冬東≡的主元音x是介乎ə跟u之間的一個音。據諧聲,這x位在əx<sup>u</sup><sub>o</sub>單在中後元音之間加上一套元音,另擬一套符號,音理上並非不可能,可是在漢語有點不近情。並且像上文說,這x音後來變爲後元音,爲什麼變呢?我就猜想這x跟u,o的分別不單是發音的地位略略的在前面一點,應當還是一個不脣化的元音(unlabialized)。分別的要點在乎脣勢。在國際音標,相當於u,o的不脣化音是ɯ,ɤ。現代方言裡不常遇見這樣的音。開封人說‘河’好像是xɯ,實際比ɯ更近乎中元音。北平人說‘河’好像是xɤ,實際比ɤ較前較弘。(參E頁307-8,譯頁208-9。高氏的音標在不脣化音不分中後元音,所以原文跟譯文對照,極不容易唸)。我們所要推擬的音也許很像暹羅人說‘手’的翁,不妨譯成ɯ;比標準的ɯ爲弘,近乎u的不脣化音。

這ɯ後來加上脣勢,混入後元音的u,o。何以加上脣勢,待

下文再說。總而言之，這u是假擬的。要是跟其他各部的上古音不相衝突，這音就可以承認。冬東的音何以在切韻變成在東跟鍾中間的後元音，也惟有這樣最容易解釋。其他方面，要是發現同類的唇勢改變，發生在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那末這u音更可以信了。（上文已經提到ə>ɒ）。冬  $uŋ > woŋ$ （方言  $uŋ?$ ），東  $ruŋ > ruŋ$ 。

東跟鍾可以擬成同一主元音o。這o比高氏的u在整個諧聲系統上更為合適，（循讀下文，自會明了）。鍾  $ioŋ > iwoŋ$ 。東的  $oŋ$ 也許根本是近乎  $uŋ$  的，後來  $> uŋ$ 。吳語的東我以為從古以來沒有變過。吳語的東也許是  $ruŋ > ioŋ$ 。上古的江就是切韻的江， $oŋ$ 。

(2) 陽部的元音。陽唐通轉。唐並且轉庚，特別是合口音。唐韻系的上古音最宜乎作  $aŋ$ 。

<u>唐</u> $aŋ > oŋ$	<u>陽</u> $iaŋ > iaŋ$	<u>庚</u> $aŋ > aŋ$
$waŋ > woŋ$	$iwaŋ > iwaŋ$	$waŋ > ^waŋ$

在詩經跟諧聲時期之後，先秦韻文漸漸發生‘東陽合韻’的現象。到了漢朝，東跟陽更為接近。唐  $aŋ$ 跟東  $oŋ$ 相叶，未免距離太遠。漢音的唐韻系也許已經是  $oŋ$ ，跟  $oŋ$ ， $oŋ$ 相叶。

詩韻跟諧聲的東部跟陽部絕對不通轉。易經的用韻是極通俗的；這兩部也絕不通轉。所以上文所擬的  $a$  音，雖然不必合符戰國以後的音，對於上古音較為合適。

這一部惟有庚的上古音難訂。庚通陽  $iaŋ$ ，然而跟庚  $aŋ$ 幾乎全不通轉，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sup>1</sup> 庚的合口反而有

1. 表上不錄‘生聲’字，所以這話不全可靠，參下文。

點通耕的合口，也許他的主元音較庚的 a 爲窄。暫且把他擬成  $iæŋ > ræŋ$ ，下文再詳。

(3) 耕部的元音。耕韻系跟登韻系有點接近。切韻的耕我們作  $eŋ$ ，一方面根據早期的等韻，又一方面就因爲這諸聲耕登的通轉。耕是  $eŋ > eŋ$ ,  $wəŋ > wəŋ$ 。

青韻系在諧聲不單通清，並且通耕。合口又有通庚的趨勢。他的上古音不能像高氏的擬成  $eŋ$ ，一定是一個較弘的音。(下文會發現切韻的其他純四等韻齊先添，他們的上古元音也都比 e 來得弘)。所以青宜乎作  $eŋ > eŋ$ ,  $wəŋ > wəŋ$ 。

清韻系在諧聲的關係上跟青差不多。他在切韻有介音 i。假若擬作  $ieŋ > ieŋ$ ，我們在別方面會發現 i 的影響不是那麼簡單的；所以應當選一個比 e 更弘的主元音。那也只有  $iæŋ$  可用，再往下就是庚陽唐了。然而這  $æ$  不是諧聲表所指出的。表上只有一點很特別。清的開口能通耕的開口而幾乎不通庚。此外還有別的(現在還不能說明的)緣故，暫且把清訂成  $ieŋ > ieŋ$ ,  $iweŋ > iweŋ$ ，正像蒸  $iəŋ > iəŋ$ 。

按上文所說，我們不期然而然的肯定了好幾件事。第一，庚合口  $wəŋ > wəŋ$ ，青合口  $wəŋ > wəŋ$ ，上古的合口變成中古的‘假合口’。第二，上古的前元音青作 e，庚作  $æ$ ，庚作 a，三者並存。我們須得了解這裡所用的語音符號只能代表發音地位大概的某區某區，並不能確定某點某點。然而我們實際已經假定古人說話，在同一方言，前元音很豐富。到了現代方言好像是變窄了。那一定得有個理由。上文我們否認後元音可以分  $\hat{o}$ , o, ɔ, 而這裡在前元音 e, a 之間加進一個  $æ$ ，何以要

前重後輕呢？這又是上古音的一個謎，跟上文  $e > \sigma$ ,  $w > wo$  (u) 等問題都得待下文綜合的解釋。

以上單憑形聲字的通轉把切韻收 -ŋ 的各韻系的元音大概規定了。前人訂音，側重詩韻，高本漢，李方桂不能例外。現在我們再把詩韻的通轉照樣的立一張表，看看跟諧聲有何不同之處。<sup>1</sup>

收 -ŋ 各部的詩韻表

	東	鍾	江	東 <sub>三</sub>	冬	蒸	登	耕	青	清	庚	庚 <sub>三</sub>	陽	唐
東	37	48	15	9										1
鍾	34	15	8	1										
江			12	1										1
東 <sub>三</sub>			28	7	18	10								1
冬														
蒸					25	41								
登						9								
耕								5	3		2			
青								22	56	11	15			
清								40	11	22				
庚									3	19	83	32		
庚 <sub>三</sub>										11	92	50		
陽											317	285		
唐													51	

- 列表的方法如下：(1) 詩經每章算一單位。其中每字算一單位，兩兩相逢計算次數。例如采芣二章叶‘中宮’，作東<sub>三</sub>自叶一次。小星一章叶‘東公同’，作‘東公’，‘東同’，‘公同’東<sub>三</sub>自叶三次。采芣四章叶‘蓬邦同從’，作‘蓬同’東<sub>三</sub>自叶一次；‘蓬邦’，‘邦同’東<sub>三</sub>叶江二次；‘蓬從’，‘同從’東<sub>三</sub>叶鍾二次；‘邦從’江叶鍾一次，餘類推。(2) 章裡有相同的字，只算一次。例如行露三章叶‘壙訟訟從’，只算一個‘訟’字。所以像斯干七章單叶‘祥祥’的不如刪去，因為研究上沒有

這表跟諧聲表不同之處在乎不分開合。這一點是韻文的材料最不適宜於研究之處。

詩韻跟諧聲大致可以互相參證。東冬鍾江蒸登絕對不通庚耕清青陽唐，只有周頌烈文‘邦崇功’叶‘皇’可疑。表上暫從段氏六書音均表（江有誥王念孫同），然而‘繼序其皇之’很可以上叶‘惠我無疆’，下叶‘於乎前王不忘’。

詩韻的東冬鍾江蒸登能不能分爲三部，比諧聲更成爲問題。蒸登不通東冬鍾江；詩韻的界限比諧聲更爲嚴整。東在表上一豎一橫，介乎二者之間。這就是上文所謂  $rwəŋ$  跟  $ruŋ$  的分別。然而東不但(1)通蒸登，(2)通冬，並且(3)通東鍾江。東通江 12次，其實只關乎兩個字。

<u>草蟲</u> 一	<u>蟲蠡</u> 仲降	<u>東</u> 叶‘降’3次
<u>出車</u> 五	<u>蟲蠡</u> 仲降仲戎	5次
<u>旱麓</u> 二	中降	1次
<u>鳧鷖</u> 四	<u>漱宗宗降崇</u>	2次
<u>烈文</u>	邦崇功(皇)	‘邦’1次

高氏把‘降’擬成  $kôŋ$ ，專門爲這一個字立一個韻母。‘邦’他擬成  $pŋ$ 。按他的系統，‘邦崇功’應當是  $üŋ, iôŋ, uŋ$ 。‘降’字的上古音下文再說。問題的中心點還是在乎東（高  $\hat{o}$ ，改爲  $u$ ）的叶東鍾（高  $u$ ，改爲  $o$ ）。這就是古人對於東中兩部的分界說不

【接】用處。(3)一字廣韻重讀，只須切下字是同韻類的，不論聲調或是聲母同不同，只算一次。(4)切下字不同類的，例如‘縱’字‘子紅切’又‘卽容切’，只得從聲首‘從’字作鍾韻系。不能從聲首取決的，從一聲之內發現次數較多的韻類。(5)聲首重讀的，‘丁’從‘當經切’，‘印’從‘五岡切’，‘令’從‘郎丁，郎定切’，‘生’從‘所庚切’，‘行’從‘胡郎，下浪切’。

明白之處。江有誥從孔廣森，可是王念孫不同意。夏炘詩古音表集說（渭南嚴氏本頁18），‘核以易傳，楚辭，東冬或可不分，核以詩三百篇則分用劃然，不得以其偶通者而並不通者亦通之也’，那也沒有抓住問題的要點。冬跟東、鍾的分別在上面的詩韻表上一目了然，當然不成問題。可是冬叶東，東叶東、鍾。不論詩韻或是諧聲，東部跟中部都在可分不可分之間。諧聲的冬近乎東，詩韻的東近乎東。

這問題並不關乎元音的性質，而在乎上古音收聲的演變，詳情得等到下面第十二章才能說明白。這裡暫且把東叶東、鍾當做‘合韻’。‘降’字的叶東也是關乎古收聲的。這裡暫且作-ŋ，他的元音也暫且擬成跟別的江系字相同的，就是o。

以上交代詩韻的蒸中東三部。

陽唐跟耕清青不同部，詩韻諧聲可以互相參證。庚韻系在諧聲幾乎全入陽部，在詩韻有一部分入耕部。江氏‘庚之半入耕，又半入陽’，是根據詩韻的，那也不如說五分之一入耕，五分之四入陽。從前人把庚分為兩支，分屬耕陽二部。據詩韻的分析，這是極有道理的。庚字叶入陽部的有‘永泳兵京景兄英明慶柄卿競’。叶入耕部的有‘鳴名平苹驚’。好像應當為庚擬兩個不同的上古音。

陽部的      ɪaŋ > ɪæŋ      ɪwaŋ > ɪwæŋ

耕部的      ɪæŋ > ɪæŋ      (沒有合口)

這兩支到了漢朝已經合而為一。

詩韻的庚也可以分為兩支。喉牙音字在陽部，‘生聲’字在耕部。也許正像庚一樣的，‘生聲’字跟其餘的庚喉牙字本



來不同主元音。<sup>1</sup> 例如‘生’æŋ, ‘盲’aŋ。到後來, aŋ也變爲æŋ。這可以說是摹倣作用。然而麻<sub>二</sub> ag<sub>二</sub>並不摹倣佳æg(參下文), 所以我們不敢把切韻的庚<sub>二</sub>擬成æŋ。切韻的庚<sub>二</sub>庚<sub>三</sub>所以能同韻, 我們始終說不出理由來。也許方言的庚<sub>二</sub>真的是æŋ, 只是來歷不明。

## 收 -ŋ 各部的元音表

蒸部	登	æŋ > æŋ, wæŋ > wæŋ	陽部	唐	aŋ > ʊŋ, wʊŋ > wʊŋ
	蒸	iæŋ > iëŋ		陽	ɪaŋ > ɪaŋ, ɪwaŋ > ɪwaŋ
	東 <sub>三</sub>	ɪwæŋ > ɪuŋ		庚 <sub>二</sub>	aŋ > aŋ, waŋ > <sup>w</sup> aŋ
中部	冬	uŋ > woŋ		庚 <sub>三</sub>	ɪaŋ > ɪæŋ, ɪwaŋ > ɪwæŋ
	東 <sub>三</sub>	ɪuŋ > ɪuŋ	耕部	耕	eŋ > eŋ, wæŋ > wæŋ
	江	——> ɔŋ		庚 <sub>三</sub>	ɪæŋ > ɪæŋ
	這一部的收聲還得			清	iæŋ > iæŋ, iwæŋ > iwæŋ
	重擬。(參第十二章)。			青	eŋ > eŋ, wæŋ > <sup>w</sup> eŋ
東部	東 <sub>一</sub>	oŋ > uŋ			
	鍾	ɪoŋ > ɪwoŋ			
	江	ɔŋ > ɔŋ			

1. 諧聲表上, 庚<sub>三</sub>不通庚<sub>二</sub>而通陽, 一部分因爲庚<sub>二</sub>沒有齶介音, 一部分因爲那張表給統計的方法限制了。表上不收‘生聲’字。‘生所庚切’又‘所敬切’, 聲首重韻, 無從收。其實這就是庚<sub>二</sub>通庚<sub>三</sub>的例子。詩韻表上, ‘生’從今音作‘所庚切’。詩經庚<sub>二</sub>叶耕清青的例子多半用‘生’字。這一點上, 最好把詩韻跟諧聲互相參證。

## 第五章 收 -k 各部的元音

## 古入聲的性質

相當於 -ŋ 的入聲是 -k。沒有討論 -k 部的元音之前，先得推考上古入聲的性質。

據現代方言，入聲字的收聲不論如何向後移動，就是 -p>-t>-k，他們的主元音總不免是短的。一變了長音，收聲就會消失，入聲就跟陰聲混合，例如官話。<sup>1</sup> 某種吳語跟某種湘語最容易教人明了入聲跟陰聲的分別，例如永嘉語‘屋’是 ū，‘房屋’是 voŋ-ū，‘屋頂’是 ɸɔ-tiŋ。短音帶喉塞，跟其他的吳語相同，長音就變為陰聲。漢語的歷史上沒有今音作入聲而古音可以作長音的證據。古音的入聲假若曾經有長短兩種，我們也不能解釋何以到了中古音都變成短音。漢語的 -p, -t, -k 字的來歷比暹羅語的 -p, -t, -k 音綴簡單得多。高本漢的上古音表把有幾個入聲擬成長音。同一音色而一長一短的兩套入聲變為中古不同音色的兩套短音入聲，例如 ‘ɔk>uok, ɤk>ɔk’。(反過來說，有的韻的主元音在上古不同音色，可是在切韻變成同音色而一長一短的兩套，例如 ‘am>am, əm>ɤm’。) 這些都是捕風捉影之談。短音何以變為長音，長音又何以變為短音呢？

我們把中古音跟上古音的入聲都擬成短音，固然不違背史實，可是其中有一個極大的疑問。跟 -p, -t, -k 相當的 -b, -d, -g 字呢？上古音之幽宵侯魚支六部變為中古的陰聲，全有平上去聲的分別。短音變不出平上去來。就算 -b, -d, -g>-i, -u,

1. 廣州話的所謂第九聲不知能持久到何種程度。古官話收磨擦音的入聲字，他們的主元音還是短的。明朝官話裡，從入聲變出來的‘如聲’大概是長音。

元音兩折化了之後可以產生長音，我們還得解釋聲調的來源。我們得假定上古的 -b, -d, -g 字本有聲調，雖然不必跟中古音或是今音一一相同。又一方面，暹羅語的短音入聲原先好像有收 -p, -t, -k 跟收 -b, -d, -g 的兩套。今音雖然都唸成塞而不裂的 -p, -t, -k，拚法上不能混亂。跟漢語的歷史一同來推測，我敢膽大的斷定(1)上古的 -b, -d, -g 字原有一長一短的兩套。長音變成平上去聲的陰聲，短音跟中古的入聲混合了。(2)不單如此，-p, -t, -k 字也原有一長一短的兩套。短的變入聲，長的跟長音的 -b, -d, -g 字同變為陰聲。<sup>1</sup>

我的主張不外乎兩點。一則上古收破裂音的音綴，不論 -p, -t, -k 或是 -b, -d, -g，都可以分長短。長音變中古的陰聲，短音變入聲。上古收聲的清濁跟中古音的作陰聲或是作入聲沒有關係，跟聲調也沒有關係。上文把中古音 -p, -t, -k 的來源寫成上古的 -p, -t, -k，把中古陰聲的來源寫成上古的 -b, -d, -g，完全是為通俗便利起見。下文我還得繼續這樣的寫法。-b, -d, -g 代表陰聲字在上古音的收聲，-p, -t, -k 代表入聲字在上古音的收聲。哪一個是清音，哪一個是濁音，不得而知。要是為上古音逐字注音，也得有同樣的了解。-b, -d, -g 表明是從中古陰聲字推想出來的，-p, -t, -k 是從中古入聲字推想出來的。

第二點要說的實際包含第一點裡。上古的 -b, -d, -g 跟 -p, -t, -k 同變為中古入聲的收聲，可是中古的入聲只有一套。清

1. 近代暹羅語裡，短音‘字’可以收 -p, -t, -k，又可以收 -b, -d, -g。下平聲的也是如此。這四套收聲都唸成塞而不裂的音。假若下平聲‘字’的收聲有一天失去了，豈不成像切韻的形式了麼？長音的變成陰聲，短音的保存 implosive 收聲。

濁收聲只有在同變爲塞而不裂音 (implosives) 之後, 然後可以混同。 換句話說, 我主張六朝的入聲早已收塞而不裂的音。 史實絕沒有跟這見解相衝突的。 上文(第二章)並且敢肯定遠在秦漢以前, 有些 -b, -d, -g 字已經變成像今音粵語的入聲, 特別是在歌部。 其他像陰聲跟 -n 的通轉, -p, -t, -k 跟 -m, -n, -ŋ 的通轉等等問題下文都應用這個原則來解決。 我們的切韻音表上, 入聲的收聲還是寫作 -p, -t, -k, 那又是爲從俗便利起見。 並且我們要是不研究上古音, 也不敢斷定中古入聲的不裂化, 所以中古音表上不如暫作簡單的 -p, -t, -k。

這樣說來, 從前人有些關於聲調跟收聲的見解可以置之不問了, 例如顧氏的四聲一貫說, 段氏的古無去聲跟平上聲同類說。 高本漢從段氏, 也是把去聲跟入聲的關係看得太重了。 在詩經研究裡, 他假定古去聲是降調, 就主張去聲是收聲所以消失的原因。 後來在 *WFC* 反過來說去聲是收聲元音化了之後的結果。 一轉眼之間, 因果顛倒, 其實都是莫須有的。 去入聲的所以通轉, 理由不在收聲的變化。 待下文論泰夫祭廢的時候再加以考證。

從此說來, 切韻收 -k 跟收 -ŋ 的字, 他們在上古音的分別不只在乎收聲, 元音的音量跟聲調都不相同。 我們也不能希望 -k 各部的界限必得跟 -ŋ 各部完全一致。 從前人把 -ŋ 分爲五部, -k 字分爲六部, 並且不是簡單的在五部之外加出一部來。 段氏好像無法駕馭這一部分的材料, 所以說第一部跟第二部同入聲, 第三部跟第四部同入聲, 甚至於第十六部也跟第十七部同入聲。 那末收 -k 的入聲只有三部。 據段氏看來, 收 -k 的字比收 -ŋ 的容易互相通轉。 後來江有誥才分成六部, 現

在鈔錄在下面，並且注上高本漢所擬的音。

		相當於	
<u>之</u> 第一	<u>高</u> 二十一	<u>蒸</u> 第十七	<u>高</u> 二十
<u>職</u>	iək>iək, iwək>iwək	<u>蒸</u>	iəŋ>iəŋ
<u>德</u>	ək>ək, wək>ək	<u>登</u>	əŋ>əŋ, wəŋ>wəŋ
<u>屋</u> 三分之一	iük>iuk		( <u>東</u> iüŋ>iuŋ)
	( <u>麥</u> ək>ək, wək>wək)		( <u>耕</u> ɛŋ>ɛŋ, wɛŋ>wɛŋ)
<u>支</u> 第七	<u>高</u> 十九	<u>耕</u> 第十三	<u>高</u> 十八
<u>麥</u> 之半	ək>ək, wək>wək	<u>耕</u>	ɛŋ>ɛŋ, wɛŋ>wɛŋ
<u>昔</u> 之半	iək>iək	<u>清</u>	iəŋ>iəŋ, iwəŋ>iwəŋ
<u>錫</u> 三分之一	iek>iek, iwek>iwek	<u>青</u>	ieŋ>ieŋ, iweŋ>iweŋ
		<u>庚</u> 之半	(高在第十六)
<u>魚</u> 第五	<u>高</u> 十七	<u>陽</u> 十四	<u>高</u> 十六
<u>陌</u>	ək>ək, wək>wək	<u>庚</u> 之半	əŋ>əŋ, wəŋ>wəŋ
	iək>iək (喉牙)		iəŋ>iəŋ, iwəŋ>iwəŋ
<u>藥</u>	iək>iək, iwək>iwək	<u>陽</u>	iəŋ>iəŋ, iwəŋ>iwəŋ
<u>鐸</u>	ək>ək, wək>wək	<u>唐</u>	əŋ>əŋ, wəŋ>wəŋ
<u>麥</u> 之半	(高在第二十一)		
<u>昔</u> 之半	iək>iək (齒齶)		
<u>侯</u> 第四	<u>高</u> 二十六	<u>東</u> 第十五	<u>高</u> 二十五
<u>燭</u>	iük>iwok	<u>鍾</u>	iüŋ>iwoŋ
<u>屋</u> 三分之一	uk>uk	<u>東</u> 之半	uŋ>uŋ
<u>覺</u> 三分之一	ük>ək	<u>江</u>	üŋ>oŋ
<u>幽</u> 第二	<u>高</u> 二十三	<u>中</u> 第十六	<u>高</u> 二十二
<u>沃</u> 之半	ók>uok	<u>冬</u>	ôŋ>uoŋ
<u>屋</u> 三分之一	iók>iuk	<u>東</u> 之半	iôŋ>iuŋ

覺三分之一	ôk > ɔk	(江 ôŋ > ɔŋ)
錫三分之一	iôk > iek	
宵第三	高二十四	高氏的分部差不多全從江氏，
沃之半	ok > uok	只有麥韻不像江氏的分列在支
藥之半	iok > iak	魚兩部，高氏以爲應當在支之兩
鐸之半	ɔk > ak	部，通職德而不通藥鐸。麥的
覺三分之一	ɔk > ɔk	切韻音斷不能作 ek，他的上古音
錫三分之一	iok > iek	據我們看來，也不能作 ek, èk, (說
		詳下)。

分部的界限是否適宜，須得看所有收 -k 字在諧聲，詩韻如何通轉。下文先列兩張總表，(法詳頁 113, 127-128)。<sup>1</sup>

假若我們也按歸納收 -ŋ 各部的法子，在這兩張表上劃上分界綫，當時會發現幾個小問題。(1) 屋<sub>三</sub>跟屋<sub>一</sub>燭通轉，沃跟覺通轉。收 -ŋ 的諧聲表上，東<sub>三</sub>不通東<sub>一</sub>鍾，只有詩韻表上這三個韻系是通轉的。然而在收 -k 的音，不論諧聲，詩韻，屋<sub>三</sub>都通屋<sub>一</sub>燭。高氏第廿六部不收屋<sub>三</sub>，顯然是爲規避擬音的衝突。江氏侯第四列屋<sub>三</sub>三分之一，不知是單指屋<sub>一</sub>說的，或是兼收屋<sub>三</sub>。

冬本來也有點通東<sub>一</sub>鍾江，可是不像入聲沃通覺那樣清楚。古音家把這個問題跟屋<sub>三</sub>通屋<sub>一</sub>的問題截爲兩段，又因爲沃覺雙方都通藥鐸，所以另列一個宵部。

(2) 不論諧聲，詩韻，錫通(一)麥昔(二)屋<sub>三</sub>(三)藥。在收 -ŋ 的各部，(一)青通耕清，然而(二)(三)沒有相當的現象。於是乎

1. 詩韻表上，聲首字重讀的，‘玉’從‘魚欲切’，‘谷’從‘古錄切’，‘角’從‘古岳切’，‘霍’從‘徒歷切’，‘樂’從‘盧谷切’。



昔跟陌<sub>三</sub>擬成同一個元音。昔是齒齶音，例如‘石’ d<sub>3</sub>iak > z<sub>3</sub>iek。陌<sub>三</sub>是喉牙音，例如‘弟’ ŋiak > ŋiek。齒齶輔音教元音變成 e。

(4) 諸聲表的右上角，詩韻表的左下角忽然發現幾個大數字，顯明藥鐸限屋沃覺的關係。不如另立一張諸聲表，(也把詩韻相逢的次數寫在括弧裡)。上文已經提到錫跟屋<sub>三</sub>跟藥的通叶，所以把錫也附在表裡。

	屋 - 覺 屋 <sub>三</sub> 沃 錫			
藥		13(10)	(4)	13(3)
鐸	4(1)	1(2)		3(4) (1)
錫		(1)	7(5)	(1) ×
覺	×	×		11

這更是古人分列宵部的理由，可是脫了屋<sub>一</sub>。高氏第廿四部內容跟江表全然一致。若是加入屋<sub>一</sub>，他的擬音怕得要全部推翻。

擬音的手續上，只須把上面的四個問題解決了，其餘的，收 -k 的各部本來是跟收 -ŋ 相同的。

擬音的難處不在乎爲錫，爲昔，爲藥鐸造出幾個特別的符號來，例如高氏：

錫 iek, iok, iôk > iek  
 昔 i<sub>3</sub>ak, i<sub>3</sub>ëk > i<sub>3</sub>ek  
 藥 iak, iok > iak  
 鐸 ak, ok > ak

這樣的音，稍加修改，未始不能對付諸聲，詩韻的通轉，然而我們只抓住了問題的一半，也許竟可以說沒有抓住。上古音跟中古音的轉變能憑這一類的格式說出道理來麼？我們又得回到上文不可自相矛盾的原則。我們的工作不是零零碎碎的考古，乃是在周秦的活語跟六朝的活語中間找一條有系統的轉變的途徑。要是 iok, iôk 變了 iek，而同時 iok 變了 iak，而



同時  $i\check{e}k$  反而變了  $i\epsilon k$ ，秦周時代的漢語上發生了怎麼一回事呢？也許那些變化不是‘同時’的。那末，那幾百年之間漢語經過了多少次的大變動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考古審音都不得當。

就其大體而論，高氏收  $-k$  六部的主元音作 (1)  $\ominus$ ,  $\epsilon$ , (2)  $e$ , (3)  $\alpha$ , (4)  $o$ , (5)  $\delta$ , (6)  $u$ 。跟收  $-ŋ$  的相比， $u$  跟  $o$  之外多出作  $\delta$  的一部。上古音  $u$ ,  $\delta$ ,  $o$  會分成三部，除非萬不得已，不可輕信。現代方言跟切韻音值都不顯明漢語的後元音可以有這樣微妙的分別。上文我並且否定上古有圓脣  $u$  ( $uŋ$ ) 的一部。我覺得我們一定有更直捷了當的途徑可以採取的。

短音入聲的互相通轉，限制自然不必像收  $-ŋ$  各部的嚴整。屋≡通屋- 獨見於詩韻，也見於諸聲，不像東≡通東- 的單見於詩韻。上文我們並不因為東≡的通東- 而在東部列上一支東≡，以為這不過是‘合韻’。那末，屋≡的通屋-，這裡也可以當做‘合韻’，不必在侯部再列一個屋≡。冬≡東≡偶然通江是‘合韻’。我們的中部雖然在冬≡東≡之外又加一個江，可是主元音不一樣，冬≡東≡作  $u$ ，江暫且作  $\circ$ 。

高氏的上古音表上，每一部的主元音完全相同，(惟有在之部  $\ominus$  附上  $\epsilon$ )。他用長短音的把戲，把同一個上古主元音變成不同音色的切韻音。我們以為這辦法是毫無憑據的，也正是莫須有的。要是用這個方法來對付諸聲，萬萬不能了解諸聲。古韻文的押韻呢，更不須各個字的主元音全然相同。從古至今，中國人做詩從來不像西歐人的那樣拘執。上文收  $-ŋ$  各部的主元音我們只擬成大同小異的。不管西洋人如何看法，凡是知道一點中國詩史的，恐怕都會覺得我們的變通辦法較為近

情一點。短聲入聲的通轉更不能這樣看得呆板了。

現在可以先做照 -ŋ 各部的音擬上幾個容易了解的格式。

蒸部, 之部的入聲      中部, 幽部的入聲      東部, 侯部的入聲

登 əŋ, wəŋ   德 ək, wək   冬 uŋ   沃 uk   江 oŋ   覺 ɔk

蒸 iəŋ   職 iək, iwək   東 ruŋ   屋 ruuk   鍾 roŋ   燭 rok

東 rwəŋ   屋 rwək      東 oŋ   屋 ok

江表的幽部列錫三分之一, 這個音暫且不擬。上文指出收 -k 各系跟收 -ŋ 各系的分別集中在四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幽部跟侯部的通轉。

屋 ruuk      轉 屋 ok      燭 rok

沃 uk      轉 屋 ok      覺 ɔk

這樣的押韻絕無僅有, 可是諧聲表上不少這一類的例子。也許古方言的脣勢不全一致, 短音入聲 u 跟 o 相互得聲是可能的。我們不主張在幽部列覺。覺的不必分析, 正像古人不在幽部列屋、燭。現在可以討論其餘的三個問題。先說藥鐸的地位。

諧聲表上, 屋沃燭覺職德聚集在左上角, 藥鐸陌昔錫在右下角。假若右上角沒有發現那幾個關乎藥鐸的大數字, -k 跟 -ŋ 的兩張表本來是一致的, 無須乎發生疑問。可見問題在乎藥鐸的上古音。藥鐸通沃覺是一個問題, 沃通覺另是一個問題。高氏根據中國人分立宵部, 幽部的意思, 肯定中古的藥鐸沃覺每一個都至少有兩個來源, 那不是最簡便的辦法。問題既然在乎藥鐸, 我們儘可以先把他們的地位審定了。要是這樣的擬音已經可以劃清楚分部的界綫, 就不必再分沃覺。上文沃覺‘合韻’的主張就完全可以成立。

藥鐸分屬於宵部跟魚部。東周以後，藥鐸跟屋覺很普遍的通轉，不論魚部的藥鐸，或是宵部的。這就是所謂‘魚侯合韻’。我們能不能把藥鐸韻的上古主元音一概擬成  $\text{ɔ}$ ，跟  $\text{o}$  跟  $\text{a}$  兩方面勉強湊合呢？這未免太牽強了。藥鐸的通轉，大部分歸向前元音的陌昔。通屋覺的只是很特殊的一支。東周以後，魚部的藥鐸跟侯部押韻。東周以前，宵部的藥鐸跟沃押韻。這是全然不同的問題。上古音的藥鐸確有兩個來源。一個跟陽唐相當。  $\text{aŋ} > \text{oŋ}$ ,  $\text{waŋ} > \text{woŋ}$ ;  $\text{ɪaŋ} > \text{ɪaŋ}$ ,  $\text{ɪwaŋ} > \text{ɪwaŋ}$ 。同樣的， $\text{ak} > \text{ɔk}$ ,  $\text{wak} > \text{wok}$ ,  $\text{ɪak} > \text{ɪak}$ ,  $\text{ɪwak} > \text{ɪwak}$ 。又一個是跟沃  $\text{uk}$ ，覺  $\text{ok}$  通轉的。我們主張把這一支擬成  $\Delta\text{k}$ ,  $\text{ɪ}\Delta\text{k}$ ，只有開口而沒有合口。這  $\Delta$  音的實在音色是不脛化的，跟  $\text{u}$  是同樣性質的。 $\Delta$  跟  $\text{u}$  大可以‘合韻’。不論在諧聲，詩韻，都可以通轉，並且很容易通轉。這樣，我們只需爲沃擬一個  $\text{uk}$ ，不必像古人或是高氏，把他分入幽宵兩部。<sup>1</sup>

$\Delta\text{k} > \text{ɔk}$ 。上古音的  $\text{ɔk}$  雖然不變  $\text{ɔk}$ ，然而  $\Delta\text{k}$  儘可以變  $\text{ɔk}$ 。至於  $\text{ɪ}\Delta\text{k}$ ，他在切韻變爲  $\text{ɪak}$ 。這也許是後起的變化。先是  $\text{ɪ}\Delta\text{k} > \text{ɪɔk}$ ，然後受了介音的影響而變爲  $\text{ɪak}$ ，不敢確定。切韻的鐸韻字大多數是上古的  $\text{ak}$ ,  $\text{wak}$ ；藥韻字大多數是  $\text{ɪ}\Delta\text{k}$ 。按諧聲，詩韻，藥鐸韻的聲首很容易分爲兩類：

1.  $\Delta\text{k}$  𦉳(從竿)，樂(鐸覺重讀)。

1. 鐸跟屋-的通轉也可以作爲‘合韻’。例如‘𦉳則落切’  $\text{ts}\Delta\text{k}$  生‘𦉳昨木切’  $\text{dzok}$ 。廣韻‘𦉳’字又‘在各切’  $\text{dz}\Delta\text{k}$  (同大徐)，‘則落切’  $\text{ts}\Delta\text{k}$ 。這  $\text{dzok}$  是方言象聲字的轉音。表上鐸通屋-四次，都不免是可疑的。其餘鐸屋有在同一‘𦉳’之下發現的，可是陰入聲互通轉，一個作  $\Delta$ ，一個作  $\text{o}$  的，不在少數也是‘合韻’。

ɪΔk 爵, 削 (從肖, 從小), 斂, 勺約, 弱, 翕籥, 虐。

這幾個聲通錫的居多, (下文再詳)。

2. ak 各, 𦉳 (從夨) [‘湖所角切, 得聲爲疑’], 託 (從壬), 度 (從庶), 窆 (從石), 作, 霏, 博溥薄 (從甫, 從父), 莫, 臺郭, 霍。

ɪak 若, 谷卻, 餽 (‘集’說文‘讀若薄’)。

這些聲不通錫。

凡是聲首不屬於藥鐸而下面產生藥鐸字的, 那些藥鐸字大致也可以分爲前後兩部。可是有例外, 例如藥鐸可以在同聲之下跟陌又跟覺或是沃相逢。其中很可以有方言的分別, 跟上文分 Δk, ak 的原則不相衝突。

我所擬的 Δk, ak 跟高氏的 ɔk, ak 意義並不相同, 雖然兩個音都還相近。高氏好像主張 ak 跟 ɔk 是方言的分別。例如‘各聲’的‘路’字在諧聲作 ag, 在詩韻作 ɔg, (參上第二章, SKR 頁146)。我以爲兩個來源是獨立的, ‘各聲’字屬於 ak, 諧聲跟詩韻相同。

按清朝人的規矩, 這 Δk, ɪΔk 不妨說另是一部。跟幽部容易通叶, 跟侯部的 ɔk 也勉強可通, 跟 ok 只是偶然相逢而已。

藥鐸的問題解決了, 然後可以分析昔韻。收 -ŋ 的清不通陽唐, 入聲昔可是很通藥鐸的。昔又跟麥最相諧。諧聲表上, 麥發現 28 次, 其中倒有 12 次通昔。此外諧聲韻文又有幾個怪僻的例子:

諧聲 昔思積切 斲側角 (ɔk), 然而又是側略 (ɪak)。

籍秦昔 籍士角 (ɔk), 然而又是測戟 (切韻 ɪæk)。

詩韻 正月六 踏脊腸’叶‘局’ ɪok (從段玉, 其實可疑)。

采芑二章 ‘爽’叶‘翼’ iək, ‘服’ rwək, ‘革’(切韻) ek)。

昔的主元音在上古斷不能全作前元音。高氏的昔作 iək, iëk, 麥作 ek, ěk。其實麥根本不能作 ek, ěk。一查詩韻表,就知道麥最好跟耕同作 ek, eŋ。所以昔的上古音也確有通中後元音的一支,可以作 iek, (相當於高氏的 iək)。這 iek 一方面通麥 ek, 又一方面偶而通職 iək, 屋 ≡ rwək, 覺 ɔk, 燭 rok(?)。iek > iek, 正像前文職 iək > iëk, 也可以合符前章清 iəŋ > iəŋ。這樣一說,昔的所以通藥鐸,不單是 iek 通 rak, ak, 也可以是 iek 通 rak, ak, 因為 e 是不定的中元音。究竟是通 a, 還是通 ʌ 呢? 那得看所通的藥鐸是跟前元音的陌同類的,還是跟後元音的沃覺同類的。諧聲昔通藥見於‘昔聲’,‘石聲’;通鐸見於‘昔聲’,‘石聲’,‘罍聲’,‘斨聲’,‘赤聲’,全都是前元音之類,只有‘昔聲’難定。‘昔聲’之下有藥鐸,有陌 ≡ 陌 ≡, 又有覺。這兩方面的通轉並不對於昔的作 iek 發生什麼障礙。就是藥鐸分爲兩個來源的主張也不必因而修改。‘昔聲’下面的藥鐸是 rak ak。昔的通覺是 iek 通 ɔk。昔韻大致通前元音。通後元音的是例外。

惟其是例外,所以又引出一個問題來了。表面上看來,那問題好像是難於解決的,實際是理所當然的。昔既然是 iek, 按理應當跟三等藥 (rak, rak) 通轉的時候爲多,跟一等鐸 (ak, ak) 隔離得相當的遠。可是諧聲,詩韻,都發現相反的現象。諧聲表上,昔通藥 3 次,通鐸 10 次。詩韻表更是離奇。昔叶藥 9 次,叶鐸多至 52 次。(那也並非因爲統計的方法把我們蒙蔽了。例如楚茨三章‘踏碩奕’,叶‘莫錯度作’,表上就作昔叶鐸 3 × 4 = 12 次,其實只是昔鐸在同一章詩相逢而已。然而我可以保證無論如何計算,昔鐸相逢總是比昔藥相逢來得常見。)據上文的分析,鐸韻字大部分屬於 ak 之類而藥韻字大部分屬

於 rak 之類。昔通藥鐸是 e 通 a。上古音根本沒有多少 rak, rwak 字, 可是有好些 ak, wak 字, 昔當然只可以多通鐸, 少通藥了。

以上因為昔的通後元音, 所以把他擬成 iek, 然而正常的通轉是 e 通 a, 而不是 e 通 o, ʌ。切韻的昔就只有這一個來源麼? 不論諧聲, 詩韻, 昔又通錫, 通陌。錫的上古音詳下文。陌的上古音應當沿 -ɨ 之例作 ak, rak, 不必有 rek。iek 不但要通 ʌk, ak, 又得通 ak。雖然短音入聲的中元音 e 可以廣泛的通轉, 擬音的手續上總不免有點牽強。還有下文在討論收 -g 各部的時候, 會發現假若我們把昔的來源全都作 iek, 對於支昔等韻系的位置都不方便。所以這裡只可以在 iek 之外另擬一個 iæk, (就是支韻系四等字的古入聲)。

昔 iek > iek    iwek > iwek  
                   iæk > iæk    iwæk > iwæk  
 陌 rak > ræk

最後可以論到錫韻的地位, 那是古音最難破的謎。不論諧聲, 詩韻, 跟錫通叶的字集中在三點, (1) 昔, (2) 藥, (3) 屋。錫的通昔正像青的通清, ek 通 iæk, iek; eɨ 通 iey; 無須乎再討論。難在後面的兩點。高氏把錫的上古音分爲三支, iek, iok, iòk, (李方桂所擬的差不多)。上文指出 iok, iòk > iek 的不近情理。不單如此, 切韻的純四等韻並沒有介音。我們的系統裡能不能容納 iek, iok 那樣的上古音呢?

簡直的說, 我不知道怎樣位置錫韻。因為現象是很離奇的。一則主元音的性質近乎不脛化的 u (屋) 跟 ʌ (藥)。二則錫在

切韻雖然是沒有介音的，可是在上古普通藥(ɾak)而不通鐸(Δk)，通屋≡(ɾuak)而不通沃(wuk)。那元音又得是近乎ɾ的了。三則他在切韻變爲ε。變的時期在方言各各不同。<sup>1</sup>合乎這一類條件的音好像只有極不脛化的ə類。那末錫是ək>εk。可是這樣的擬音我絕不敢肯定，因為錫不跟古之部通轉；按理ə跟ə應當是很諧的。也許這兩個音的不脛化的程度大不相同。很相近的兩個上古音ə跟ə，一個ə>ε，一個ə>ɒ，也有點牽強。下文假擬作əkʔ>εk，表示懷疑。這一支沒有合口。

## 收-k各部的元音表。

- |                           |                |
|---------------------------|----------------|
| 1. 之部的入聲                  | 3. 宵部的入聲(不收覺錫) |
| 德 ək>ək                   | 鐸 Δk>ɒk        |
| 沃 wək>wək                 | 藥 ɾak>ɾɒk>ɾak  |
| 職 iək>iĕk                 | 錫 əkʔ>εk       |
| 屋≡ iwək>iwĕk              | 4. 侯部的入聲       |
| 幽部 <sup>2</sup> 的入聲(不收覺錫) | 屋 - ok>uk      |
| 沃 uk>wok                  | 燭 ɾok>ɾwok     |
| 屋≡ ruək>ruk               | 覺 ɒk>ɒk        |
|                           | 5. 魚部的入聲       |

- 東漢的韻文裡，錫的前後兩支依然獨立。魏焦先祝劬歌還是叶‘劬肉逐擿’。(詩節南山七章‘蹙蹙靡所聘’，王肅音‘蹙’作‘七歷反’。各家諧聲譜把‘麻聲’列入古支部，是根據南北朝韻文的)。晉以後的情形不能確定。謝靈運過白岸亭詩叶‘屋木曲屬鹿樂憾朴’，‘憾’字也許用古韻。‘感蹇滌’等字謝詩全叶前元音。第五世紀好像不應當再有叶後元音的錫了。
- 不像在中部暫且保留一個‘降’字。

鐸	ak > ʌk	陌	ak > ak
	wak > wʌk		wak > wʌk
藥	rak > rʌk	陌	rak > ræk [rwæk?]
	rwak > rwak	6. 支 部 的 入 聲 (可 兼 收 麥)	
麥	ek > ek	昔	iæk > iæk
	wek > wæk		iwæk > iwæk
昔	iæk > iæk	錫	ek > ek
	iwæk > iwæk		wæk > wæk

這六部入聲的界限，表面上跟古人的分部大同小異。幽的主元音作  $\omega$ ，宵作  $\Delta$ ，然而因為我們不把覺錫分爲三支，沃分爲二支，所以這兩部的內容跟從前人所主張的大不一致。幽宵分部的問題在 -g 字更爲複雜。下文還得重提。



## 第六章 收-g各部的元音

切韻的陰聲一共有25韻系。其中之魚虞模蕭宵肴豪尤侯幽11系的字在上古音全收-g。祭泰夬廢四個去聲韻跟微系，歌系全收-d。這六系不免有點通-g的痕跡，然而都是可疑的，只有歌韻系有幾個大致可靠的例子：

<u>歌</u>	乍鋤駕	作則箇	‘乍’在 <u>麻</u> 韻系收-g。
	固古暮	箇古賀	‘古’在 <u>模</u> 韻系收-g。
	夸苦瓜	侷安賀	‘夸’在 <u>虞</u> 韻系收-g。
	且七也子魚	盧昨何	<u>說文</u> ‘盧’字‘讀若 <u>鄜</u> 縣’，入 <u>歌</u> 韻系。其他‘且聲’字入 <u>麻</u> ，入 <u>魚</u> ，收-g。
	坐徂果徂臥	鏗昨木	通入聲-k。
	昔思積	諧(階)千過	通入聲-k。
	多得何	趨七逾	(或是‘趨’字之誤)。

這些反切都代表無可考查的方言的遺跡。前文已經論到上古音-d>-g的趨勢。可是‘作’從‘乍’，‘箇’從‘固’得聲的時候，‘乍固’不像是收-d的。也許本是a<sub>d</sub>從a<sub>g</sub>得聲。

此外支脂齊佳皆灰哈麻八個韻系裡，有的‘聲’收-d，有的‘聲’收-g，又有好些在周朝-d>-g。其中在高氏的古音表上只有脂合口，皆，灰，哈兼收-d，-g，因為他把有些-d字誤作收-r。還有像脂開口的不收-g，佳的不收-d，因為他沒有細查諧聲。

現在試擬收-g各部的元音。先把段氏六書音均表第1-5部



藥				4			15	5	6		2			2			
鐸							3	2			27	9	2	8			
陌 <sub>二</sub>											17	2		7			
陌 <sub>三</sub>											4						
麥			2								8	1		1			
昔							1				26	2		8	5	2	3
錫			3		1		1							1		6	1

跟 16 部的詩經韻脚列成一張表，方法詳上 127-8 頁。<sup>1</sup> 表上注明詩韻入聲通陰聲的次數。<sup>2</sup> 入聲互叶，已見前章，不必重提。這樣注上入聲，至少有一點用處。有幾個陰聲韻系的上古元音可以一望而知。例如：

-k 職德	-g 之貽
燭	虞
鐸	模
錫	齊

其實這幾個對比很可以作為擬音的出發點。其他陰聲的上古音在在得跟入聲相參照，不能互相衝突。

諧聲的通轉表當然也不妨照樣排列，可是收 -g 的韻系的通轉比收 -k 的來得繁雜，並且又得顧到陰入聲的通轉，所以最

1. 聲首字重讀的，‘天’從‘於喬，於兆切’，‘句’從‘古侯，古候切’，‘且’從‘七也切’，‘車’從‘九魚切’，‘龜’從‘居迫切’。月出三章‘慘’或‘燥’。凡是一字陰入聲重讀的，這表上作陰聲，例如葛覃二章叶‘莫’（鐸），‘漢’（陌<sub>二</sub>又暮），‘裕’（陌<sub>三</sub>）‘敦’（蒸又蕞），在前章入聲表上全作入聲，這裡又作模韻系自叶一次，模跟鐸陌<sub>三</sub>各叶二次。
2. ‘食作’等入聲字有陰聲的又切。這裡既然作為陰聲字，當然跟入聲押韻的次數特別的多。表上代表陰入相逢的那些數目字未免過於偏重。然而單為從入聲字的元音推訂陰聲字的元音起見，那也未始不是一種便利。



	忌, 渠記	蹠, 蟹几
	蚩, 赤之	𪗇, 豬几
		𪗇, 直几
四等	只, 諸氏	痕, 旨寧
	(卑, 府移	髀卑履) <sup>1</sup>
可疑的三等	幼, 伊謬	黝, 於脂
	炙, 之石, 之夜	𪗇, 居履
	異, 羊吏	冀, 几利
四等	冒, 莫報, 莫北	媚彌二
	(規居隋	嬰姊宜) <sup>1</sup>
	(嵩, 戶圭	繻姊宜) <sup>1</sup>

又有些脂韻系的開口字，明明像是收  $-d$  的，可是在同聲之下，別的字又跟之職相逢，例如‘斥矢比次自致’各聲，這裡不必錄。玉篇，廣韻的脂開口字，憑偏旁應當是通  $-g$  的，還多得很多。按高氏的擬音，之  $iəg$ ，脂 合口  $iwəg$ ，脂 開口無從位置，並且脂三四等的分別還沒有考慮到呢。

據我看來，脂 等開口的上古音本就是  $iəg$ ，跟之  $iəg$  是兩回事，也不一定屬於之部。上古音沒有  $iək$ ，只有  $iək$ ，所以表面上看來，脂 開口跟之同入聲。援例，脂 的合口可以作  $iwəg$ ，跟尤  $iwəg$  不同主元音。上古音不必有  $iwəg$ ，我們也無需乎設想有  $iwəg > iwəg$  那麼一回事。脂 的三等開合自然可以作  $iəg$ ， $iwəg$ 。這一類收  $-g$  的音綴古時也許不常見。切韻的脂韻

1. 古收聲  $-d$ ， $-g$  不定。

系大部分屬於收 -d 的那個來源。那少數 -g 字在古方言又儘可以不作 -g。方言收 -d 的脂韻系字很可以跟之職在說文同‘聲’發現。

脂既然佔了 rēg, rwēg, iēg, iwēg 的地位，支的上古音當然不能再像高氏的作 iēg, iwēg 了。其實支的上古主元音決不是 ě，說詳下。

2. 之部的陰聲，除了哈灰之尤（脂）之外，又有幾個皆韻系字，從前人把他們遺漏了。爲數極少，也許正像上文（頁146）所舉歌韻系通 -g 的例子，不過是方言的遺跡。詩韻只有‘戒靈’二字。諧聲除了‘戒聲’，‘狸聲’之外，又在‘意矣疑亥才’五聲之下發現皆韻系的反切。楚辭遠遊叶‘怪來’，懷沙叶‘怪能采有’。‘怪’字在皆韻系，而‘怪聲’在諧聲明明收 -d, -t。前文已經提到在老莊屈宋的方言裡，有些在諧聲，詩韻收 -d 字的字可以跟 -g 互叶。‘來能采有’等字在楚辭應當怎樣唸，一時不敢肯定。可是皆韻系的收聲在古韻文無疑的含有方言的分別。那末諧聲的例子也許也是方言的特徵。正常收 -d 的字在某種方言收 -g。換句話說，切韻皆韻系的來歷很可以全是 ed > ei，而諧聲的 eg 屬於已經遺失的方言。

上古音表上不妨暫時保留一個 eg，相當於耕 ej 麥 ek。合口音不具。eg > ei 的格式可以懷疑，因爲太肯定切韻的皆是從 -g 變來的。

3. 表上尤不但通灰，又通侯虞幽豪肴宵蕭。前第三章已經略略的提到尤跟之部，幽部雙方面的關係。（哈）灰除了通

尤之外，又通侯。這兩種現象都超出了之部的界限。灰通侯的問題待本章末了解釋，先討論尤的雙方面的轉通。

按清朝的古音學，尤的三分之二入幽部，又轉宵部，侯部。這三部的入聲：

沃 uk>wok	鐸 Δk>ɔk	屋 <sub>-</sub> ok>uk
屋 <sub>≡</sub> ruuk>ruk	藥 rΔk>ruk (錫 ek?>ɛk)	燭 rok>rwok
		覺 ɔk>ɔk

從上面的詩韻表，我們先可以斷定相當於這些-k音的陰聲系就是侯虞幽豪肴宵蕭。現在再把這七系的諧聲通轉列成一張分表。兩方面互相對校，就可以規定他們的上古元音。

前第四章容容易易的把收-g的諧聲表劃成蒸(中)東陽耕。收-g的表可是跟收-k的一樣，不能輕易劃分界限，也不能證明古人分幽宵侯三部的道理。只有一點可以確定的，豪尤通宵蕭而不通模魚，侯虞通模魚而不通宵蕭。憑這樣的情形來訂收-g各部的元音，未免冒險。還不如先觀察諧聲表跟詩韻表上那些入聲音的地位。

據入聲跟陰聲的通轉，上文單憑詩韻，已經斷定燭是虞的入聲。用諧聲表乙來補充，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

- 一、尤相當於屋<sub>≡</sub>ruuk
- 二、侯虞相當於屋<sub>-</sub>燭 ok, rok
- 三、幽不通入聲，只在諧聲，詩韻通屋<sub>≡</sub>各一次。諧聲幽通尤。詩韻叶尤。這個音應當跟屋<sub>≡</sub>ruuk，尤相近，而在切韻是具有介音的 iəu。

四、肴相當於覺  $\text{ok}$

五、宵相當於藥  $\text{ɿ}\Delta\text{k}$ , 然而轉屋  $\equiv \text{ruk}$ 。

六、蕭通屋  $\equiv$  藥錫, 相當於錫。切韻的錫有兩個來源,  $\text{ek} > \text{ek}$  跟  $\text{ək} > \text{ek}$ 。蕭相當於錫的第二方面。

收 -g 的 諧 聲 表 乙

豪 尤 幽 侯 虞 肴 宵<sub>三</sub> 宵<sub>四</sub> 蕭 哈 灰 皆 模 魚 其他

豪	104	27		4	5	22	18	7	7		3			脂四開 1
尤		204	9	19	29	6	1	15	16		2	6	2	脂三合 13, 四合 1
幽			7											脂四開 1
侯				76	51	2					2	10		3
虞					202	6		1				2		27
肴						49	4	14	13			1		3
宵 <sub>三</sub>								31	22	30				麻二開 1, 合 3
宵 <sub>四</sub>									51	14				脂三合 1, 支四開 1
蕭														26
沃	5													
屋 <sub>三</sub>	8	26	1	2					1	8				
屋 <sub>一</sub>	1	1		5	7									
燭		3		6	5	1								
覺	8	2		7	3	13			2	1				
鐸開	3	1			9(?)									
鐸合					1									
藥開	1				1	4	2	7	17					
藥合					2									
錫	1	6								4				
昔開				1										
德合				3										

然後再回看兩張表上陰聲互相通轉的情形, 可以毫不猶豫的列成下面的格式:

- (1) 屋  $\equiv \text{ruk} > \text{ruk}$  尤  $\text{ru} > \text{rəu}$
- (2) 屋<sub>一</sub>  $\text{ok} > \text{uk}$  侯  $\text{og} > \text{u} > \text{əu}$   
 燭  $\text{rok} > \text{rwok}$  虞  $\text{rog} > \text{rwo}$   
 (ru)
- (3) 幽  $\text{iug} > \text{iəu}$
- (4) 覺  $\text{ok} > \text{ok}$  肴  $\text{og} > \text{əu}$

(?) 全是‘專聲’字。





更不足爲奇。假若豪肴(宵)蕭沃覺錫每系都得分入幽宵二部,擬音的手續上一定得穿鑿附會。

其實這兩部之間,我們無論怎樣彌縫,總不能把諧聲的各‘聲’或是詩經的韻脚完全分清楚。高本漢把幽部的主元音擬成  $\hat{o}$ ,  $\hat{\phi}$ , 宵部的  $o$ ,  $\phi$ ,  $\circ$ , 算是極努力的了,就能避免‘惡劣的’諧聲,押韻了麼? 他未免把段玉裁,王念孫的詩韻表看得太嚴重了。王氏古韻譜第二十,二十一部比段表更爲完整。其中幽宵合韻的韻脚正不在少數。

<u>鄘風</u> <u>柏舟</u> 一, 二	舟髦*
<u>王風</u> <u>君子揚揚</u> 二	陶翽敖*
<u>齊風</u> <u>載驅</u> 四	滔德* 敖*
<u>陳風</u> <u>月出一</u>	皎* 僚* 糾悄*
<u>邶風</u> <u>七月</u> 四	蜚* 蝟
<u>鷓鴣</u> 三	譙消* 翹* 搖* 嘯*
<u>小雅</u> <u>桑扈</u> 四	鯨柔敖* 求
<u>車牽</u> 三	酒殺*
<u>角弓</u> 八	浮流髦* 憂
<u>大雅</u> <u>思齊</u> 三	廟保*
<u>公劉</u> 三	舟瑤* 刀*
<u>抑</u> 三	酒紹*
<u>周頌</u> <u>良耜</u>	糾趙* 蓼朽茂
<u>絲衣</u>	鯨柔敖* 休

以上有\*的是古人所謂宵部字,其餘的是幽部字。此外

王風 黍離 一                      苗搖/憂求

小雅巷伯一

好草/驕勞

信南山五

酒壯考/月毛營

似乎可以每章通爲一韻吧？小雅魚藻一章，‘藻首鑄酒’，大雅民勞二章，‘虐憂勞休’，奇句也似乎可以跟偶句通爲一韻吧？不但如此，詩韻表竟有割裂諧聲之處。‘舟’在幽部。‘朝，舟聲’，在宵韻。‘肉’字雖然不見於詩韻，應當是幽部字。‘𦍋，肉聲’，‘𦍋聲’字全在宵部。

澈底的說，這兩部的詩韻表根本就沒有清楚的界限。我們並沒有唐突古人之處。肴宵的主元音作 $\Delta$ ，尤幽的作 $u$ ，惟有豪韻系的元音還沒有提到。他的入聲韻不能清清楚楚的指定，好像是鏗覺，又好像是沃。豪的古音是 $u\text{g}$ 還是 $\Delta\text{g}$ 呢？據段表，切韻的豪肴宵蕭四個韻系之中，叶入幽部的惟有豪韻系爲最多。仔細一查，豪的叶入幽部還不過是‘合韻’。例如段氏說‘好’字十七見全在幽部。其實‘好’字見於二十章，其中一章叶‘好好’不算，單叶豪肴字的八章，雜叶豪肴尤幽的八章，單叶尤幽的只有三章。其他的豪韻系字更不必討論了。並且豪假若作 $u\text{g}$ ，不能解釋何以變成切韻的 $\text{ou}$ 。 $\Delta\text{g} > \text{ou}$ ，正像鏗 $\Delta\text{k} > \text{ok}$ ，較爲合理。

以上把古人所謂之幽宵侯四部交代清楚了，然後可以討論魚支兩部。

詩韻表上，虞的關係是雙方面的。一方面通侯轉尤，這是上文所討論的。又一方面通模魚麻。現在再列一張模魚麻的諧聲表，把虞附在裏面。虞要不是一個中間的音，就得有兩個

## 收 -g 的 諸 聲 表 丙

模 魚 麻<sub>二</sub> 麻<sub>三</sub> 麻<sub>三</sub> 虞 歌<sup>1</sup>

開 合 其他

模	103	27	16	18	9	29	1	侯 3, 肴 2, 脂 三 合 1, 支 三 開 1, 合 1
魚		116	3		27	3	4	齊 開 1
麻 <sub>二</sub> 開			43		5	1	5	支 開 四 1, 齊 開 1
麻 <sub>二</sub> 合				6		3	1	齊 合 5
麻 <sub>三</sub>					12		2	脂 三 開 1, 支 四 開 1
鐸 開	14	1	15					
藥 開		3						
麥 開			1					
陌 <sub>二</sub> 開	3		8					
昔 開	9	3	2		9			

來源。這表上又有幾點新發現。

(1) 切韻麻<sub>二</sub>分開合，麻<sub>三</sub>只有開口，模虞魚都不兼開合。諧聲開合不通轉，界限很嚴。現在據諧聲表，模通麻<sub>二</sub>開又通麻<sub>二</sub>合，所以模的上古音也自有開合。虞通麻<sub>二</sub>合三次，通麻<sub>二</sub>開只一次。虞的通模多在模的古合口音，然而也有通模的開口的。虞的上古音多合口，然而也確有開合之分。

(2) 魚只通麻<sub>二</sub>開口，不通合口。魚的上古音有沒有合口呢？按‘戶聲’之下有‘屎胡瓦切’，切韻合口，可見‘戶聲’字上古音作合口。‘戶聲’生‘所聲’，‘所’字屬於魚韻系。那末，上古的魚好像可以有合口的了。可是說文‘所戶聲’未免可疑。許慎引詩‘伐木所所’，毛詩作‘伐木許許’。‘許，午聲’。‘許’也屬於魚韻系，也是合口麼？‘許許’，‘所所’都是象聲字，開合不足為憑，又是

1. 大部分見於‘虞’聲，是方言的痕跡，(參上頁146)。

可疑。又‘亏聲’無疑的是合口。下有‘樗’字，切作‘丑居反’，可是又說就是‘樗’字，那可不是合口了。韻書都有‘樗’字，‘丑居切’，見說文新附，‘從手零聲’。‘零’，‘亏聲’，合口。上古的魚韻系要是真有合口的，音理上本屬是可能的，只是事實可疑而已。

從這幾點出發，又參考詩韻表跟諧聲表丙所錄陰入聲通轉的次數，不難造成下面的格式：

鐸 ak, wak      藥 rak, rwak      陌 ak, wak  
模 ag, wag      虞 rag, rwag      麻 ag, wag

麻的入聲是昔 iæk > iek。他在切韻具有介音 i，然而主元音應當是跟麻相同的，所以作 a。他的上古音是 iag。

魚的上古音應當是近乎虞的，我們作 iag (iwag?)。表面上看來，這個音跟虞的 rag, rwag 相衝突。因為虞的入聲既然是藥 (喉牙唇音 rak, rwak, 舌齒音 iak, iwak)，虞也應當是喉牙唇 rag, rwag, 舌齒 iag, iwag, 跟所擬的魚 iag, 重複了。其實不然。細查形聲字，魚部的

虞有 prag — — — kiag, kiwag  
魚有 — tiag, tsiag (tsiwag?) kiag, (kiwag?)

藥是虞魚二系共同的入聲。就為這個理由，諧音表上，虞魚通模各有 27 次，然而虞跟魚雖然都是具有介音的，反而相逢只有 3 次，因為他們只能在喉牙開口音通轉。魚的介音是 i，所以又通昔，而虞不通昔。

高本漢的模虞魚見詩研 131-146, GS 第二, 三, 十七, 廿六部。跟我的擬音差得太遠了，不必逐條批校。他把這三系擬成後元音，所依據的當然是中國音學家的傳說。顧氏詩本音，開

卷就說‘華古音敷’，(今音 fu)，這是誤於他所反對的吳棫韻補，吳氏誤於陸德明。清朝人沒有不以誤傳誤的。戴震明知歌跟魚古音可以偶然通轉，然而好像把兩系都擬成後元音。直到最近汪榮寶（歌戈魚模古讀考，國學季刊 I, 2），才把這一點矯正過來。他說：‘魚 虞 模之讀 u 音，ü 音，乃宋齊以後之變遷。……此蓋江左之音，非中原之舊’。這些關乎時代跟地域的肯定，我不敢贊同，可是跟本文無關，他所擬的‘a’，也許是 ɔ，跟我所擬的 a 也還有相當的距離。我只主張從陰入聲的通轉，又跟前元音的通轉，斷定周音的魚 模跟虞的一部分應當都擬作不前不後的 a 音。其他的理由，可以參攷前文第二章的末了一段。

東周以後，情形大變了。陽 魚 二部漸漸的跟東 侯 通轉了。aŋ 跟 ak, aŋ 都像向後移動了。我們把陽 唐 的上古主元音擬成 a，因為憑詩韻跟諸聲，陽 唐 跟後元音各系絕對的分立。我們可以斷定‘陽 東 合韻’是後起的現象。前面論入聲 ak, iak, 也採取同樣的態度。魚 部的藥 鐸 跟宵 部的藥 鐸 本是兩個不同的來源。魚 部的入聲不轉後元音的入聲，(除了‘翯 女白切’又‘女 角切’，‘翯 所角切’等可疑的例子)。然而魚 部的平上去聲，就是上文擬成 aŋ, iaŋ, iaŋ 音的，像有點通後元音的痕跡，特別是模 aŋ。這是應當研究的。

詩韻表上模 通侯 四次，通之尤 各一次。還有小旻 五章叶‘臙 謀’，緜 三章叶‘臙 飴謀龜時茲’。‘臙’字虞 模 重讀，表上從虞。諸聲表上模 通侯 三次，(通脂 三合口一次)。

詩韻的一部分全然靠不住。兩個‘臙’字韓詩都作‘臙’。毛詩的‘臙’是後改的，那時候魚 侯 已經通叶。模 通侯 的四次見於段玉裁，王念孫 各家的韻表。他們以為賓 之初筵 二章叶

‘鼓奏祖’，有瞽叶‘瞽…鼓…奏…’。我敢說他們把韻脚唸錯了。賓之初筵一章‘鼓’叶‘祖’，‘禮’叶‘至’，‘林’叶‘湛’，‘樂’叶‘爵’，‘能’叶‘時’，‘仇’叶‘又’，而‘奏’跟‘嘏’不叶其他的字。（‘嘏’也許可以作叶‘鼓祖’）。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二句爲全章起韻。‘瞽’叶‘虞羽鼓圉（奏）舉’。‘庭’叶‘聲鳴聽（止）成’。‘奏’的不入韻正像‘止’的不入韻。所謂模叶之的一次，據段王的表，見於常武一章。這章‘祖’叶‘父’，‘戎’叶‘戒國’，而‘士’跟‘師’不必入韻。所謂模叶尤一次見於巷伯六章，應當作‘者’叶‘虎’，‘謀’叶‘食北’，‘受’叶‘昊’。所以詩韻的模並不叶入後元音的侯或是中元音的之尤。

只有諧聲的部分應當仔細考慮。據廣韻，

蒲平秘切 鞞平秘，房六，蒲故切

某莫厚切 煤武夫，文甫，莫補切

音他候切 部蒲口，裴古切

菩蒲亥，蒲北，房六，薄胡切。

敫文甫亡遇切 瞽莫浮，莫胡切

業蒲木切 樸博木，薄胡切

模韻系的反切都用——注出。‘鞞煤部菩瞽樸’六個字，除了模切，都有又切。‘鞞蒲故切’，廣韻訓不同說文，明是‘鞞’字之誤。字書把‘鞞鞞’二字的音訓弄混了。‘煤’的‘莫補切’也可疑。這音好像是‘樞’字的音。說文‘煤讀若侮’，本是侯部的音。說文‘煤撫也’，又‘樞愛也’；爾雅釋詁‘煤愛也’。音隨訓轉，所以‘煤’字讀入魚部，並且在爾雅，說文的時代，方言的魚侯兩部早已通轉了。那並不是古音。‘部’字作‘蒲口切’的訓同說文；作‘裴古切’的訓‘部伍又部曲’，也像是漢後的音。‘菩’作‘薄

胡切’的訓‘梵言菩提’，明明是漢後的音。‘齧’，大徐‘莫候切’，侯部。‘莫胡’的音許是極後起的，‘齧醞’ mǎudəu>mudəu，跟古音不相干。‘樸剗’，縣名。地名的音往往不可考。

從此看來，模並不一定轉侯部。侯部不必收模，模只有作 αg 的一支。此外模韻系的‘奴聲’字下有‘呶’字，‘女交切’。又大雅民勞二章叶‘逮虐恹憂休’，入幽宵部。民勞的‘呶’字，苗夔毛詩吟訂從周禮注改作‘譏’，其實諧聲△偶然從α得聲未始不可。

除了模韻系之外，魚部字轉入後元音的各部的，還有些例子，來歷相當的古，並不出乎東周之後。

‘攷聲’，侯部。‘股鞅’，詩豳風七月五章，小雅采芣三章，賓之初筵四章全叶入魚部。得聲也許可疑。

‘甫聲’，魚部。‘捕’又作‘匹候切’，侯部。

‘轉’又作‘蒲候切’，侯部。

‘瞿聲’，魚部。‘擢居玉切’，侯部。

‘區聲’，侯部。廣韻的魚韻系裡發現幾個說文所不收的‘區聲’字。

(‘夭聲’宵部。‘饑依倨切’，應當是魚部)。

東周之前，陽不通東，魚的短音入聲字不通侯的入聲，可是長音-g字在某種方言也許已經有變動了的。就詩韻跟諧聲的大勢而論，上文所擬的α音較為直捷了當。

αg, ag 的收聲到了切韻時代變為 a, o, (方言 u)。據上文，之部的收部是 -g>-i, 幽宵侯的是 -g>-u。魚部的收聲當然不能 >i, 然而何以變成 o (u), 又變成 a 呢？模魚虞的變為 o, (u) 是容易



明了的。主元音  $a$  向後移動。長音的  $ag > \text{ŋ}g > \text{ɔ}u > o(u)$ 。麻的  $ag > a$  得另有一條演變的途徑。上文第三章討論收聲通轉的現像，早已說過  $-g > -g$ ,  $-d > -d$ 。  $-g > -g$  的範圍不及  $-d > -d$  的廣泛，可能的只限於  $ag$ ，就是前部的弘元音。

$ag > a_g > a? > a$        $ad > a_d > a? > a$

$ag > \text{ŋ}g > \text{ɔ}u > o(u)$        $ad > \text{ŋ}_d > \text{ɔ}$

至於上古音的  $a$  何以向後移動 ( $ag > \text{ŋ}g$ ,  $ak > \text{ŋ}k$ )，而  $a$  音不這樣移動，這理由又關乎發音基礎 (basis of articulation) 整個的改變，待下文全盤討論。

上古音收  $-g$  的各系現在只有支齊佳沒有提到了。

佳韻系字在詩韻只有一個‘解’字。支有點叶之。此外支齊佳自成一組。跟他們相叶的入聲是錫。黃。

這幾系的諧聲表極難構造。說文各聲，凡是聲首屬於支齊佳的，他們的收聲大多數好像是  $-d$ ,  $-t$ ，又是  $-g$ ,  $-k$ 。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斷定切韻的支齊佳字裡面哪些真是古音  $-g$  變來的。下面的諧聲表大致限於段氏第十六部，可是聲首在廣韻陰聲重讀而其中有一個音不屬於支齊佳的，不能列入。其中有的字也許在周朝還是收  $-d$  的。所討論的問題既然是元音的性質，在收聲的方面不妨含混一點。收聲的音將來在諧聲譜注明。這諧聲表單是為跟詩韻表對校用的。

從兩張表看來，單憑陰入聲的通叶，已經可以注定下面的格式。

## 收 -g 的 諧 聲 表 丁

齊 支<sub>三</sub>支<sub>四</sub>佳 齊 支<sub>三</sub>支<sub>四</sub>佳  
開 開 開 開 合 合 合 合

齊 開	4		33	1				魚 1
支 <sub>三</sub> 開		2	13					模 1
支 <sub>四</sub> 開			64	6	1	1	1	脂 <sub>四</sub> 開 2, 之 3, 哈 1, 皆開 1 麻 <sub>二</sub> 開 1, 麻 <sub>三</sub> 1, 宵 <sub>四</sub> 1
佳 開				9	6(?)			之 1, 麻 <sub>二</sub> 開 1
齊 合					27	3	7	9 皆開 1, 麻 <sub>二</sub> 合 5, 灰 1
支 <sub>三</sub> 合						1		灰 1, 脂 <sub>三</sub> 合 1, 模 1
支 <sub>四</sub> 合							3	脂 <sub>四</sub> 合 1
佳 合								脂 <sub>三</sub> 合 1
錫 開	6	1	11	2			1	
昔 開	3		13	1				
陌 <sub>三</sub> 開			2					
陌 <sub>二</sub> 開		1	2					
麥 開			8	2				
職 開			2					
麥 合					1			

錫  $\varepsilon k > \varepsilon k, w\varepsilon k > {}^w\varepsilon k$  齊  $\varepsilon g > \varepsilon i, w\varepsilon g > {}^w\varepsilon i$ 昔  $i\grave{a}k > i\grave{e}k, iw\grave{a}k > iw\grave{e}k$  支<sub>四</sub>  $i\grave{a}g > i\grave{e}i > i\grave{e}i, iw\grave{a}g > iw\grave{e}i > iw\grave{e}i$ 陌<sub>三</sub>  $r\grave{a}k > r\grave{a}k (r\grave{w}ak > r\grave{w}ak)$  支<sub>三</sub>  $r\grave{a}g > r\grave{e}i > r\grave{e}i, r\grave{w}ag > r\grave{w}e i > r\grave{w}e i$ (可以從支<sub>四</sub>推想)。陌<sub>二</sub>  $ak > ak wak > {}^wak$ 麻<sub>二</sub>  $ag > a, wag > {}^wa$ 佳  $\varepsilon g > \varepsilon i, w\varepsilon g > {}^w\varepsilon i$ 

據表, 也許應當補

脂<sub>四</sub>  $i\grave{e}g > i\grave{e}i$  —脂<sub>三</sub>  $r\grave{e}g > r\grave{e}i, r\grave{w}eg > r\grave{w}e i$  (同之部)

佳在切韻是二等韻系。按理應當跟着銜 am, 山 an, 庚 ag 作 ai, 可是上文已經提到因為上古音的來歷, 不得不在切韻作 æi。佳的上古音不能作 ag。那是麻 的音。佳必得是較前較窄。

然而這 æ 的規定並不全因為跟麻 衝突的緣故。從收聲的演變上看來, 佳的上古音也不能是 a, 只可以是 æ。為什麼呢? iæg, ræg > iei, rei; æg > æi; 可是 ag > a。æ 後面的收聲才能 > i; a 不能。又一方面, 高本漢 偶然提到過兩種事實: (1) 佳在現代方言很容易把 i 失去了。他以為這是近代的變化。然而切韻時代的方言裡, 佳何以必得全作 æi (他的 'ai') 呢? 有的方言裡, 上古的佳 æg 未始不可以 > æ, 那收聲 -g 並沒有變過 -i。廣韻儘管 '佳皆同用', 可是唐詩的佳大部分叶入麻。(另文再詳)。(2) 支在現代方言可以收 e。高氏因此把切韻的支擬成 'jiě'。這 ě 有何來歷呢? 支 iæg > jiě', 把 -g 全然失去了麼? 何以不變 -i 呢? 我以為支 iæg > iæg > iæ > iě。這兩系的中古音可以收 -i, 那是切韻所代表的一種音, 方言可是把 -g 失去了, 因為上古主元音是 æ。

從這方言的猶豫, 可以斷定佳上古音的確是 æg, 不是 ag。ag 的 g 變後元音, ag 的 g 失去, æg 的 g 可以失去, 也可以變 i, eg 的 g 變 -i, 事實顯然。

最後我們可以回到上文所提出而沒有解決的小問題, 就是侯何以能通幽之。通幽可以跟通之分開了講。通幽的只關乎 '戊茂牡' 三個字。'戊茂' 在詩韻發現七次。除了召旻四章叶 '茂止', 其餘的六次都叶入幽部。'牡' 字詩韻有六次叶入幽部, (只有在良耜也許叶 '角續', 入侯部)。可見這不是古侯幽合韻, 或是

侯之合韻。‘戊茂牡’確是古幽部字而在切韻轉了侯韻系。幽部的音上文已經擬爲 iug, iuk, ruug, ruuk, uk 而獨沒有 ug。這‘戊牡’字就是 muug。uk > wok (方言 uk?), 而 ug > u, 那是因爲收聲的分別, 並且 uk 是短音, ug 是長音。我以爲這不是巧合, 音理上應當如此。‘茂’叶‘止’是幽之合韻。(‘牡’也許叶‘角續’, 是幽侯合韻)。

侯通之是截然不同的問題。詩韻的侯叶哈(灰)之尤那麼些次數, 其實只關乎‘母晦’兩個字。諧聲這樣通轉的, 除了‘母聲’, 還有‘音聲’, ‘某聲’, 都是唇音字。(只有‘音’字大徐‘天口切’, 廣韻‘他侯切’, 說文訓‘相與語唾而不受也’, 就是現在白話的‘啞’字。p' 通 t', 理由詳下文論輔音)。高氏(WFC 頁43)把這些唇音字擬成 mæg, b'æg。

mæg > mǎu; k, l, t, tsæg > ai

mæg 是哈韻系的唇音。切韻哈灰二系的其他唇音字高氏擬成 mwæg。這樣的擬音困難極多。第一, 我們不能明了 mæg 何以變‘mǎu’而合口 mwæg 反而變了‘mwai’。第二, 切韻無論哪一韻系, 唇音不兼開合, 惟獨哈灰是這樣的, 本是怪事。(下文論古輔音, 還得討論這一點)。同是上古的 mwæg, 而有的變入開口哈, 有的變入合口灰, 這問題沒有解決, 忽然又添上一個 mæg > mǎu, 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第三, 假定侯作 mæg, 那末 mæg 叶 kæg, (哈) mwæg, kwæg, (灰) 等等, 當然是可以的, 然而詩韻侯並不叶灰, 問題反而在乎諧聲侯通灰。例如同是‘音聲’, 而‘割普后切’(侯), ‘陪薄回切’(灰); 同是‘母聲’, 而‘晦莫厚切’(侯), ‘梅莫杯切’(灰)。侯的諧灰, 必定兩方面全是合口, 或是全是開口。那末主元音不能相同, 否則無論開合, 不能有的字變爲侯, 有的變爲哈灰。

高說是通不了的。我的推想這裡也碰壁了。以下都是猜

測之辭。我以為說文‘母晦葚鵬搯媯某趨踣陪剖筭皓部髻培  
甌培筭’19個字反而是後元音的 mug, pug, p'ug, bug。他們跟之  
部的 ə 通轉,反而不跟幽部的 u 通轉,因為我們所擬的 u 音是  
極不脣化的。比較起來,反而是 u 近乎 ə, (wə)。 (參近代方言脣  
音字 ug, wəg 的混合。) 詩韻只用到‘母晦’兩個字。他們除了自  
叶之外,也只可以叶之部字。

不但如此,‘母晦’的上古音也許竟是 rug, (mrug>mug>məu)<sup>1</sup>。  
詩韻表上,侯叶哈(灰)只有二次,叶有介音的之 56次,叶尤(只限  
於之部的)12次。看來這不是偶然的,雖然之部的哈(灰)字原來  
就並不多。在諧聲,這 mrug 當然不能通之,只能通哈(灰),因為  
切韻的之根本沒有脣音字,(好像很早就變為別的主元音了)。然而  
這推想恐怕過於冒險,暫且把‘母’等字的上古字全擬成 ug。

同是這個理由,‘牧’(屨韻)的上古音只可以作 muk,不跟其他的  
屋-字同作-ok。 詩韻出車一章叶‘牧來載棘。’

下面的總表上,‘母’作 mug?>məu,‘牧’作 muk?>muk,表示不肯  
定。‘茂’作 muug>məu,不加?號。

之部	脂 <sub>三</sub> rěg>rěi
哈 əg>əi>ni	rwěg>rwěi
灰 wəg>wəi	脂 <sub>四</sub> iěg>iěi
之 iəg>iəi>i(ǝ)i	iwěg>iwěi
尤 rwəg>rəu	[脂或當入支部。]
(皆) eg>ei	幽部
侯 ug?>əu	侯 uig>əu

1. 方言 mru>mu, 可是 pru 不變 pu, 參上頁 59。漢朝經師的音讀時常表現  
這現象,(說另詳)。這裡正遇見 m- 字。

尤 $\text{r}u\text{g} > \text{r}\bar{e}u$	魚 $\text{i}a\text{g} > \text{i}\bar{o}\text{g} > \text{i}o$
幽 $\text{i}u\text{g} > \text{i}\bar{e}u$	( $\text{i}w\text{a}\text{g} > \text{i}w\bar{o}\text{g} > \text{i}w\bar{o}?$ )
<b>宵部</b>	麻 $\text{a}\text{g} > \text{a}\bar{g} > \text{a}$
豪 $\text{a}\text{g} > \text{a}u > \text{ou}$	$w\text{a}\text{g} > w\bar{a}\text{g} > \text{w}a$
宵 $\text{I}\text{a}\text{g} > \text{I}\text{a}u > \text{I}\text{ou} > \text{I}\bar{e}u$	麻 $\text{i}a\text{g} > \text{i}a\bar{g} > \text{i}a$
宵 $\text{I}\text{a}\text{g} > \text{i}a\text{u} > \text{i}\text{ou} > \text{i}\bar{e}u$	<b>支部</b>
蕭 <sup>1</sup> $\text{e}\text{g} > \bar{e}u$	齊 $\text{e}\text{g} > \bar{e}i$
肴 $\text{o}\text{g} > \text{ou} > \bar{e}u$	$w\bar{e}\text{g} > \text{w}\bar{e}i$
[肴介乎宵部跟侯部之間。]	支 $\text{r}\bar{e}\text{g} > \text{r}\bar{e}i > \text{r}\bar{e}i$
<b>侯部</b>	$\text{r}w\bar{e}\text{g} > \text{r}w\bar{e}i > \text{r}w\bar{e}i$
侯 $\text{o}\text{g} > \bar{e}u$	支 $\text{i}\bar{e}\text{g} > \text{i}\bar{e}i > \text{i}\bar{e}i$
虞 $\text{r}\bar{o}\text{g} > \text{r}w\bar{o}(\text{r}u)$	$\text{i}w\bar{e}\text{g} > \text{i}w\bar{e}i > \text{i}w\bar{e}i$
肴 (同宵部)	佳 $\text{æ}\text{g} > \bar{æ}i$
<b>魚部</b>	$w\bar{æ}\text{g} > \text{w}\bar{æ}i$
模 $\text{a}\text{g} > \bar{o}\text{g} > (\bar{o}) > w\bar{o}(\text{u})$	脂 $\text{a}\text{g} > \bar{a}\text{g} > \bar{a}$
$w\text{a}\text{g} > w\bar{o}\text{g} > w\bar{o}(\text{u})$	(同之部)
虞 $\text{r}\bar{a}\text{g} > \text{r}\bar{o}\text{g} > (\text{r}\bar{o}) > \text{r}w\bar{o}(\text{r}u)$	脂 $\text{a}\text{g} > \bar{a}\text{g} > \bar{a}$
$\text{r}w\bar{a}\text{g} > \text{r}w\bar{o}\text{g} > \text{r}w\bar{o} > \text{r}w\bar{o}(\text{r}u)$	

1. 蕭也許在幽部。憑諧聲通轉的次數，較近乎宵部。

## 第七章 收 -n 各部的元音

據現代方言，切韻收 -n 的韻系可以很粗淺的分爲兩部。眞 (諄)臻痕魂殷文屬於細窄元音之部，寒(桓)刪山仙先元大致屬於寬弘元音之部。切韻把元列在第一類。其實元開口跟元合口的主元音在方言並不一樣。唐詩的元合口果然是跟痕魂同用的，正像廣韻的規定。元開口早已跟先仙同用。官韻跟語音差得太遠了，所以有‘該死十三元’。

古音的分界好像另是一種面目。江永首先把先韻系分爲兩支，把一支歸入上文的第一部。段玉裁又把眞(諄)系分爲兩支，把上文的第一部分爲兩部。那就變成後來的元文眞三部。下面是江有誥的韻表，並且附上高本漢所注的音：他跟中國人的主張又不免大同小異。

<u>元</u> 高氏第五	<u>文</u> 高氏第九	<u>眞</u> 高氏第七
<u>寒</u> ( <u>桓</u> ) an>an wan>uan	<u>痕</u> ən>ən <u>魂</u> wən>wən	<u>眞</u> 三分之二 iĕn>iĕn
<u>刪</u> an>an wan>wan	(1) <u>殷</u> iĕn>iĕn <u>文</u> iwən>iwən	<u>諄</u> 之半 iwĕn>iwĕn
<u>山</u> ən>ən wən>wən	<u>眞</u> 三分之一 iĕn>iĕn	<u>臻</u> iæn>iĕn(4) <u>先</u> 三分之二
<u>仙</u> ian>iĕn iwan>iwən	<u>諄</u> 之半 iwən>iwĕn	(2) ien>ien iwen>iwen
<u>元</u> ian>iĕn iwan>iwən	(3) { iæn>iĕn iwən>iwĕn	(4) (iĕn>ien) (iwən>iwen)
<u>先</u> 三分之一 ian>ien iwan>iwen	[ <u>山</u> ən>ən wən>wən] <u>江</u> 表無	

(1)(3) 喉牙唇音字, 配(2) 非喉牙唇音。

(4) 高表在第九部, 臻是他所擬的捲舌音。

高氏把眞(諄)分爲三個來源, 主元音作 ě, ə, æ。山也分爲兩個來源。他一方面要顧到諧聲, 詩韻的通轉, 又一方面要把每一部的主元音擬得完全一致。例如諧聲的山不但通先仙, 也多少有點通痕眞, 所以他在 an 之外又擬上一個 æn。他以爲 ə 跟 æ 是同類的音, 例如‘良’生‘艱’是 ən 轉 æn。那也許因爲 ə 跟 æ 都是‘短音’罷, 要不然, 似乎太牽強了。元部的主元音作 u, a, 文部的作 ə, æ, 眞部的作 e, ě。

其實諧聲韻文的通轉, 假若毫無選擇的非得在在顧到, 必至於擬成七零八亂的音。上文已經屢次指出這個毛病。再一看下面所列的諧聲表跟詩韻表, 就知道有些小通轉還是不能用高氏的擬音來對付。然而他的音已然不免自相矛盾了。例如 ian > iĕn, iĕn > iĕn, ‘長短’介音的影響竟然是這樣澈底的麼? 山的 æn 忽然變爲較弘的 an, 這 a 有什麼來歷呢?

現在先把收 -n 各韻系的諧聲表跟詩韻表列在下面, (法詳頁 113, 129-8)。<sup>1</sup> 詩韻表上, 痕魂般文眞(諄)臻跟寒(桓)刪山元仙分列, 可以看得明白一點。先韻系兩面都收, 因爲歷來就把先的地位當做收 -n 各部最扼要的問題。詩韻的通轉本無需乎分開合, 可是從前人老是以爲眞跟諄在不同的方向通叶, 王念孫甚至於分立眞部跟諄部, 所以表上也把開合口分開, 免得把上古音的界限磨滅了。所用的材料是段氏六書音均表第 12-14 部。<sup>1</sup>

1. ‘員’從‘王分, 王問切’, ‘焉’從‘調言切’, ‘單’從‘市連, 常演, 時戰切’, ‘番’從‘孚袁, 附袁切’, ‘零’作先, ‘令’作仙, 其他‘令聲’字不收。





表上分部的界限並不像收 -ŋ 各部的容易劃出。可以先把最切要的幾點提出來講一講。

## 收 -n 各部的詩韻表

甲										乙									
痕 殷 臻 眞 眞 諄 諄 先 仙 仙 刪 山 *元 寒										寒 刪 山 元 仙 仙 先									
痕	4	16	1	2	2	3	5			2	1		3						
殷		9		4	4	5	3	1		3			6	1					
臻				9															
眞 <sub>四</sub>				31	2	6	3	63		5	1			1					
眞 <sub>三</sub>											1								
諄 <sub>四</sub>						3	7	6						1					
諄 <sub>三</sub>							4	4					1						
先								20		2	5	1	2	2	4				
寒																			
刪																			
山																			
元																			
仙 <sub>四</sub>																			
仙 <sub>三</sub>																			
先																			20

\* 山跟痕殷諄眞相逢，除敝笱一章‘鏗’叶‘雲’合口外，其餘全用‘艱’字。

1. 痕魂殷文。這四個韻系的古元音最容易擬。他們的上古音就是中古音。無論據哪一家的學說，都沒有改訂的必要。en>ən, wən>wən, rən>rən, iwən>iwən。

2. 這四系跟眞諄臻先的關係。不論諸聲，詩韻，臻韻系不通這四系。詩韻表上臻痕相逢一次，是段表鑫斯一章的‘說孫振’。‘孫’字是否入韻本屬可疑；鑫斯第二，三章的第三句都不入韻。臻跟痕魂殷文不同部，高本漢的表錯了，還是江表是對的。

先跟這四系也絕少關係。詩韻只有小弁六章叶‘先瑾忍隕’。諸聲確實可靠的例子只有

分府文，扶問 盼匹覓

良古恨 詎胡典

狠牽藺

天他前

吞吐根

‘良聲’字在得聲的時候已經有方言的分別，(參詩韻表甲)。此外諸聲表上先開口通魂合口的四例，開合亂雜，是可疑的。中國人的文部不列先，我覺得比高表來得妥當。先至多只須有兩個來源，一是通仙通山的，二是通眞通臻的。那就是高表的 *iæn* 跟 *ien*。作 *iæn* 的一支只是爲應付那些瑣碎的諧聲跟小弁六章的押韻而設立的。

眞諄也只須假設兩個來源，不必有三個。據高說，最上古的殷文原是七音具足的，後來舌齒音的字，因爲齶化，併入眞諄。那是眞諄的頭一個來源。詩韻的殷文叶眞諄原是 *kīæn* (代表喉牙唇音) 叶 *tsiæn* (代表非喉牙唇音)。那時候眞跟殷只是一韻。同時，眞諄跟殷文又在諧聲相通。那相通的只能是喉牙唇音了，因爲殷文只有喉牙唇音。所以眞諄得有第二個來源，就是他的 *iæn*。他以爲 *iæn* 跟 *iæn* 滿可以通轉，在諧聲作爲同部。然而我有點不明白了。*iæn* 在諧聲能通 *iæn*，在詩韻何以不能叶 *iæn* 呢？換句話說，叶 *kīæn* 的眞何以必得作 *tsiæn*，不能作 *tsiæn* 呢？就算殷文本是七音具足的，那時代何以不能在諧聲，詩韻之前，而周音還必得是 *kīæn* 通 *tsiæn* 呢？那原始的 *tsiæn* 在諧聲，詩韻的時代，很可以已經變了別的音。所變的又很可以不是 *iæn*，很可以是跟 *iæn* 更爲接近的。那末，不論在諧聲，在詩韻，都可以跟 *iæn* 通轉了。可見跟殷文通轉的眞諄儘可以只有一支，當然不是 *iæn*，可也不必是 *iæn*。除了這一支之外，眞諄又通先，那就是高氏的第三支，就是 *iæn*，(其實是第二支)。

上文說明眞韻只有兩支，先也只有兩支，可是沒有擬音。我以爲實在的情形比這個還來得簡單。高氏認錯了先韻系的上古音。先是切韻的  $\epsilon n$ ，上古音也只有這  $\epsilon n$ ，別無第二支。 $\epsilon n$  音介乎眞部跟元部之間，大部分屬於眞部。偶然轉文部的，也許是‘惡劣的’諸聲，叶韻，也許是無從查考的古方言的假借。

眞韻得有兩個來源。通先的是  $i\epsilon n > i\epsilon\tilde{n}$ ,  $iwen > iw\epsilon\tilde{n}$ ;  $i\epsilon n > i\epsilon\tilde{n}$ ,  $iwen > iw\epsilon\tilde{n}$ 。通文部的是  $i\epsilon\tilde{n}$ ,  $iw\epsilon\tilde{n}$ ;  $i\epsilon\tilde{n}$ ,  $iw\epsilon\tilde{n}$ ，跟中古音相同。 $\epsilon$  跟  $\emptyset$  是同部。 $\epsilon$  另是一部。 $i\epsilon\tilde{n}$ ,  $iw\epsilon\tilde{n}$ ;  $i\epsilon\tilde{n}$ ,  $iw\epsilon\tilde{n}$  的舌齒字，在很古的時候，也許真的有從  $\emptyset$  部變來的；然而無論如何，我們既然得承認  $kr\epsilon n$  跟  $kr\epsilon\tilde{n}$ ,  $ki\epsilon\tilde{n}$  的諸聲，也不必對於  $kr\epsilon n$  跟  $tsi\epsilon\tilde{n}$  的押韻有所懷疑。押韻的時候，眞 已然是  $tsi\epsilon\tilde{n}$  了，不再是  $tsi\epsilon n$  了。 $tsi\epsilon n$  的假設簡直是莫須有的。

臻韻系是齒頭音的  $i\epsilon n > i\epsilon\tilde{n}$ 。他跟眞三等開口的分別，詳上論切韻音。(高表眞韻系合口有  $w$  跟  $u$  的分別，可以置之不問。)

3. 元部的元音。寒(桓)通二等韻系山刪，又通中元音的元韻系，那是理所當然的。可是他又特別的通仙，又有點通先。寒的通先  $\epsilon n$ ，可以證明他的上古音是近乎前元音的。我們可以試一試把訂陽耕二部的的方法應用在元部上。

<u>唐</u>	$a\eta > \text{ʋ}\eta$	<u>寒</u>	$a n < a n(\text{ʋ}n)$
	$wa\eta > w\text{ʋ}\eta$	<u>桓</u>	$wa n > wa n(w\text{ʋ}n)$
<u>庚</u>	$a\eta > a\eta$	<u>山</u>	$a n > a n$
	$wa\eta > \text{ʋ}a\eta$		$wa n > \text{ʋ}a n$
<u>耕</u>	$e\eta > e\eta$	<u>刪</u>	$e n > e n$
	$w e\eta > w e\eta$		$w e n > w e n$
<u>清</u>	$i e\eta > i e\eta$	<u>仙</u>	—
	$i w e\eta > i w e\eta$		—

<u>庚</u> <sub>三</sub>	raŋ > ræŋ rwaŋ > rwæŋ	<u>仙</u> <sub>三</sub>	ian > iɛn iwan > iwɛn
<u>青</u>	ɛŋ > ɛŋ wɛŋ > <sup>w</sup> ɛŋ	<u>先</u>	ɛn > ɛn wɛn > <sup>w</sup> ɛn
		<u>元</u>	ien > iɛn iwen > iwɛn

仙<sub>四</sub>的音沒有比擬。收-ŋ的唐不通清，可是收-n的寒（桓）通仙開合。仙的上古音宜乎作ian, iwan; ian, iwan。這一點上，我跟高氏同意。仙（-an）通真（-ɛn）可以是不嚴謹的諧聲，押韻，也許出乎方言。詩經以外的先秦韻文證明仙斷不能有比a更窄的主元音，（待下文重論古收聲的時候，這一點自然會弄明白）。

寒（an）的通先（ɛn）距離得相當的遠。這樣的諧聲，押韻，次數究屬不多。像高氏又把先擬成ian, iwan，似乎可以不必。iwan更是徒勞而無功，因為先合口並不通一二等韻。

<u>寒</u>	an > an (ɔn)	( <u>桓</u> )	wan > wan (wɔn)
<u>刪</u>	ɛn > ɛn		wɛn > wɛn
<u>山</u>	an > an		wan > <sup>w</sup> an
<u>元</u>	ien > iɛn		iwen > iwɛn
<u>仙</u> <sub>三</sub>	ian > iɛn		iwan > iwɛn
<u>仙</u> <sub>四</sub>	ian > iɛn		iwan > iwɛn
<u>先</u>	ɛn > ɛn		wɛn > <sup>w</sup> ɛn
<u>真</u> <sub>三</sub>	iɛn > iɛn	( <u>諄</u> <sub>三</sub> )	iwɛn > iwɛn
	ien > iɛn		iwen > iwɛn
<u>真</u> <sub>四</sub>	iɛn > iɛn	( <u>諄</u> <sub>四</sub> )	iwɛn > iwɛn
	ien > iɛn		iwen > iwɛn

臻 iɛn &gt; iĕn

痕 ɛn &gt; ɛn

欣 iɛn &gt; iɛn

魂 wɛn &gt; wɛn

文 iwɛn &gt; iwɛn

除了眞(諄)之外, 痕欣的任何韻系在上古音只有一個來源。古人最注重先的分析, 我們也只擬了一個音。

此外表上還有兩件事看來像是很特別的, 可以補充一點說明。

(1) 詩韻表上山通痕殷諄, 注明都是‘艱’字, ‘良聲’。諸聲表上山通痕 4次, 也都是‘良聲’。

良古恨 艱起限 ‘良聲’字的反切代表特種方言,  
眼五限 音理不明。  
艱古閑  
限胡簡

(2) 諸聲表上魂通桓多至6次

官古丸	琯古困
寬苦官, 呼肝	髒苦昆
豕通貫	鷄徒困
滿母官	滿, 滿, 滿莫奔
又滿莫早	滿(大徐本不作得聲)莫本, 莫困
完胡官	完(大徐本不作得聲)戶昆, 戶困

還有表上沒有收錄的類似的例子:

曼母官, 無販 趕莫奔  
敦都昆, 都困, 又度官  
孫伯貧又呼關(大徐)

(殷烏閑又於斤)?

這些都是合口字。wən 偶然通 wan(>won?), wan, wen, 不必詳細計較。

## 第八章 收 -t 各部的元音

收 -t 的各部跟收 -n 的完全相當，都跟中古音差得不遠。先把諧聲表跟詩韻表列在下面，方法同上文頁 113, 117-8<sup>1</sup>

收 -t 各部的諧聲表

甲 開口 <sup>2</sup>										乙 合口 <sup>2</sup>													
迄質櫛質屑薛薛月錯黠曷										沒物術術屑薛薛月錯黠末													
	迄	質	櫛	質	屑	薛	薛	月	錯	黠	曷	沒	物	術	術	屑	薛	薛	月	錯	黠	末	
(沒)	6											17	8		5	1			3		4	1	
迄	8	1			1						1		26		4			1	2			8	
質		4		20	3		1	1			1			7	11		7		1		1	4	
櫛			1	1	1																		
質				47	27		2		2	8					12	5	1	2	1	1	5	2	
屑					13	2	6			7	1					11		1	2		1	4	
薛						13	3			2	9						11	4	1	2	3	4	
薛							5			3	1							1					
月											11									26	3	14	
錯									2		3										5	15*	
黠										5	3												1
曷											21												25

\* 只見於‘昏聲’，可疑。

只須把收 -n 跟收 -t 的兩方面特別相像或是特別不相像之處提出來一討論，收 -t 的上古音可以不言而定。

(1) 曷(末)通薛，並且有點通屑，正像寒(桓)通仙又通先，都是不嚴整的通轉。曷作 at>at(ot)；末作 wat>wat(wot)。

1. 詩韻表上‘卒’作‘減沒，倉沒切’。

2. 開合亂雜的，質<sub>三</sub>術<sub>四</sub>1 質<sub>四</sub>術<sub>三</sub>1 櫛<sub>術</sub>1  
 屑<sub>術</sub>1 黠<sub>術</sub>2 迄<sub>屑</sub>1





曷	at>at(ət) (末)	wat>wat (wət)	質 <sub>三</sub> [iət>iət] (術 <sub>三</sub> )	[rwət>rwət]
黠	et>et	wet>wet	iet>iət	rwet>rwət
鎋	at>at	wat> <sup>w</sup> at	質 <sub>四</sub> iət>iət (術 <sub>四</sub> )	iwət>iwət
月	iet>iet	rwet>rwet	iet>iət	iwet>iwət
薛 <sub>三</sub>	iat>iət	rwat>rwet	櫛 iet>iət	
薛 <sub>四</sub>	iat>iet	iwat>iwet	沒 et>ət	wet>wət
屑	et>ət	wet> <sup>w</sup> ət	迄 iət>iət	物 rwət>rwət

## 第九章 收 -d 各部的元音

古上收 -d 的字的元音本來可以跟收 -t 的同樣構擬，只是有兩個特殊的問題必得另行解決。第一，是上古收聲 -d 跟 -g 的通轉，尤其是前元音的齊佳支三韻系。要按着說文聲首歸類，哪幾個‘聲’作 -d，哪幾個‘聲’作 -g，不容易決定。第二，切韻祭泰夬廢四韻只有去聲而沒有平上。從前的音學家好像從不留意這四個韻何以只有去聲。段玉裁把他們歸入入聲之部，後來有人分列祭部，或是再列一個至部，甚至於再分一個隊部，那都不過是分部的手續。擬音另是一回事。我們不難像高本漢的把這四個韻的上古音擬成跟其他平上去具足的 -d 韻系全然不同的音，然而跟事實不免有多少衝突。並且主要的問題，就是跟他們相當的平上聲上哪裡去了，根本沒有提到。

這第二個問題牽涉到上古音整個的系統，只可以待下文另一章討論。現在先分析第一個問題，-d 通 -g。

切韻支脂齊皆佳灰咍麻八個韻系兼收 -d, -g。這八個韻系之中，脂皆灰咍麻沒有困難，因為根據諧聲跟詩韻，哪些字收 -d，哪些字收 -g，不難分清楚。例如屬於段氏第一部的收 -g，第十五部的收 -d。第十七部的支通歌麻，也收 -d。第十五部的齊收 -d。問題集中在第十六部的支齊佳。這一部的諧聲譜上，差不多沒有一個‘聲’不能證明在上古音是 -d, -t 通 -g, -k 的。

大致的說，在諧聲，詩韻所代表的方言裡，支部好像應當收

-g, -k。可是有幾個‘聲’的反切作 -k 又作 -t, 例如‘益伊昔切’, ‘溢夷質切’; ‘鼎莫狄切’, ‘靈彌畢切’。又有的‘聲’據小篆別體通收 -d, -t 的字, 例如‘易聲’通‘也聲’。以韻文而論, 這一部的字雖然在詩經差不多全叶 -g, -k, 可是在老子, 莊子, 楚辭等等先秦韻文, 情形複雜得很。甚至於直接叶 -t 的例子也不在少數。此外還有些經傳異文的例子可以引證。例如穀梁桓六‘以其晝我’, 公羊作‘以其化我’。詩南山有臺一章‘樂只君子’, 左襄廿四, 昭十三引或作‘樂旨君子’。采菽四章的‘只’左襄十一也引作‘旨’。[春秋經襄卅一‘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作‘買朱鉅’。](?) 其他所謂‘假借’的例子不必詳述。

這些例子的解釋不可一言而盡。有的代表在詩韻的時代之後, 方言 -d > -g。有的也許是因為詩韻, 諧聲的 -g 字在當時的方言可以作 -d。又有的像說文的‘讀若’, -d, -g 亂雜, 那不過是東漢音的 -d, -g 兩方面都已經消失罷了; 跟上古音沒有關係。至於像‘密’通‘買’之類, 我以為是方言‘同化’之象 (assimilation), m-ktiung > m-ttiung, 其實不關乎本問題的。總而言之, -d 通 -g 的現象集中在前元音的支部。

從此看來, 我們對於支部不但得承認古方言的分別, 就在同一方言, 同一時代, 也可以有古今音的不同。這假設對於編造諧聲譜, 逐字注音, 倒沒有什麼障礙。說文同一‘聲’之下儘可以收 -d, -t 又收 -g, -k, 憑反切跟韻文的通叶就可以注音了。然而在我們的初步工作, 審訂元音的時候, 很有不方便之處。收 -d 各部的諧聲表根本就完全列出。例如支齊佳的通轉, 我們既然不能確定是 -d 跟 -d 的通轉還是 -g 跟 -g 的通轉, 表上那些相逢的數目字無從解釋。所以下文側重詩韻,

也按上面頁127-8的方法列成一張表。<sup>1</sup>所用的材料只有段氏第十二部的入聲之部跟第十五,第十七部。第十六部除外。第十七部的支歌麻,據王念孫,江有誥,不通入聲;高氏擬成上古的陰聲或是收-r的。我們改爲-d,說詳前第二章。

至於諧聲表,我們不難根據這三部的詩韻表所包含的說文聲首勉強編訂。我把這些聲首詳細的研究過,沒有發現十分可以補充詩韻之處,只有入聲-t跟-d的通轉上有幾點在詩韻找不到的,把他們補錄在詩韻表上。

表上有兩個韻系的地位不可不先加以說明。第一,佳只發現一次。專攻五章叶‘伏柴’。‘柴’字‘此聲’,在上古音兼收-d,-g。那末切韻的佳韻系沒有收-d的來源麼?高氏肯定如此,那可全然不對。我們一查廣韻佳蟹卦三韻的形聲字,再不然,一看陳澧切韻考的表上所列各小韻的代表字,就會知道佳韻系有一部分在上古音一定收-d。這樣的一共牽聯到24個聲首,‘歐差又奚巴馭孔西高象非罷罌爲查妻宜皆弟爾蒲委奇果’。這24‘聲’都不屬於支部,從上古一直到失去收聲的時候沒有不收-d的。

第二是麻系的地位。高氏作收-g,又收陰聲。表上的麻代表高氏所謂收陰聲的部分。我們肯定上古音也收-d。(說詳下)。

現在可以開始訂音了。泰夫廢祭自成一組,暫且擱着不談。其餘的,一方面參照所通的入聲,一方面觀察表上收-d的互轉,

1. ‘忒’從‘丁尼切’,‘差’從‘初牙切’。

通 -d 各 部 的 詩 韻 表

【諧聲陰入聲通轉的次數作( ), 不分開合口】

哈(灰) 微 皆 脂<sub>三</sub> 脂<sub>四</sub> 佳 齊 支<sub>三</sub> 支<sub>四</sub> 麻<sub>三</sub> 麻<sub>二</sub> 歌 泰 夬 廢 祭<sub>四</sub> 祭<sub>三</sub>

哈(灰)	9	21	8	13	25	3					1								
微		29	16	41	33	26	2			3	1								
皆			2	8	15	14	1				2	2		1	2				
脂 <sub>三</sub>				13	46	26	1			1									
脂 <sub>四</sub>					41	1	60	3	3	1	3	1							
齊						18		6								1	2		
支 <sub>三</sub>							20	2	1	21	57								
支 <sub>四</sub>								1	1	1	2								
麻 <sub>三</sub>											2	3							
麻 <sub>二</sub>											2	20							
哥(戈)												48							
泰											4	9	7	11	6				
夬												1	2	4	5				
廢																3	1		
祭 <sub>四</sub>																1	4		
祭 <sub>三</sub>																			1
沒	(3)	(1)	(2)		4(1)						(1)								
迄	(1)	(7)	(1)	(1)	3(1)														(1)
質 <sub>三</sub>	(3)	(1)		(1)	1(8)						(1)								
質 <sub>四</sub>				1(6)	<sup>(16)</sup> <sub>4</sub>	1(5)													
屑			1		<sup>(14)</sup> <sub>1</sub>	3(4)					1(1)	(13)		(7)	1(8)				
鐸											1(2)	1(1)		1	1				
黠	(1)		(4)		(1)						(1)	(1)		(1)					
曷	1	(1)	1(1)	(1)	1						<sup>(32)</sup> <sub>8</sub>	1(4)	4(1)	9(2)	3(3)				
月			1								7(1)	1	1(5)	4(1)	2(3)				
薛 <sub>四</sub>	(1)			1							2(3)	(2)	2	<sup>(14)</sup> <sub>3</sub>	1				
薛 <sub>三</sub>				(1)		1					6		2	4(2)	<sup>(10)</sup> <sub>4</sub>				

\*只見於「夬聲」。

又一方面參考收 -g 的音, 先可以斷定下面的幾個韻系的上古音。

沒	ət	哈	əd	əg
	wət	灰	wəd	wəg
迄	rət	微	rəd	
物	rwət		rwəd	
質 <sub>三</sub>	(rət)	脂 <sub>三</sub>	rěd	rěg
	rət		rəd	
(術 <sub>三</sub> )	(rwět)		rwəd	rwəg
	rwət		rwəd	
質 <sub>四</sub>	iět	脂 <sub>四</sub>	iěd	iěg
	iet		ied	
(術 <sub>四</sub> )	iwět		iwəd	iwəg
	iwət		iwəd	
屑	ət	齊	əd	əg
	wət		wəd	wəg
黠	ət	皆	əd	əg
	wət		wəd	

等韻, 切韻, 詩韻, 諧聲都可以證明這樣的排比斷沒有問題。哈 əd > əi, 灰 wəd > wəi, 跟收 -g 的一支同樣演變。這更可以見得 əd 必得先變 əi, 然後 əi > əi。要是先有了 əd 的音, 好像應當跟下文所擬的歌韻系同樣的失去收聲了。

脂的入聲是質(術), 不是迄(物)。詩韻, 脂通哈(灰)微。諧聲, 脂開口不通哈, 惟有合口通灰。這都是‘合韻’, 並不證明上古音有 iəd > iěd, iwəd > iwəd 的一支。雖然表上沒有 iəd, iwəd 的音,

我們不必假定上古必得有這樣的音。諸聲只在合口通轉，顯見得脂通微是‘合韻’。上文論到之部的脂（頁149），文部的眞（諄）（頁172），術的通沒物，都採取同樣的態度。

表上不能配入聲的，

<u>佳</u>	æd		æg
	wæd		wæg
<u>支</u> <sub>三</sub>	ɪæ <sub>d</sub>		ɪæg
	ɪwæ <sub>d</sub>		ɪwæg
<u>支</u> <sub>四</sub>	ia <sub>d</sub>		iæg
	iwæ <sub>d</sub>		iwæg
<u>麻</u> <sub>三</sub>	ia <sub>d</sub>		iæg
<u>麻</u> <sub>二</sub>	a <sub>d</sub>		æg
	wa <sub>d</sub>		wæg
<u>歌</u>	ɑ <sub>d</sub>	<u>模</u>	ɑg
( <u>戈</u> )	wɑ <sub>d</sub>		wɑg

這一組，除了佳之外，都屬於古歌部。他們不通入聲，並且時常通-n。上文已經把歌(戈)的收聲訂成-d。在詩韻，諸聲的時期以前，這一部字看來全都是收-d的。後來變成-d。不單歌(戈)作ɑ<sub>d</sub>, wɑ<sub>d</sub>, 麻也是a<sub>d</sub>, wa<sub>d</sub>, ia<sub>d</sub>, 支是ɪæ<sub>d</sub>, ɪwæ<sub>d</sub>, ia<sub>d</sub>, iwæ<sub>d</sub>。(參下第十二章。)

支的元音沒有遵照所配入聲薛ɪa<sub>t</sub>, ia<sub>t</sub>的擬法。支<sub>四</sub>不能作ia<sub>d</sub>, iwa<sub>d</sub>, 因為麻<sub>三</sub>已經擬成ia<sub>d</sub>。澈底的說，上古音有沒有麻<sub>三</sub>ia<sub>d</sub>那一支本是可疑的。中古的麻<sub>三</sub>字差不多全是從iæg那一支變出來的。可以說從ia<sub>d</sub>的，只有‘也聲’生支<sub>四</sub>8(9?)次，支<sub>三</sub>3次，可是在諸聲，韻文，‘也聲’時常跟-g通轉。此外‘多聲’



有‘哆昌者切’，‘世聲’有‘貫神夜切’，‘它聲’有‘鉅視遮切。’詩韻的麻<sub>三</sub>可以作收 $-_d$ 的，只有丘中有麻一章跟節南山二章的‘嗟’字。<sup>1</sup>假若麻<sub>三</sub>的收 $-_d$ 只是方言的遺跡，那末，詩韻，諧聲的支<sub>四</sub>字儘可以作 $ia_d$ ,  $iwa_d$ 。支<sub>三</sub>當然可以跟着薛<sub>三</sub>作 $ra_d$ ,  $rwa_d$ ，跟別的音並不衝突。這樣說來，古歌部的主元音只有 $a$ 跟 $\alpha$ ，並不牽涉 $\alpha$ 。支的 $ra_d$ ,  $ra_d > r\alpha_d$ ,  $ia_d$ ，是後起的，同時 $iag$ 可不必 $> i\alpha g$ ，因為收聲性質的不同。

然而把麻<sub>三</sub>在諧聲可以作 $ia_d$ 的一支完全抹殺，未免冒險。我寧可把歌部的元音擬得複雜一點，支作 $\alpha$ ，麻作 $a$ ，歌作 $\alpha$ 。他在諧聲，詩韻，主元音本來已經有這樣的差別。他們的通轉是因為收聲都是 $-_d$ 。無論憑哪一種說法，支必有一度作 $r\alpha_d$ ,  $rwa_d$ ,  $\alpha_d$ ,  $iwa_d$ ，所以中古收聲變成 $i$ ，方言可以收元音 $e$ ,  $\varepsilon$ ,  $a$ 之類，不像 $a_d$ ,  $iag$ 等等的收聲必得失去。

哈	$\alpha d > \alpha i$	脂 <sub>三</sub>	$r\alpha d > r\alpha i$
灰	$w\alpha d > w\alpha i$		$r w\alpha d > r w\alpha i$
微	$r\alpha d > r\alpha i$		$r\alpha d > r\alpha i$
	$r w\alpha d > r w\alpha i$		$r w\alpha d > r w\alpha i$
皆	$\varepsilon d > \varepsilon i$	脂 <sub>四</sub>	$i\alpha d > i\alpha i$
	$w\varepsilon d > w\varepsilon i$		$i w\alpha d > i w\alpha i$
佳	$\alpha d > \alpha i$		$i\alpha d > i\alpha i$
	$w\alpha d > w\alpha i$		$i w\alpha d > i w\alpha i$
齊	$\varepsilon d > \varepsilon i$	支 <sub>三</sub>	$(r\alpha d >) r\alpha_d > r\alpha i > r\alpha i$
	$w\varepsilon d > w\varepsilon i$		$(r w\alpha d >) r w\alpha_d > r w\alpha i > r w\alpha i$

1. 東門之枌二章‘穀且于差’，據經典釋文，‘差’字王肅音嗟，韓詩作嗟，徐(邈)‘七何反’。‘嗟’好像可以讀入歌韻。

支 <sub>四</sub>	(iæd>)iæ <sub>d</sub> >iei>iei	(wad>)wa <sub>d</sub> > <sup>w</sup> a
	(iwæd>)iwæ <sub>d</sub> >iwei>iwei	歌 (ad>)a <sub>d</sub> >ɒ
麻 <sub>三</sub>	(iad>)ia <sub>d</sub> >ia	(wad>)wa <sub>d</sub> >wɒ
麻 <sub>二</sub>	(ad>)a <sub>d</sub> >a	

這張上古音表一看就會教人懷疑，那是顯而易見的。表上明明指出泰（切韻 ai, wai）配入聲曷（at, wat）。泰的上古音不能不作 ad, wad, 那就跟上文所擬的歌 ad>a<sub>d</sub>, wad>wa<sub>d</sub>相衝突了。祭（切韻 iei, iwei, iei, iwei）的入聲明明是薛，擬音上又得跟上文的麻<sub>三</sub>相衝突了。我得聲明：我們不難隨便另擬幾個音，紙面上儘可以避免這種困難，並且音理上也說得圓通，只是史無足徵。曷確是泰的入聲，薛<sub>四</sub>確是祭<sub>四</sub>的入聲，而歌支又不能不作 ad, iæd, iæd。我們斷不可忘了泰夫廢祭只有去聲而沒有平上聲的怪現象。現在又逢到擬音上的矛盾。要想解脫這個難關，必得另外提出好些問題來，不如另章討論。

## 第十章 陰入聲的通轉並論泰夬廢祭

六朝以後入聲配陽聲。古音入聲配陰聲。這是顧炎武的創見。後來王念孫，江有誥把段氏的第七，第八，第十二部裡的入聲分了出來，上古音 -m, -n, -ŋ 對 -b, -d, -g, -p, -t, -k 的格局已經立定，只是葉部，緝部不配陰聲，歌部沒有入聲，大純小疵而已。

陰入聲的通轉上顧氏已經發見一個大問題。入聲的通平上聲遠不及通去聲的多。古入聲跟去聲一定有特別相像之處。段氏甚至於主張‘古無去聲’，(六書齊均表一)。據他說，‘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上與平一也，去與入一也。上聲備於三百篇，去聲備於魏晉’。他好像肯定詩經只有三聲，其中平聲又近乎上聲，所以音均表上，平聲跟上聲還是分列的，可是去入聲他肯定只是一聲。

我們不妨把陰聲通入聲的現象說得更清楚一點。可用的材料有(1)詩韻，(2)形聲字，還有(3)廣韻的一字重讀。詩韻的部分不必再說明了，因爲段氏，王氏的表極容易檢查。前人的學說都是根據詩韻訂的。下文說廣韻一字重讀跟形聲字的證據。

廣韻同一個字作入聲又作陰聲的，我一共查到260條。有幾個只發現在小注而正文不並收的沒有記下。音理上萬不可通的不收。二百六十條之中：

-p 通平聲	1 (20%)	上聲 -	去聲 4 (80%)	共 5
-t	6 (6%)	4 (4%)	91 (90%)	101
-k	$\frac{24}{31}$ (16%)	$\frac{23}{27}$ (15%)	$\frac{107}{202}$ (69%)	$\frac{154}{260}$

無論 -p, -t, -k, 通去聲的總比通平聲跟通上聲的加起來還要多。-p 只有 5 則, 不必多討論。-t 跟 -k 顯然有分別。-k 通去聲佔十之七, -t 通去聲佔十之九, 那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又想起切韻泰夫廢祭四個收 -d 通 -t 的去聲韻何以沒有相當的平上聲。這兩件事是同一個理由麼?

諧聲陰入聲的通轉比較的複雜。

(一) -t 通陰聲

(1) 入聲聲首下面生陰聲的, 所生的陰聲只有去聲。

失取戢寔曷劫厥昏劍列血習卒七由市發勿絕戍尋  
刺畢必弗伐发末臬折<sup>1</sup> 凡 30 '聲'

又聲首去入聲重讀, 下面生入聲, 或去聲, 或去入聲

勾契憲質出率殺字蓋尉姪<sup>2</sup> 凡 11 '聲'

入聲聲首下面生平上聲的絕無僅有:

發陟劣切	媿陟佳	} 也生去聲。
圣苦骨	經古懷	
气去訖, 去旣	刳居依, 渠希, 古對	

比平上去入聲生平上去入聲

可疑的:

兀五忽切 虺呼懷, 呼恢, 許偉。'臣鉉等曰, 兀非聲, 未詳'。按'許偉'切'虫'。'虺'當是'虫聲'。  
歹魚乙良薛 列陟輸, 良薛。'陟輸切'音乖。廣韻'陟輸切'下只有'朱聲'字。'列'字夾在中間, 或是'殊'字又音。集韻刪。

1. '折又杜奚切'。廣韻訓: 禮記曰, 吉事欲其折折爾。官話作 ʂə, 陽平聲。

2. '姪又止而切', 音不合。

黍親吉 剝初紀,初栗。‘初紀切’音乖。訓‘割聲’,象聲字的反切可疑。

穴胡決 狄余救 音乖。今本說文小篆‘狄’字疑誤,或當作‘狄’,‘勿聲’。

不分勿,又甫鳩,方久。‘不’跟‘弗’通用,‘分勿切’是‘弗’字的音。

(2) 陰聲聲首下面生入聲的,聲首作去聲。

胃馭既丰害介夬薊配會董至崇龔世帥帶求大兌  
內祭最孔(又息晉切)歲歲鬪慧利戾賴彘鼻執菽敵  
弟<sup>1</sup>示<sup>1</sup>弁<sup>1</sup> 凡 39 ‘聲’

不作去聲的絕無僅有。

咨即夷切 梧子結 ‘咨’從‘次聲’。‘次七四切’,去聲。

皆古諧 稽古黠

癸居誅 驕古穴

溪,闕苦穴

矢式視 疾秦悉 段說‘聲字疑衍’,不足信。

甌房脂 攜蒲結 ‘祗,比聲’。‘比’作平上去入。

(‘於聲’,‘圭聲’生-t不錄。‘弟聲’下‘攜蒲撥切’是‘米聲’之誤,從段說。)

(二) -k 通陰聲

(1) 入聲聲首下面生陰聲的,所生的陰聲也只有去聲。

益尼弋式國畢(又尼輒切)六龍賈各谷臼廐蕞  
直憲霰辟畱白復馘赤石囊屎毒糴責則爵

1. ‘弟’又‘徒禮切’,不是本音。‘示’又‘巨支切’,廣韻註‘本又時至切’。‘弁許貴切’又‘許偉切’,上去聲重讀。下生‘奉’字,大徐‘呼骨切’。

寔昔藉飢北卜斲穀<sup>1</sup>

凡 39 '聲'

又聲首去入聲重讀,下面生入聲,或去聲,或去入聲。

闔亟畫祝度約刺足塞樂作伏復暴食兒炙<sup>2</sup>

凡 17 '聲'

不只生去聲或單生平上聲的:

肉莫束敕肅削學卓蜀族敷穀毛勺翟弔易  
告冒美欲未吳弱烏覺遽歎畜霍若。(其中有  
陰入聲重讀的)。

凡 31 '聲' (生去聲的 22)。

以上入聲聲首 87。其中單生去聲字的 56。生去聲兼平上聲的 22。不生去聲的只有 9 個。入聲跟去聲的關係雖然不像在 -t 聲首的密切,大致還是集中在去聲。

(2) 陰聲聲首下面生入聲 -k 的,那聲首的聲調就不像上文(一,2)生 -t 的聲首那樣集中在去聲了。

去聲 意亞幼奧異代戒固具智壹寺歎束雷庶

到步辰音務就肖箸乍

凡 25 '聲'

去聲平聲重讀 瞿葦毛勞只翳能

凡 7 '聲'

去聲上聲重讀 後秋

凡 2 '聲'

平聲 包州攸條脩儻由尻高交喬疑堯嶺爻罵

支兒而羔焦隅卑專婁

凡 25 '聲'

上聲 買毋巨隄芙有九簋虎亥主丑取里蚤

1. '穀聲'下'穀甫鳩切'是後起的俗音。又'穀乃后切'可疑。

2. '炙聲'下'燄'又'居履切',訓'石墮聲',象聲字的反切可疑。

## 凡 15 '聲'

(‘舟聲’下‘翁下各切。‘翁’其實不是‘舟聲’。‘霽’,‘米聲’,今本說文誤。‘次馱自差麗坐’六‘聲’下面也生-k,其中有的一定可疑。以上全不錄)。

## (三) -p 通陰聲

(1) 入聲聲首下面生陰聲的,所生的陰聲也只有去聲。

痰切盍荔執 (‘深聲’字亂雜不錄)。 凡 5 '聲'

(2) 陰聲聲首下面生入聲的

去上去聲

爾上聲

(‘岳聲’,‘龜聲’不錄)。

這樣看來,諧聲跟廣韻一字重讀完全符合。-p, -t 通陰聲的,那些陰聲字差不多全作去聲。-k 通陰聲的,要是聲首作入聲呢,所生的陰聲字也集中在去聲,只是不及-t 聲首的專一。陰聲生-k 的,那陰聲聲首的聲調不集中在去聲。去聲跟平聲的次數幾乎相等。上聲少一點,然而漢語的上聲字根本就沒有平去聲那麼多。我們可以說:生-k 的陰聲聲首在聲調上看不出有什麼特殊性來。這樣的事實從何解釋呢?

高本漢也有過關於去入聲通轉的議論。他假定上古的去聲是降調,正像現在北京語的去聲。起先他以爲上古的平上聲字收 -b, -d, -g, 入聲字收 -p, -t, -k, 去聲兼收清濁,也許全收 -p, -t, -k。去入聲的通轉,是因爲收聲的相同。去聲字作降調,所以失去收聲,而入聲不消失。後來他發見種種困難,所以又改過來說,去聲不是收聲消失的原因,乃是收聲消失的結果。這樣他就不必假定古去聲必是降調,也不必肯定平上聲跟去

聲有收聲的分別。然而他還是主張切韻的陰聲在上古收 -b, -d, -g, 入聲收 -p, -t, -k。並且去入聲何以如此通轉全沒有解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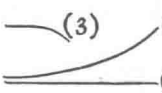
要解決這個問題,很容易走上迷路。或者以為去聲跟入聲的收聲相像,平上聲跟入聲的收聲不相像,那是捕風捉影之談。我們主張(頁131-2)古入聲字可以兼收清濁;陰聲字不論平上去聲,也可以兼收清濁。

或者以為上古的去聲一定是降調,那也是沒有根據的。現代方言的所謂去聲或是上聲,名稱儘管統一,實在的調子差得很遠。一個‘好’字,河北省的北部唸成升調,南部就唸成降調。現在吳語的上去聲的調子竟有跟北方官話或是廣州話全然相反的。同一方言之中也可以隨時變調。例如永嘉人說‘地理’兩個字,調子一降一升,有點像北平語。單說‘地’字,或是‘理’字,調子就跟北平語相反。這單音的唸法代表好些吳語。浙西的方言裡,不論單音或是聯讀,所謂上聲大概是降調,去聲反而是升調。陸厥,吳郡人;沈約,吳興人。他們的方言裡所謂上去聲也許跟現代吳語相同。然而當時提倡四聲的人還有陳郡謝朓,琅邪王融;做四聲切韻的是汝南周顒。四聲的學說好像開始就沒有有一定升降的標準。當時的方言都有‘平上去’三種聲調,可是實在的調子也許各各不同,正像現代方言的情形。南北朝的初年,平上聲字已經失去收聲。有些去聲字還是收 -d 的。顧氏音論中:‘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於永明而定於梁陳之間也’。天監以後其實還不免有 -d, -t 通叶的韻文。吳興沈炯的歸魂賦叶‘緹轍雪折袂咽裂’。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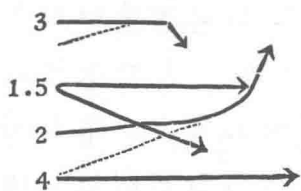


炯的死跟陸法言的生差不多是同時。其中沿革不但關乎文風的轉變，也因為方言裡收聲的逐漸消失。總而言之，除了入聲之外，一個字的調子不論是平，是升，是降，遲早不免失去收聲。調子跟收聲是兩回事，其中絕沒有因果的關係。

那末入聲的收聲為什麼能保存到現代呢？顯然因為入聲的短促。入聲跟陰聲在音量上有分別，(參上頁131-2)。我們能不能在音量上求得去入聲的關係呢？例如‘曷胡葛切’是 gət [或是 gət]，‘揭苦蓋切’是 k’-d [或是 k’-t]；所要推求的元音可以是短的，而他的調子又跟入聲不同。可是我們又得留意兩件事。一則這短音綴最後也失去收聲，混入六朝以後的去聲。二則他也有點跟平上聲通轉，不像入聲跟平上聲那樣隔絕。現代的漢語裡能找到這樣的聲調麼？方言的降調時常是短音。

例如  (1) 官話‘麻’，某種吳語‘麻’。(2) 官話‘馬’，  
 (1) 吳語‘罵’。(3) 官話‘罵’，吳語‘馬’。要是我們能假定上古跟入聲通轉的去聲正是那個短降調，問題就簡單了。他完全合符上面的條件。切韻的四聲滿可以這樣的解釋。可惜方言的降調，有的叫做‘上聲’，有的叫做‘去聲’。所以我覺得這簡單的解決不符合上古音，除非我們把吳語劃出化外，當做南蠻缺舌，可是‘四聲’又是起於江左的。

暹羅語不妨說有兩個去聲，就是他們所謂第三聲跟第五聲。久田原正夫，タイ語の研究 (1942) 頁38載有下面的聲調圖。圖



上的虛綫根據 B. O. Cartwright, *The Students' Manual of the Siamese Language*, (1930), 頁34. Cartwright 管這第三聲叫 circumflex tone. 暹羅人說‘馬’  $\text{má}$  (ma) 有點像吳語的上

‘上聲’。(參永嘉語的‘上聲’)。

我猜想上古跟入聲通轉的那個‘去聲’正可以是這樣的一個短音。他的調子可不一定是降的。不嚴格的說，上古有兩個去聲，一個是長的，跟平上聲通轉；又一個是短的，跟入聲通轉。不論長短，他們的調子都是可升可降，有方言的分別。在現代粵語的祖語裡，那長去聲是降調，短去聲是一個折音 *circumflex*，也是降調；相當於暹羅語的第五聲跟第三聲。在別的方言裡，長去聲可以是升調，那短去聲也可以是短而升的，例如現代吳語的祖語。上古的短去聲通入聲，因為音量的相像。後來混入長去聲，因為調子的相像。上古長去聲通平上聲，那另是一回事。這可升可降的短去聲可以叫做上古的第五聲。

我所以敢提倡第五聲之說，因為有點史實可以憑藉。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引得特刊 VII 卷 2，頁 2)。據魏書九十一江式傳，呂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徵羽各為一篇。早期北方的韻書好像原有五聲。江式傳又提到‘音讀楚夏時有不同’。論語音，北方好像原有五聲，後起的南方韻書才只有四聲。北朝人原先不明白四聲的道理。然而在第六世紀的末年，顏之推北上的時候，中原語好像已經只有四聲了，所以切韻序根本不提五聲。可是有一句話最值得注意，‘秦隴則去聲為入’。中原語的去聲字在西北語有的還是‘入聲’，正像永明以前的去入通叶。那些‘去聲’字還是收塞音的。他們的元音的音

量還是短的。<sup>1</sup>

話雖如此，我承認這五聲說未免參雜私見，不過是一種假設。然而這假設可以用來說明上古去入聲的所以通轉。通入聲的不是長的去聲，而是短的去聲。短的入聲也未嘗不能跟長的平上去聲偶然的通轉。所以放大一點說，入聲有兩個去聲可通，而只能通一個平聲，一個上聲。問題當然還沒有全然解決。入聲何以通 -d 的多，通 -g 的少呢？入聲聲首下面生陰聲的，不論 -b, -d, -g, 差不多全作去聲；反過來說，陰聲聲首下面生入聲的，那聲首的聲調何以只有 -d 字會集中在去聲而 -g 字不計較平上去聲呢？不得不再繞一個大圈。

我們不敢把去入通轉的去聲當做普通的去聲，一部分是因為切韻泰夫廢祭四個韻的怪現象。這四個韻的不配平上聲跟去入聲的接近，這兩件事一定是互相關聯的。讓我們先設法規定這四個韻的地位。他們的元音是什麼？聲調是怎樣的？

詩韻泰夫廢祭的通轉已見前章的總表(頁183)。爲便利起見，再補充諧聲的材料，開合口不分列。

先說泰韻。泰的入聲是曷(末)，其次是薛<sub>四</sub>，毫無疑問(頁187)。接收 -t 的例，泰應當是 ad, wad。所可疑的，諧聲泰通微。

1. 古時的‘五聲’是音樂的調子。‘以五聲命字’是借‘宮商……’的名稱用在語音的調子上。‘四聲’也是語調。這是三回事。空海文鏡秘府楞說，‘宮商徵羽角即四聲也’，(影印本天32a)，因爲唐朝已經不知道五聲的解釋。沈約自己明說，‘經典史籍唯有五聲而無四聲，然則四聲之用何傷五聲也。’(答甄思伯書)。他所說的五聲是‘樂聲’，他的四聲是‘作五言詩用’的。把語音的調子比附樂律，原是六朝以後的陋習。

既居家切 嘅, 慨苦蓋

氣去既, 許既 儻苦蓋

豈祛豨 閔, 饑苦蓋

未無沸 昧莫貝

又通沒

兌杜外 稅他骨

又通灰

頽郎外 類盧對

(廣韻又有幾個泰跟哈(灰)重韻的例子。)

### 泰 夬 廢 祭 的 諧 聲 表

	泰	夬	祭 <sub>三</sub>	祭 <sub>四</sub>	廢	哈	皆	微	脂 <sub>四</sub>	脂 <sub>三</sub>	齊	歌	支	麻 <sub>三</sub>
泰	30	9	4	10	1	1	3	7		1	5	1		
夬		1	4	1			4				1			
祭 <sub>三</sub>				5	9	2	1	1	2	2	1			
祭 <sub>四</sub>					21	3	3	1	2	1	5	2	3	1
廢						3							1	

泰又得有一個 əd, wəd 的來源廢? 無論作 əd, 作 əd, 都跟別的韻系相衝突。前章歌作 əd, wəd, 哈灰作 əd, wəd。然而泰又沒有別的音可擬。就在這衝突上我們找到了適當的出路。泰是切韻的去聲。他的來源是上古的第五聲。我們可以想像到周朝以前,泰跟歌跟曷的形式本是相同的:

上古入聲曷 at, (ad) 短音 第五聲泰 (at) əd 短音 平上去歌 (at), əd 長音  
詩韻 at, (ad) (at), əd a<sub>d</sub>(= -t)  
切韻 a<sub>t</sub> 去聲 ai ɒ

諧聲詩韻的泰,因為是短音,所以他的收聲不跟平上去聲歌同

樣的變化。長音的  $ad, (at) > a_d$ ，短音的保存爲  $ad, (at)$ ，跟入聲同類。第五聲  $ad, (at) > ai$  遠在歌  $a_d > o$  之後。不同的變化在不同的時代發生。曷保存爲  $a_d$  而泰  $ad > ai$ ，因爲聲調不同。也許六朝的泰還是作中古入聲的形式的。泰跟歌其實並不衝突。同理，切韻的泰也只能有去聲，不能有平上聲。

泰跟哈微沒迄的小通轉是否指出作  $\emptyset$  音的第二個來源，不敢肯定。廣韻的泰哈重讀，有的不足爲憑，很可以是後起的。泰要是短音的話，就好比入聲，通轉的範圍容易廣泛。單擬一個  $ad, wad$  也許可以對付一切了。<sup>1</sup>

祭的入聲明明是薛，又跟泰很諧。他的上古音一定是  $rad, rwad, iad, iwad$ ，跟上文所擬的麻衝突。祭也是上古的第五聲。麻變成  $(ia_d >) ia$  的時候，祭因爲跟入聲相像，仍然作  $rad$  等後來才變成  $rei, rwei, iei, iwei$ 。他跟早已失去收聲的麻分道揚鑣，同時也永遠趕不上支的主元音的窄化。這樣，祭才變成切韻的去聲。

廢的中古音是  $rei, rwei$ 。據諸聲，他的入聲是月。他的上古音應當是  $red, rwed$ ，也是從第五聲變爲切韻的去聲。 $e$  是不定的音。跟廢相當的平上去聲早已混入前元音之類，切韻

1. 上古音並非不能有第五聲的  $\emptyset d, w\emptyset d$ 。 $\emptyset$  音在漢語不一定有短的。平上去聲的  $\emptyset$  是長音；入聲跟第五聲的是短音。那末，假若‘既’  $r\emptyset d$  生‘懈’  $\emptyset d$ ，這  $\emptyset d$  似乎應當變爲  $\emptyset i$ 。這就歸入切韻的代，不是泰了。當然短音的  $\emptyset d$  可以變  $ai$ ，不必像長音的代  $\emptyset d > \emptyset i$ 。再不然  $\emptyset d > \emptyset i$ ，再  $> ai$ 。我覺得這些假設，在整個漢語的演變程序上都是不大合適的。所以本文寧可把泰微通轉的例子歸咎於短音通轉的廣泛。同時我們得留意泰不但轉未  $rei, rwei$ ，也轉月  $ret, rwet$ 。泰的上古音，除了  $ad$  之外，還有第二支，那是可能的。

裡找不到獨立的韻系了。

四個去聲韻之中，惟有夬韻最難訂音，然而困難在乎中古音不能認清楚，反而不在乎上古音。憑六朝以後的史實，夬的切韻音好像是 *ei, wei*，(參頁34)，可是在上古音夬通泰曷，通祭薛，又通屑，一定得作 *ad, wad*。切韻表上，我們也把夬強定為 *ai, wai*，因為 *ad > ei* 的公式斷不能成立。入聲 *at* 不變 *et*，麻 *ad > a<sub>d</sub> > a*，也不再變 *e*，(*am, ap, an, at, ag, ak* 都沒有 *>e* 的)。就算真的 *>ei*，切韻的夬韻跟怪韻有什麼分別呢？我們對於六朝以後的史實也許有誤解之處。

把夬的上古音擬作 *ad, wad*，切韻作 *ai, wai*，其中變化就很容易說明了。

<u>麻</u> 平上去(長) <i>ad &gt; a<sub>d</sub> &gt; a</i>	<i>wad &gt; wa<sub>d</sub> &gt; <sup>w</sup>a</i>
<u>夬</u> 第五聲(短) <i>ad &gt; ad &gt; ai</i>	<i>wad &gt; wad &gt; <sup>w</sup>ai</i>

上古的第五聲當然不限於泰夬廢祭。這留下來的四個韻，他們的主元音限於 *a, a, e*。其他的都跟真正的去聲混合了。須知收 *-d* 的韻系在上古就沒有作後元音的。至於前窄元音的第五聲呢，他們早已混入前窄元音的去聲了。例如至韻裡一定有上古的第五聲混雜在裡面，(所以有人要分列至部)。上文已經提到泰的上古音也許有作 *ed, wəd* 的一支。

那末收 *-g, -k* 的字上古難道沒有作第五聲的麼？上文分析 *-k* 通陰聲的諧聲，發現凡是聲首作入聲 *-k* 的，下面所生的陰聲字差不多全是去聲。這所謂去聲，其中最大部分也一定是上古的第五聲，後來混入長音去聲，正跟 *-t* 通陰聲的情形相同。然而切韻沒有從上古 *-g* 變出來的獨立去聲韻，相當於上古的模虞魚麻 *ag, rag, iag, ag, iag* 的。泰的 *ad* 跟歌的 *ad* 既然能分

途變化，第五聲的 ag 跟模的 ag 早就混同了麼？當然誰也不敢肯定上古必得有第五聲的 ag。並且據六朝以前的史實看來，長音 -g 字的失去收聲本不像長音 -d 字的那麼容易。<sup>1</sup> 就算有第五聲的 -g，他跟長音的 -g 並存的時候較久，混合的機會較多。這也不過是一種渺茫的猜想。反正切韻的沒有從 -g 變來的獨立去聲韻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問題還是在上文所說的陰入聲通轉上 -d 跟 -g 的分別。在 -t 通陰聲呢，不論入聲生陰聲或是陰聲生入聲，總不免集中在去聲；至於 -k 通陰聲呢，只有入聲生陰聲有完全產生去聲字的趨勢，而陰聲生入聲的，那聲首的聲調可以是平聲，上聲，去聲，沒有多大分別。不論 -p, -t, -k，入聲生第五聲當然是最容易最合理的事，然而偶然也可以生長音的平上去聲。反過來說，陰聲生入聲，那聲首的聲調當然也是第五聲的居多，可是偶然也可以是長音的平上去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有一種解釋可以說明 -d 聲首跟 -g 聲首的分別。收 -g, -k 的字的平上去聲字跟第五聲字在聲調上不像收 -d, -t 的字那樣容易辨別清楚。用相像的程度來說，-t 跟 -k 的分別是這樣的：

-t 入聲 ↔ 第五聲 ↔ 平上去聲

-k 入聲 ↔ 第五聲 ↔ 平上去聲

入聲聲首，不論 -t, -k，都得產生第五聲。-t 類的第五聲當然要比 -g 類的第五聲容易產生入聲。爲什麼有這分別呢？我想一部分因爲 -g, -k 字多後元音。其實後元音的音綴連有沒

1. 參說文解字讀若音訂，燕京學報第三十期，民卅五，頁149以下。又漢魏六朝韻例（未付印）。

有第五聲都成爲問題。

-b, -p 字上古也有第五聲。陰入聲通轉的例子在周朝已經很少,可是也集中在去聲,正像 -d, -t 字。上古 -b, -p 音綴也沒有屬於後元音的。



## 第十一章 收 -m, 收 -p 各部的元音

切韻收唇音的各韻系裡只有凡乏好像是合口。侵緝鹽葉各分三四等。收 -m 的跟收 -p 的都只有十個韻系。跟 -n, -t 相比:

<u>痕</u> <u>魂</u>	相當於	<u>覃</u>	<u>沒</u>	相當於	<u>合</u>
<u>殷</u> <u>文</u>		——	<u>迄</u> <u>物</u>		——
<u>眞</u> <u>臻</u> <u>術</u> <sub>三</sub>		<u>侵</u> <sub>三</sub>	<u>質</u> <u>櫛</u> <u>術</u> <sub>三</sub>		<u>緝</u> <sub>三</sub>
<u>眞</u> <u>諄</u> <sub>四</sub>		<u>侵</u> <sub>四</sub>	<u>質</u> <u>術</u> <sub>四</sub>		<u>緝</u> <sub>四</sub>
<u>元</u>		<u>殿</u> <u>凡</u>	<u>月</u>		<u>業</u> <u>乏</u>
<u>寒</u> <u>桓</u>		<u>談</u>	<u>曷</u> <u>末</u>		<u>盍</u>
<u>刪</u>		<u>咸</u>	<u>黠</u>		<u>洽</u>
<u>山</u>		<u>銜</u>	<u>鎋</u>		<u>狎</u>
<u>先</u>		<u>添</u>	<u>屑</u>		<u>帖</u>
<u>仙</u> <sub>三</sub>		<u>鹽</u> <sub>三</sub>	<u>薛</u> <sub>三</sub>		<u>葉</u> <sub>三</sub>
<u>仙</u> <sub>四</sub>		<u>鹽</u> <sub>四</sub>	<u>薛</u> <sub>四</sub>		<u>葉</u> <sub>四</sub>

從這表看來，侵緝的上古音也許不止有一個來源。

詩韻收 -m, -p 的韻脚不多，(段氏第七，第八部，王念孫的侵談葉緝)。現在只把諧聲通轉表列在下面。

一看這兩張表，情形好像混亂得很。其實收 -m, -p 各部的元音是極容易整理的。切韻的 -m, -p 最像 -n, -t。我們只須按照 -n, -t 的上古音來推訂 -m, -p 的上古音，看跟詩韻，諧聲有不相符合的地方沒有。能符合的，就是正當的音。不能符合的，加以修改。-m, -p 的諧聲字爲數也不多，所以表上的相逢次數有的不容易解釋。大致說來，下面的排比不至於太成問題。

收 -m 各部的諧聲表

覃 侵 侵 添 鹽 鹽 談 銜 咸 嚴 凡

覃	29	17	28	5	2	4		1	5	3
侵 <sub>三</sub>		51	17	3	3	4	2		6	2
侵 <sub>四</sub>			41	3	1	5	2		5	
添				18	12	15		1	10	1
鹽 <sub>三</sub>					12	25	13	2		6
鹽 <sub>四</sub>						43	8	3	14	2
談							9	13	7	1
銜								4	1	2
咸									9	
嚴										3
凡										5

收 -p 各部的諧聲表

合 緝 緝 帖 葉 葉 盍 狎 洽 業 乏

合	31	13			2	1	3		6	4
緝 <sub>三</sub>		22	9		3	1	2		3	2
緝 <sub>四</sub>			17	6	2	8				
帖				2	4	9			12	2
葉 <sub>三</sub>					13	9	1	3	1	1
葉 <sub>四</sub>						21		2	5	
盍							11			1
狎								7	3	
洽									7	
業										3
乏										2

- 寒 曷 an at
- 山 鎋 an at
- 刪 黠 en et
- 先 屑 en et
- 元 月 ren ret  
rwen rwet
- 仙<sub>三</sub> 薛<sub>三</sub> ran rat
- 仙<sub>四</sub> 薛<sub>四</sub> ian iat
- 痕 沒 en et
- 般 迄 rən, rət
- 眞<sub>三</sub> 質<sub>三</sub> rĕn, rĕt  
ren, ret  
眞<sub>四</sub> 質<sub>四</sub> iĕn, iĕt  
ien, iet

- 談 盍 am ap
- 銜 狎 am ap
- 咸 洽 em ep
- 添 帖 em ep
- 嚴 業 rem rep
- 凡 乏 (rwem rwep)?
- 鹽<sub>三</sub> 業<sub>三</sub> ram rap
- 鹽<sub>四</sub> 業<sub>四</sub> iam iap
- 覃 合 em(?) ep(?)
- 侵<sub>三</sub> 緝<sub>三</sub> rəm, rəp
- 侵<sub>四</sub> 緝<sub>四</sub> iəm, iəp
- —
- 侵<sub>三</sub> 緝<sub>三</sub> rĕm, rĕp(?)
- —
- 侵<sub>四</sub> 緝<sub>四</sub> iĕm, iĕp(?)

這表假定上古 -m, -p 字也像切韻的只有開口, 沒有合口。這一節不可以太固執。也許上古的 -m, -p 字是開合具備的, 後來因為收聲 -m, -p 的異化 (dissimilation) 而失去合口。現在無可研究了。

(1) 侵緝。我們爲侵緝擬了兩個主元音,  $\text{ə}$  跟  $\text{ɛ}$ , 然而  $\text{ɛ}$  是可疑的。  $\text{ɪəm}$ ,  $\text{ɪəp}$ ,  $\text{iəm}$ ,  $\text{iəp}$  是通覃合的一支。切韻的侵緝字最大部分從這個來源發生。然而諧聲的侵緝有點通鹽葉, 並且竟可以通談盍, 也許得假設一個較前較弘的元音。特別是在  $\text{am}$ ,  $\text{ap}$ ,  $\text{am}$ ,  $\text{ap}$  的各‘聲’, 有時只通侵緝字, 不通覃合字。那些侵緝字的主元音好像得援眞質之例, 作  $\text{ɛ}$ 。所難的, 說文屬於侵緝韻系的各‘聲’不能清清楚楚的分爲  $\text{ə}$ ,  $\text{ɛ}$  兩部。以詩韻而論, ‘今尤心男鬲林采旣南音甚覃’是 -m 部, ‘內及立合邑骨執暴集’是 -p 部, 再不能劃分更詳細的界限。這些‘聲’之中, 大部分既通覃合, 又通銜狎, 或是咸洽, 或是談盍。

前文 (頁171-3) 爲眞質訂了兩個主元音,  $\text{ɛ}$  跟  $\text{ɛ}$ ; 殷迄作  $\text{ə}$ 。侵緝相當於殷迄的  $\text{ə}$ , 也許又相當於眞質的  $\text{ɛ}$ 。此外我們不能否認侵緝還可以有作  $\text{ɛ}$  的一支, 可是憑諧聲, 韻文, 不能分  $\text{ə}$  跟  $\text{ɛ}$ , 所以寧可在形式上留這 -n, -t 跟 -m, -p 不調和的痕跡。

不單如此, 就連  $\text{ɪəm}$ ,  $\text{ɪəp}$ ,  $\text{iəm}$ ,  $\text{iəp}$  也只是爲通覃合而訂的, 覃合是不是  $\text{əm}$ ,  $\text{əp}$  呢?

(2) 覃合作  $\text{əm}$ ,  $\text{əp}$ , 也只是仿照痕沒的  $\text{ən}$ ,  $\text{ət}$ 。高本漢, 李方桂都假定如此, (參頁110), 以爲跟哈  $\text{əd}$ ,  $\text{əg} > \text{vi}$  是同類, 並且說 ‘ $\text{əm} > \text{qm}$ ’, ‘ $\text{əp} > \text{qp}$ ’。其實覃合侵緝的來源都不是這樣簡單的。待下文再討論收聲的時候, 我們會了解高氏, 李氏的解釋何以是

過於肯定。

表上合通盍(ap)三次。兩方面都是短音,這樣的通轉是很可能的,並且兩方面都可以是合口音。

(3) 鹽葉。諸聲表上,鹽葉不但通談盍,並且通侵緝。所通的侵緝也不定是作ε的一支。我們只可以爲鹽葉擬一個折中的音。這樣的兩面湊合,不是切實的辦法。ram, rap, iam, iap只是摹倣仙 ran, ian, 薛 rat, iat而已。

(4) 添帖。表上添跟咸,帖跟洽特別的相諧。這跟齊貨,責耕,錫麥的關係可以互相比擬,雖然收-n, -t的先跟刪,屑跟黠,並不這樣接近。添帖又通侵緝,因爲侵緝有少數字具有ε音,正像眞先,質屑,(脂齊)的關係。添帖的εm, εp大致不成問題。

(5) 嚴凡業乏。嚴跟凡,業跟乏,表上不通轉。這並不證明他們在諸聲一開一合。因爲我們造表的時候,已經把廣韻凡乏系字挪動過了。像‘劬俺獨’等字已經按聲首的作開口,從凡乏挪到嚴業了。表上,乏(rwep)就是通緝業開口的。我們既然不敢肯定切韻的凡乏作合口,當然更無從推斷上古的凡乏是合口。就連他們的主元音也只是照切韻的ε跟元月的上古音的ε推擬的。

(6) 談盍,銜狎,咸洽無可說。

<u>談</u>	am>am	<u>盍</u>	ap>ap
<u>銜</u>	am>am	<u>狎</u>	ap>ap
<u>咸</u>	em>em	<u>洽</u>	ep>ep
<u>添</u>	εm>εm	<u>帖</u>	εp>εp

嚴	ɾem>ɾem	業	ɾep>ɾep
凡	(ɾwem>ɾwem)?	乏	(ɾwep>ɾwep)(?)
鹽 <sub>三</sub>	ɾam>ɾem	葉 <sub>三</sub>	ɾap>ɾep
鹽 <sub>四</sub>	iam>iem	葉 <sub>四</sub>	iap>iεp
覃	əm>ɔm (暫訂)*	合	əp>ɔp (暫訂)*
侵 <sub>三</sub>	ɾəm>ɾēm	緝 <sub>三</sub>	ɾəp>ɾēp
	ɾem(?)>ɾēm		ɾep(?)>ɾēp
侵 <sub>四</sub>	iəm>iēm	緝 <sub>四</sub>	iəp>iēp
	iem(?)iēm		iεp(?)>iēp

\* 下文(第十二章)改成 Δm, Δp。

## 第十二章 再論古收聲

一部詩經從商頌到陳風，按舊說上下一千多年，時間上差不多像陸法言到現在。從形聲字的產生到小篆的成立，相隔的時間更久。其中收聲的改變怕是免不了的。要研究這一點，得牽涉到上古音各部的主元音，並且又關乎聲調跟元音的長短。所以我們在第二章大概的整理古收聲之後，先討論元音跟聲調等問題。現在可以把收聲更詳細的分析一下。

上文假定上古音的收聲只有 -m, -n, -ŋ; -p, -t, -k; -b, -d, -g。中古的陰聲字跟短音入聲字在諸聲相通，在古韻文互叶。陰聲字的上古收聲可以擬成 -b, -d, -g。<sup>1</sup> 然而切韻的 -p, -t, -k, -m, -n, -ŋ 就是上古的 -p, -t, -k, -m, -n, -ŋ 麼？一個當一個，其中沒有 -m > -ŋ, -p > -k 等現象發生麼？事實並不這樣簡單。近代漢語的陽聲跟入聲變化很大；他們的收聲很有方言的分別。並且有不規則的例子，也許因為方言的假借。雅，頌跟十五國方言的收聲難道就能一致麼？我們又肯定形聲字也是各種方言的集合成績，不單是時代的改變而已。先秦韻文跟諸聲並沒有把 -p, -t, -k, -b, -d, -g, -m, -n, -ŋ 的界限劃分得十分清楚。小問題多至不可勝數。最好按着各收聲的通轉說個明白。

## 一 各鼻收聲的互相通轉。

甲 -m 通 -n。 乙 -m 通 -ŋ。 丙 -n 通 -ŋ。

## 二 各破裂收聲的互相通轉。

甲 -p 通 -t。 乙 -p 通 -k。 丙 -t 通 k。

1. 或是更清楚一點說，中古的陰聲字是從上古的長音 (-p, -t, -k), -b, -d, -g 字變出來的。(參頁131-3)。

## 三 鼻收聲跟破裂收聲的互相通轉。

甲 -p 通 -m。 乙 -t 通 -n。 丙 -k 通 -ŋ。

## 四、鼻收聲通中古的陰聲。

甲 -m 通 -b。 乙 -n 通 -d。 丙 -ŋ 通 -g。

## 五、破裂濁收聲的互相通轉。 -b 通 -d 通 -g。

## 一、-m, -n, -ŋ 的通轉

近代漢語，只有粵語完全保存中古的 -m, -n, -ŋ。官話 -m > -n。有的官話方言裡 -ŋ > -n，那是例外。吳語不但失去 -m，連 -n 也差不多完全消失了，除了幾個窄元音的合口字在某種吳方言可以勉強保存。-n 的失去並不因為鼻化。某種官話方言跟某種吳方言可是把一部分的 -ŋ 字鼻化了，或是把 -ŋ 全然失去了。這最後的現象限於切韻的少數韻系。知道了這些近代的變化，就容易明了諧聲，詩韻 -m, -n, -ŋ 的不規則的通轉。

## 一甲 -m 通 -n

諸聲	<u>添先</u>	念奴店	唸都甸
		天他前	忝他玷, 他念
	<u>添鹽先</u>	沾張廉, 他廉, 都念	箔昨先
	<u>侵真</u>	辛息鄰	瘁疎錦
		今居吟	矜巨巾 (又‘居陵切’, 應當是‘令聲’字的音, 參下)。
	<u>談寒</u>	甘古三	邯胡安 [‘邯鄂’ m+t>nt]

詩韻	<u>菀柳三</u>	天臻矜	} <u>周伯琦六書正譌訂</u> '矜' 爲 '令聲'。(參 <u>苗夔說文</u> 訂卷二十七)。
	<u>何草不黃二</u>	玄矜民	
	<u>桑柔一</u>	甸民填天矜	

可見詩經實在沒有 -m 叶 -n 的例子。更可注意的，查偏先秦韻文，-m 絕對不叶 -n。到了西漢才有像

安世房中歌 心申親轄

長門賦 心…聞…音

的押韻。其實連這些晚出的 -m 叶 -n 也並不全能證明方言的改變，也許只是叶韻偶然疏忽而已。

諧聲的四個例子之中，‘唵都甸切’，‘箔昨先切’也許是後起的音，或是從多音詞聯讀而同化 (assimilation) 的音。‘天聲’，‘辛聲’只有‘忝痒’兩個字收 -m。是已經失去的方言的痕跡麼？還是得聲偶然的疏忽呢？還是‘忝’竟不是‘天聲’，‘痒’竟不是‘辛聲’呢？上古音並不像有 -m > -n。-m 不變則已，要變就變 -ŋ。

### 一乙 -m 通 -ŋ

-m 變 -ŋ 是周朝跟周前極普通的現象。諧聲的例子固然不多，那是因為上古音有幾部整個的從 -m 變為 -ŋ 了。從詩經出發，情形就看得很清楚。

諸聲	<u>侵</u> 蒸	瘖於金 (今居吟 弁?)	滌於陵 矜居陵 併以證
	<u>侵</u> 鍾		辭而隴
	<u>侵</u> 登	臍直稔	臍徒登 (又徒得)
	<u>覃</u> 江	峯下江	夔苦感, 苦紺 (當從‘牽聲’)
	<u>覃</u> 冬	夔	夔古送
	<u>鹽</u> 東 <sub>三</sub>	炎于廉	熊羽弓
	<u>凡</u> 東 <sub>三</sub>	凡符芝 (切 <sub>三</sub> )	芄房戎



汎房戎  
 鳳馮貢  
 風方戎, 方鳳  
 颿扶芝(王二), 扶泛  
 芄薄紅

風

凡東- 凡符芝

詩韻

綠衣四	風心	大明七	林興心
邶谷風一	風心	生民三	林林冰
晨風一	風林欽	八	登升歌今
何人斯四	風南心	篤公劉四	飲宗
桑柔六	風心	蕩一	謹終
蒸民八	風心	雲漢二	甚蟲宮宗臨躬
小戎二	中驂	閟宮五	乘膝弓綬增膺懲承
三	膺弓膝與音	以上侵	-m 轉蒸, 中, 切韻 -ŋ。
七月八	沖陰		
斯干六	簟寢與夢	桑柔八	瞻相臧腸狂
正月四	林蒸夢勝	殷武	監嚴濫遑

以上談 -m 轉陽 -ŋ。

上面所舉詩韻的例子, 有的不見於段氏六書音均表。以後論詩韻, 不必再像前文的拘守段表或是任何韻譜。

-m 的通 -ŋ 只能代表 -m > -ŋ, 不能是 -ŋ > -m。第二種假定不符合切韻以來漢語的沿革。除非我們把今音跟古音全然截斷, 上古的 -m 通 -ŋ 也得看做 -m > -ŋ。例如‘風聲’字出於‘凡聲’字。從最古的方言, 一直到西漢初年, ‘風聲’字跟‘凡聲’字一樣, 叶入侵部。到了劉安, 班固等人的韻文才跟‘凡聲’字分開, 叶

入東部。這是清清楚楚的  $-m > -ŋ$ 。

這  $-m > -ŋ$  的現象在詩經好像集中在侵蒸中的通轉。蒸中部曾經有一度全收  $-m$ 。在那個時候，

登 $əm$	這樣的擬音顯然跟 <u>覃</u> $əm$ , <u>侵</u> $iəm$ , $ɪəm$ 相衝突。
蒸 $iəm$	諧聲，詩韻的 <u>侵覃</u> ，除了通 <u>蒸登</u> 之外，
東 $ɪwəm$	就是通 <u>中</u> ，甚至於可以通 <u>鍾</u> ，然而絕對不通
$rum$	前元音的 <u>耕陽</u> 。那時候，在有些方言裡，(大
冬 $um$	<u>小雅</u> ， <u>秦風</u> ， <u>魯頌</u> ， <u>邶風</u> )， <u>侵覃</u> 是近乎後元音的。

因此，我又想到古人所謂‘侵宵對轉’的問題。侵覃確有點通幽宵的痕跡。 $-m$ 何以通  $-g$ ，下文再詳說。所應當注意的，古侵部跟幽宵部的元音的相近。可惜從前人的主張‘侵宵對轉’，未免操之過急。孔廣森詩聲類 (卷十一，渭南嚴氏本頁十下)所舉的例子大部分是靠不住的。可是說文三引‘三年導服’；‘導’跟‘禫’確是異文。‘灑’，‘顯聲’，‘古禫切’。‘慘’，‘參聲’，‘所鳩山幽切’。‘猶豫’古借為‘尤豫’，又為‘淫與’。侵覃跟幽宵的通轉確有點蛛絲馬跡。

所以我敢肯定覃的古音，在方言可以作  $əm$ ，侵作  $iəm$ ,  $ɪəm$ 。他們跟登  $əm$ ，蒸  $iəm$ ，東  $ɪwəm$ ,  $rum$ ，冬  $um$  的通轉是‘合韻’。在那些方言裡，後來覃侵也許變了  $əm$ ,  $ɪəm$ ,  $iəm$ ，因為  $ɪ$  受了  $-m$  的同化。那就跟登蒸同音了麼？很可能的，蒸登已經從  $iəm > iəŋ$ ,  $əm > əŋ$ 。侵覃就代替了古蒸登的音。那兩系根本就不會重複過。澈底的說，覃系的古音我們不能證明非得作  $əm$  不可。也許  $əm$  就變為切韻的  $ɔm$ 。所以前文對於高本漢，李方桂所擬的音不免懷疑。對於  $əm > ɔm$  更以為是不需要的假定，正不必跟哈的  $əd, əg > əi > ɔi$  一律看待。至於侵呢，因為介音的關係， $ɪəm > ɪəm > ɪəm$ ,  $iəm > iəm > iəm$ ，是可能的；中古音確是前元音。

那末  $-m > -ŋ$  是否限於蒸中兩部呢？其中有好些聯帶的問題。最不容易解決的是中東的關係。這是段孔王江聚訟之點，前文(第四章)已經提到過了。諧聲的東通東跟鍾，斷難否認。東在中部作  $-m$ ，那末東部的形聲字至少有一部分在得聲的時候也作  $-m$ 。詩韻中東同用的，

采蘩二 中(用)宮

旄丘三 (戎)東同

山有扶蘇二 松龍(充)童 以上也許可以作不入韻。

桑中三 對東庸/中宮 大概是轉了韻。

國風的詩較為後起。至於

小雅蓼蕭四 濃沖/雖同

孔氏也分爲兩韻，已經可以懷疑。

大雅文王有聲二 功崇豐蒸

‘功’字要是不入韻，這一章古詩如何成韻呢？

周頌烈文 公邦崇功

小毖 蜂蟲

‘崇’字孔氏又作不入韻。‘丰聲’在孔氏的東部。‘蟲聲’不得闖入東部。詩聲類卷四，五竟然把小毖脫漏了。江氏從孔氏，這兩章詩可是都作‘中東合韻’，怎麼可以合韻呢？

易蒙象 中應中蒙功\* 節象 中窮通\*

需象 窮中功\* 中孚象 中邦\*

訟象 訟\*中 一

比象 從\*中應窮 豫象 凶\*中(?)

習象 中功\* 習象 凶\*中功

解象 衆中功\* 恒象 深中容\*禽終凶\*功\*

渙象 窮同\*中功\* 巽象 中窮功\*中窮凶\*

這許多例子正可以跟諧聲相參證，並且也證明易經的象象確是很古的韻文。

[其他先秦韻文極少東中通轉的押韻，有的也許是古方言的遺跡，有的顯然因為叶韻的疏忽，或是後人偽造，因為其時東跟中全都收 -ŋ 了。只有屈原的用韻有點不可捉摸。他的方言裡，蒸中還是收 -m 的，東收什麼呢？離騷‘降’叶‘庸’，天問‘沈’叶‘封’。也許在東南方言裡，有些鍾韻系字還保存古音，也許整個東部全收 -m。]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斷定諧聲的東中的通轉，是因為得聲的時候兩方面都收 -m。諧聲譜上可以特別注明那是周朝以前的古音。詩經的東中通轉呢，周頌，大小雅作 -m，也許是當時的音，也許是詩人的借用古音。反正最古的時候，東部字收過 -m。國風其實沒有這樣的例子。

詩經的中部，除了冬 uum，東 rum 之外，還有草蟲一，出車五，旱麓二，鳧鷖四的‘降’字，前第四章沒有肯定收聲，現在可以不言而喻，ɔm > ɔŋ。

周朝的初年正是東部字 -m > -ŋ 的時候。周朝的東部收 -ŋ，中蒸收 -m。所以孔廣森跟王念孫的主張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

按上文的推測，蒸中部的收聲到什麼時候才 -m > -ŋ 呢？侵部的收聲從來就是 -m。詩韻的侵蒸中全能擬成 -m 麼？

詩韻有一種奇怪的現象。蒸的主元音 ə 近乎侵的 ʌ，中的 u，可是中不押蒸。侵（切韻 -m）的押中（切韻 -ŋ）較為常見。中蒸相叶的，只有大雅文王有聲的‘功崇豐蒸’，召旻六章的‘中弘躬’。文王有聲的‘蒸’字承上下章為韻，不必定作叶‘功崇豐’。

易經的押韻也是這樣的。中的叶蒸只用到一個‘應’字，凡四見，都在較古的象文，（‘應’>‘瘡省’-m）。

中跟蒸的隔絕不像是單因為u的不脛化，跟ə的較為脛化。很可能的，周朝的中收-m而蒸早已是-m>-ŋ了。表面上看來，這假設跟侵（-m）的叶蒸（假定是-ŋ）不能調和。侵蒸通轉，在詩韻好像是很普遍的，然而查遍其他的先秦韻文，這樣的例子絕無僅有。只有易臨象，‘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不知是否韻文；‘應’字反正是特別的字，方言好像本是收-m的。<sup>1</sup>於是乎我們得再分析詩韻的侵蒸通叶是怎樣的情形。這樣通叶的一共有七章。

秦風小戎三 小雅斯于六 大雅大明七 魯頌闕宮五  
正月四 生民三

雅頌代表很古的方言，秦風跟二雅同屬於西北方言。其他國風的蒸部字我們沒有理由說不是收-ŋ的。看來諧聲的‘今>矜’，‘駢>臙’，‘瘡>雁’，‘炎>熊’，（‘瘡炎’苗夔說文聲訂都改成‘夆聲’），應當是周朝以前的得聲字。其餘諧聲的蒸部字不妨全標成-ŋ，表明周朝大致已經是這樣的了。在詩韻呢，雅頌跟代表西北方言的秦風，（豳風）的蒸部字可以作收-m，其餘十三國的作收-ŋ。

這樣的擬音跟史實不相衝突，而可以解釋先秦韻文的中跟蒸何以不通叶。那末，退回去說，上文所假設的侵 iAm, iAm很早就可以>iəŋ, iəŋ。周朝已然如此。其時蒸的iəŋ已經>iəŋ。然而周朝的覃還是得作Am，沒有改成əŋ的理由。

1. 逸周書柔武解好像叶‘心勝’。這書胡亂的叶陽東中，顯然是漢朝人偽造的，‘心勝’是偽古韻。

其次還有幾個‘凡聲’字的現象最爲特別。據諧聲，

凡浮泛(切三)	芑房戎	又薄紅
	汎房戎	
	風方戎, 方鳳	
	鳳馮貢(廣韻誤)	
颿浮泛(切三)	颿方鳳	
	楓方戎	
(-m)	(-ŋ)	

這些東三反切在上古音一定是-m類，然而不能是p, p', brəm, 因爲跟‘夢’mrəm(>ŋ)決不是同類。‘風方戎切’也不能是prem >pruŋ, 因爲‘凡’是brəm>brəm。‘凡聲’字見於先秦韻文的，只有‘風楓鳳’，沒有一次不叶侵部。據我看來，這三個字不單是跟侵‘合韻’而已，他們竟是古侵部字。‘芑汎風颿楓鳳’在諧聲是從‘凡’rəm所生的iəm。(侵韻系其他的屑音字，直到廣韻爲止，只有‘品稟’二字。他們的演變是iəm>iəm>iəm)。prəm因爲首尾異化，變爲pruŋ。

總而言之，周朝之前，蒸侵中全收-m。蒸ə跟侵ɛ在元音上較爲接近，所以在詩韻，諧聲能通轉。蒸跟中u沒有大關係，因爲u是很不脛化的。侵ɛ跟中u關係較大。周朝蒸-m>-ŋ。從此以後，蒸-ŋ跟侵-m都不通轉了。

周前跟周朝西北方言 周朝

登	} 蒸部	əm	eŋ
蒸		iəm	iəŋ
東三		rɛəm	rɛwəŋ
東三	} 中部	rum	rum
冬		um	um

‘凡聲’ 侵 覃	侵部	ɪam	ɪam(漢以後 >ɪuŋ)
		ɪam, iam	rəm, iam
		am	am(əm?)

以上把 -m 通 -ŋ 的主要問題說清楚了，就是侵蒸中的通轉，聯帶着又說明了古人的中東可分可合的問題。最後可以討論談陽的通轉。詩韻桑柔八章的‘瞻’字跟殷武的‘嚴’字，人都懷疑。吳棫韻補引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的‘民人所彰’，以為就是桑柔的‘民人所瞻’。‘嚴’字原先也許是‘莊’字，是漢朝人避諱改的，例同楚辭天問的‘亡嚴響長’。這也許是巧合，也許確有其事。

諧聲的陽部字絕對不通 -m。易經的押韻極寬泛，也不這樣通叶。像同人象的‘行’叶‘正’反倒證明了陽部的收 -ŋ。陽通 -m 的問題跟後期韻文的陽東通轉，情形並不相同。周秦的東部當然已經收 -ŋ 了，只須押韻不嚴謹，或是陽部的主元音略略向後移動，陽東的通轉是很近情的。那是很晚出的兩個 -ŋ 部的通轉，並不是兩個古 -m 部的通轉。周音陽部收 -m 的證據十分渺茫。<sup>1</sup> 詩經的兩個例子可以存疑；我們也不必一定得改‘瞻’為‘彰’，改‘嚴’為‘莊’，因為很可以竟是極古的陽收 -m 的遺跡。

### 一丙 -n 通 -ŋ

不論諧聲，詩韻，-n 都通 -ŋ，並且都像集中在真部跟耕部的通轉。

1. 除了可疑的楚辭韻。另詳。

諸聲 -n 生 -ŋ,

眞青	仁如鄰	佞乃定 (從段氏訂)
	遴良刃	鱗郎丁
眞清	勻羊倫	趨渠營
	鈞居勻	餽渠營
眞耕	眞職鄰 (切三)	輶口莖
眞仙耕	隄武盡, 又彌亮, 又武幸	
先青	开古賢	刑形邢鉞戶經
	年奴顛	邗奴丁
	奠堂練, 又丁定	
先清	匱許縣, 又休正	
先耕	堅古賢	啓挫口莖
仙清	蚩丑善	韜丑郢 ('蚩' 又通 -t)
仙青清	令力延, 又呂貞呂政, 又郎丁郎定	
仙元蒸江	於於塞於幘	於陟陵, 又宅江 (廣韻)
元清	袁雨元	罌渠營 ('本丑善切')。

-ŋ 生 -n

青先	冥莫經	暝莫賢莫甸 ('冥' 又通 -k)。
	青倉經	倩精倉甸
青山	莖古靈	脛苦閑 ('莖' 又通 -t 爲疑)。
清先	并府盈界正	駢駢駢部田
清仙	罌渠營	纒許緣
耕刪	閔烏宏	茂戶關
蒸殷	蒸煑仍	莖居隱
東魂	公古紅	袞古本



東寒 童徒紅 曠吐緩

詩韻的 -n 叶 -ŋ 差不多全可以跟諧聲相參證。

碩人二	情盼	(‘情’諧聲 -n 從‘青’聲 -ŋ。)	
唐風杕杜二	菁霰姓	(‘霰’諧聲 -ŋ 從‘袁’聲 -n。)	
簡兮四	榛苓人人人	采苓一	苓顛信
定之方中三	零人田人淵千	車鄰一	鄰顛令
東方未明二	顛令	十月之交三	電令
盧令一	令仁		

(以上用‘令’聲字 -ŋ, ‘令’字 -n 跟 -ŋ 重讀。)

蠲蠲三	人姻信命	抑二	人訓順命?
唐風揚之水三	勑命人	韓奕	甸命命命
采芣三	命申	江漢五	人田命命年
假樂一	人天命申	維天之命	命純
卷阿八	天人命人		

(以上用‘命’字 -ŋ, 或是‘令’聲。)

蕩七	人刑	烈文	人訓刑
----	----	----	-----

(‘刑’諧聲 -ŋ 從‘开’聲 -n。)

文王七	躬天
-----	----

(‘躬’當是‘身’字。)

抑九	言行(?)
----	-------

據詩經看來,‘令’,‘命’,‘刑’好像還是收 -n 的,然而‘霰’已經是收 -ŋ 的了。‘情’不容易解釋。

詩經押韻的嚴整真可以說出乎意料之外。跟這情形全然相反的是易經的韻。

真自叶(或真文元通叶)

7 次

耕自叶(或耕陽通叶) 14次

眞耕互叶 13次

這好像是把眞耕合爲一部了。 荀子：

眞自叶(或眞文元通叶) 10次

耕自叶 6次

眞耕互叶 7次

也很混亂，可是賦篇不見 -n 叶 -ŋ 的例子。看來易經的象象不妨說是通俗韻文，賦篇不得不講究音理。其他的先秦韻文，像楚辭，介乎二者之間，不像詩韻的齊整，也斷不至於像易音的混雜。眞跟耕一定是兩部，一收 -n，一收 -ŋ。他們的通轉，一部分當然是因爲周方言的收聲 -n > -ŋ。這理由表面上看來像很簡單似的，其實大可以懷疑。第一，我們得假定有方言的假借。例如‘青聲’字在方言甲收 -n，那方言已經失傳了。在方言乙呢，‘青聲’字收 -ŋ，然而從方言甲借得‘倩精’兩個字，收 -n。用同一解釋來對付‘袁聲’字就不通了。這一‘聲’之下‘只’有‘嬰’收 -ŋ，其餘都收 -n。我們不能說方言乙本身只傳了‘嬰’字的音，其餘‘袁聲’字的音都是從方言甲借來的。‘袁聲’何以傳方言甲而‘青聲’傳方言乙呢？

再論史實，眞耕的通轉，越到周朝的末年，越是普遍。一直到漢魏，耕部的收聲還好像捉摸不定。難道到了東漢，庚耕清青韻系的字還有許多收 -n 的麼？

不但如此，古陽部裡的庚字，我們應當可以斷定早已是收 -ŋ 的。在西漢時代，這陽部的庚已經可以跟耕部字互叶了。例如淮南子兵略叶‘兵城’，韋孟諷諫詩叶‘城生耕寧京征平’。這些耕部字應當是收 -ŋ 的了，然而他們也可以叶眞 (-n)。我

們也不能把漢朝的耕部字劃成兩部，一作 -ŋ，一作 -n。

反過來說，因為周朝的眞耕通叶，兩方面都擬成 -ŋ，合理麼？這樣的眞部字並不限於少數，更不限於某種方言。並且在詩韻的時代之後，眞部跟文部的界限十分混亂，兩方面又都可以轉元部。問題不在乎少數的通耕部的 -n 字能不能改作 -ŋ，乃是整個上古音系的 -n 跟 -ŋ 有無分別。單把通耕的眞擬成 -ŋ 是不妥當的。

周朝之後情形這樣複雜。周朝以前，諧聲，詩韻的眞耕通轉，我以為也不能輕易的當做少數耕部字在那時候的方言作 -n。好在詩經裡，這樣牽涉到的耕部字並不算多。大體上不妨擬成當時方言的 -n，後來變成切韻的 -ŋ。只有杕杜二章的‘震’字，那時候已經是 -n > -ŋ 了。碩人二章的‘倩’字是方言的 -n，後來沒有變 -ŋ。諧聲不容易對付。東周以後，韻文的眞耕通叶更得另有一種解釋。

這解釋也不難找到，就是古人用韻的疏忽。眞自是收 -n 的，耕自是收 -ŋ 的，而 -n 可以叶 -ŋ。現代民歌確有這種現象。在北平語，廣州語，眞 -n，耕 -ŋ，可是時常通叶。我以為古時的民歌也是這樣押韻的。有的諧聲字也可以是 -n 跟 -ŋ 互相得聲，不必定是方言的假借。這樣呢，諧聲譜上，每一‘聲’之下，時常會發生小問題了。是周朝以後正常的 -n > -ŋ 麼？是方言的假借麼？是得聲的疏忽麼？每一例如何解釋，我們不能在這裡仔細說明。

然而古人的疏忽何以會集中在眞跟耕呢？很相近的元部跟陽部何以並不濫用呢？眞跟耕必定有特別相像之處。

從中古音的元音推測上古音，文部相當於蒸部，眞部相當

於耕部，元部相當於陽部。文的不通蒸呢，因為蒸在早年收 -m，不收 -ŋ。-m 跟 -n 的關係不能跟眞(-n)耕(-ŋ)，或是元(-n)陽(-ŋ)的關係相提並論。諧聲跟詩韻都表示 -m 跟 -n 判若鴻溝。變音的格式不外乎這樣：在中後元音之後，-m 通 -ŋ 而 -n 不通 -ŋ；在前元音之後，-n 通 -ŋ 而 -m 不通 -ŋ。那末元的不通陽，一定因為兩方面的整個音綴的色彩不比眞跟耕的整個音綴的相像。在較弘的元音之後，-n 跟 -ŋ 容易辨別。近代漢語的 -n 跟 -ŋ 的變化，有的出乎同一個理由。例如吳語的眞殷痕 > ŋ，寒山刪先仙元失去 -n。 (官話的變音可是有限這趨勢不全相同的，例如懷慶的眞 -ŋ，仙 -n，寒 -ŋ)。

[從眞耕的通轉，我們不但可以推測 -n 通 -ŋ 的範圍，又可以推想陽部跟元部音色上的不同，其實又可以為蒸部古收 -m 的理論找到一個旁證。此外還有兩點也可以在這裡間接的證明了：

(1) 仙韻系的主元音，前在第七章訂為 a。所以不能作 æ 的緣故現在可以解釋了。假若是 iæŋ, iæn, 仙必得轉清跟庚三，而先秦韻文不然。諧聲也只要一兩個例子。

(2) 從前人把詩韻的庚三分為兩支。一是陽部的‘永泳京景兵兄英明慶競病’，一是耕部的‘平萃鳴敬驚’。上文把頭一支擬成 iæŋ, 第二支作 iæn, 現在更有把握了。iæŋ 很早就通眞部。曷乾豕叶‘天形成天命貞寧’。iæŋ 不通耕部，當然更不能通眞部。(洪範叶‘成明寧’，也許反而可以證明是偽造的。)]

## 二 -p, -t, -k 的通轉

上古音 -p, -t, -k 的通轉正像 -m, -n, -ŋ。-p 不通 -t。在中

元音之後-p>-k。以時代而論，這變化發現在-m>-ŋ之前，也遠在周朝之前。在前窄元音之後，方言-t通-k，相當於上文的眞耕通轉，也在周朝逐漸的進行，比-n>-ŋ發現得早一點。

## 二甲 -p 通 -t

諧聲 緝薛 執之入 替私列 盍曷 盍胡臘 磕苦曷

(也許是‘執聲’字)。

乏曷 曷胡葛 獨起法

葉薛 葉與涉 溲蝶私列 狎曷 葛古達 搯丈甲

撲食列

又‘內聲’之下：-p 納納奴荅 -t 納內骨女滑 -k 納女六

𠵹奴荅，奴盍

納如劣

(玉篇從‘肉’)

訥(當從內)內骨

啗(當從內)女滑，內骨，如劣

詩經跟其他先秦韻文絕對不見有這種例子。諧聲的‘葉聲’跟‘盍聲’-p 通 -t, ‘勾’聲-t 通 -p, 來歷不明。‘溲蝶撲’好像是後人誤讀成‘世聲’字的緣故。‘磕’是象聲字，收聲可疑。‘搯’字訓‘押搯重接見’，古音 kap-tat 早就變了 kap-tap。‘獨’又‘呼葛切’。

總而言之，詩韻 -p, -t 不通叶。諧聲有一點 -p>-t 的痕跡，未必可靠。

## 二乙 -p 通 -k

諧聲 緝職 嗇所力 濇色立 合屋<sub>三</sub> 龔七宿 歡子荅(子六，‘取

人秦入 食乘力

氣兒，說文又才六切。按‘歡’小篆又作

立力入 翊與職

‘𠵹’，明是古-k字。‘子荅’訓‘歡歌聲’。

這音是後起的，ts-k, d-p>ts-p, d-p。

緝屋<sub>三</sub>

昱余六

合沃

告古沃

浩古沓(浩壑地

昱余六 煜爲立

名，也許是 -k + m->-pm-)。

以上集中在緝部，之部，轉前人所謂幽部。

詩韻有一個清清楚楚的 -p 叶 -k 的例子，六月一章叶‘筋服熾急國’。鹽鐵論引‘急’作‘戒’，所以從前人老是懷疑這章詩，然而不能解釋‘急’跟‘戒’何以能為異文。援例，思齊四章可以作叶‘式入’。這兩章詩都是之緝合韻。推而廣之，緝 -p 字也可以叶之部的陰聲。無羊二章‘爾牧來思，何蓑何笠’，常武三章‘赫赫業業，有嚴天子’，並非聯着二句不入韻。前人拘泥着入聲跟平上聲不通叶的偏見，以為不成韻讀。再推而廣之，大明四章‘集載合浹止予’可以通為一韻，何人斯六章的‘入入來’也許奇句入韻，小旻三章‘猶集咎道’也許竟是從緝部旁轉入幽宵部。這‘集’字韓詩作‘就’，我以為‘就’字反而是不明音理的人擅改的。這七章詩都見於大小雅，年代比較的古老。那時候，有的之部字跟幽部字可以收 -b, -p, 正像周初的蒸部，中部還是收 -m 的。

上文根據蒸中侵的通轉，把那三部的上古音訂為 əm, um, ʌm。ə m > əŋ 發現得很早。緝跟之(職)，幽(屋三)，宵(藥)，的關係也正是這樣的，不過幽宵部字遠在諧聲，詩韻的時代以前已經變為 -g, -k, 只留下一點古 -b, -p 的痕跡而已。之部字的 -b, -p > -g, -k 也好像發現在蒸部的 -m > -ŋ 之前。在‘膏’(切韻 -k) > ‘濇’(切韻 -p) 的時候，‘膏’還是收 -p 的。後來變了 -k, 才歸入職。那時候的緝是 iʌp, iʌp, 職是 iəp, (正像侵 iʌm, iʌm, 蒸 iə m)。

合的上古音能不能跟着緝的 ʌ 作 ʌp, 不敢肯定。諧聲的‘歡子荅切’，‘浩古沓切’，好像從 -k 生 -p, 其實都是後起的 -p 音。假若是 ʌp, 跟他相當的 -b 字應當是 ʌb > ʌg, 併入豪韻系。小旻三章叶‘猶集咎道’，就是最合適的例子。‘禫服’等於‘導服’，正

是‘對轉’。(參上211)。

這樣說來，上面所舉 -p 通 -k 的例子裡，緝何以老是通職(主元音ə)，反而很少通 u, ʌ 的呢？這也許因為幽部的 ub, up, 宵部的 ʌb 很早就變了 -g, -k。或則很可能的，緝的 ɪʌp, iʌp 早就變了 ɪəp, iəp。方言的緝跟職可以完全相同，那當然是失傳的方言。在別的方言裡，先是職的 iəp > iək, 然後發現緝的 ɪʌp, iʌp > ɪəp, iəp。諧聲的緝通職本是 iʌp 通 iəp, 後來變成 -p 通 -k 的現象。諧聲譜上，對於那些例子不得不詳細注釋，可是音理還是很簡單的。

其他先秦韻文不能供參考。易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我以為‘汲’字一定入韻。(很晚出的文子，鶡冠子偶然緝之相叶。漢朝的韻文裡可以找到十幾個例子，大多數見於班固，大多數又只用到‘邑’字，‘立’字。事實是很清楚的：幽宵部的 -p > -k 遠在周初已經完成，不比 -m > -ŋ。漢韻的 p 叶 k 跟上古音的 -p 叶 k 不是同一回事。也許有幾個切韻的 -p 字在漢朝的某種方言裡已經收 -k，也許司馬相如跟班固等人有意的玩弄古韻。)

古音緝 ɪʌp, iʌp > 周音 ɪəp, iəp > 切韻 iĕp, iĕp。至於合的沿革正可以是 ʌp 直接變爲切韻的 ɔp。我們對於高本漢，李方桂的肯定 əp > ɔp, 以為是不需要的，正像覃的古音不必作 əm。

這裡所說的，很近乎孔廣森的

侵宵對轉

侵蒸旁轉

蒸之對轉

宵之旁轉

可惜他沒有明了 -b, -p > -g, -k 的時代性，所以對於上古音跟中古音的沿革不能言之成理。最不幸的，他不列緝部，反而把段氏的第七，第八部的入聲合爲一部，號稱‘合部’，(其實應當

改稱‘益部’。並且會主張‘急集入’三字應當入之部。無羊二章的‘笠’字跟大明四章的‘合’字都不入韻。越差越遠，自相矛盾至於此極。我們所主張的，在很古的時候，侵宵對轉，侵蒸旁轉。那時候侵是  $\Delta m$ ，宵是  $\Delta b, \Delta p$ ，蒸是  $\Theta m$ 。蒸之對轉呢，不論是原先收  $-m, -b, -p$ ，或是後來收  $-ŋ, -g, -k$ ，總是對的。宵之旁轉的話是不必說的。除非像孔氏的把‘急集入’歸之部，之並不轉宵。

二丙 -t 通 -k<sup>1</sup>

諸聲

-t 生 -k	<u>質</u> 職	乙於筆	肱於力		血呼決	恤況逼
	<u>屑</u> 職	下子結	卽子力	<u>薛</u> 錫	折旨熱,常列	哲他歷
-k 生 -t	<u>昔</u> 質	益伊昔	溢齧夷質	<u>職</u> 屑		節子結
	<u>錫</u> 質	鼎莫狄	靈彌筆	<u>德</u> 黠	墨呼北	燂烏黠
	<u>職</u> 質	陟竹力	鴛之日	<u>藥</u> 屑	雀卽略	截昨結
		匿女力	暱尼質		敷以灼	覈胡結
		咨秦力	楛子結	<u>覺</u> 鐸	<u>曷</u> 樂五角, 盧各	轢
		卽子力	抑秦悉		盧達 (象聲字可疑)。	

又 -t, -k 同聲

<u>屑</u> 職	矢練結, 又阻力
<u>屑</u> 錫	霓蜺五結 鶻戾五歷
<u>物</u> 德	不分勿(>否他候?)>踣趙蒲北(?)

詩韻的‘卽’字，‘抑’字，‘血聲’字不妨假定還收 -t，不同切韻。

<u>東門之墀</u> 二	栗室卽	<u>賓之初筵</u> 三	抑悒秩
<u>東方之日</u> 一	日室室卽	<u>假樂</u> 三	抑秩匹
<u>篤公劉</u> 六	密卽	<u>文王有聲</u>	洫匹

1. 讀者請先回讀上文關於眞辨通轉的理論。



闕宮一(恤)枚回依遲(恤'也可以入韻)

此外還有三章的押韻難於解釋。小雅菀柳一章叶‘息暱極’。‘暱’字切韻收-t,‘息極’收-k。‘暱’字的中古音的收-t來歷不明。斯干九章的韻脚作‘○地楊○瓦儀議罹’,段表通爲一韻,各家同意的多。‘也聲’在歌部收-d,‘易聲’在支部收-k,-g。按小篆或體跟假借,這兩聲相通,然而我們不能斷定那是‘易聲’的古收-t,-d呢,還是‘也聲’在古方言可以收-g。可是我們知道‘地’字是‘也聲’的最特別的一個字,惟有他是去聲而且轉入至韻。詩韻‘地’字只一見,無可參證。

<u>韓非揚權</u>	地解	<u>秦琅邪台刻石</u>	帝地懈辟易晝
又	地賜賜益	<u>淮南精神</u>	地解
( <u>文子道原</u>	毘地)?	<u>覽冥</u>	地擊
(又	下地)?	( <u>莊子引接輿之歌</u>	(禍重如地,莫之能避)。

‘地’字全都作-g。其他像楚辭天問的‘歌地’,漢韻像揚雄元后諫的‘濟涕繼地帝懈’,禮運的‘地義’,另有說解,這裡不必詳述。反正斯干九章的‘地楊’似乎叶-g,-k,跟下面的‘瓦儀議罹’不能通爲一韻。

第三個可疑的例子是大雅韓奕二章,好像是‘幪’-t叶‘厄’-k。這詩第一章叶‘解易辟’,支部自諧。第二章韻脚亂雜。‘厄’字很可以叶‘奕’,叶‘圭’,叶‘崑’,未必叶‘幪’。

最可以注意的,以上所舉諧聲,詩韻-t通-k的例子絕不牽涉到支部的入聲,只有‘折益一兒’四個‘聲’之下屑薛質通錫昔。憑上文(一丙)眞耕通轉,跟頁164,181說支部字的-d通-g,好像應當有脂部的t通支部-k的情形。然而詩經除了可疑的韓奕二

章‘厄’叶‘幪’，支部的入聲自叶，不通脂部，也不通祭部。其他先秦較爲晚出的韻文也是如此。例如楚辭。

<u>離騷</u>	隘積
<u>天問</u>	晝歷
<u>九章悲回風</u>	積擊策迹適迹益釋
<u>卜居</u>	軛迹
<u>宋玉九辨九</u>	適惕策益

沒有逸出範圍的。唯一可以跟韓奕的‘幪厄’相比的是管子國蓄的‘敵’叶‘詘’，也許出於漢人僞造。其餘在文子，三略，靈樞，素問有三五個例子，那是道家書的胡亂叶韻，-t就叶-k，不能跟真正早期的先秦韻文相提並論。

從此看來，-t的通-k跟-n的通-ŋ不同。詩韻的-n通-ŋ大致可以肯定是後來-n>-ŋ，可是別的先秦韻文的-n通-ŋ也許只是通俗的-n叶-ŋ。諧聲的-n通-ŋ呢，我們不能斷定哪一種理由較爲重要。至於-t的通-k呢，不論在諧聲，在先秦韻文，確實代表-t>-k的演變。當然後起的韻文是靠不住的。

### 三 -p, -t, -k通-m, -n, -ŋ

段氏六書音均表第七，第八部兼收-m, -p, 第十二部兼收-n, -t。後起的人把緝部，葉部跟侵部，談部分開了，又把至部跟眞部分開了，音理上較爲進步，然而鼻收聲跟破裂收聲的通轉反而沒有人注意了。現在把諧聲的例子匯合起來，錄在下面。

甲 -m通-p

<u>侵緝</u>	音於金	潛去急	常枕	樹昌汁
	甚時鳩	樹昌汁	<u>侵倉</u>	歡口荅

音於金 譽烏合  
侵覃談合 參所今 嫫七合  
 楚簪  
 倉合  
 蘇甘  
 七紺  
鹽葉 狀一鹽 厭於葉  
 於豔  
 占職廉 姑叱涉  
鹽帖 章豔 粘丁愜  
 他協  
 咎丁愜  
 帖他協  
 鈞他協

鹽葉合 奄衣儉 鞵於輒  
 烏合  
鹽業合 翻於業  
 烏合  
鹽覃合 弇衣儉 鞵烏合  
 古南 嫫烏合  
鹽添盍 (倉)於琰 倉安盍  
 於念  
 念奴店 欵奴協  
添帖 敢古覽 敵呼甲  
談狎 咸胡讒 鹹古洽  
咸洽 苦洽  
 賦苦洽

-p 通 -m

緝添 執之入 韞都念  
 羈都念  
 塾都念  
葉帖添 聒陟葉 帆丁兼  
 蘇協  
葉覃 逮疾葉 筴子感  
合覃 合古沓 恰他含  
 侯閣 頷胡感

洽鹽 夾古洽 狹虛檢  
洽添 馱許兼  
乏凡 乏房法 芝匹凡  
 泛孚梵  
 姪孚梵  
乏鹽 眨方歛  
 窆方驗  
 祆府廉  
 方驗

乙 -n 通 -t

眞質 尹余準 笋餘律

爰七倫 焮倉聿

刃而振 忉人質

眞櫛 孔息晉 蝨所櫛  
(陟衛)

眞薛 隼思尹 準職悅

眞屑 因於眞 咽烏結

眞魂沒 盾食尹 膈陀骨  
徒損

眞先寒 歐去刃 罕胡結

山屑 胡田

苦寒

苦閑

仙元曷 忉於寒 幹烏括  
於臚

仙先曷月 闕於乾, 於先, 又  
烏葛, 烏歇

先屑 見古電 鞞虎結  
胡甸

覓許縣 艘古穴  
趨居聿

先質

先屑薛 肩烏縣 焮於決  
於列

魂沒 園胡困 摑戶骨  
盪烏渾 殞烏沒

魂沒黠

嗚烏沒

烏八

寒曷

安烏寒 頰烏葛

厂呼早 尸五割  
呼肝

旦得按 烜當割

黠當割

恒當割

筮當割

靺當割

旨熱

算蘇管 籥初括  
側劣

寒曷薛

寒曷黠

官古九 指烏括  
楮烏八

寒黠

蔑昨干 棧所八

寒薛月

千古寒 訐居列  
居竭

寒月

趕其月

山黠

間古閑 齧恪八

元月

冤於袁 駮於月(大徐)

元月物

夙於阮 盞一丸(大徐)

(廣韻作餐於月, 紆物)

元物

宛於袁 苑紆物

於阮

元月沒	元愚袁 靴魚厥	元黠	優於幟 振烏黠
	五忽	元薛	虞語優 獻魚列
-t 通 -n			
質真	必卑吉 覲必刃	沒文	率呼骨 饜府文
質仙	守呂邨 矜力亮	物文	勿文弗 吻武粉
質先	比毗必 批部田	曷寒	馭烏括 豎烏貫(大徐)
	(房脂, 必至 毗至, 卑履)	黠刪	八博拔 羹布還
薛仙	中丘列 蚩丑善	黠真	汎府巾
沒魂	兀五忽 髡苦昆	鏗先	牽胡瞎 遷胡甸
沒元	元愚元		

丙 -ŋ 通 -k

青錫	冥莫經 莫莫狄		渠用 拳居玉
	悞莫狄		卅九容 黍居玉
	覲莫狄		居悚
	汨莫狄	唐鐸	黃胡光 曠古博
登德	騰徒登, 又徒得		虛 郭
鍾燭	共九容 鞏居玉	陽燭	升在良 牆尺玉

-k 通 -ŋ

燭鍾	豕丑玉 劔知隴	覺東-	替莫角 霽莫紅
屋冬	育余六 充昌終		(莫候) 莫弄

-ŋ, -k 在同聲相逢

青錫昔 鞏補鼎 革房益 裨房益, 扶歷

這許多不規則的通轉明明指出古收聲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從前人的研究注重韻文而忽略諧聲。先秦韻文固然少有這樣的例子。據我所知道的：

-m 叶 -p 召旻三 玷業貶

-n 叶 -t 易蒙象 順實巽順

訟象 竄掇 (‘竄’字高唐賦也叶 -d。集韻‘取外切’，經典釋文引字林‘七外反’。‘掇’又‘陟衛切’。)

泰象 實願願亂

革象 蔚君 (‘蔚’又‘於胃切’。)

老守微 散亂末

莊在宥 漫竭

-ŋ 叶 -k 大田二 騰賊 (說文引作‘去其螟蟥’。)

常武一 士戎戒國 (‘戎’字詩韻或收 -g)。

其他段氏六書音均表所載的都不免可疑。那末段氏何以在第十二部兼收 -n, -t, -d 呢？顯然是根據諧聲的。他的 -m, -p, -b 不分部，也是同一個理由。再看上文 -ŋ 轉 -k 的例子遠不及 -n 轉 -t 的那麼多，甚至於不及 -m 轉 -p 的那麼多，下文第四節 -ŋ 轉陰聲的例子也不及 -n 轉陰聲的那麼多，(-m 轉陰聲不必討論)，段氏十七部的分合並非沒有道理的。後人不明白他的用意。高本漢竟然把諧聲的例子差不多刪個乾淨。留下來的，像‘冥’‘mien’>‘愼’‘miek’，‘且’‘tan’>‘怛’‘tat’，‘乏’‘b’iwap’>‘泛’‘p’iwam’之類，竟沒有一個字的說明。言外之意，這些都是造字的人的惡習慣。

我覺得鼻收聲跟破裂收聲混亂的問題跟諧聲系統裡其他的通轉問題，性質上有點不同。因為 -m, -n, -ŋ 跟 -p, -t, -k 的分別極容易聽出來，所以先秦韻文不能跟諧聲相參證。換句話

說，這樣的得聲是可以的；這樣的押韻是少見的。要解決這個難題，不外乎在  $-m, -n, -ŋ$  跟  $-p, -t, -k$  之間找出一套兩方面都可以通轉的收聲來。然而漢語的歷史上沒有可以引用的現象。也許在某種方言裡， $-p, -t, -k$  已經變爲塞而不裂的 (implosive)  $-p, -t, -k$ ，正像前第二章論  $-d > -d$  的情形。 $-p, -t, -k$  就是  $-b, -d, -g$ 。那末陽聲轉入聲跟下文陽聲轉陰聲變成同一個問題了。諸聲在陽入聲通轉的各聲之下，大多數又發現陰聲。我敢信我的猜想大致不錯。然而這不是周音一般的現象。韻文既沒有佐證，諧聲的例子也不算太多。切韻 的入聲跟陰聲在上古音一定有不同的來源。我的假設要是確實的話，那些作  $-p, -t, -k$  的古入聲也只不過是某種方言的特徵。詳細注聲的時候，可以隨時說明方言也許有  $-p, -t, -k$  跟  $-p, -t, -k$  的分別。

[還有一種猜想：就是古音可以有  $-mp, -nt, -ŋk$  的收聲。這樣的收聲跟  $-p, -t, -k; -m, -n, -ŋ$  不能叶韻，正像英文 imp, ant, igk 不能叶  $-p, -t, -k$ ，也不能叶  $-m, -n, -ŋ$ ，可是諧聲不妨通轉。後來  $-mp > m, -nt > n, -ŋk > -ŋ$ 。我想不到有什麼事實跟這猜想相衝突，然而漢語或是同族語的歷史上找不到任何證據。現在西北官話確有  $mb, nd, ŋg$  的聲母，唐朝 也是有的。那樣的收聲可是沒有。理論過於渺茫，不敢嘗試。]

#### 四 $-m, -n, -ŋ$ 通陰聲

這一類的通轉中國人向來也叫做‘合韻’，或是‘對轉’。高氏以爲陰聲通  $-n$  的，他們在上古音的收聲是  $-r$ 。上文已經批評他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m, -ŋ$  也跟陰聲通轉。 $-n$  通陰聲的也不只在他所指出的幾個韻系。歌部 的收聲前在第二章已經改成  $-d$ 。現在再把所有諧聲，詩韻 的例子錄在下面，

然後補充一點解釋。

甲 -m 通陰聲

- (1) 諧聲 去丘倨, 羌舉 麤呼濫  
 从魚金 歛擬皆, 五佳  
 甕士咸, 鋤銜 纒昨代  
 參蘇甘, 七紺, 倉含, 楚簪, 所今 糝所鳩, 山幽  
 顯胡老 灑古禪  
 ? 冉汝鹽, 而琰 那諾何  
 ? 彭所銜, 又甫然
- (2) 詩韻? 匏有苦葉 二 軌牡 (當是‘軌’字)。  
月出 三 炤燎紹慘 (當是‘懷’字)。  
抑 十一 昭樂慘 (當是‘懷’字) 藐教虐耄。

其他有些假借的例子, 前文已經提到過了。

陰聲的通 -m, 實際是 -b 陰 -m。我們已經把通 -n 的 -d 改作 -d; 援例, 這裡的 -b 可以改作 -b。詩韻跟其他先秦韻文沒有清清楚楚這樣押韻的。諧聲的例子寥寥無幾, 並且未必全靠得住。然而跟假借的例子合起來研究, 我們斷不能否認上古音有陰聲 (-b) 通 -m 那一回事。<sup>1</sup>

上古音的 -b, 到了周朝差不多完全消失。切韻的陰聲字 <-d 或是 <-g, 有的勉強可以看出來是 <-g<-b。不論諧聲, 韻文, 假借, -m 所通的陰聲字全都在周朝收 -g 的那些韻系裡。

可見 -b>-g, 不>-d, 確是演變的大勢。方言所保留的 -b 在諧聲通 -m。這 -b 後來也變成 -g, 或是在方言直接失去。

1. 高本漢只在‘彭’字下 (GS 頁 429) 注明切韻又收 -m。因為只見於漢朝人的著作, 好像不必解釋。其餘他全沒有留意到。



乙 -n 通陰聲

(1) 諸聲

歌 果古火 裸古玩  
 麥七倫 梭蘇禾  
 俊子峻 後蘇果 (又麻脂)  
 旱胡苛 敦虛我  
 虞語堰 獻素何  
 單都寒 瘴丁可, 丁佐  
   市連 驛徒河  
   常演 壘徒河  
   時戰  
 奕而堯 稔乃臥  
 耑多官 揣丁果  
           揣丁果  
           揣丁果 (又支)  
 難那干 讎諾何  
   奴案 麟諾何  
 鬪郎段 覲洛戈  
 般北潘 擊薄波  
   薄官 嬰薄波  
   布還  
 卯盧管 } 生 -n  
   郎果 }  
 番普官 }  
   孚袁 }

附袁 } 生 -n, 又陰聲  
 博禾 }  
 補過 }  
 麻 馬莫下 癩莫晏, 丑晏  
 俊子峻 後沙瓦 (又歌脂)  
 單都寒 禪昌者  
   市連  
   常演  
   時戰  
 犬苦泣 堆五加 (大徐)  
 支 只章移 馱研峴  
           諸氏  
 是承紙 瞿他甸 (大徐)  
 卑府移 鑿符真 (或從‘頻’)  
 示巨支 豨巨員  
   (神至)  
 璽斯氏 獮息淺  
 尹余準 莽羊捶  
 單都寒 鱣章移  
   市連 支義  
   常演  
   時戰  
 九胡官 馯於詭

耑多官 瑞是爲  
 篤是爲  
 惓之睡  
 揣初委 (又歌)

前昨先 媵即移  
 雋徂兗 騰遵爲  
 畎須緣 畎許羈  
 (大徐)

鼻武延 霧武移 (大徐)  
 凶息晉 個雌氏, 斯氏  
 (又齊之)

賞符分  
 博昆 生 -n (又微)  
 彼義  
 符非

脂 佳職追 離思尹  
 比房脂 玼部田  
 必至  
 毗至  
 卑履  
 (毗必)

因於真 歐乙冀  
 堙於真 陞陟利  
 俊子峻 葆息遣  
 (又歌麻)

眞職鄰 翼即夷  
 (切三)

臣植鄰 臨職雉  
 雋徂兗 橋將遂, 醉綏

寅翼眞 翼翼眞, 以淺,  
 以脂 以脂 (餘收 -n)

微 口雨非 員王分, 王問,  
 王權

卉許偉 賞符分, 博昆,  
 許貴 符非, 彼義  
 (又支)

气去領 領苦本  
 (古訖) (苦骨)

衣於希 衮鳥痕  
 於既

(希)香衣 膺與腎, 香斬  
 非甫微 譽府巾  
 豈祛豨 體五恨

斤舉欣 旂渠希  
 居焮 沂魚衣

斬渠希 (又灰)

軍舉云 揮許歸  
 舉許歸  
 揮許歸

	輝許歸	(?憂)呼昆	憊乃回
(斬)	斬居依(又之?)	宮常倫	敦都回
	巨巾		淳都罪
齊	系胡計		鎔徒猥,徒對
	后康禮	雋徂亮	櫛昨回(又臘)
	西先稽	閱眉殞	潤武罪
	聖於真	皆	萬無販
	聖於真	泰	害胡蓋
	开古賢		憲許建
	羿五計		賴落蓋
	笄古奚		煨落早
	枿古奚		奂火貫
	焉五計	(?合)以轉	渙呼會
辛息鄰	犀先稽	夫	萬無販
先蘇前	洗先禮		勸莫話
蘇佻			講莫話,火楷
侖力迤	輪郎計		(又皆)
凶息晉	涵蘇計	祭(?尸)餘制	延以然,于線
	緬蘇計		睿以芮
?哈	來落哀		叡以芮
灰(?每)	武罪		龜此芮
	莫佩		竊尺絹
爰七倫	拔子對		楚稅
斤舉欣	斬胡輩		千古寒
居焮	(又微)	廢	寡初患
			覓許縣
		?之	而如之
			奕而亮
		(斬)	煇胡官
			斬渠之(又微)

	巨巾	冥而亮 隕乃后
	冥而亮 隕如之(又侯)	(又之)
	凶息晉 思息茲,相吏	? 尤宵 絲以周 關旨亮
? 豪	盈烏渾 媪烏皓	直祐
	冥而亮 腴那到	餘昭
	弄居倦 輿烏到	? 尤 袞七倫 越七溜
? 宵幽	轟甫遙 藥所臻	? 模 庀荒烏 虜語堰
	甫然	? 虞 需相俞 懦乃亂
? 蕭	章常倫 孳都聊	濡乃官
? 侯	豆田候 短都管	翩芳連 獮王矩

上表凡有?之處,得聲可疑。

## (2) 詩韻

新臺一 泚瀾鮮

采菽二 芹旂

二 洒洗殄

隰桑一 阿難何

東門之枌二 差原麻娑

泮水一 芹旂

? 小雅 杕杜 四 偕(近)邇

采芣四 焯雷威

以下是所謂‘轉音’。

庭燎三 晨輝旂

無將大車一 塵疢(痕)

谷風三 嵬萎怨

甫田三 止子畝喜右

小明一 天西

否畝有斂

桑扈三 翰憲難那

生民一 祀子斂止稷

凡是詩經韻脚在廣韻重讀,作-n又作陰聲的,一概不收。例如北門三章的‘敦遺摧’,‘敦’字可作陰聲讀。這陰聲也許是後人根據詩韻假造的,然而無從肯定。其他先秦韻文的好些例子不必錄。

假借跟經傳異文的例子多不勝收，(參高氏 WFC 頁 19-25)。諧聲跟詩韻的材料已經夠豐富了，不必再提那些可以懷疑的了。

高氏的音表上注明切韻的歌支脂微齊皆咍(灰)八個韻系在上古音收 -r，因為通陰聲。其中皆在上表只發現一次。‘講’字是否‘萬聲’很可疑。咍更不必列。反過來說，除了歌脂支微齊灰之外，至少還得補麻泰夬祭廢。其餘之豪蕭尤等也通 -n，那是所謂‘轉音’，或是得聲全不可靠。詩韻也有三個‘轉音’的例子。‘痕’字似譌。‘敏’字直到六朝還是收 -g 的；-n 不是古音。

-n 通陰聲的現象可見是很普遍的。我們對於高氏的不滿意，當然不在乎收 -r 的韻系的多少。這許多陰聲字的上古音根本不能收 -r，說詳前第二章論歌部的收聲。現在可以補充一點理由。上文已經說過，有的聲首之下，陰聲不但通 -n，同時又通 -t。

馭 气氣 兀(元)(完) 卉率賁 示柰隸? 比毗望  
 中蚩首辭 勿忽 孚 八肖屑? 穴? 米必? 宓密盪瑟? 束賴  
 龜 丰切契(恕) 癩害憲 因 虜獻 復 孔 臣馭 算篡  
 盈 尹 干旱岸 开 允爰酸陵俊

這許多‘聲’之下，-n, -t 跟陰聲相逢。-r 通 -n 又通 -t，斷無此理。

前章主張歌部的收聲 -d>-<sub>d</sub>。現在更放大一點說，在某種方言裡，這 -<sub>d</sub> 音已經普遍到別的韻部。不但如此，連那幾個例外，就是表面上像 -n 通 -g 的，也可以同樣的用方言的分別來解釋。諧聲‘凶盈’等字當然得作 -n，然而他們所通的‘思嫗’等字方言也許並不作 -g，還是作 -d>-<sub>d</sub>。

諧聲又有一種很特別的現象。-n 生陰聲的次數遠多於陰

聲生  $-n$  的次數，大約是三與一之比。歌韻系之下，這情形更爲明顯。這些陰聲字的古收聲要是個  $-d$ ，這現象容易解釋。 $-n$  是  $-d$  加上鼻息而已。 $-n$  減去鼻息就是  $-d^0$ 。 $-n$  容易混爲  $-d^0$ 。（方言的  $-l$  假若是一個  $-t$ ，他跟  $-n$  當然也可以偶然通轉。）反過來說， $-d$  必得加上鼻息才跟  $-n$  通轉。失去鼻息看來比加上鼻息來得容易。

丙  $-ŋ$  通陰聲

## (1) 諧聲

𦉳子紅, 作弄	艘口箇, 古拜	且七也, 子魚	𦉳子朗
𦉳茸而容	聲而至	亡武方	故芳武
農奴冬	濃奴刀, 女交	良呂張	所來可
寧奴丁	濘奴計	蹠模朗	莽模厚, 模補
青倉經	猜倉才	須相俞	顛息拱
𦉳在良	膺倉胡, 徂古	乃奴亥	芳如乘
𦉳烏攔	耿古幸		訪如乘
目羊己	能奴登, 奴等		枋如乘, 如證
𦉳舉朱, 九遇	界苦礦		仍如乘
蕞古候, 古候	講古項		扔如乘
午疑古	許呼朗 (地名)		孕而證, 以證
馮虞俱, 牛具	喞魚容	取七庾	叢徂紅
	顛魚容	曹昨勞	槽藏宗
	鯛魚容	枚文甫, 亡遇	霏莫紅
寺祥吏	等多肯	替莫候, (莫角)	霏莫紅, 莫弄
臭尺救	趨香仲	吉他候	楮步項

## (2) 詩韻

馮興勝

<u>女曰鷄鳴</u> 三	來贈	<u>桑柔</u> 十	(里喜能忌)
<u>常棣</u> 四	務戎	<u>常武</u> 一	士戎戒國
<u>車攻</u> 五	調同	<u>瞻卬</u> 七	後鞶後
<u>縣</u> 六	陔蕤登		

其他先秦韻文不錄。詩韻的‘戎’字許是收 -g 的。‘能’字 -ŋ, -g 重讀, 先秦韻文屢次發現, 全叶入之部。‘同’字在其他先秦韻文有時也叶入宵部。

以上‘月目照葶寺取救’各聲又通 -k。按上文論 -b 通 -m, -d 通 -n, 這裡顯然遇到 -g > -g 的現象。方言既然可以有 -d, 也就可以有 -g, 並且可以 -d > -g, 或是 -d > -g。-g 通 -ŋ 的例子遠不及 -d 通 -n 那麼多。-g > -g 只是範圍很窄的方言的特徵, 不像 -d > -d 那樣普遍。

## 五、古收聲 -b 的痕跡 (-b &gt; -g)

我們根據陰聲跟 -p, -t, -k 的通轉, 知道古音有 -b, -d, -g。陰聲之中, 哪一個是 -b, 哪一個是 -d, 是 -g, 有時一望而知, 有時就連詳細研究之後也不能肯定。因為 -b, -d, -g 可以互轉。這個問題不可以太忽略。例如‘內聲’字,

高氏 GS 頁 303-4

內奴對	nəp (=納) nwəb > nwəd
芮而銳	ŋiʷad (或 ŋiʷab > ŋiʷad)
汭而銳	同
訥內骨	nwət (或 nwəp > nwət)
納奴荅	nəp
訥奴荅	同

笏而銳, 陟衛 不收

腩內骨, 女滑, 女六 不收

高氏的措辭已經十分小心了。‘芮訥訥’的收聲不敢斷定原就是 -d, -t, 或是 -b>-d, -p>-t, 因為不知道得聲的時候, ‘內’的收聲是 -b 還是 -d。然而不周到的地方還是很多。第一, 不該刪去‘腩女六切’。(玉篇作‘腩’爲疑)。從這一個證據, 我們知道 -b 不但 >-d, 並且也許 >-g。第二, ‘訥’字的音沒有韻文的佐證, 何以不能單寫作 -b 而必定得跟‘芮’字一樣作 -d, 或是 -b>-d 呢? 第三, ‘內’字不能收 -p。中國人有時把他唸成‘納’, 那是不懂假借的緣故。<sup>1</sup> 第四, 高氏把‘入聲’跟‘內聲’混在一起。不論音理可通不可通, 反正把已經複雜的問題弄得更複雜了。這些雖然都是小節, 也可見訂音的不容易。

因為材料的難於整理, 下文先把古收 -b 的證據提出來。我們先得知道切韻的哪些韻系還保存 -b 的痕跡。

#### 諸聲

支	爾而氏	籥奴協(又通 -n)	(又通 -n, -t, -m)
	荔胡頰	荔力智	(像跟‘執聲’亂雜)。
		荔力智	之 亼秦入 食羊吏
脂	執之入	鶯脂利	(又通 -k, 或 -p>-k-通-g)
		鶯脂利	魚 去丘倨 虓去劫
		鶯脂利	光舉 狂去劫
		鶯脂利	鯨吐盍

1. 例如孟子‘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集韻‘納內’重文, 並且說‘古作內’, 也許從釋文毛詩音義蒸民‘納亦作內, 音同’, (又論語音義堯曰‘內, 如字, 又音納, ……本今作納’)。這都因為不了解古第五聲跟入聲的假借。



	(又通 -m)		駟 奴 答(又通 -t, -k)
	劫 居 怯 屨 丘 倨	祭	痰 苦 協 瘞 於 鬪
齊	痰 苦 協 瘞 於 計		執 之 入 幫 舒 芮
	劫 胡 頰 瑤 郎 計	泰	盍 胡 臘 蓋 古 太
	荔 郎 計		磕 苦 蓋
灰	內 奴 對 納 奴 答		鄙 苦 蓋(又通 -t)

可疑的:

皆	眾 徒 合 窳 戶 乖
宵幽	羸 甫 遙, 甫 佺 纍 仕 戢(又通 -n)
尤	缶 方 久 罄 吐 盍(大徐。象聲字可疑)。
至	隸 羊 至 隸 力 入(按‘力入’切‘立’,當是俗音)。

(參上 -p 通 -k 條, 頁 223 ‘告聲’)。

詩韻的例子也見上頁 223-4。

高表脂作 iəb, 灰 wəb, 泰 ab, 魚 iüb。據上文諧聲, 詩韻的例子, 至少還得補支尤祭齊, (他的 iëb, iəb, iab, iôb)。其他的孤證跟可疑的諧聲可以從略。上文(頁 234) -m 通陰聲的例子這裡可以供參考, 因為按我們的解釋, 通 -m 的陰聲在上古音也收 -b 類的音。

其實通 -p 的陰聲字, 雖然古音必定有一度作 -b, 我們訂音的時候也不能隨意的注上個 -b。其中小問題, 性質各各不同。最簡單的, 像‘夾聲’, ‘劫聲’下面的陰聲字, 在諧聲, 韻文, 假借各方面全不發現跟 -d, -t, -g, -k 通轉的痕跡, 那就不妨斷定周音收 -b, 然而也不得不有所保留。周朝的方言裡, -b 差不多全然失去了, 只留下這些零星的, 音理上沒有統一性的 -b, 爲什麼呢? 在高氏所謂‘成周國語’裡, 他們究竟是 -b 還是已經 -b > -g,

那就無從研究了。(好在高氏把‘夾聲’‘姦聲’的陰聲字全都刪去了，那倒是斬草除根的法子)。

其他的問題上更難於肯定。例如‘尗>爾>爾’。高氏把‘爾’字略去，又是把問題取消了一半，於是乎‘爾聲’可以收-r。這-r我們改爲-d。‘爾’生‘爾’的時候，應當還是收-b的；-b>-d>-d。這是可以說得通的。再說‘去聲’罷。高氏把這一個‘聲’的陰聲字全擬成-b，絕對不可通。先秦韻文有‘去祛’二字，不但叶-g，並且叶-k。我們斷不能把那些通叶的-g，-k字全擬作-b，-p，當然只可以把‘去祛’擬成-g。至於‘內聲’，同時通-t又通-k，然而情形又跟‘去聲’的-b>-g不同。‘內聲’除了生‘內女六切’之外，在韻文跟反切全沒有通-g的痕跡。‘內’字的收-k，好像屬於一種已經失去的方言。

總而言之，上面的好些雜亂的例子之中只有極少數在周朝實在收-b。有的已經>-d，>-g；更有的是方言的怪例，不知其詳。其他上面沒有討論到的各‘聲’可以觸類旁通。

更爲重要的，-p通陰聲跟通-k，兩方面應當聯同觀察研究，因爲實際是同一個問題。緝部的-b音早已混入宵部，並且旁轉到之部。這變化大部分發生在造字之前。諸聲，詩韻只保存一點遺跡而已。(參上頁223以下)。

#### 六 -d跟-g的通轉

通-t的陰聲作-d，通-k的作-g，最簡單不過。可是同一聲之下-t，-k相逢而又兼收陰聲，那些陰聲就有-d>-g的可能了。

-t的通-k(上文頁226-8)集中在前窄元音的質屑通職錫。各‘聲’之中，兼通陰聲的居多。那些陰聲字屬於切韻的脂齊韻系

的居多。脂配質眞，齊配履先。-d轉-g也集中在前窄元音。

又一方面，我們知道古支部（段氏第十六部）的陰聲字差不多沒有一‘聲’不能證明是-d通-g的，（上文頁93-99, 163, 180）。支部的入聲字周朝收-k，陰聲字正在從-d>-g。

按段氏的原意，第十六部是支佳配入聲陌麥昔錫，諧聲表上應當收-ŋ, -k，然而他又說歌支同入聲。江有誥才把支韻系分爲三部分，屬於歌支脂三部。其中前兩部分跟段氏的範圍相同。據高本漢的擬音，屬於歌部的收-a或是收-r，屬脂的收-r，屬支的收-g。其實歌部的支三等收-d或是-d，屬脂的跟屬支的都不能確定收聲，都是-d>-g。

高氏的古音表上，在切韻脂質齊哈灰五系之下兼收-d, -g。爲什麼要兼收呢？假若切韻同一韻系的字可以分爲兩派，一派據諧聲，押韻收-d，又一派收-g，那末我們可以說這韻系的‘某聲’字在上古音收-d，‘某聲’字收-g。實在的情形並不如此。切韻的韻系有的在上古音幾乎全收-d，只有極少數的字有-d>-g的痕跡。反過來說，有的韻系幾乎全收-g，只有極少數的字像是-d>-g沒有變蛻似的。所以上古音大致可以按着切韻韻系的界限分部。我並不反對高氏的在古音表上注明兼收-d, -ŋ，然而主要的問題在乎-d>-g。換句話說，問題不在乎切韻的某韻某韻，而在乎諧聲‘某聲’收-d，‘某聲’收-g，‘某聲’-d>-g。單把切韻的某韻分爲-d, -g，有時反能教人誤會。

支部跟脂部，歌部通轉的問題實在相當於耕部的通眞部。我們假定-d>-g, -n>-ŋ，對於詩韻不至於發生困難。諧聲呢，我們已經發現-n的通-ŋ不必定是-n>-ŋ，可是-t通-k我們肯定

是  $-t > -k$ , (頁 228)。  $-d$  通  $-g$  也許是跟  $-t > -k$  同樣性質的。對於其他的先秦韻文以及漢朝的韻文,  $-d > -g$  的公式恐怕不能適用, 正像漢韻的眞耕通轉不能用  $-n > -ŋ$  來解釋, (頁 220)。那也是因爲支脂歌的通轉越到秦漢, 越是普遍。從詩經一直到東漢, 支部的入聲字都能自成一部, 惟有平上聲字時常跟脂部通叶, 也偶然跟歌部通叶。到了後來, 支跟歌脂都失去了收聲, 當然無從分界了。沒有失去收聲之前, 好像已經有叶韻疏忽之處。支自是收  $-g$  (或是  $-g$ ) 的, 脂歌是收  $-d$  (或是  $-d$ ) 的。至少我們對於周末漢初的韻文, 不宜乎肯定那時候的支部跟脂部的平上聲字全都變爲收  $-g$  了。詳細的情形另文再說。<sup>1</sup>

1. 漢魏六朝韻例釋, (未付印)。

第十三章 說文廣韻中間聲母轉變的大勢<sup>1</sup>

研究中古聲母的方法不外乎根據方言跟別國譯音來推擬切韻或是廣韻的聲母的音值。再往上,就得根據所擬切韻的音值來推求東漢以前的聲母。所有的材料不外乎(一)經籍異文,(二)同‘聲’的諸聲字。論聲母,沒有別的材料了。經籍異文的方法,清朝人最擅用。錢大昕證古無輕唇,一共舉了一百多件例據。後來有章炳麟,最近有曾運乾,都是有特殊貢獻的。

我們對於這種方法不可不有下面的了解。經籍異文只可以證明聲母甲跟乙在書本上有什麼關係。從此推斷甲的音值是從乙的音值變來的,或是乙是從甲變來的,那又另是一回事。例如錢氏‘古無輕唇’,‘舌頭舌上古不類隔’,就是武斷。‘古時’實在沒有輕唇,端知實在同聲,然而不能單用經籍異文來證明,不管所舉的例子有多少。

並且我們提到甲跟乙有關係的時候,不可以忘了甲跟丙丁……或者也有關係,乙跟庚辛……或者也有關係。因此引出又一個問題來了:什麼叫做‘有關係’? 偶然遇見甲乙二字可為異文,就可以說甲的聲母跟乙的可以通轉麼? 前人多應用經籍異文來解釋諧聲奇怪的例子。例如說文‘亡聲’字的聲母在切韻屬於下列各類:

亡聲	<u>切韻</u>	m, p', s, l, d, x
忘聲		m

1. 下文有好些段是根據燕京學報第廿八期(民廿九年十二月)修改的。

荒聲	nr, x
荒聲	x
良聲	l
長聲	t, t', d,

按經籍異文，這些聲母也許全可以通轉。我們不必鈔錄前人的考據。最末了吳孤鵬引穀梁異文，‘奚’作‘郎’。<sup>1</sup>這難道就是x通l麼？總而言之，m, p', s, l, t, t', d, x要是全可以隨便通轉，古音永遠是一篇糊塗帳。

其實說文‘亡聲’字在切韻作s的只有‘喪’字，作l的只有‘良’字，作d的只有‘長’字。這三個字許慎都說是形聲。(1)‘喪’字，‘喪，亡也，從哭從亡，會意，亡亦聲’。(繫傳沒有‘會意’二字)。古籍‘喪’字的寫法不像是從‘哭’的。<sup>2</sup>說文‘亡部’注，‘亡，逃也’。段玉裁好像早已懷疑‘喪亡’之說是望文生義，是小篆的錯誤。‘亡亦聲’更是可疑。

(2)‘良’字‘從畱省，亡聲’。鈕樹玉說，‘按從畱省，則當作暹……，徐說恐未然。<sup>3</sup>所批評的其實不是小徐，乃是許慎。‘暹’古文‘筵’，只見於說文，也不‘從畱省’。古籍沒有從‘亡’的。<sup>2</sup>

(3)‘長’字，許說，‘斤者倒亡也’，因為古文作𠄎，(又見父丙卣)。古文別的‘長’字沒有一個像‘倒亡’的。就算是‘倒亡’，何以見得就是‘亡聲’？

這樣一懷疑，說文裏真正的‘亡聲’字在切韻只作m, p', x, 音理上就說得通了。以上所說，並非吹毛求疵，就是怕經籍異文

1. 隸前考聲定韻卷九，頁14-15。穀梁桓十七的‘郎’字是‘郎’的闕文。
2. 參徐文鏡古籀彙編二上，頁31；五下，頁26-27；九下，頁7-8。
3. 說文解字校錄卷五，頁17。

的方法有些地方把沒有的說成有的。結果，音理上絕對的說不通。

‘亡聲’字，‘今聲’字之類當然是說文裏最沒有辦法的例子。經籍異文的研究當然很可以輔助諧聲的解釋，可是斷不能作為獨立的工具。經籍異文偶然發見一兩個可以通轉的例子，要是音理上是渺茫的，斷乎不可信。以上說經籍異文只可以當做參考，不是獨立的論據。

第二，再說同‘聲’字的變化，看說文每‘聲’的字在切韻，廣韻作何聲母。中國人對於這一點素來忽略，因為工具不足。諧聲表都是為古韻分部用的，對於古聲母沒有貢獻。高本漢分析字典的引言是這種研究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嘗試。我對於高氏有二點不免懷疑。(一)他所用的6000字有好些不見於說文，有好些是後來的俗字，不能用做古音研究的材料。(二)他的諧聲條例不知道有什麼數理的根據。例如說甲通乙丙而不通丁，好像是只憑大概的觀察。單說甲通乙丙，大致是不錯的。說一定不通丁，就可疑。再說通乙勝於通丙，或是通丙勝於通乙，就很不可靠。

他的諧聲條例下文再加以批評。他最近的主張(GS頁15-16)沒有改變。現在我另報告一種工作，至少可以補充高氏的不足。研究音理不同走馬看花。提綱挈領必須從瑣碎之處歸納出來。有好些關係不是一目了然的。

我的研究根據(一)全部說文跟(二)廣韻裡注明的又切又音。關於說文的問題是：從某得聲的字，到了切韻時代，他們的聲母變成什麼，跟‘某聲’的‘某’有什麼關係？關於廣韻的問題是：凡是一個字有二種以上的讀法的，他們的聲母有什

麼關係？

前此我討論過‘說文廣韻中間聲類通轉的大勢’，(燕京學報第廿八期，民廿九年十二月，頁1-40)，也用說文的形聲字跟廣韻的一字重讀來說明中古音的51聲母在諧聲系統裡的相互關係。形聲字是主要的材料，廣韻的又切可以用來參考。當時立了一張表，注明說文每‘聲’之下某聲類跟某聲類相逢。例如‘音’字‘於金切’，聲首屬於‘於’類。從‘音’得聲的字有‘於烏去許’四種切，所以‘於’跟‘於烏去許’各相逢一次。其實‘音聲’字12個，其中‘於’4，‘烏’6，‘去’1，‘許’1，本可以作相逢12次。爲便利起見，不計算重複的聲母。凡是廣韻重讀的字，不論是聲首或是得聲字，都跟大徐反切相校，只取兩書相同的聲母。不能從大徐取決的，也用了補充的方法，選擇了重讀的反切之中的一個。因爲其時我們還有廣韻又切的研究，所以在諧聲的研究上大可以免去重讀。

這樣的，一共收集了1021‘聲’。然後從那張表上計算聲母甲跟聲母乙，丙……在那1021個‘聲’相逢若干次。例如‘古’類的聲首102，其中34生‘苦’類；‘苦’類的聲首30，其中10生‘古’類；兩共相逢44次。這兩類的關係是否密切，可以用幾遇數來比較。因爲‘古’類發現那麼些次，不論音理，單憑幾率，也偶然可以跟‘苦’相逢不少的次數。這偶然相逢數不妨叫做A。實在相逢的次數叫做B。B/A代表實在相逢數比偶然相逢數超過多少。51聲母兩兩相逢，有的遠超過幾遇數，有的遠不及，那就表明在上古音的來歷上某聲母跟某聲母相近或是不相近。

廣韻一字重讀的關係也同樣的用幾遇數跟實得數相比較。



前文一共收了又切又音 3505 則。研究所得的結果大體上跟諸聲全可以互相參證。這一部分的工作現在不必再報告了。

近來我因為那篇文章過於瑣碎，並且理論上有可以批評之處，又把形聲字重新整理過了。經過前一次的琢磨，我對於形聲字的聲韻也較為認識得清楚一點。這一回的研究，手續上已經有所改變。第一，我們可以把所有得聲的字的反切全都算在裡面，不必單選那聲母不重複的。例如上面所說的‘音聲’字可以作為‘於’生‘於’四次，生‘烏’六次，生‘去’，‘許’各一次。這樣的統計可以補救上回研究的一種缺點，就是有的切韻的聲母在諸聲發現的次數太少，不容易看出通轉的大勢來。可是反過來說，這樣的把每一個得聲字的聲母作為跟聲首的聲母相逢一次，也可以造出某種特別的情形來。例如‘堯五聊切’下生‘堯饒繞繞繞繞’，作生‘而’類六次。又‘兒汝移切’又‘五稽切’，聲首重讀，只可以從大徐，選了‘而’類的反切。‘兒聲’字 16 個，倒有 15 個是‘五’類。所以這兩‘聲’之下，‘五’‘而’相逢一共 21 次。其實除了‘堯兒’，全部說文不見有其他‘五’‘而’相逢的‘聲’。j 通 nj 是特種方言的現象，那相逢數不得不特別看待。還幸虧這樣的特殊通轉為數極少，下文都可以逐一指出。

第二種手續上的改變是關乎形聲字在廣韻重讀的。凡是聲首字重讀，當然得選定一個反切作為標準，正像前一回研究的辦法；然而得聲字的又切很可以一律兼收，不必像前一回的單選其中跟大徐音相同的。例如‘咍他弔切’又‘徒刀切’，作‘他’（切韻 t'）從‘兆’字（d）得聲一次，‘徒’（d）也從‘兆’字（d）得聲一次。然而又切之中，凡是聲母相同的，不管韻母是否相同，

都只作得聲一次。例如‘燾徒刀，徒到切’，作從‘壽’得聲一次。  
‘驛徒干切’又‘徒河切’，也只作從‘單’得聲一次。

聲首重讀的，要是切上字的聲母相同，不成問題。‘易羊益切’又‘以鼓切’，都是‘以’類，聲首作‘以’。不同聲母的，就跟大徐參照，選相同的一個。‘聿’廣韻‘七入切’又‘子入切’，從大徐作‘七入切’。這樣的重讀的聲首（跟次聲首）一共195，其中‘聿聲’，‘冏聲’可疑。廣韻的又切往往保存古音；大徐切似乎單憑‘唐韻’，也較為近乎今音。在我們這初步研究上，不必計較切韻跟‘唐韻’的小分別。

手續上只有一點小困難，就是說文聲首在大徐也有重讀的。又有的，廣韻重讀的音，兩三個都跟大徐不同。

兩切並同的，本文‘衿’從‘衣儉切’。

‘乾’從‘古寒切’。

‘說’從‘弋雪切’。

兩三個切都不同的：‘折’從‘旨熱切’。

‘券’從‘府文切’。

‘衰’從‘所追切’。

‘隋’從‘他果切’。

‘穉’從‘居列切’。

‘營’從‘莫中，莫鳳切’。

這都因為跟得聲的字較為接近。‘巨彼及切’又‘居立切’，得聲的字分從p, k, 暫且作為兩‘聲’，（參下）。「券」，「衰」，「斬」無可查，沒有收入。「舍」不見說文而廣韻重讀，暫從‘於琰切’。

還有幾個‘聲’之下，因為小篆或是古文的形體相近，所以今本說文把得聲字弄混亂了。（1）‘卯聲’跟‘弔聲’。（2）‘萬聲’跟

‘薑聲’。(3)‘段聲’跟‘段聲’。(4)‘容聲’跟‘公聲’。‘容’的古文誤作‘公’，好像許慎已然如此。

因此我推想到還有幾個‘聲’，雖然不像上面的顯而易見的混雜，也可以是小篆把不同的古文合而為一，所以得聲字的聲韻分爲兩路。(1)‘焮聲’。‘焮……古文以爲顯字，或曰衆口兒，讀若唸’。廣韻的‘呼典切’是古文‘顯字’的音。又‘五合切’是‘讀若唸’的轉音。‘顯璽’兩個字從-n，‘濕涇塹隰’四個字從p，斷乎不可以合爲一‘聲’。我把他們分開了。(2)‘已’也同樣的應當分爲兩‘聲’，一個是齒音而收-g的，一個是唇音而收-d的，不能互轉。(3)‘自……又讀若香’。廣韻自‘彼及，居立，彼側切’，‘鷓’字從此。又‘許良切’是‘讀若香’的音，‘鄉聲’字一概從此。這也得分爲二‘聲’。(4)‘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一曰讀若誓。弼字從此’。廣韻‘他念切’又‘他紺切’，沒有得聲字。‘讀若誓’的音廣韻不收，然而‘茵直例切’顯然從此得聲。今本說文‘弼因聲’，反而是可疑的。小徐說，‘因，舌也，非聲’。(5)還有‘少聲’之下從ç的字跟從m的字好像也不能通轉，可是韻類相近。我因爲證據不足，不敢分爲兩‘聲’。切韻的ç跟m在古方言也許可通。以上單是爲造表便利起見，暫且割裂諸聲。將來在諧聲譜上再計較這一類的小問題。

此外零碎的得聲可疑的字，據今本說文，還有一百多條。其中像‘虔文聲’，‘燕羈聲’之類，前人也懷疑過。還有的在疑似之間，例如‘息自聲’，‘龔龍聲’。這一類的例子暫時只可以保留。統計的時候還得作爲真正的得聲，因爲我們的目的只在乎推求聲母通轉的大勢。把聲類的沿革先研究清楚，然後再注

明某聲某聲不足取信，那才是正當的手續。

反過來說，有些字明明是從某得聲的，據韻母的分析毫無可疑，並且聲母也是很相近的，可是今本說文不作得聲。例如‘沒’應當從‘沒’，絕無問題。這樣的例子我們反而沒有收入統計，免得在疑似之間自作主張。將來在諧聲譜上可以注明‘當從某’。

這樣的芟除之後，一共得到得聲 9791 次，列成一張總表，(見下頁)。這表豎讀。例如‘古’跟‘苦’的互相得聲，‘古’生‘苦’ 101 次，‘苦’生‘古’ 27 次，兩共 128 次，表上作 128。

廣韻的‘類隔’切已經改正了。凡是二三等切用‘都他徒’類的切上字的，改爲‘陟丑直’，惟有‘泥’‘孃’的分別不能一一照改，因爲切韻本就分不清楚。其他的‘類隔’切，像‘烏’誤作‘於’，‘作倉’誤作‘子七’之類，也容易更正。有幾個怪切，像‘地徒四切’，‘鬱成兮切’之類，因爲音理不明，不敢瞎改。

表上有幾個數目字是極可疑的。(1)‘子’在‘炎聲’之下通‘昌’ 1 次，‘時’ 1 次，‘式’ 3 次，‘他’ 2 次，‘徒’ 7 次。‘炎于廉切’，似乎應當是‘以廉切’，方言偶然作  $\gamma(i)$ 。下面就產生了好些舌齶音字。‘子’又通‘士’ 5 次，全都在‘矣聲’。說文‘矣’從‘目聲’，未必可靠。(2)‘於’通‘而’ 3 次，通‘女’‘奴’各 2 次，見於‘委聲’。‘委聲’跟‘安聲’亂雜。(3)‘五’通‘而’的 21 次也是靠不住的，前面說過了。(4)‘他’通唇音‘博’ 1 次，‘普’ 5 次，‘蒲’ 14 次，‘芳’ 4 次，‘符’ 6 次，全關乎‘菩聲’字。‘菩’‘訓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就是俗語的‘呸’字，應當是唇音字，集韻‘普后切’，然而廣韻‘他候切’，(也許是  $p' > t'$ )。(5)‘式’通‘武’見於‘少聲’，說詳上。(6)‘奴’通‘呼’ 5 次，見於‘難(鷄)聲’。‘難’從‘堇’得聲是可疑的。‘難聲’下面的 x 字也許是



聲 母 轉 變 的 大 勢

二五五

329 67 189 647 522 238 181 251 240 340 355 246 446 199 161 135 115 222 258 140 320 670 230 461 384 386  
而女奴力盧作倉昨蘇子七疾息徐側初士所博普蒲方芳符莫武

19582

古			1	15	4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2		
苦			2	2	1	1			2	1										1	1					
胡	1		1	3	8				1	2	1	2	8	5			2	2				1	3	1		
呼	1		5	2	3				1	2	1	9	3						1		1		11	14		
烏	1	1		1								1	1										1			
居	1		1	16	1			1	1	2	3	2				1	1				3		1	1		
去				2						1							1						1	1		
渠			1	6	1			1	3	2	2	1	2	1	1		1					1	2	1		
許	1			7	2	1			1	4		6	2			1		2				5	1	1	3	9
于	1		1						2	1			3	6			5				1	1	1	1	2	
於	3	3	2	1					1	1		4		1										1		
五	21		5	1	10							2	4								1					
魚	2		1	1	1				2	5	5						2		1	1				1		
之	1	6	3	3	2		3	1	2	6	2	1	6	6		3	2	1	4	1	1	2				
昌	1	1	1	1	1			1	2		2	2		5	1		1	1					1			
時	1				1			1	1	2		2		4									1			
式	5	2	3				2	2	6	4	5	1	8	4		3		4				1	1	1	5	
食												1	3	5												
以	3		1	11				1	6	3	3	6	20	37			1		2				1	3		
陟	1	2	3	2				1	1			1									1			1		
丑	7	9	1	13	4					1	1	2			1		1		1							
直	1			6	1				4	1		5	7										1	1		
都			1			1					3	1				2		1						1		
他	2		5		3			1				1	3	1		1		1	1	5	15	2	4	7		
徒			1	1	1	1	1		3			1	8	13					1	2			2			

(續)



‘董聲’字。(7)‘丑’的通‘女’9次只見於‘丑聲’，音理不明，也不妨注出。‘丑’跟‘女’在上古音的關係，下文還得討論。

從這總表，可以像前次研究廣韻聲母的手續(參燕京學報廿八期頁5-11)，計算幾遇數，然後可以說明聲母通轉的大勢。我們可以設想：從‘古’得聲跟‘古’從別母得聲一共多至1106次(表上的1439-333)，從‘苦’得聲跟‘苦’從別母得聲一共多至335次(表上的382-47)，假定沒有音理的關係，‘古’跟‘苦’偶然相逢也可以有好多。這幾遇相逢數可以按下式計算。

$$\frac{\frac{AB}{N(N-1)}}{2} \times \frac{N}{2} = \frac{AB}{N-1} \quad \text{例如 } A(\text{'古'})=1439, B(\text{'苦'})=382, N=19582.$$

幾遇數是  $1439 \times 382 / 19581 = 28.1$  次。表上實得128次，所以是幾遇數的  $128 / 28.1 = 4.6$  倍。把全表這樣統算之後，可以按着切韻聲類的牙唇舌齒各組列成幾個分段的表格。那些表格裡，凡是超過幾遇數的倍數或是很近乎1的倍數都列入。其他的倍數顯然不代表相通的大路，不必計較。

總表上，51聲母發現的次數有多有少。‘食’‘女’兩類的次數都在100以下。這些小組跟別的聲母相逢，只須有二次，有時候已經可以超過幾遇數。下面的表格裡，凡是注明(2)的地方，代表相逢只二次，可以懷疑。還有幾個大於1的倍數，因為所代表的得聲可疑，沒有錄下。我們得留意，這些比較倍數本身是有‘差誤’(probable error)的；數目越小，‘差誤’越可以大。這是方法上極難之點，並且不容易一般的說明。

各個小表格裡有( )的地方，例如甲格‘子’行(±2.1)，表示那數目字是從總表上有疑問的相逢數計算出來的，就是253頁法明的(1)至(7)。



## 甲格

古苦呼胡五烏居去渠許于魚於

k 古	3.3	4.6	2.2	3.9	1.3	1.2	.8		.9				盧 1.1
k' 苦		6.4	2.4	2.6	.9	.9	1.3	3.0					
x 呼			10.2	1.8	3.3			.8	2.6	1.0			丑 1.7 (奴 1.8) 息 1.4 徐 1.1 莫 2.0 武 2.5
ɣ 胡				3.7		1.7	1.0	.8	.8	1.2	1.2		
ŋ 五					12.5			1.9		1.0		10.0	昌 1.1 式 1.0 (而 3.9) (奴 1.6) 徐 1.3 盧 1.2
- 烏						11.4		1.7			1.3	10.4	
k (i) 居							4.8	5.3	8.6	1.6	.9	1.7	
k' (i) 去								10.1	3.4	2.3		2.5	.9 之 .9 昌 1.7
g (i) 渠									6.0	1.2	.9		之 .9
x (i) 許										10.7	4.1	1.3	昌 2.6 式 1.0 丑 2.3 息 .8 武 1.5
ɣ (i) 于											13.6		1.4 徐 1.4 (± 2.1)
ŋ (i) 魚												17.4	七 1.0 息 .8
(i) 於													12.3 (女 1.8)

## 說甲格——喉牙音

## 1. 破裂音

(1) '古苦胡' [切韻 k, k', ɣ] 在諧聲通轉, 而 '胡苦' 的關係最小。

(2) '居去渠' [k(i), k'(i), g(i)] 通轉, 而 '去渠' 的關係也最小。

(3) 一等切跟三等切的通轉上, 只有 '苦去' 是密切的。'古居', '胡渠' 的關係相當的小。上古牙音的一等跟三等大有分別。

## 2. 磨擦音

(1) '呼胡許于' [x, ɣ, x(i), ɣ(i)] 通轉。'呼' 清聲一等轉 '于' 濁聲三等, 爲數極小。

(2) 磨擦音大致轉破裂音，然而‘于’不轉‘古苦去’，只有一點轉‘居渠’而已。這  $\gamma(i)$  好像從古就是一個微弱的濁磨擦音，不是從破裂音  $g(i)$  變來的。因此反而可以推想‘胡’原先是  $g$ ，又是  $\gamma$ 。

(3) ‘呼許’通‘莫武’ [ $m, m(i)$ ]。是否複輔音的痕跡，下文再論。

(4) 喉牙磨擦音跟齶部齒部的磨擦音，(甚至於跟破裂的送氣音) 很有些小通轉。以發音部位而論，磨擦音的界限遠沒有破裂音的清楚。‘于’ [ $\gamma(i)$ ] 轉‘徐’ [ $z$ ]。

### 3. 影母

‘烏’ [-] 有點通破裂音。‘烏於’ [- $(i)$ ] 都通磨擦濁音而都不通磨擦清音，只有總表上發現幾個通  $x, x(i)$  的例子。上古的  $g, \gamma$  有時也許可以遺失，而  $x$  不遺失。

### 4. 鼻音

‘五魚’ [ $\eta, \eta(i)$ ] 通破裂音。又都通磨擦清音而不通磨擦濁音，正跟影母相反。 $\eta, \eta(i)$  也通影母。鼻音跟破裂音的關係說詳下。

5. 所謂喉音喻母不屬於這一格，可是從總表看來，‘以’類跟喉牙音的小通轉隨處皆是，特別是跟  $k, k(i), \gamma$ 。那是上古音齶化的趨勢，跟喉牙音的通  $t\zeta, t\zeta', \zeta$  等同一個來源。

6. ‘古五’通‘盧’ [ $l$ ]。總表上‘盧力’ [ $l, l(i)$ ] 通喉牙音的地方，零碎碎的多得很。‘居’通‘力’多至 16 次。那是複輔音的痕跡，說詳下。

7. 總表上有些喉牙音通舌齒音的例子，不像是單憑齶化的理論所能解釋的。說詳下。

## 乙 格

方 芳 符 武 博 普 蒲 莫

p(i) 方	6.1	8.4	9.6		4.7	6.0	7.5		
p'(i) 芳		11.3	10.0		5.4	7.4	2.4		(他1.2)
b(i) 符			8.3		3.4	5.3	3.5		(他1.0)
m(i) 武				15.8				12.3	呼2.5 許1.5(式.8)
					p 博	10.5	15.0	14.1	
					p 普		10.2	8.5	1.1 (他 2.4)
					b 蒲			8.8	(他 3.1)
					m 莫				16.5 呼2.0

## 說乙格——唇音

1. 唇音自爲一組。除了通x, x(i)之外, 其他總表上跟喉牙音或是跟齶音通轉的例子都不能算是大路。
2. ‘方芳符’ [p(i), p'(i), b(i)] 互轉。‘博普蒲’ [p, p', b] 互轉。‘博方’等‘類隔’的通轉很明顯, 遠超過‘古居’等之上。意思就是上古唇音的分一等跟三等不像喉牙音的清楚。
3. ‘莫武’ [m, m(i)] 跟破裂音幾乎全然隔絕, 連總表上也很少相逢的例子。這跟‘五魚’的通破裂音很不相同。

## 說丙格——舌音, 齶音

## 1. 破裂音, 破裂磨擦音

(1) ‘之昌時’ [tʃ, tʃ', dʒ] 互轉。

(2) ‘陟丑直’ [t, t', d] 互轉。

(3) ‘都他徒’ [t, t', d] 互轉。

(4) 這三組互相通轉。大概的說, 本組的通轉勝過隔組‘類隔’的通轉。

## 丙格

## 之昌時式食以陟丑直都他徒

tɕ 之	4.7	3.2	4.7	1.8		5.1	1.7	2.6	4.7	1.5	1.8	去.9渠.9女2.5徐.9	
tɕ' 昌		9.9	2.5	3.3	3.5 <sup>(2)</sup>	4.6	5.0	1.3	5.3	1.2	1.1	呼.8(2)去1.7許2.6五1.1魚.8 蘇1.0(2)徐3.0	
dʒ 時			8.9	1.0	3.1	2.2		4.4	4.6	1.6	2.5	徐1.0	
ɕ 式				7.3	2.7	2.8	1.3	5.5	2.5	1.9	1.2	2.2	*
ʒ 食					38.9		5.2	3.2			1.4	息2.0徐7.4	
j 以					4.4		2.7	2.3	2.6	2.9		息.9徐3.7	
						t 陟	12.2	5.9	4.7	4.0	1.6	1.1	女2.1(2)奴1.1
						t' 丑		5.0	3.5	1.2	2.0		呼1.7許2.3而2.5(女16.0) 力2.4盧.9
						d 直			5.5	2.9	3.9	3.9	蘇.9徐1.9
						t 都				7.1	2.6	3.0	
						t' 他				4.4	6.4		奴1.8(普2.4蒲3.1芳1.2符1.0)
						d 徒					5.5		徐1.4

\* 許1.0五1.0而.9女1.8奴1.0(2)蘇1.5七.9息1.1徐1.2初1.4所1.1(武.8)

## 2. 磨擦音

‘式’ [ɕ] 跟 ‘之昌時食以’ [tɕ, tɕ', dʒ, ʒ, j], ‘陟丑直’ [t, t', d], ‘都他徒’ [t, t', d], 全相通轉。

3. ‘食’類是等韻的牀母，應當是 dʒ，然而在諧聲不通‘之’ [tɕ]，也只偶然通‘昌’ [tɕ']，反而通‘式’ [ɕ]，‘息’ [s]，‘徐’ [z]。這是切韻的‘食’所以訂為 ʒ 的一個理由，並且‘時’（等韻的禪，應當是 ʒ），反而訂為 dʒ。‘食’的來源大部分一定是舌頭破裂音的齶化（說詳下）。到了切韻，在某種方言，變為純磨擦音，可是在諧聲系統裡還沒有能通 ɣ(i)。上文說，ɣ(i) 從來就是很弱的磨擦音。
4. ‘以’類的關係，據總表，可說是五花八門的。通轉的大路是齒齶的磨擦音跟舌頭的破裂音。大體上，他的來源可以分為兩支。第一是從舌音跟磨擦的齒音來的，那是較為重要

的一支, (比較的是後起的)。第二是從後面的喉牙音來的。這一支在諧聲系統裡很微弱。

5. '丑'通'力' [l(i)]。此外據總表, '以'也有點通'力', 可以是複輔音的遺跡。
6. 舌齶音跟齒部的磨擦音 [s, z] 不少通轉之處, 跟齒部的破裂磨擦音 [ts, ts', dz, (tʃ, tʃ', dʒ)] 不通。

丁 格

作 倉 昨 蘇 子 七 疾 息 徐 側 初 士 所

ts 作	12.4	8.9	16.8	5.3	4.0	3.1	4.8	.8		6.2	3.7	6.6		
ts' 倉		19.6	6.6	1.8	3.9	3.8	3.6	2.2		2.8	11.5	<sup>(2)</sup> <sub>1.9</sub>	3.5	
dz 昨			11.1	2.6	6.3	1.6	5.9			7.9	5.3	11.7		
s 蘇				16.0		1.6	4.5				3.1	3.6	13.1	昌1.0(2)式1.5直.9
ts(i) 子					9.0	9.9	12.2	1.3	.9	6.2	2.2	3.6	1.3	
ts'(i) 七						8.8	8.7	2.9		7.0	5.4	2.9		魚1.0式.9
dz(i) 疾							7.6	.9	1.1	11.2	3.7	4.9	1.1	
s(i) 息								8.6	2.1	1.4	1.3	1.2	6.5	呼1.4魚.8式1.1食2.0以.9而3.7女2.0奴1.9
z(i) 徐									17.1					*
										tʃ 側	14.0	10.8	9.8	
										tʃ' 初		18.7	9.0	4.7 式1.4
										dʒ 士			22.9	(于2.1)
										ʃ 所				18.3 式1.1力1.8

\* 呼1.1許.8于1.4五1.3之.9昌3.0時1.0式1.2食7.4以3.7直1.9徒1.4

說丁格——齒音

1. 破裂音, 破裂磨擦音

(1) '作倉昨' [ts, ts', dz] 互轉。

(2) '子七疾' [ts(i), ts'(i), dz(i)] 互轉。

(3) ‘側初士’ [tʃ, tʃʰ, dʒ] 互轉。

(4) 這三組互相通轉。大概的說，本組的通轉勝過隔組‘類隔’的通轉。

## 2. 磨擦音

(1) ‘蘇息所’ [s, s(i), ʃ] 互轉，都顯明是磨擦清音。

(2) ‘徐’ [z] 不通‘作倉昨蘇’，也不通‘側初士所’。跟‘疾’ [dz(i)] 的關係也不像所應當希望的那麼大，[只相逢4次]。他跟齶音相通遠過於‘息’跟齶音，並且又通‘徒’ [d]，又通‘于’ [ɣ(i)]。z在切韻沒有相當的z(ɑ)或是ʒ。他在諧聲系統裡不只是相當於s的一個濁音，也不只是相當於dz(i)的一個純磨擦音，更不能說切韻的z全都是古dz>z。我猜想他的磨擦性一定是很微弱的，所以既可以通j，又可以通ɣ(i)。「徐」的通‘徒’也許是古音dz [後來>z] 通d。

3. ‘所’通‘力’。那也是複輔音的遺跡。

## 戊 格

### 力 盧

l(i)力	8.4	9.6		丑2.4所1.8
l 盧		9.8	古1.1五1.2	丑.9

說戊格——來母

跟‘古五丑所’的關係，說見上。

## 己 格

### 奴 女 而

n 奴	22.5	13.8	12.4	(呼1.8)(五1.6)式1.0陟1.1他1.8息1.9
n(i)女		26.8	1.11	(於1.8)之2.5式1.8(2)陟2.1(2)(丑16.0)息2.0
nʒ 而			15.4	(五3.9)式.9丑2.5息3.7

## 說己格——日孃泥

這是‘日孃歸泥’的實證。‘而’[nz]通‘息’[s(i)],通‘丑’[tʰ],可是不通‘徐’[z]。nz,的z音的來源不像是一個濁磨擦音。

n, n(i), nz 的通破裂音正同ŋ的通k, k', x, 解釋詳下。ŋ可以通nz,也許是特種方言的現象。

## 上古聲母的大概音值

爲什麼單說‘大概的音值’呢？因爲單憑現存的材料——就是說文諸聲跟後起的廣韻一字重讀——我們斷不能推求上古聲母的確實的音值。其實聲母本來比韻母難於推測。用韻文跟諸聲互相校對，我們可以得到古元音的發音地位。前文說過，擬音的目的只在乎規定某某發音區域而不能確指口腔的某點某點。上古的元音是這樣推訂的。至於研究聲母，困難也並不在乎指定發音的地位。喉牙音，齶音，舌音，唇音，除了某種特殊問題之外，本也不難劃分區域。一論到發音的方法，是清是濁，是送氣的還是不送氣的，磨擦的還是帶破裂的，就沒有多大把握了。

這當然因爲形聲字的雜亂。雜亂的理由，一部分由於方言的假借。其實與其說假借，還不如說混雜。現存的材料並不像出乎一個方言而其中只夾雜一點‘外來語’。亂雜是一般的情形。此外像前第一章所主張的，形聲本所以濟假借之窮。聲首跟得聲字原本就不必同聲母。這造字方法的不嚴整跟方言的雜亂，兩方面產生同樣的結果。

要補救這樣的缺點，除非能引用四夷釋語。到了漢朝，才有幾個像‘師比’，‘樓蘭’的外國名詞可以跟近代西洋學者的中亞

研究的成績互相對校。此外有些象聲字也勉強可以給一點幫助。例如關雎一章‘關關雎鳩’，那‘關’字的切韻音值是k，上古音也一定帶k。‘關’<‘鶩’<‘卯’（從段氏），那末‘關’又是kr或是kl。斯干二章‘約之閣閣’，‘各聲’字通l；毛傳‘閣閣’等於‘歷歷’。所以‘閣’字的聲母也是kr或是kl。這些東鱗西瓜的證據究竟幫助不多。

看來我們不能單靠漢語內在的證據了。比較漢藏語系的研究上將來一定會有無窮的發現。以聲母而論，像現代學者的誦讀古藏文，好像只能教人迷惑。將來的大路在乎漢語跟台語的比較。下文偶然有提到暹羅語的地方，可惜我知識不夠。

中國人從前研究古聲母的成績，幾句話可以總結起來。第一是錢大昕的古無輕唇說。切韻還是不分輕重唇的，所以錢氏的理論不關乎上古音。第二是他的古不分舌頭舌上說。t系跟t<sub>1</sub>系在六朝的反切還沒有分清，然而主要的問題是更古以前舌頭跟舌上兩方面都跟齶音是怎樣的關係。第三是章炳麟的日孃歸泥說。切韻其實沒有孃母。日跟泥的關係呢，不能像章氏的隨意歸併，也不能像高本漢的把n<sub>1</sub>z的z當做‘寄生音’。下文再詳。第四是曾運乾的喻<sub>三</sub>歸匣，喻<sub>四</sub>歸定說。喻<sub>四</sub>跟匣本是切韻的‘類隔’音，都是ɣ。所說的還沒有達到上古音的領域。喻<sub>四</sub>歸定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高本漢早已知道喻<sub>四</sub>又歸邪。要是能了解喻<sub>四</sub>母是切韻的齶部的半元音性的j，就不必單指定d>j, z>j，因為喻<sub>四</sub>的來源是多方面的。

只有高本漢曾經把上古聲母擬成一個系統，（分析字典序頁22-23; GS頁15-16）。他先規定了十多條諧聲通轉的條例，然後再推



求古聲母的音值。現在先介紹他的諧聲條例。

(1) 舌部的破裂音端透定自由交替。

(2) 齒部的破裂磨擦音精清從跟磨擦音心邪自由交替。

評：邪只通心。跟精清從並不通轉。

(3) '捲舌的'破裂磨擦音照穿牀二等跟磨擦音審二等自由交替。

評：審不轉照牀二等(正像息跟子疾不很通轉)。[照等不是捲舌音]。

(4) 齶部的破裂音知徹澄自由交替。

(5) 端透定跟精清從心邪不自由交替。例外比較的很少。

評：定跟邪的通轉是大路，不是例外。

(6) 精清從心邪跟照穿牀審二等自由交替。

評：邪跟照穿牀審二等絕對不通轉。

(7) 齶部的破裂磨擦音照穿牀三等跟磨擦音禪自由交替。

評：牀不跟照穿通轉。[牀是切韻的 $\zeta$ ，不是 $\phi\zeta$ ]。

(8) 審跟照穿牀禪三等例不交替。

評：這一條毫無根據。審跟心，跟審，在通轉上並沒有什麼分別。審跟照穿很相通轉，又特別的通牀。

(9) 精清從心邪跟照穿牀審二等兩方面都跟照穿牀審三等不交替。

評：零星的通轉並非沒有。邪跟牀通轉是一條大路。

心也通禪牀。

(10) 端透定不但跟知徹澄自由交替，跟照穿牀禪三等也是如此。(可是不跟審通轉)

評：審≡不通舌頭舌上的話又錯了。

這些條例都是關乎端知照精的通轉的，有醇有疵。（還有別的條例，都是意在言外，無從翻譯。）他的訂音就憑這些條例出發。據他說：

上古牙音 gutturals 有 k, k', g, g', ŋ, x。

g 是不送氣的濁音，只位在介音 i 之前，‘喻化’爲切韻的喻≡母，就是他的 j (=英文 yes 的 y)。送氣的 g'，在 i 之前的，保存爲切韻羣母，g'。在其他元音之前變爲切韻的匣, ɣ。

所以有中古音 k, k' g', ŋ, x, ɣ, (j)。

上古齶音 palatals 有 ʈ, ʈ', ɖ, ɖ', ɳ, ʃ。

破裂音 ʈ, ʈ', ɖ' 變爲切韻的破裂磨擦音照≡穿≡牀≡, ʈʃ, ʈʃ', ɖʃ'。ɖ > ɖʃ > ʒ, 切韻的禪。ɳ 之後發生了一個‘寄生的’同發音地位的磨擦音，漸漸的把 ɳ 化爲一個帶磨擦的鼻音，就是切韻的 ɳʒ。ʃ 保存爲切韻的審≡。

所以有中古音 ʈʃ, ʈʃ', ɖʃ', ʃ, ʒ, ɳʒ。

上古舌齒音 dentals 有 t, t', d, d', n, l, s, z, ts, ts', dz, dz'。

d 跟 z 只位在介音 i 之前，因而失去。t, t', d', n 呢，凡是位在介音 i 之前的，或是在中古元音 a, a, e, æ, o 之前的，齶化成 ʈ, ʈ', ɖ, ɳ。這變音發生在六朝的後期，成爲切韻的知徹澄(孃)。dz > ʒ, 切韻的邪。ts, ts', dz', s, 凡是位在 a, a, e, æ, o 之前的，變成切韻的照穿牀審二等, ʈʃ, ʈʃ', ɖʃ', ʃ。其他 t, t', d', n, l, s, ts, ts', dz' 沒有變。

所以有中古音 t, t', d', n, l, s, z, -, ts, ts', dz', ʈ, ʈ', ɖ', (ɳ), ʈʃ, ʈʃ', ɖʃ', ʃ。

這  $t\text{ɕ}$  等跟下文所說的  $t\text{ɕ}$  等混合了。(他所以必得假定原就有  $t\text{ɕ}$  等,只是要對付切韻的  $t\text{ɕ}^i$  等字。顯而易見的,音理上不好說  $t\text{ɕ} + i > t\text{ɕ} + i$ 。據我們改訂的音,切韻照二 是  $tʃ$ , 那末,這一條莫須有)。

上古‘捲舌音’ supradentals 有  $t\text{ɕ}$ ,  $t\text{ɕ}'$ ,  $dz'$ ,  $\text{ɕ}$ 。

保存爲切韻的照穿牀審二等,  $t\text{ɕ}$ ,  $t\text{ɕ}'$ ,  $dz'$ ,  $\text{ɕ}$ 。

上古唇音 labials 有  $p$ ,  $p'$ ,  $b'$ ,  $m$ 。

保存爲切韻的幫(非)滂(敷)並(奉)明(微)  $p$ ,  $p'$ ,  $b'$ ,  $m$ 。

上古喉音 laryngals 有  $\text{ʔ}$ 。

保存爲切韻的影  $\text{ʔ}$ 。

除了這些簡單的聲母,上古還有各種複輔音。單憑諧聲的材料,那些音時常難於規定,有時竟然不可能。假借上跟反切上,要是找不到痕跡,就無從推測。他主張上古音有  $kl$ ,  $gl$ ,  $pl$ ,  $tl$ ,  $sl$ ,  $ml$ ,  $xm$ ,  $sn$  …… 等等。

我們且不必對於這古音表加以詳細的評論。他的出發點根本跟我們不同。一則他的切韻音值跟我們所擬的相差太遠。有好些地方只可以分道揚鑣。例如我們以爲切韻的濁音不必是送氣的。他的上古音的兩套濁音就無從批評了。照二 等不作捲舌音,上古也就不必有捲舌音了。第二,他的諧聲條例既然不很周到,所擬的上古音當然也不能完全合適。例如他把審三 母特別看待,所以上古的齶音只有  $\text{ɕ}$ , 沒有  $t\text{ɕ}$ ,  $t\text{ɕ}'$ ,  $dz$ ,  $z$ 。審三 要是並沒有什麼特別,他說的就變爲無稽之談了。第三,他以爲諧聲系統代表成周國語,所以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一枝一節,都得說出音素的(phonæmic)關鍵來。例如喻四 歸定又歸邪,所以必得作  $d > i$ ,  $z > i$ , 然後用  $dz > z$  補  $z$  的缺; 然後  $d' > d'$  可以成立。我們承認反切的  $d$ ,  $dz$ ,  $z$  是集合各種古方

言而沉澱成功的，那就不必肯定上古一切 d- 字，z- 字非得變成切韻的喻<sub>四</sub>字不可。我們並不主張把可以弄清楚的材料故意的攪亂，實際因為理論上不宜乎造出那些音素的分別來。第四，他在無意之中又假造了好些論據。例如他肯定上古沒有相當於切韻的照<sub>三</sub>等跟喻<sub>四</sub>的音，如何對付那些齟音獨諧的聲列呢？‘坐聲’字（GS頁295）之前何以必得加 d 呢？就按他的理論，何嘗不可以加 z 呢？‘吹聲’（GS 133）作 tʃ，何以知道他不原就是切韻的 tʃ’呢？這樣的武斷多不勝數。雖然不完全是錯的，然而證據全沒有指出來。

下文先就諧聲的通轉規定幾個基本論點，然後再說明上古聲母何以在可訂跟不可訂之間。我的希望不像高氏的遠大。我以為單靠現存的材料，我們不能重構周朝任何方言的系統。廣韻的 51 聲母已經只能代表六朝以後的集合音。這 51 類跟形聲字的中間，不能列出一個對一個的音素轉變的條例。古聲母的推考不比韻母的那樣容易。

## 第十四章 上古聲母的幾個特殊問題

上文已經屢次說到形聲字的複雜情形。其中有方言的假借，又有在得聲的時候根本就是雜亂的，例如k'本就可以從k得聲，不必是方言的假借，也不必是在同一方言之中k'>k或是k>k'。這樣說來，一個字的上古聲母究竟是清是濁，是送氣的還是不送氣的，是純擦音還是破擦音，甚至於是唇音還是喉牙音，簡直無從規定。所以有好些地方只可以盲從切韻。周音跟唐音之間，整套聲母的發音地位有沒有改變，那是可以研究的。例如舌音是否變了齶音，所有的t, t', d是否全變了tʃ, tʃ', dʒ。只要能說得有憑有據，我們就能肯定在某種條件之下，t, t', d>tʃ, tʃ', dʒ。困難反而在乎同一發音地位的小問題上。例如‘苦’k'從‘古’k得聲，‘胡’ɣ也從‘古’得聲，這三個字的上古音只可以從中古音瞎猜。我們只可以說他們的上古音是跟切韻音一樣的，也是k, k', ɣ(或是g>ɣ)。要不然，假若是齶化了，也許可以作q, q', ɣ>k, k', ɣ。

這樣的手續表明我們對於上古聲母知道得還很少，然而危險性也並不大。高本漢在無意之中已經冒了這個險了，雖然他自己沒有理會到。爲什麼能說不太危險呢？因爲現代方言對於這些細微的演變都是很有規則的。例如k跟k'，從一個方言變到另一個方言，k全是k或是全變成另一個音，(比如齶化č, tʃ)；絕沒有變爲k跟k'亂雜的，或是全變爲k'的。偶然的例外是有的，可是每一個例外好像都具有特殊的條件，並不隨意亂變。周音跟唐音的關係正像兩個現代方言的關係。周音的k不能隨意的變成切韻的k跟k'亂雜。換句話說，周音

的 k 跟 k' 可以假定就是切韻的 k 跟 k'。要是發音地位整個變動了，那另是一個問題。要是周音的 k 全變為後來的 k'，那得另有清楚的證據，可是歷史上找不出來。

再說清濁音的關係罷，在現代吳楚方言裡，也是清是清，濁是濁，斷沒有一個方言的濁音在另一方言可清可濁的，或是清的全變為濁的。整個發音地位當然可以改變，例如上海 dz, z > 湖州 dʒ, ʒ, 這是有規則的。在別的方言，例如官話，福州，廣州，濁音已經變為清音，變得也是有規則的。上古音跟中古音的中間並沒有這最後一種的演變。從此看來，把切韻的濁音當做周音的濁音，也並非失策。

其他的各種小問題上可以觸類旁通，不必細說。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可以先提出幾種普通的現象來，詳細的說一說。

#### 壹 諧聲系統裡切韻三等切跟非三等切的關係

據全部說文形聲字的通轉，

古 872	生居 17	1.9 %	居 489	生古 27	5.9 %
苦 133	去 5	3.8	去 121	苦 11	9.1
胡 507	渠 10	2.0	渠 230	胡 12	5.2
呼 88	許 6	6.8	許 111	呼 6	5.4
胡 507	于 12	2.4	于 242	胡 15	6.2
烏 146	於 27	18.5	於 259	烏 74	28.6
五 143	魚 17	11.9	魚 145	五 30	20.7
都 249	陟 10	4.0	陟 130	都 17	13.1
	之 25	10.0	之 448	都 53	11.8
他 99	丑 2	2.0	丑 54	他 3	5.6

	昌	0	0	昌	73	他	3	4.1
徒 226	直	16	7.1	直	168	徒	30	17.9
	時	4	1.8	時	221	徒	27	12.2
奴 81	女	5	6.2	女	22	奴	4	18.2
盧 192	力	39	20.3	力	368	盧	123	33.4
作 120	子	5	4.2	子	147	作	11	7.5
	側	8	6.7	側	72	作	5	6.9
*倉 80	七	7	8.8	七	210	倉	5	2.4
	初	7	8.8	初	55	倉	7	12.7
昨 146	疾	15	10.3	疾	120	昨	35	29.2
	士	7	4.8	士	44	昨	10	22.7
蘇 98	息	4	4.1	息	264	蘇	20	7.6
	所	19	19.4	所	92	蘇	16	17.4
*博 117	方	7	6.0	方	450	博	34	7.6
*普 40	芳	7	17.5	芳	83	普	5	6.0
蒲 124	符	6	4.8	符	214	蒲	20	9.3
莫 173	武	28	16.2	武	213	莫	63	29.6

以上 27 項比較,除了‘倉七’,‘普芳’跟還有幾個數左右行的分別不大,其餘都顯出切韻有齶介音的字在上古音容易轉沒有介音的,可是反轉過來不那麼容易。兩項例外,‘倉’跟‘七’,‘普’跟‘芳’,在全部說文發現的次數很少。‘倉’跟‘七’的分別在切韻本就不很清楚。‘普’跟‘芳’之間有一個‘匹’類,不能分一三等。<sup>1</sup>

1. 參前引‘證廣韻五十一聲類’。

還有一種現象可以跟這分別相參照。說文各聲有的是獨諧的，就是‘古’只生‘古’，‘居’只生‘居’。‘古’聲首跟‘居’聲首比較，‘古’聲首獨諧的多。‘苦’比‘去’等等也是如此。只有‘呼’比‘許’是例外。詳細的數字證據不必報告<sup>1</sup>。

這現象不容易解釋。好像古文字的元音可以按弘細分爲甲乙丙三類。甲類是最弘的，不生乙，更不能生丙。反過來說，也許因爲某種理由，乙生甲會比甲比乙更容易些。那乙類字的元音後來漸漸的窄化了，甚至於齶化而附上介音  $r, i$  了，就變成切韻的‘三等’字，跟這裡所說的丙類字相同了。

這齶化的趨勢，假若是有的，當然會影響到聲母的發音地位。下文要提到周朝跟隋朝的中間，舌齒音如何齶化。那趨勢好像是從上古音的齶化趨勢聯續下來的。

可惜我們現在還不能利用到這一項材料。從周秦的上古音將來也許可以推測到更古的音。在那更古的時期，形聲字已經造得很多了。那麼本書所擬的元音系統必不能代表那更古的語音。下文所擬的輔音系統當然也不能代表原始漢語。

### 貳 古濁音是送氣的麼？

我們把切韻的濁音訂成不送氣的。中世紀的濁音有作送氣的，例如唐長安音，然而在切韻的系統裡不能作送氣。我們的證據一部分就在諧聲跟廣韻一字重讀的通轉。前此我已經把這工作報告過一次，(參上頁249)，現在把那材料的一部分鈔錄在下面，一方面補充一點最近研究所得的結論。

1. 據諧聲通轉的次數，我們可以先造成許多像下列的格

1. 本報第廿八期頁8.



式。

a. 居生渠的次數  
渠生居的次數

b. 居生去的次數  
去生居的次數

c. 去生渠的次數  
渠生去的次數

a, b, c, 之中哪一項的次數最多呢?

a.	古 → 胡 185	b.	古 → 苦 101	c.	苦 → 胡 15
	胡 → 古 104		苦 → 古 27		胡 → 苦 38
	居 → 渠 122		居 → 去 48		去 → 渠 8
	渠 → 居 60		去 → 居 9		渠 → 去 16
	之 → 時 24		之 → 昌 16		昌 → 時 0
	時 → 之 37		昌 → 之 3		時 → 昌 8
	陟 → 直 18		陟 → 丑 7		丑 → 直 1
(?)	直 → 陟 7		丑 → 陟 7	(?)	直 → 丑 10
	都 → 徒 35		都 → 他 17	(×)	他 → 徒 21
(×)	徒 → 都 10	(×)	他 → 都 2	(×)	徒 → 他 40
	作 → 昨 21		作 → 倉 13		倉 → 昨 2
	昨 → 作 29		倉 → 作 6		昨 → 倉 13
	子 → 疾 26		子 → 七 15		七 → 疾 17
	疾 → 子 21		七 → 子 45		疾 → 七 19
	側 → 士 4		側 → 初 5		初 → 士 5
	士 → 側 5		初 → 側 7		士 → 初 2
	博 → 蒲 35		博 → 普 20		普 → 蒲 5
	蒲 → 博 23		普 → 博 7		蒲 → 普 14
	方 → 符 112		方 → 符 58	(×)	芳 → 符 21
	符 → 方 37	(×)	芳 → 方 7		符 → 芳 32

‘居’等是切韻的不送氣的清音。‘去’等是送氣的清音。‘渠’

等是濁音，在切韻時期大多數的方言裡是不送氣的。從上表看來，諸聲系統裡，切韻的不送氣清音最近乎濁音，比 k 等跟 k' 等還來得接近。k' 等跟濁音最不接近。只有‘都他徒’組跟‘方芳符’組顯然是例外。（這跟前一回用不同的方法做統計所得的結果全然相同，參上頁 249）。

按高氏的公式， $k > k$ ， $k' > k'$ ， $g(\check{i}) > j$ ， $g(\text{非 } \check{i} \text{ 缺})$ ， $g'(\check{i}) > g'$ ， $g'(\text{非 } \check{i}) > \gamma$ 。然而諸聲的‘渠’單作  $g'(\check{i})$ ，‘胡’單作  $g'(a)$ ，按通轉的情形來說，未免太冒險罷。其餘類推。這一類的簡單公式決不能成立。所當注意的，一則在切韻時代，每一個方言裡只有一套濁音，有了不送氣的，就沒有送氣的。二則憑諸聲的材料，我們不能從中古的任何方言的一套濁音，推考出任何古方言的兩套濁音來。三則上古方言混合起來所產生的諸聲字明明顯出濁音近乎不送氣的清音，最不近乎送氣的清音。至少在大多數古方言裡，那些濁音是不送氣的。在少數方言裡，他們可能是送氣的。四則假若為上古音選擇符號，也像推訂切韻音一樣，必得為濁音選一套最有代表性的符號，就不得不採取不送氣的，斷不能採取送氣的。所以我們的主張還是用  $g > g$ ， $dz > dz$  等等，除了有別的理由。

2. 同樣的，我們何以用上文所載諸聲通轉的倍數跟前一回已經報告過的諸聲倍數跟廣韻一字重讀的倍數<sup>1</sup>證明這件事。例如‘居渠’倍數 a，‘居去’倍數 b，‘去渠’倍數 c，哪一項最大，哪一項最小呢？

1. 上頁 249，又頁 7 所引英文本。

	諧 聲	前 一 回 諧 聲	<u>廣 韻 重 讀</u>
a. 居渠	<u>8.6</u>	<u>6.7</u>	<u>10.0</u>
b. 居去	5.3	4.7	5.7
c. 去渠	3.4	5.7	5.5
a. 之時	<u>4.7</u>	<u>7.3</u>	<u>7.0</u>
b. 之昌	3.2	5.2	4.7
c. 昌時	2.5	5.2	3.0
a. 陟直	4.7	<u>5.0</u>	<u>7.1</u>
b. 陟丑	<u>5.9<sup>1</sup></u>	3.7	4.8
c. 丑直	3.5	3.0	6.3
a. 都徒	3.0	4.8	4.4
b. 都他	2.6	3.6	1.2
c. 他徒	<u>6.4</u>	<u>5.3</u>	<u>6.1</u>
a. 作昨	<u>16.8</u>	<u>12.1</u>	<u>13.0</u>
b. 作倉	8.9	11.3	9.1
c. 倉作	6.6	7.3	4.7
a. 子疾	<u>12.2</u>	<u>7.9</u>	<u>12.5</u>
b. 子七	9.9	6.3	6.0
c. 七疾	8.7	6.5	8.4
a. 側士	9.8	<u>9.7</u>	<u>12.8</u>
b. 側初	<u>10.8<sup>1</sup></u>	5.9	7.6
c. 初士	9.0	8.6	3.7
a. 博蒲	14.1	11.2	10.1

b. 博普	<u>15.0</u> <sup>1</sup>	<u>12.2</u> <sup>1</sup>	<u>13.9</u> <sup>1</sup>
c. 普蒲	8.5	10.3	7.4
a. 方符	9.6	8.4	8.0
b. 方芳	8.4	7.0	5.4
c. 芳符	<u>10.0</u>	<u>10.7</u>	<u>8.5</u>

這些數目字是一目了然的。我們把每一組最大的數字劃出來。a最大的居多，其次是b，這倒是無關緊要的。最小的是c，例外又是在‘都’組跟‘方’組。幾次研究的結果全都一樣。這應當怎樣解釋呢？

我們不能把‘徒符’擬成上古的氣濁音，或是說在大多數的古方言裡，他們是氣濁音，因為他們跟‘都’t跟‘方’p的關係又是很密切的。問題也許在乎‘他’跟‘芳’的性質。

‘徒’是切韻的d，‘時’是dz（不是z），敢說不至有錯。‘以’的來源至少有一部分是dz>z>j（參下）。那末，‘他’通‘徒’（d），‘時’（dz），‘以’（dz>z>j），而通‘丑’（t’）的趨勢反而不很大，就把問題的範圍規定了。這例外的關鍵不在乎‘徒’的作d，而在乎‘他’的作t’。送氣的‘他’可以跟其他的送氣音不同性質。也許‘他’在上古方言多作送氣濁音。要不然，他可以是像現代官話的陽調似的，在上古音是一個低音。兩種解釋都不能教人全滿意，因為‘他’的性質總免不了是一個例外。我個人傾向於第

1. a跟b的分別在數目上靠不住。‘陟丑’的例外也不必計較。‘陟’生‘直’18次，生‘丑’只7次。反過來說，‘丑’生‘陟’也只7次，因為‘丑’發現的次數太少，偶然把倍數（5.9）弄大了。其實7次全見於‘豕豕’。‘豕丑玉切’，可是只生‘陟都’二類切。前一回研究用不同的統計手續，就得到‘陟丑’3.7倍，‘陟直’5.0倍，並不成例外。

二種解釋，可是沒有確實的證據<sup>1</sup>。

至於‘芳’類跟‘符’類的例外呢，能不能照樣的說‘芳’類是陽調的 p'，更沒有把握。唇音跟其他部位的音不相通轉，所以別方面無可借鏡。‘蒲’跟‘符’明明是不送氣的。‘芳’難道是古濁氣音麼？也近乎曲解。

這兩個問題一時無可解決。就大勢而論，上古的濁音應當跟切韻的濁音同樣的作不送氣。

### 叁 上古鼻音的性質

鼻音能轉同部位或是鄰近部位的破裂音跟破裂摩擦音，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上面各表格上的數目不能把這情形充分的說明。不如把廣韻裡所有的證據全羅列在下面。疑母通匣母的例子也一齊錄下，因為有些匣母字一定是從破裂音變出來的。

#### 一 ŋ轉破裂音

兀五忽	髡苦昆	犬苦汝	雉五加		宜禁
元愚袁	完胡官		(大徐)	金居吟	唵魚金
	冠古丸	气去既	刳五來		趁牛錦
	古玩	去訖	號魚迄		鎮五感
千古寒	𪗇五板		𪗇魚迄		崑魚金
	岸五盱		圪魚迄	斤舉欣	听宜引
	豻五盱		魚乙	居焮	牛謹
	俄寒	今居吟	吟魚金		斷宜引

1. 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 di>d'i>ji。這 j 音要是特別的清楚的，古人也許會把‘徒他’作爲一類，(dj 像 t')。這可不能顧到‘他’的何以不很通‘丑’，同時又通‘時’，通‘以’。

	語斤		跪過委	辛去乾	言語軒
	虺語斤		鏡過委	見古電	硯吾旬
	斨語巾		梳過委	胡旬	
	沂魚衣		洧過委	困去倫	趨魚吻
	斨宜引		跪過委	奇居宜	齧魚倚
示巨支	犛牛肌		塊過委	渠羈	錡魚倚
玉魚欲	曲丘玉		跪去委	咸胡讒	顛五陷
芥古老	冪五到		渠委		鹹五陷
胡老		圭古攜	崖魚羈	軍舉云	暉魚吻
禾古奚五	既重讀		五佳		輝魚吻
开古賢	躋五堅		厓五佳		暉牛昆
	鴉五堅	各古落	諸五陌	兼古甜	隸五咸
	誦五閑		頡五陌	古念	語廉
	羿五計		絡五格		魚欠
	研五堅	交古肴	敵五交		頹五咸
	吾旬	良古恨	琅語巾		隰魚檢
	駢吾旬		齷語斤	豈祛豸	斃五來
	狎吾旬		狠五還		殫五來
	五晏		垠語斤		訓五來
	龍魚列		語巾		體五來
	孺五計		五根		體五恨
危魚爲	詭過詭		銀語巾		顛魚豈
	詭過委	逕古靈	姪五莖		鯁魚豈
	觥過委	切恪八	齧五結		魚倚
	愧過委	困苦悶	梱牛昆		磴五灰

略

說

音

古

	五對	居隱	語斤	巨要
泉五結	颯去例	敢古覽	厥魚金	磽口交
敖五勞	勞胡刀		嚴語驗	苦皎
鬼居偉	鬼五罪	貴居胃	贖五怪	澆古堯
	隗五罪	皐古勞	翽五勞	獄魚欲
	颯五罪	堯五聊	趨去遙	學胡覺
	五灰		丘召	闕苦穴
原魚袁	獺胡官		黻苦么	鷓古閱
崔胡沃	菴五角		苦擊	鷓五歷
董居巾	斲語斤		翹渠遙	

ŋ 通 tç, t, ts, p 類的反切不錄。

二 n, nʒ 轉破裂音

丑救久	鈕女六	章豔	奴兼	尿丘利女履重讀
	如六		黏女廉	執之入 懃奴協
	鈕女救		結奴兼	念奴店 唵都念
	邱女久		拈奴兼	都甸
	紐人九		帖汝鹽	卓竹角 掉女角
	紐女久	出尺類	黜女滑	臺常倫 樽如勻
	女救	赤律		若人除 嬉丘略
	丑入九	冉汝鹽	痲處占	人者 蒼丑略
	女六	而琰	聘他酣	而灼
	紐女久	參章忍	趁尼展	貳而至 拭直利
	鈕女久	奴乃都	絮抽據	覃徒合 嫵乃玷
	紐女久		帑他朗	聶尼輒 羹叱陟
	紐女久	肉如六	充昌終	之陟
內奴對	笏陟衛	貳陟葉	駟尼輒	鷓那干 歎他旦
占職廉	結女廉	卒尼輒	執之入	奴案

n, nʒ 通 k, ts, p 類的反切不錄。

### 三 m 轉破裂音

亡武方	故芳武		捐莫白	卑府移	蟲彌遙
必卑吉	聒莫八	辰匹卦	脈莫獲	景明秘	髮芳未
	監彌畢	否符鄙	否美筆	辟房益	辟莫狄
	覲莫結	方久		必益	
	宓彌畢	寯莫甸	賓必鄰	芳辟	
百博陌	汨莫白	免亡辨	魃芳萬	鼻武延	趨布玄

m 通 k, tʃ, t, ts 類的反切不錄。

以上單錄鼻音跟破裂音直接通轉的。還有好幾聲之下，聲首不作鼻音，也不作破裂音，而下面二者相逢。那樣的例子也不錄。

高氏的諸聲條例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據 GS 諸聲譜的詳細擬音，好像 m, n, nʒ, ŋ 跟破裂音，破裂磨擦音的通轉是漢語當然之事，無需乎解釋。現代方言的鼻音跟破裂音界限分明。一個方言的鼻音在別的方言裡變為不同的鼻音或是消失，那是時常有的，可是不變破裂音。帶破裂的音也不變為鼻音。所以反切的雜亂斷不像是因為簡單的古方言的假借。

最可注意的，鼻音的通破裂清音反而比通濁音為多。現代東南方言的鼻音有不同聲調的兩種。高調的相當於不送氣的破裂清音，低調的相當於濁音。其他方言裡，甚至於在北方官話，鼻音也有作高調的。上古的鼻音也許也有這樣的兩種。

要調和這些事實，可以把上古的鼻音擬成下列的形式：



上古明母	mp-	現在西北方言有的還保
	mb-	存這一類的聲母。上古語
泥母	nt-	很可以也是這樣的。mp, mb
	nd-	>m, p, b。ŋk, ŋg>ŋ, k, g。nt,
疑母	ŋk-	nd在介音i之前齶化成nɕz
	ŋg-	>nz, 就是 <u>切韻</u> 的日母, 正像

ti>ɕi(參下文)。[nt(nt?)>nɕ>ɕ, 所以‘而奴女’都有點通‘式’。] 在某種方言, nɕz可以作ndɕ。中古音還有nz跟nɕ的方言的分別。nt, nd在其他元音之前>n, t,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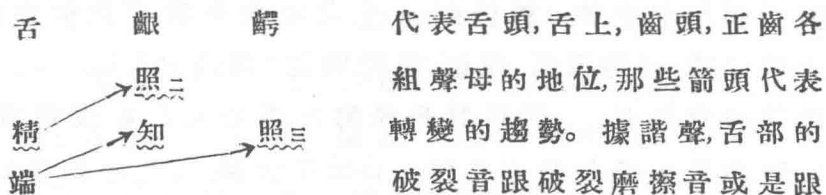
據反切, mp, mb的證據最爲薄弱, 而ŋk, ŋg的例子最多。也許mp, mb早就>m, p, b。(參上說乙格3)。

這是一種極冒險的嘗試。並且上古音原有極大的方言分別, 我們不能斷定所有的鼻音都得作這複輔音的形式。正像唐代方言有m, n, ŋ, 又有mb, nd, ŋg, 上古音更可以兼收並蓄, 只是同一個方言裡不能兼有這兩套。爲擬音的便利起見, 我們還不如拘守切韻的簡單鼻音。諧聲譜上得注明某聲某聲之下鼻音何以跟破裂音通轉, 那是因爲方言作mp, mb, nt, nd, ŋk, ŋg的緣故。

此外還有一種現象, 非得注意不可的, 就是諧聲n跟s的通轉。毫無可疑的, 見於‘如奴需丑戎戩’各‘聲’。這幾‘聲’之下不能單擬一個上古音nd, nt。諧聲破裂音t等轉破裂磨擦音ts等雖然不是常例, 也有好些例子。很可能的, nt(?)>t‘轉ts’>s。然而又怕過於武斷, 所以諧聲譜上得在這幾個聲之下擬一個ns, (不從高氏的sn, 因爲跟漢語的輔音系統或是整個諧聲系統都不相合)。

#### 肆 舌齒音的通轉

高氏的諧聲條例，關於舌齒音的大致近似。下面的圖可以



純磨擦音不很通轉，只有定母跟邪母的關係是例外。破裂音端透定通知徹澄，又通照穿禪三等。精清從通照穿牀二等。我的解釋跟高氏根本不同。(1)他以為上古 t 類跟 t̥ 類並存，t > t̥，而 t̥ > t̥ç。端知類隔，到六朝還不能清楚的分別，所以高氏也承認 t > t̥ 是後起的。那末，何以知道上古早已有 t̥ 類的音呢？有什麼理由可以說照<sub>三</sub>出於上古的 t̥ 而不直接出於 t 呢？我們但知道切韻的知出於端，諧聲端知照<sub>三</sub>隨便通轉。最簡單的解釋當然是端 > 照<sub>三</sub> 所以圖上端跟照<sub>三</sub>之間劃一條直線。上古沒有齶破裂音相當於切韻的知徹澄的。

(2) 那末，上古原來有沒有齶音 t̥ç, t̥ç', d̥z, ç, z, j 呢？高氏以為據諧聲，上古只有 ç，沒有其他的。我們已經指出他的結論毫無依據。各‘聲’之下，凡是照<sub>三</sub>等轉端知等，我們都可以斷定那 t̥ç 是從 t 變來的。可是有些‘聲’是純粹作齶音的，例如‘章’‘祝’。他們的來源也是從舌音轉變的麼？還是本就是齶音呢？有些‘聲’只是齶音通喉牙音，不通舌音。例如‘支’‘只’。轉喉牙音的齶音當然因為齶化，然而我們不能肯定齶化的時期。能不能在周朝以前呢？

據我看來，上古有沒有齶音的問題，不能單憑音理來決定，也不能隨便舉幾個齶音自諧的‘聲’來肯定。有一個時期我以為上古必有齶音，不只是 ç 而已。後來發現那些齶音自諧的

‘聲’只限於好些單‘文’（就是沒有得聲字的），或是範圍極窄，多不過五六個得聲字的。再仔細一查，其中大多數可以從古籍或是小篆別體，經籍異文，假借，來證明通 t 類或是 k 類。找不到線索的絕無僅有。所以我最後的主張是上古並無齶音。然而跟高氏的意見根本不同。t>tʃ 是大路，tʃ 並不出於 t。k>tʃ 是方言的齶化，時代不能肯定。周朝的某種方言裡，要是真有 tʃ 等音的，也是在更古的時候從牙音變來的。

(3) 高氏以爲上古有捲舌的照二等。切韻的照二等並非捲舌音，乃是前齶音 tʃ, tʃ', dʒ, ʃ, 相當於純破裂音的知等, t, t', d。我們主張 ts>tʃ。據上文說丁格，諸聲系統裡不像有照二等母（當然上古更無所謂捲舌音）。ts>tʃ 是後起的，跟 t>t 一樣。

這裡有兩個問題非得解決不可。第一，t>t 又>tʃ，何以有這不同的變化呢？第二，上古 t>tʃ 而 ts 反而不變 tʃ，豈不是怪事呢？

第一個問題容易回答，因爲 t>tʃ 跟 t>t, ts>tʃ 本來不同時期。以音理而論，早期的 ti>tʃi, 介音作窄 i。齶化就因爲介音是 i。至於知二照二等的上古音，他們跟介音 r 的關係較大。凡是詳細研究過反切的人自然會明了我的意思。知二照二等母的反切時常不分開合口，並且切下字跟喉牙唇三等字是同類。這情形我已經在前文提到過。高氏沒有理會到兩種齶介音的分別，不得已作 ti>tʃi（早期），ti>tʃ（晚期）。我主張

早期 ta>ta    ti>tʃi<sup>1</sup>    後來 tr>tr（二等韻同）  
tsa>tsa（tsi>tsi）    後來 tsr>tʃr

1. 按 Sogdigh 後漢書作‘粟𐰽’，（‘粟’誤作‘粟’）。‘𐰽’字的輔音還是 d，沒有齶化成 dʒ>j。這譯音也許不從後漢起。說文‘讀若’的音很明顯的已經有照三等等，說另詳。

ti, tsi 所以會變 tɿ, tɿ̃ 的理由得待下文討論, 反正不是上古的齶化趨勢。

第二個問題, tsi 何以不變 tɿ̃, 難於了解。據現代漢語, 有的方言裡, 說 t 的時候舌尖抵上齒, 說 s 的時候舌尖抵下齒, 說 ts 的時候舌尖從上齒移到下齒, 然後發生磨擦。上齒的 s 跟下齒的 s 聽起來沒有多大分別, 可是對於變音的關係很大。下齒的 s 教舌面向前, 所以不容易變成齶磨擦音 ɕ。上古漢語的 t 跟 ts 也許同樣的有這發音地位的分別。要是如此, 我們倒可以解釋諧聲 s 跟 ɕ 的關係何以不像 t 跟 tɕ 那樣接近了。無怪高氏會把 ɕ 當做上古唯一的齶音。可是我們得留意: s > ɕ 並非不通之路, 只是諧聲的例子少一點而已。z > ʒ > j (或是 z > j) 較為普通, 所以高氏作 zi > i<sup>1</sup>。

總而言之, ti > tɿ̃, tsi > tsi, 後來 tɿ > tɿ̃, tsi > tɿ̃, 那是兩條大路。ɕ 跟齒音的關係是雙方面的。一方面 t' > tɕ' > ɕ 是普通的變音格式。又一方面 s > ɕ, 我以為只是某種方言的遺跡。

這個學說, 在應用的時候, 不可不留意到切韻三等韻的介音應當怎樣寫法。我們在切韻韻母表上, 把三等韻的介音有時寫成 i, 有時寫成 ɿ。那都是為要辨別喉牙音的性質, 其實照<sub>三</sub>等是 ti > tɿ̃ 等, 精等是 tsi > tsi, 知等是 tɿ > tɿ̃, 照<sub>二</sub>等是 tsi > tɿ̃。上

1. 上古 z 音的性質最不容易明了。有的 z 字的來源當然可以是 dz > z, 然而諧聲 z 跟 dz 的關係並不密切。切韻的 ʃ < s, 可是沒有 ʒ。上古難道沒有 z 麼? 諧聲 ts 不通 tɕ, s 跟 ɕ 也只是一點通轉而已, 惟有 z 特別的通 ʒ, 又特別的通 j。因為這些理由, 上文(說丁格)肯定上古的 s 跟 z 不只是一清一濁相配。z 的磨擦性是極微弱的。z 可以直接 > j。此外 z 又通 d。那也許因為這兩個音在古方音齶化得很早。d 直接 > dj > j 轉 z > j。

文所舉舌齒音變的公式在擬音上絕無困難。

最宜乎留意的是魚韻系跟虞韻系的介音。上文魚作  $ia_g > io$ , 虞作  $ra_g > rwo$ ,  $ro_g > rwo$ 。假若

<u>魚</u>	$kiag > kio$	$tiag > t\zeta io$	$tra_g > t\zeta ro$
<u>虞</u>	$kra_g > krwo$	$tia_g > t\zeta iwo$	$tra_g > t\zeta rwo$
	$kro_g > krwo$	$tio_g > t\zeta iwo$	$tro_g > t\zeta rwo$

顯然是自相矛盾了。其實兩系的輔音並沒有任何衝突,因為只有

<u>魚</u>	$kiag$	$tiag$	$tra_g$
<u>虞</u>	$kra_g$	—	—
	$kro_g$	$tio_g$	$tro_g$

同是這個理由:

<u>之</u>	$ki\grave{e}g > ki(\emptyset)i$	$tri\grave{e}g > tr(\emptyset)i$
<u>微</u>	$kr\grave{e}d > kr\grave{e}i$	$pr\grave{e}d > pr\grave{e}i$

收聲失去之後,之跟微並不能同韻。

上文已經說明上古音的‘都陟之’等何以是一類,‘作子側’等何以是一類。先是  $ti$  等齶化, ( $t\zeta i$  等不齶化), 後是  $tr$ ,  $t\zeta r$  等齶(齶)化。此外  $s$ ,  $z$  在某種方言也可以齶化成  $\zeta$ ,  $\zeta$ ,  $j$ 。這樣的解釋,對於正齒音跟齒頭音的關係,至少已經規定了一個大綱。然而正齒音跟齒頭音, (就是同一發音地位的破裂音跟破裂磨擦音, 磨擦音), 果然是完全隔絕的麼? 總表上, 兩方面通轉的例子, 零零碎碎的, 不在少數, 只不是通轉的大路而已。那些小通轉不妨在下面重錄一次。

## 古齒頭音

作 倉 昨 蘇 子 七 疾 息 徐 側 初 士 所

古 正 齒 音	都	1					3	1				2		1	
	他			1				1	3	1			1	1	
	徙	1	1		3			1	8	13					
	陟			1	1			1							
	丑						1	1	2				1	1	
	直				4		1		5	7					
	之		3	1	2	6	2	1	6	6			3	2	1
	昌			1	2		2	2		5	1			1	1
	時			1	1	2		2		4					
	式		2	2	6	4	5	1	8	4			3		4
	食							1	3	5					
	以			1	6	3	3	6	20	37					1

所牽涉的各‘聲’範圍相當的廣。反切無需乎詳列，其中免不了有些可以懷疑的。還有幾個聲首在廣韻重讀，作 t 類又作 ts 類，沒有收錄。

這張表上，通轉的大勢好像集中在‘子七疾息徐’轉‘之昌時式食以’。這就教人想到 tsi, ts'i, dzi 也許也有齶化的趨勢，正同上文肯定 si>çi, zi>ji。tsi>tçi 在現代方言是極普通的。然而這假設未免冒險，因為 ts 跟 tç 之間另有一條可通之路。上古的 ts 在方言也許可以直接轉 t，而 tç 還是從 t 變來的。要不然，造字的人也許偶然把 ti 跟 tsi 弄亂了，以為可以互相得聲，兩類音本是不同的。表上‘都’(ta) 等跟‘側’(tsr) 等，又跟‘子’(tsi) 等也可以偶然相逢。‘之’(ti) 等跟‘作’(tsa) 等也偶然相逢。那斷不能用齶化的趨勢來解釋。所以 tsi>tçi 也更可以懷疑

了。

我以爲諧聲確是把 t 跟 ts 亂用了，我並不主張  $t > ts$ 。  $t > ts$  或是  $ts > s$  的話不容易說。近代方言的 t 跟 ts 絕不相通。有些類似的現象反而足以證明 t 跟 ts 的不能互相轉變。例如吳語‘之’跟‘子’並作  $tsl$ ，那是繞了一個大圈的結果。  $tsi > tsl$ ;  $ti > tʃi > tsl(?) > tsl$ 。汕頭話‘知’作  $ts$ ，‘微’作  $t$ ，上古音都作  $t$ ，然而這  $ts$  也是從齶音轉變的，‘貞’字就作  $tʃ$  了。西安話，蘭州話，知二等作  $ts$ ，知照三等大致作  $t$ ，那  $ts$  也是從齶音轉變的。至於像北平土話‘在’作  $tai$  之類，是極新起的。

諧聲譜上，凡是遇到 t 等跟 ts 等的通轉，只可以把上古音分注爲 t 跟 ts，不擬任何轉變的公式，免得說話過於肯定。就連  $tsi > tʃi$  也不必肯定。至於 s, z 的通切韻齶磨擦音，可以大膽的注上 s, z > ʃ, ʒ, j。<sup>1</sup>

1. 上文說明  $tr > ʃr$ ,  $tsr > tʃr$ ，只是知照三等字的來歷。知照還有二等字，他們的元音是  $\text{æ}, a, e, \text{ɔ}$ 。按本書的系統，

- |                                                     |                   |
|-----------------------------------------------------|-------------------|
| (a) i 的前面                                           | $t > tʃ, ts > ts$ |
| (b) r 的前面                                           | $t > tʃ, ts > tʃ$ |
| (c) $\text{ɛ}, \text{ə}, u, \text{o}, \text{u}$ 的前面 | $t > t, ts > ts$  |
| (d) $\text{æ}, a, e, \text{ɔ}$ 的前面                  | $t > tʃ, ts > tʃ$ |
| (e) $\text{ɑ}, \text{ɒ}, \text{ʌ}$ 的前面              | $t > t, ts > ts$  |

(d) 行代表不弘不細的元音。前面的 t 跟 ts 跟 (c) (e) 兩行的變化不同，那是容易明了的。然而 (b) 行的演變何以不跟 (a) (c) 兩行相同呢？這問題是很嚴重的。沒有正當的解決，我們的整個古音系統未免要動搖。我的見解是這樣的：(c) (d) (e) 三行代表主元音，(b) 行代表介音，不能相提並論。(b) 行的  $t > tʃ, ts > tʃ$  跟 (d) 不是同一個音裡，也不在同一個時期發生。反正這 r 音不能改成比 (c) 行更弘的音，否則三四等合韻裡， $k_r$  字跟  $k_i$  字不能同用一類切上字了。詳細的情形我還說不清楚。

伍 上古喉牙音跟舌齒音的通轉

一看本書的總表，當時會發生一個大問題。口腔後面的聲母何以跟前面的會雜亂到如此地步呢？這些例子的重要，恐怕不是幾張表格所能完全表顯的，所以不怕麻煩，把所關涉的反切詳細的列出來，只刪去很可以懷疑的得聲跟反切。喉牙音跟切韻齶音的通轉，在上古音也就是跟舌齒音通轉，除非可以證明喉牙直接齶化了(k>tʃ)。這樣的得聲也收在下表，只有喻<sub>四</sub>(切韻)通喉牙或是通舌齒的沒有收。喻<sub>四</sub>的來源是五花八門的；收了這樣的例子，未必能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一點。

乙於筆	° <u>亿</u> 側八		五結		° <u>齡</u> 昨淫
	失式質		蠻魚列		式任
卍居求	收舒求		擘魚列		徂感
已詳里°	起墟里	之止而	𪔐許其		矢處占
勺之若	芍胡了	兮胡鷄	? <u>諡</u> 神至	及其立	° <u>跋</u> 蘇合
市若	約於笑		(從 <u>小徐</u> )		° <u>跋</u> 蘇合
(又通 <u>層</u> ,通1)	於略	戶侯古	妒當故		° <u>跋</u> 蘇合
川昌緣	訓許運		° <u>所</u> 疏舉		色立
尸式脂	呖虛器	鈞居勻	𪔐常倫		° <u>跋</u> 蘇合
卍丑列	? <u>冒</u> 魚列		(從 <u>大徐</u> )		私盍
	五結	今居吟	° <u>琴</u> 所今		° <u>拔</u> 楚洽
詳私列°	鱗古鐸		丑林	午疑古	杵昌與
	擘魚乙		貪他 <sub>合</sub>	牙五加	° <u>邪</u> 似遮
	業魚列		° <u>岑</u> 鋤針		° <u>衰</u> 似嗟
	辯魚列		念奴店	井子郢°	耕戶莖



古 音 說 略

(或跟‘开聲’亂)	荆戶經	展奇逆	尸語偃	炭他旦
爰市朱	殺公戶	頰丘弭	五割	
(又通肩)	股公戶	魁渠羈	參章忍	趁於刃
氏章移	祇巨支	奇寄	(又通1)	胗居忍
承紙	莠巨支	絞去奇	尤直律	疝呼骨
(子盈)	底巨支	詭偽	食聿	颯許劣
	岷巨支	駘巨支	述食聿	迷于筆
	軹巨支	居企	四息利°	咽虛器
	低巨支	汶巨支	立力入,其下	
日人質	颯于筆	奇寄	泣去急°	颯蘇合
水式軌	癡其季	枝渠綺	它託何	詫香支
丑敕久	致呼皓	妓居宜	出尺類	趨九勿
	呼到	渠綺	赤律	誦區勿
支章移	芟奇寄	蛟巨支		蚰區勿
	赳巨支	去智		痾五忽
	墟彼	枝章移	麟居隋	屈衢物
	跂巨支	乏房法,其下		歌許吉
	丘弭	𦵏居立	𦵏徒盍	洫苦骨
	去智	其輒	屮直立	軸五骨
	敲魚寄	𦵏起沾		魚乙
	玃巨支	矣于紀	°糝牀史	示神至巨支重讀,
	郊巨支		°俟牀史	其下喉牙舌齒
	伎巨支		°駭牀史	雜出(又通1)
	渠綺		°埃牀史	占職廉
	岐去智		°溪鋤里	黏胡甘
				章豔 鈔巨淹

只章移	遲綺戟	弟宜戟	°朔所角	嗜常利
諸氏	(從大徐)	(又通屑)	庶昌若	櫛章移
	軾研峴	切恪八	習時制	此雌氏°
	枳居紙	契苦計	趨丑例	擎奇寄
俱支義	督胡禮	苦結	°楔先結	自疾二°
以鼓		去訖	°楔先結	胡對
合古沓	荅都合	挈苦結	瘳尺制	郇胡雞
侯關	鞞他合	(忽)居拜	瘳尺制	泉其翼
	恰他合	訖黠	昌列	泊其翼
	拾是執	(並從集韻)。		几利
翁許及	鄒書涉	向許亮	式亮重讀	埧其翼
竹張六	籟居六	黨多朗	攬胡廣	旬詳遵°
			乎曠	郇戶關
西先稽°	璽於真	血呼決	°恤辛聿	絢許縣
璽於真	陞陟利	肖許訖	°屑先結	亘須緣°
	甌職鄰	(從大徐)	(又通屑)	(從大徐)
	(從切三)	旨職雉	稽古奚	郇況袁
兕許容	°嬰子紅		康禮	許羈
許拱			耆渠脂	桓胡官
°嬰子紅	? 艘口箇		層語利	貊呼官
	? 古拜		諧康禮	胡官
叡於蹇	於丑善		磨居履	況袁
於憲	宅江		鯨渠脂	徇胡官
	陟陵		詣五計	查胡官
开古賢	誣他前	耆渠脂	耆式脂	(從大徐)
				徇雨元
				胡官

	古	音	說	略	
	緝胡官	吾五乎	°魯悉姐		窘徒威
	垣雨元	五加		覈陟劣	覈紀力
	恒況晚	粵普丁,其下		委於爲	諉女恚
宜須緣°	愴況晚	粵特丁	𦉳呼刑	於詭	僂奴罪
由側持°	卑渠之	騁丑郢			痿人垂
	渠記	里良士,其下			援乃回
多得何	宜魚羈	董恥力	趨戶來		儒佳
	黠於脂	丑六	悞苦回		奴禾
白都回	?歸舉韋	(許竹)	(又通層)	(或跟‘妥聲’亂)。	
舊戶圭	°韋素回	折常列	婁許列	?炎于廉	啖徒敢
	°山垂	旨熱			徒濫
	°繡姊宜	杜奚(又通層)			談徒甘
(希)香衣	脰丑飢	赤昌石	郝呵各		睽失冉
	郝丑飢		赫呼麥		止濫
	緜丑飢	車九魚尺	遮重讀		刻時染
肩烏懸	°圓似宜	逕古靈	經丑貞		鄭徒甘
君舉云	涪他昆	呈直貞	程戶經		倓徒甘
見古電	覲他典	直正			覲失冉
胡甸	睨奴甸	臣植鄰	醫語巾		憚徒甘
°谷古祿余蜀重讀			毆去刃		徒敢
(下‘裕’字‘古祿切’又‘余蜀切’,其他‘邪切’,‘喻四切’)			苦閑		徒濫
(又通1)			胡田		淡徒甘
告古到	°造昨早	白戶籍	啗徒濫		徒濫
古沃	七到	苦感	徒敢		綖吐敢

他 酣		箴 職 深	(又通1)	椽 戶 佳
處 占		鍼 職 深	臭 尺 救	趨 香 仲
鏝 徒 甘	賅 烏 括	瞽 女 利		鯢 許 救
或 胡 國	歐 之 欲	爰 雨 元	煖 乃 管	殞 許 久
炙 之 石	? 碓 居 履	宮 居 戎	馱 徒 冬	糗 去 久
之 夜		是 承 紙	蹇 居 企	眞 職 鄰
庚 古 行	唐 徒 郎	若 而 灼	董 呵 各	(從 切三)
? 臭 古 老	昌 石 重 讀	人 除		釗 止 遙 古 堯 重 讀
林 力 尋, 其 下		人 者		規 居 隋 ° 嬰 姊 宜
禁 居 吟	郴 丑 林	甚 時 鳩	歎 苦 感	彗 徐 醉 祥 歲 ° 于 歲 °
居 蔭	° 霖 所 禁	常 枕	口 苔	重 讀 (下 喉 切, 齒 切)
渠 飲	斯 甚		截 口 含	戩 苦 定 聲 書 登
	繇 丑 林	員 王 分	° 賸 蘇 本	兕 綺 戟 ° 虢 山 責
兒 五 稽 汝 移 重 讀		王 問	° 損 蘇 本	(又通1)
(下 '說' 字 '姊 佳 切', 其 他 喉 牙 切)。		王 權		區 豈 俱 樞 昌 朱
佳 職 追	睢 許 規	害 于 歲 祥 歲 ° 重 讀		烏 侯 獮 勅 俱
	許 維	穀 苦 角	穀 丁 木	豕 魚 旣 類 他 怪
	香 季		? 穀 乃 后	魚 記
帷 涓 悲		原 愚 袁	° 譟 此 緣	魚 語 居 ° 穌 素 姑
媼 許 維			° 縹 此 緣	執 魚 祭 ° 褻 女 介
香 季		畜 許 竹 丑 救 重 讀	七 絹	(又通唇)
惟 許 維				熨 如 列
淮 胡 乖			(下 喉 切, 舌 切)。	° 熨 私 列
咸 胡 讒	葢 職 深	朕 直 稔	勝 許 證	鞞 陟 利
		彖 尺 氏	喙 許 穢	(葢) 魚 祭 熱 如 劣
				習 似 入 ° 瞿 爲 立

古 音 說 略

(又通1)	熠爲立		隕杜回	號胡刀	饗士刀
婁力朱,落疾,其下		堯五聊	蕘如招	胡到	
數色句°	婁其矩		譏女交	爽舉朱	謨丑亞
所矩	履九遇		饒人要	彘直例	璣于歲
所角			如招		王伐
寥落蕭,力救,其下			撓如招	照之少	羔古勞
(又通屑)	膠許交		奴教	羔古勞	糕之若
膠丑鳩	古肴		撓奴巧	陸許規	
	鷄巨幽		燒式招		體息委
	膠古肴		失照		隋他果
	古孝		燒奴鳥		旬爲
	口交		而沼		隋他果
	膠居蚪		繞人要	隋他果	鹽許規
膠奴巧	一下巧		而沼	旬爲°	
	膠古肴		蟻如招	僉七廉°	諗處檢
	膠巨幽		饒女交	(又通1)	劔居欠
	巨黠	喜虛里	饒昌志		檢居奄
(膠落蕭)	濫古巧	惠胡桂	°饒此芮		儉巨險
	下巧		°穗徐醉		顛魚檢
虜荒烏	禱丑居	鄉許良	彘書兩		厥丘嚴
戶吳	(又通1)		式亮		苦感
況于		詭彼側,其下			驗魚窆
敢古覽	°獫楚鑿	爽施隻	畫許極		儉虛檢
貴居胃	債吐猥	龜此芮°	彘呼骨		儉虛檢
	積杜回	楚稅			驗古斬

始魚檢		於月	衛于歲	憲子例
險虛檢		乙劣	薑丑犗	噓許介
(稚)直利	季居悻	識呼會	(又通1,通屑)	講許介
?詰其兩	渠敬他紺	颯呼會	(疑跟‘萬聲’亂)。	火搯
重讀		劇居會	蕘許問	鮮相然
疑語其	癡丑之	饑於廢		私箭
焜五合	濕失入	齋呼括		息淺
	他合	濺呼括	霽直立	雪胡甲
	涇失入	呼會	徒合	
	塹直立	於廢	鷄那干	鷄呼肝
	直葉	烏外		(從大徐)
	°隰似入	蒸煑仍	莖居隱	漢呼肝
羨似面°	于線重讀	罌渠營	還似宜	鴻呼肝
(下喉切,齒切)		°櫟似宜		漢呼肝
豨呼關	°燹息淺	相倫	燠呼肝	燠人善
(從大徐)	蘇典	虜語堰	°獻素何	霍虛郭息委°重讀
(又通屑)		樂五角	趨書藥	(下全喉牙切)。
歲相銳°	歲於廢	五教	鏗書藥	贛古送
噓呼會		(又通1,通屑)		古禪
				古暗

表上凡是精清徒心邪的反切用○注明。

以上單算聲首, (不算次聲首), 喉牙音通舌齒音的已經有 130 ‘聲’ 上下。還有二十來個 ‘聲’, 因為情形太可疑, 沒有採取。再參考小篆或體跟經籍異文, 還會找到好些這樣的例子。從前難道竟沒有人留意到這個問題麼? 說文 ‘艘’ 字, ‘从舟, 叟聲, 讀若華’。 大徐 ‘子紅切’, 廣韻 ‘古拜切’, 又 ‘口箇切’。 段注, ‘此音與

子紅爲雙聲，與屈亦雙聲，漢時語如此。‘屈’字大概是從方言郭璞音鈔來的。‘纓’何以能跟ts，跟k在漢朝同時是雙聲呢？<sup>1</sup>他好像有話說不出來，只能教人體會。方言卷一，‘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裝；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語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之作釋也’。‘京’轉‘裝’，轉‘將’，也是k轉ts，dz。揚雄在許慎之前一世紀，已經說那是‘後人不知’的‘絕代語’。上面所列反切明明跟高本漢的條例違反。他的辦法只有把說文割裂，(例如‘乙聲’)，或是搗亂，(例如‘蜀聲’)，或是把形聲字硬改作會意字，(例如‘收’字)，或是說是不規則的音，(例如‘突’字)，或是按他自己的條例就把音注錯了，(例如‘笑’字)。我對於他的工作，沒有比在這個問題上更不滿意的了。

起初我以爲喉牙音的通舌齒音由於齶化。上文第壹節提到早期形聲字的一種齶化趨勢。k, k', g可以轉tʃ, tʃ', dʒ。上面所錄的反切有半數是這樣的，(喉牙通喻<sub>四</sub>的得聲還不算在裡面)。喉牙音的齶化是漢語的普通現象。然而把所有的例子分析一下，就發現齶化的解釋不能完全滿意。沒有介音的喉牙音字也跟古齒音通轉；不但轉照<sub>三</sub>等，也轉知等，也轉端等。喉牙轉齒的各‘聲’裡，有些又同時轉唇，那斷乎不是齶化。後來跟王靜如共同研究切韻的三四等合韻，發現切韻的喉牙音本有兩種，其中一種是唇化喉牙音(labio-velar)。唇化喉牙音正可以轉t, t', d。所以我敢斷定上面的那些例子是兩種勢

1. 其實‘纓’並不音‘屈’，郭璞本是錯了。這裡引段說，不過爲表示古人對於這問題的態度。

力所產生的，一是喉牙音的齶化，一是從唇化喉牙音通齒音。

那末造字的時候，t是否就可以從k得聲，或是k從t得聲呢？那是太不近情了。語音的轉變跟同一個時期，同一個方言裡k, t的混亂，兩件事不可以合爲一談。k通t是後起的，確是 $k^w > t, t > k^w$ 。反切代表方言的假借，或是同一個方言裡的變音。這樣的通轉，必得跟諧聲系統裡其他聲母的通轉，又特別跟元音的移動，同時並論，才能通體明了。且留待下文再說。

困難之點，在乎編造諧聲譜的時候，對於上面的那些例子如何注音。我主張凡是喉牙音單通齶音照穿禪審牀日喻的，都可以作齶化。那是漢語一脈相傳的趨勢。不論聲首是k類或是tç類，只須一‘聲’之下發現k跟tç通轉，那一聲列的字在早期都屬於k類。例如‘敦以灼切’，本身是齶音，其下齶音只有‘繁之若切’。其餘的全切‘古苦胡’三類。我們可以把這一‘聲’的上古音全擬成牙音。其實我們不知道‘敦’字，‘繁’字的周音是什麼。齶化很可以是很古的現象。我們只能肯定這兩個字曾有一個時期作牙音。（萬萬不可像高氏在‘敦’聲之下把‘繁’字刪去，又把王的‘敦’字，訓‘所歌’，從欠，噉省聲的，誤認爲‘敦’字，作‘古弔切’。說文‘敦讀若俞’。‘俞’字高氏正作‘qǐok’，越錯越遠了。）

更難訂音的，是k類直接轉t類的聲列。這些聲列之中，同時發現切韻 tç, t 等類的居大多數。上古音t跟tç不分，而 $t_i > tç_i$ 是很早就發現的現象。一叢齒音，齶音之中，忽然發現一兩個喉牙音字，那喉牙音只可以作爲後起的，是唇化喉牙音發生之後才產生的，是方言的假借。嚴格的說，t轉k不就是 $t > k$ 。我們只可以在諧聲譜上注明那k原來是t，後來作唇化喉牙音。方言的混合教反切上發生k通t。爲便利起見，寫上 $t > k$ ，也不至



於教人誤會。

k 通 t 而同聲列之下不發現齶音三等切的，只有‘开見 戛庚 號’五個‘聲’。這五個‘聲’的聲首是 k 類，不是 t 類，下面也差不多全是喉牙音字，只有一兩個字作 t 類。那末把這五個‘聲’的上古音全作 t 類，豈不是強多就少麼？徹底的解決，非得在漢語之外另找原始的語根不可。現在只能強定。像這樣的聲列的上古音作 k 類，而 t 類的反切是轉音。

當然，有好些小問題我們還不能澈底明了。切韻的 k, k', g 並不全作脣化音。我們所訂的系統裡，二等衡山庚佳夫的開口，純‘四等’齊先薰青添的開口，以及三四等合韻裡的四等字的開口，所有的喉牙字全不是脣化喉牙。然而很有幾個‘聲’之下，不脣化的 k 類跟 t 類相通。我們不能把 ki 改爲 k<sup>w</sup>I。例如‘西先稽切’>‘璽於真切’>‘甄居延切’又‘職鄰切’>‘甄居延切’又‘職鄰切’，在詳細的擬音上必至於發生困難。其中又許有方言的分別。t 也許本轉 k<sup>w</sup>，而方言的演變或是方言的假借把 k<sup>w</sup> 變成 k。詳細的來歷不得而知。諧聲譜上，凡是遇到不脣化 k 通齒音之處，只可以標出疑問，待將來仔細琢磨。

以上所論，還只關乎 k 跟 t 或是 t>tç 的通轉，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上面的反切表上又有許多喉牙音通 ts, ts', dz, s, z 的例子，更不容易解釋。其中大多數通 s, z, 通 ts, ts', dz 的絕無僅有。古方言一定有 x, ç 直接通 s, z 的，磨擦音通轉的範圍較廣，不必定是脣化的 x<sup>w</sup>, ç<sup>w</sup>。諧聲譜上勉強可以作 x, ç<>s, z。

k, k', g 通 ts, ts', dz 的幾個‘聲’，跟上文所舉方言的例子，現在無從解釋。反切有的是不可靠的。例如象聲字的 k' 跟 ts' 異讀，並不關乎聲母的演變。然而真的 k 跟 ts 相互得聲也未始

不可能。也許聲首本是 t 類，一方面通唇化 k<sup>w</sup>，又一方面因為不規則的得聲，t 跟 ts 混雜了，(參上頁 287-8)。那末同‘聲’之下，k 跟 ts 偶然可以相逢。這不過是一種猜想而已。

陸 喉牙音通唇音

喉牙唇在同聲發現的例子遠不及喉牙通齒的多。毫無疑問的反切列在下面。

弓胡男	犯防緩	(參上‘爻聲’) 駁北角	燹許位	關府文
胡威	汜符芝	笋宜載 咎匹各	(又通齒)	
	孚梵	(又通齒)	樂五角	滌匹各
爻胡茅	駁北角	亨許庚撫庚重讀	五教	普木
分府文	覺許觀	昆于筆 顯莫佩	(又通 l)	
扶悶		粵普丁 飄呼刑	鼎胡了普伯重讀	
夫古(賣)?	袂彌弊	(又通舌齒)	曩渠管 臆方免	
乏房法	駘居立	咎其九 欲平表	(又通齒)	
(又通舌齒)	其輒	古勞 (又通 l)	膚甫無	‘噓’字的
	駘起法	穀苦角 穀蒲角		籀文，‘噓’從‘噓’，
兵丙永	更古行	(又通舌)		從‘戍荒烏切’。
	古孟	豈祛豨 敷無非	(又通 l)	
卉許貴	貢博昆	執魚祭 鑿蒲計	翩芳連	獮許緣
許偉	符分	(又通舌齒)	盛補妹	馨王勿
	符非	棘紀力 燹蒲北	蒲味	
	彼義	簡彼側 靈許極	蒲沒	
賁	鑽許運	(又通齒)	闕扶沸	牽胡瞎
率呼骨	饑府文	豚伯貧呼關重讀	(從朱駿聲)	
交古肴	駘蒲角	(從大徐)		

下面的反切 x 通 m

亡武芳	盲呼光	(又通舌齒)	旻許劣望發重讀
	盪呼光	黷虛器許介莫八	(又通舌?)
	荒呼光	重讀	斲無非 微許歸
荒呼光	鯨武登	(從‘隶羊至切’爲疑)	微許歸
	(又通舌齒, 通 l)	昏呼昆 斲眉殞	黑呼北 默莫北
毛莫袍	秭呼到	(從大徐)	縹莫北
莫報	荒內	顛莫奔	嫫密北
勿文弗	吻呼骨	鶻武巾	(從集韻)
	忽呼骨	摺武巾	無武夫 膾荒烏
每武罪	誨荒內	緡武巾	鄉虛呂
莫佩	卦荒內	鑿武巾	樵荒烏
	悔荒內	爨呼昆 輓眉殞	嘗莫中 薨呼肱
	呼罪	(又通舌)	莫鳳
	海呼改	威許劣 滅亡列	武登
	晦荒內	滅亡列	靡文彼 靡許爲
尾無匪	焜許偉	冒莫報 睚許竹	覺許覲 薨莫奔
		莫北 勛許玉	

‘貉齒麗汨屑穴圯配美岡爲’等字以及其他可疑的反切都沒有錄下。我把 x 通 m 的例子跟別的分錄, 因爲高本漢主張上古有 xm 的複輔音。這顯然是枝枝節節, 不顧全局的擬音。我們不能援例再擬上 kp, gm 等等怪音。x 通 m 的例子佔全表的十分之三以上, 其中一定包含一個小問題, 然而不可以輕易的造一個複輔音, 像希拉式的。

喉牙通唇並不是單獨的現象。各‘聲’之下同時通舌齒音的很多。除了上表已經注明的, 還有‘勺爻折蓼’四聲。喉牙通

唇跟通舌齒實際是同一個問題。牙音跟舌音尙且可通，何況是跟唇音呢？這都不過是唇化喉牙音在方言的假借，或是在同一個方言裡的異讀。

從這樣的論據出發， $x$  通  $m$  是極自然不過的。上古音好像應當有一個雙唇的磨擦音，相當於  $s$  跟  $x$ 。現代方言裡， $x > f$  是極尋常之事。 $f > x$  也不少見。上古通  $x$  的唇音何嘗不可以是那雙唇的  $\phi$  (簡稱  $f$ ) 呢？諧聲系統裡， $m$  跟  $p$  不容易通轉，不像  $n$  跟  $t$ ， $\eta$  跟  $k$ ，也許  $m$  本是通  $p$ ， $p' > f$ ， $f > x$ 。 $m$  本又可以直接通  $f$ ，正像  $\eta$  的通  $x$ ，可是後來  $f > x$ 。

我們不敢斷定在  $f$  之外，上古音有沒有雙唇的  $v$  ( $\beta$ )。[擬音的時候，凡是上表  $m$  通  $x$  的，一概擬成  $f < > x$ 。]

上文還是假定喉牙音的通唇音是跟喉牙音通舌齒音一樣，都因為喉牙音唇化的緣故。這假定也許過於廣泛。像‘華’通‘葩’之類一定發現得很早，那時候不一定有唇化喉牙音。現代方言裡，唇音通喉牙音的也不一定是雙唇音。那末就沒有唇化喉牙音，從‘交古肴切’得‘駮北角切’，未始不可以是很古的方言的假借。周朝的‘駮’是  $kok$  呢，還是  $pok$  呢？我們把(1)喉牙，(2)舌齒，(3)唇三方面的通轉歸併在同一個原理之下，只是為便利起見。(1)通(2)的例子反而比(1)通(3)為多，並且好些‘聲’之下， $k$ ， $p$ ， $t$  同時相逢，可見我們的把兩件事合成一件事，不能說沒有理由。可是諧聲譜上，凡是作  $k > p$  或是  $p > k$  的，不必肯定那  $k$  是唇化的。

## 柴 舌齒音通唇音

我懷疑舌齒音可以跟唇音直接通轉。<sup>1</sup> 上文已經指出說文的好幾個‘聲’之下，舌齒跟唇同時通喉牙音，其中喉牙音是轉變的關鍵。舌齒通唇而同‘聲’之下不兼通喉牙的，只有下面的幾個例子：

毛陟格	毫傍各	
氏丁尼	覘莫兮	
都奚		
包布交	匄徒刀	囊普袍
爾兒氏	鬪綿婢	
	彌武移	
	彌綿婢	

其他見於‘丿，乚，匕，一，亡，少，白，必，及，糸，耳，缶，否，昔，粟，朝，罌，蠶’各‘聲’之下，得聲可疑，因為韻類也不符合，或是象聲字，例如大徐‘馨土盍切’。可是上面特別列出來的幾個諧聲的例子決不是漢後的變音。‘匄聲’字在西漢以前已經從 d, t。‘蒲荷’的‘荷’字漢時譯 d, t 音。‘阜陶’又作‘阜繇’，從 d。然而‘匄’字許氏作‘包省聲，……史篇讀與缶同’，不作‘勺聲’，也不作‘缶聲’，必有所據。‘囊’字不作‘缶聲’，偏作‘匄省聲’，回到唇音的‘包聲’。也許‘匄’字本有不同字源的兩個音。

很可能的，這四個‘聲’之下，也本是從喉牙音間接通轉，而喉牙音失去了。古方言也許又有 n 直接通 m 的，例如‘爾聲’，只是

1. 西安話  $kw-, \text{t}kw- \rightarrow pf$ ，從合口齶音的捲舌化演變。  $tu-, tiw-, tsu-, tsiw-$  並不變唇音。

可疑而已。這四個‘聲’的上古音暫時只可以盲從切韻推擬。所可注意的，唇音跟舌齒音，要是在漢前已經可以直接通轉，上文我們用唇化喉牙音的假設來解釋喉牙音跟舌齒音的通轉就非得修改不可；擬音也就不能作  $t > k > p$  或是  $p > k > t$ 。

### 捌 上古唇音的性質

切韻的唇音開合不重複，然而切下字開合亂雜，往往跟諧聲不符。例如切三‘滂普郎反’，‘滂步光反’，在五音集韻作一開一合，可是同是‘滂聲’字。自從六朝以來，唇音字的開合久已分不清楚了。

現代方言的唇音也是開合不重複的。不但如此，唇音好像是跟合口違反的。中古音的所謂三等合口變為開口；要不然變為喉音的合口，例如‘伐’ $b^wret$ ，一方面變廣州  $fe_t$ ，北京  $fa$ ，又一方面變汕頭  $hua_t$ ，文水  $\chi ua$ 。一二等的所謂合口有的變為開口。例如‘婆’ $b^w\circ$ 變北京  $p'o$ ，上海  $bu$ 。有的把中古的  $w$  變為主元音或是近乎主元音。例如‘悖’ $b^wei$ 變汕頭  $pui$ ，‘門’ $m^wen$ 變福州  $muoy$ （上平聲而聲調很降）。又有的受了類似合口音的影響，把唇音異化了，例如‘謬’ $mi\check{e}u >$  北平  $niu$ ，開封  $\eta iu$ 。

唇音字沒有真正的合口至少已經有一千幾百年了。那末，六朝以前的唇音能不能分為一開一合的兩套呢？切韻的開口唇音在上古音只可以作開口，至少在訂音的手續上不必假設上古合口變中古開口。在介音  $r$  之前，主元音  $\theta$ ， $e$ ， $\circ$ ， $\circ$  等之前的唇音，切韻作假合口。這假合口字在上古音也全是假合口麼？上文說，古喉牙音轉舌齒音的，因為唇化。我們不能否認古時已經有喉口唇音，時代當然不能確定。那末，中古

的假合口唇音可以全能譯成上古的假合口麼？那未免有疑問。例如 (p)aj > p<sup>w</sup>aj, (p)ag > p<sup>w</sup>o, 元音已經向後移動。中古唇音的撮口勢好像是跟着元音的唇化來的，上古音不必作撮口。所以我主張把上古的唇音一例擬成開口式。在什麼條件之下，上古的 p 也許應當唸成 p<sup>w</sup>，知音的人一望而知。例如‘瓶’ beŋ > beŋ, ‘蓬’ b<sup>(w)</sup>oŋ > b<sup>w</sup>uŋ, ‘榜’ baŋ > b<sup>w</sup>oŋ, 是合理的推想。按邏輯說，假設上古音有平唇開口跟撮唇假合口，已經足夠解釋中古音的來歷了。可是我們不敢肯定上古唇音在什麼條件之下一定作撮口。所以乾脆把上古唇音字全擬成開口。

表面上看來，這樣的手續有兩點小困難。第一，切韻的哈灰開合分韻而唇音重出。那些唇音也是哈開灰合麼？要是如此，把他們的上古音全擬作開口，怎樣能教人明了開合口的沿革呢？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的哈灰本是合韻的；那末，唇音在同韻作一開一合麼？切韻的哈灰，我們以為在方言有主元音的不同，灰 wəi, 哈 oi。其中唇音呢，灰 作 p<sup>w</sup>əi, 哈 作 p<sup>w</sup>oi, 並非一開一合。我們的問題在乎不明了六朝的某種方言裡，那些唇音字何以有 p<sup>w</sup>əi 跟 p<sup>w</sup>oi 的分別。要是像李杜的哈灰合韻呢，我們不知道他們書裡的唇音是否重出。問題並不在乎構擬上古音的手續上。不論 p<sup>w</sup>əi, p<sup>w</sup>oi, 上古音的來源都可以寫成 p 開口，不必作合口。

第二種困難關乎古之部的尤，屋唇音字跟蒸部的東唇音字。那些字的主元音後來變成 u, 例如‘謀姆夢’。要是把他們的上古音擬 mɾəg, mɾək, mɾəŋ, 那 u 好像沒有根據了。我又以為那是撮口唇音的遺跡。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mɾəg 的 m





	k	k'	g	x	ɣ	ŋ	-	j	ç	t	t'	d	tʃ	ʃ	t'	n	s	z	ts	ts'	p	p'	b	m
麗														x										
戾															x									
刺															x									
豐															x									
象																						x		
蘭(兩)																			x					
以下聲首重讀																								
角	x				x																			
鬲	x	x			x																			
谷	x							x											x					
麥(步)					x				x															
樂			x		x			x	x															x
离												x												
矢														x										
歟																								x

可疑的

猷披冰又力制切 ‘猷’ = ‘礪’。‘力制’切‘厲’。

米(旅) 者章也切

\* (‘龍聲’下又有‘龔紀庸,居用,與角切’,‘龔九容切’,‘麗薄紅切’,疑不從‘龍’得聲)。

(二) 非 l 聲首生 l

- |    |             |     |            |
|----|-------------|-----|------------|
| k  | 各京東兼降 (同 ɣ) | ɣ   | 乎荔學降 (同 k) |
|    | 監 (同上 鬲)    | ŋ   | 魚步 (同上 麥)  |
| k' | 京觀          | j   | 聿隶耶 (同上 留) |
| g  | 谷           | tç  | 參          |
| x  | 虎聲          | tç' | 蒙          |

ɕʒ	垂	n	尼
tʃ'	薑	s	虜
ɕ	疋 𠄎 (同上 關)	z	習
tʃ'	乃	ts'	僉
ʃ	史帥	p'	品
d	兌 疋 (同上 ɕ) 童 (同龍)	m	洸 (?)

可疑的 子聲 李良士切

勺 剋力弔又薄交切 訓‘行脛相交’，‘力弔切’是俗音。

亡 良呂張切

犬 雉 大徐 五加切。 廣韻 作‘雅’，力軌又五佳切。

丙 𠄎 大徐 盧候切，廣韻 不收

目 相 大徐 詳里切。 廣韻 里之切。 按 說文 訓‘𠄎也，一曰徙土輦，齊人語也。裡或從里’。 廣韻 切‘裡’字。

柰 隸郎計切。 說文 ‘篆文隸’，疑不從‘柰’得聲。

奕 甄盧協又良涉切。 訓‘踏瓦聲’。 象聲字不取。

朕 滕力膺切。 說文 ‘𠄎，滕或从𠄎’。 疑小篆譌，或當從‘𠄎’聲。

跟 l 最相諧的是喉牙音 k, k' 等，最不相諧的是齶音 tʃ, tʃ' 等。 各‘聲’之中有單通喉牙音的，‘虜 劫 各 卯 角 侖 鬲 兼 箇 (呂?) (令?)’，其他喉牙舌齒唇混亂。

還有值得注意的，l 不但通破裂音跟破裂磨擦音，又可以通 (1) 磨擦音 x, s, ʃ, (2) 鼻音 ŋ。

上面的例子，一看就教人想到現今暹羅語的kl, kr, pl, pr。漢台語之間可以找到幾個很特別的同語根的詞，一方面暹羅音還作複輔音，又一方面諸聲l通k, p。例如：

繇呂貝，力卷，落官	變彼眷	<u>暹語</u>	ᨡᨣᨱᨶᨳᨶ
各古落	路洛故		ᨡᨣᨱᨶᨳᨶ

這樣的語根現在知道的不多。用來比擬，多少帶點危險性，然而上古漢語原有牙音加來母，跟唇音加來母的複輔音，我以為確實可靠。困難之點在乎詳細的擬音。‘各’的今音何以作k而‘路’作l呢？高本漢說（WFG頁57）有三種可能：

第一	上古音‘各’	kl	‘路’	l
第二		k		kl
第三		kl		gl

第一種解釋不可能，因為

監古銜，格憺 藍魯甘 ‘藍染青草也’，暹羅語作  
‘k'ram<gram’ (ᨡᨣᨱᨶᨳᨶ)。

婁力朱，落侯 婁其矩 樓落侯 漢書‘樓蘭’，據  
Stein, *Serindia* 頁41作‘Kroraimna’。

所以‘藍樓’等字，在切韻作l的，在上古音帶破裂音。

至於第二種解釋的不可能，高書的原意我唸不明白。他好像應當說有些聲首在切韻作l，可是下面發現k, p字。切韻的l聲首不能是上古的k, p。所生的k, p也不能從l得聲。那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他說第三種解釋是唯一可能的了。聲首跟得聲字在上古音都是複輔音。‘各’作kl，然而我依然不明白‘路’何以必

得作 gl。據他說，上古的  $g > j$  (而  $g' > g'$ ，切韻的‘渠’類)。其實像上文已經說過， $g > j$  的公式根本不能成立。所以‘路’假若作 gl，那 g 的消失也成問題。

我以為擬音的手段又不宜乎太拘執音素的道理。我們單知道‘各’跟‘路’的上古音都是喉牙音加上來母。至於‘各’的中古音何以作 k，‘路’何以作 l，簡直沒有法子查考。暫時只可以把話說得含混一點。諸聲字既然不是一種純粹方言的材料，‘各’跟‘路’儘可以同是從 kl 變出來的，只是方言假借，變成不同的音而已。我主張凡是 l 通 k，k'，g 的‘聲’的上古音全得含混的作 kl。l 通 p，p'，b 的全作 pl。l 通 t，t'，d，t，t'，d 的不能作 tl，只能作 t'l，因為表上顯而易見的，l 跟送氣音通轉，同時也跟磨擦音 s，ʃ 通轉。上古的 t' 跟其他的送氣音性質不同(參上頁 277)。他也許作陽調，跟 l 特別相諧。這 kl，pl，t'l 都是代表音。為什麼叫做代表音呢？因為我們不知道每一類之下一共有多少個音。例如 kl 可以代表 kl，kr，k'l，k'r，gl，gr。也許可以另用一種寫法，作 KL，PL，T'L。

當然這所謂代表音不符合嚴格的語音學的條件。KL 有時變 k，有時變 l，很可以是方言的混雜。就像上文對於三種可能的解釋之中放棄第一，第二種，也只是為對付某一個形聲字在某一種方言裡得聲的來源。一說到方言的假借，kl 跟 k' 跟 l，很可以並行不悖。例如‘樓蘭’就是很奇怪的現象。‘婁聲’之下 l 聲首逢 k，g，‘東聲’之下 k 聲首逢 l。憑高氏的擬音，‘樓蘭’的上古音應當是‘Gliuglan’，怎麼可以譯 Kroraimna 呢？漢朝難道沒有簡單的 l 而必得用 gl 麼？高氏  $kl > k$ ， $gl > l$  的公式怎麼能成立呢？可見在譯人的方言裡，‘樓’是代表音  $KL > kl$ ，‘蘭’

是代表音  $KL > l$ ，那就像是兩種方言的混合音。要不然，Kroraimna 的音擬錯了。

除了  $KL$ ,  $PL$ ,  $T'L$  之外，上文又提到  $l$  跟  $x$ ,  $s$ ,  $\int$  的通轉。諧聲  $x$  轉  $k$ ,  $k'$ ,  $g$ ；所以他的轉  $l$  可以是從  $k'$  間接轉來的，然而  $s$ ,  $\int$  跟破裂音  $t$ ,  $t'$ ,  $d$  隔離得很遠。 $l$  通  $s$ ,  $\int$  也遠超過通  $ts$ ,  $ts'$ ,  $dz$  或是  $t\int$ ,  $t'\int$ ,  $d\int$  之上。上古好像有一個  $sl$  的複輔音。 $sl$  可以變  $\int$ 。也許竟還有一個  $tsl > t\int$  的音，(像暹羅語的  $\text{๓}+\text{๕}$  現在分裂成  $\text{๓๕๕}$ )<sup>(?)</sup>。這一點不敢肯定，因為可能是  $T'L$  變的。

此外  $l$  又可以通  $\eta$ ,  $m$ ，高氏擬成複輔音  $\eta l$ ,  $ml$ 。‘僉兼各曰樂’五聲之下， $l$ ,  $\eta$  同時跟喉牙破裂音相逢。上文(頁 282 以下)斷定上古的疑母，至少在某種方言裡，可以作  $\eta k$ ,  $\eta g$ 。這裡所推擬的複輔音也許竟可以作  $\eta kl$ 。為便利起見，作  $\eta l$ 。‘竊聲’之下， $l$ ,  $m$  也同時跟破裂唇音相逢。全部說文只有這一個例子，不妨作  $mb l$ ，或是簡寫作  $ml$ ，然而未免瑣碎。別的  $m$  通  $l$  的‘聲’裡都發現喉牙舌齒音，不發現唇破裂音。在那樣的各‘聲’之下，隨便擬一個  $ml$ ，至少無從對付那  $m$  何以同時能跟  $k$ ,  $t$  等等通轉，除非像高氏的把諧聲割裂，或是毫不經意的像在‘鬱聲’之下(GS 頁 405)列上  $kl$ ,  $gl$ ,  $g'l$ ,  $xl$ ,  $t'l$ ,  $ml$ ，一字不提來歷。那末，諧聲譜上，在‘六里尤鬱’等‘聲’之下，只可以注明是方言的  $l$  轉  $m$ 。實在的音理不明。我以為  $ml$ ,  $mb l$  的音古時也許是有的，可是諧聲的  $l$  通  $m$  不足以證明這複輔音的存在。

上古音沒有  $nl$ 。據我所知道的，諧聲只有一個無可懷疑的  $l$  通  $n$  的例子，‘尼女夷切’，‘稅力脂切’。這大概也是方言的混合，像現代‘下江官話’的  $l$  跟  $n$ 。

這些複輔音完全消失的時期一定很晚。上引毛傳，引前漢

書，可見西漢還有複輔音，然而‘樓’跟‘蘭’的聲母已經不同類。說文‘聿……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秦謂之筆’。吳語當時還有  $pl$ ，汝南語沒有了。這個字在方言的變音，有的是  $PL > p$ ，有的  $> l > j(?)$ 。中國開始有反切，跟複輔音消失的時候相差不遠<sup>1</sup>。

### 上古聲母總論

上古聲母跟廣韻 51 聲類，35 音素之間，音值有沿有革。

一、上古有複輔音。其詳不得而知，可是能用  $KL, \eta l, T'L, sl, PL, (ml)$  當代表音。漢朝以後全失去。

二、喉牙音跟舌齒音通轉，又跟唇音通轉。舌齒音跟唇音不通轉。k 類通 t 類，因為 k 是唇化的。k 類通 p 類，(不必是層化音)。k 類通 ts 類，古方言偶然有之。然而也許是 k 類本通 t 類，而 ts 類從 t 類得聲，本是造字的疏忽。要是確有 k 類通 ts 類的方言的，那早已失傳了。留下來的痕跡只有些  $x, \gamma$  通  $s, z$  的反切。

三、上古 k 類跟 t 類兩方面都可以齶化。 $t > t\zeta$  比  $k > k\zeta$  更為普通。

四、t 類跟 ts 類大致不通轉。偶然有這樣的，也許是方言的

1. 後漢書西域傳有烏弋山離國，地在安息之南，應當是阿力山大所創立的王國的別名。那末，‘離’字在後漢還能譯  $dlræ$ 。然而這個地名也見於前漢書西域傳，所以對於複輔音最後存在的時期不敢肯定。

層化喉牙音的發生可以在複輔音完全失去之前。同一‘聲’之下，l 通 k 又通 t，也許可以代表層化的  $KL$  通  $T'L$ 。  $KL$  通  $PL$  當然更可以是很古的現象。

假借，也許就是糊塗的得聲，不是  $t < > ts$ 。  $t > tʃ$ ，  $ts > tʃ$ ，  $s > ʃ$ ，都是在切韻以前不久才發生的。然而  $z > (z) > j$  很早就是一條大路。 $s > ʃ$  也時常遇見。

五、切韻的  $k, k', g, ŋ, x, ɣ, -, t, t', d, n, l, ts, ts', dz, s, z, p, p', b, m$  等 21 音素 (36 母) 是上古音本來有的。其中  $z$  的磨擦性很微弱。 $k, k', g, ŋ, x$  的一等字跟三等字在上古音的來歷上分得很清楚，也許上古音有‘喉’ (uvular) 跟‘牙’ (velar) 的分別，正像神珙圖的把喉牙音分爲兩類。此外還有一個跟  $x$  通轉的古  $f$  音 (Φ)。

(甲) 我們不能肯定每一個方言裡這 22 音素都是具備的。特別是像  $dz, z$  的分別， $g, ɣ$  的分別，擬音的時候只可以盲從切韻。例如我們明知有的  $ɣ < g$ ，可是有的不知道。所以切韻的‘胡’類譯成上古音，有時作  $g$ ，有時作  $ɣ$ 。因爲形聲字的雜亂，方言的假借，音素的沿革無從確定。

(乙) 上古的  $k, k', g; t, t', d; ts, ts', dz; p, p', b$ ，每一組自相通轉。我們知道切韻的  $k$  大致是上古的  $k$ ，然而方言很可以作  $k', g$ 。其他各組破裂音準是。擬音的時候，清跟濁，送氣跟不送氣，又都得盲從切韻。

(丙) 上古的鼻音  $m, n, ŋ$ ，至少在某種方言裡帶破裂音。同一個方言裡， $m, n, ŋ$  跟  $mp, mb, nt, nd, ŋk, ŋg$  不並存。也許還有一個  $ns$ 。

(丁) 上古的影母通濁破裂音跟濁磨擦音，不很通清磨擦音。擬音的時候，作  $- > -$ ，或是  $ɣ > -$ ，或是  $g > -$ ，全憑一‘聲’的大勢，不拘音素的原理。 $x > -$  不必有。

(戊) 磨擦音跟破裂磨擦音的關係也不能嚴格的憑音素的

沿革來確定。有時候作  $x, \gamma, s, z > x, \gamma, s, z$ , 有時候  $k', g, ts', dz > x, \gamma, s, z$ ; 也看每一‘聲’裡的大概情形。



## 第十五章 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發音

## 基礎的變動

前文有好幾回批評高氏的擬音，說他自相矛盾。他所擬的音，一個一個分開來講，都可以言之成理，並且大多數可以引用外國語的史實來比附。然而各種變音的條例不能合成一個系統，不是任何方言在同一個時期所能容納的。

我在擬音的時候，從沒有忘了這個基本問題。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種活語的有機的變化。生理，心理，社會的條件都得顧到。至於能否比附某種印歐語的特殊變化，倒是無關緊要的。然而前文有好些問題，我們都沒有說明其所以然，都說留在下文再講。現在把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列在下面。這些難題，要是不能用某種簡單而統一的理論總括起來，那末各個單獨的擬音都歸於失敗。

(1)  $\text{ə} > \text{ɒ}$ ,  $\Delta > \text{ɒ}$

哈  $\text{əd} > \text{ɒi}$

噐  $\text{əg} > \text{ɒi}$

豪  $\Delta\text{g} > \text{ɒu}$

鐸  $\Delta\text{k} > \text{ɒk}$

覃  $\Delta\text{m} > \text{ɒm}$

合  $\Delta\text{p} > \text{ɒp}$

問題： $\text{ə}$ ,  $\Delta$  何以變  $\text{ɒ}$ ?

(2) 中古音跟上古音之間，後元音次序不一致。

東  $\text{ou} > \text{uŋ}$

屋  $\text{ok} > \text{uk}$

侯  $\text{og} > (\text{ə})\text{u}$

鍾  $\text{ioŋ} > \text{iwoŋ}$

燭  $\text{io} > \text{iwok}$

東  $\text{ɒuŋ} > \text{ɒuŋ}$

屋  $\text{ɒuk} > \text{ɒuk}$

尤  $\text{ɒuŋ} > \text{ɒəu}$

冬  $\text{uŋ} > \text{woŋ}$

沃  $\text{uk} > \text{wok}$

我們斷定上古的東鍾的主元音不能跟冬的主元音排在同一條後元音的直線上。然而問題是：冬東，沃屋的主元音u何以會向後移動？

(3)  $a > \upsilon, o$

<u>寒</u> $an > \upsilon n?$	<u>歌</u> $ad > \upsilon$	<u>模</u> $ag > wo$
<u>曷</u> $at > \upsilon t?$	<u>唐</u> $ag > \upsilon \eta$	<u>虞</u> $ia > iwo$
	<u>鐸</u> $ak > \upsilon k$	<u>魚</u> $ia > io$

問題： $a$ 何以跟 $\theta, \Delta$ 同樣的向後移動，集中在 $\upsilon$ ？

(4) 前元音受了介音*i, ɿ*的影響，漸漸的窄化。

問題： $\ae$ 跟 $a$ 何以向相反的方向移動？

(5) 唇化喉牙音何以會發生？

(6)  $t, ts, s$ 何以變為 $tʰ, tʃ, ʃ$ ？

據我看來，最古漢語跟六朝音之間，整個的發音基礎 (the basis of articulation) 漸漸的改變了。整個口腔變成一個較窄的共鳴器，而輔音大體變成撮口勢。上文(1)-(6)的演變都是同一種趨勢之下的局部現象。好像有某種勢力把口蓋跟舌底按住了，把口腔上下一擠；或是撮住了上下唇跟發 $\upsilon$ 音的地位把口腔前後一拉。近乎 $e$ 的區域正像一個靜止區。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間，惟有那一區的音改變得最少。(上古的 $a$ 雖然還是切韻的 $a$ ，實在的音色也改變了)。

所以種種現象是互相關聯的。知道了 $u > o, \theta > \upsilon$ ，或是 $t > tʰ$ ，就能了解其他的各個問題。我的見解當然也只能把上古音的無數小問題聯絡成一個大問題。我始終不能解釋周朝 (甚至周朝以前) 直到唐朝，發音的基礎何以會挪動。

曾有一度，以為六朝音的流變跟五胡亂華有點政治上的關

係。拓跋語屬於烏拉爾阿爾太系，脣化勢相當明顯。然而這種猜想似乎沒有多大可能。胡人在沒有侵入北方以前，已經相當的漢化。反而言之，直到六朝末年，像顏氏家訓教子篇所說的，中國士大夫還以為學說鮮卑語是一件可恥的事。顏之推北上的時候，北方話跟南方話只有細微的方言分別。南朝跟北朝譯梵音，兩方面也看不出有什麼分別來。南方詩人跟北方詩人也同用一個音韻規範。那也無怪其然。南朝的王族大概還是說北方話的。文人之中，姓王的還有山東琅邪的王，姓謝的是河南陽夏的謝。吳語的痕跡偶一見之而已。庾信‘南人’，留在北周。江淹確是北人，留在江南。切韻的成立是匯合南北方言的。序文裡說，‘蕭顏多所決定’。蕭該是南方人，顏之推是在南方長大的。南音跟北音其實並沒有很顯著的界限。

不但如此，這音韻系統的撮口化，遠在六朝以前，各種現象，一件一件逐漸發現了。t的>ɥ當然發現在六朝。哈的變*ɥi*好像在六朝還不免有方言的分別。南朝民歌的哈叶之 [iɥi>i(ɛ̃)i]。灰的所以獨立成韻，也許因為南音作*wəi*，北音作*wɔi*。那末，我們可以說北音比南音更為撮口，然而其他的現象並不晚出。

東周以後，陽跟東，魚跟侯，漸漸通叶，漢韻幾乎不能分部。顯見得ɑ音已經向後移動，(然而宵部並沒有改變地位)。前元音的窄化在漢朝也早已開始。陽魚元歌等部的三等字已經可以叶入前元音的各部。這些都是漢語自身的演變，並沒有受了外來的勢力。詳細的情形待將來另文再說。<sup>1</sup>

1. 漢魏六朝韻例釋 (未付印)。

其餘的，像唇化喉牙音跟舌齒音的通轉，更是諧聲系統裡的普通現象。‘橫口’，‘嗽口’的分別並不起於漢朝。撮口勢至少是在一千幾百年之中，一步一步逐漸造成的。